尋找人吃人見証

◎依娃著 胡傑版畫

劉少奇對毛澤東說：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真相》系列 98

尋找人吃人見証

依娃 著 胡傑 插圖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Xunzhao Renchiren Jianzheng

by Yi, Wa

Hu, Jie

Published in 2015 by Mirror Books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978-1-63032-813-9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11729-0795, U .S. A.

Phone: (516)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 98
書名: 尋找人吃人見証
作者: 依娃
版畫: 胡傑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史劍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twitter.com/MingJingNews
facebook.com/MingJingNews
意見、稿件聯絡: news@mirrormediagroup.com
訂户、廣告聯絡: info@mirrormediagroup.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 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63032-813-9
定價: HK149 NT499
版次: 2016 年

電子版

谷歌版

臉書版

PC 版

蘋果版

推特版

印刷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1958 年，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視察農村。

獻辭

獻給

1958 年—1962 年中國大饑荒中

那些因飢餓被人吃掉的人

那些被飢餓逼迫吃人的人

獻給

每一個銘記這一切的人

劉家遠殺吃兒子案，是大饑荒年間留下的極其罕見的照片。

劉家遠父子倆已經幾天沒吃飯了。這天，他看到躺在鋪上的兒子餓得直呻吟，眼看快要斷氣了，惡念頓生。心想，與其讓兒子受罪，還不如把他殺吃了，吃個飽肚子自己再死也好。於是他找來一把破菜刀，幾刀就把兒子殺死了，肢解成幾大塊，用水洗乾淨。又跑到地裡，偷了一些生產隊的胡蘿蔔，洗乾淨後，放到破鼎鍋裡，和兒子的屍體一起煮。

知情人告訴我：劉家遠在審訊時還說，好幾年以來，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原中央黨校教員、歷史學家余習廣《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再調查》

目錄

12 要有光——胡傑大饑荒系列版畫
32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現象記錄

56 序一 “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余傑）
61 序二 尋找被銷毀的証據（白帆）
68 自序 飢餓——逼人為獸人吃人

80 第一章 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吃人調查

一、我餓死了，你吃上，你餓死了，我吃上
二、吃了，我們以後再生
三、人把瘋漢勒死吃上了
四、不吃人他就快死了
五、這個阿娘吃了家裡五個人
六、哥哥活吃弟弟
七、兩口子吃弟弟、吃外甥女
八、智障丫頭扯自己臉上的肉吃
九、爸爸把尕尕生吃上了
十、這個橋頭就有人偷偷賣人肉
十一、割人肉的有回民也有漢民
十二、吃了死人肉 死後被人吃
十三、我媽媽給我吃的“肉”
十四、毛主席不知道人吃人
十五、我的侄媳婦在杜家涯被吃掉了

十六、這裡吃娃娃的有兩三個
十七、老奶奶你鍋裡煮的是啥?
十八、爸爸煮著吃了女兒
十九、“59 年搞糧”餓死一半人
廿、實在沒吃的，吃了孫子
廿一、他們兩個都吃過人肉

151 第二章“通渭問題”裡的駭人真相

一、水蓮村有棵救命榆樹
二、吃人的有好幾家子
三、我妹妹被村裡人吃掉了
四、通渭各地都有吃人的
五、鍋裡煮著一個小娃娃
六、母親捏死女兒吃
七、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
八、腸肚還在山溝裡扔著哩
九、親戚背來人肉、人頭、死娃娃
十、把人餓得煮人肉著哩
十一、我的鄰居就吃過人
十二、姐姐割著剮著吃了兄弟
十三、一坑死人就像南京大屠殺
十四、那個女子頭髮長得很
十五、小女娃娃被鄰居殺吃了
十六、工作組把人肉倒了他又撿回來吃
十七、大塊塊也有，小塊塊也有
十八、這個婆娘吃了兩個人
十九、媽媽吃了自己的女娃
廿、手腳上沒肉，人家留下了
廿一、剮成光骨頭架子了

227 第三章 大饑荒的國度 人吃人的時代

一、挖出一條腿，拿在手裡就啃
二、剮肉的時候，這人恐怕還活著
三、我堂哥被人吃上肉了
四、公社開會 叫不要吃人肉了
五、三天兩頭埋死人
六、我們村餓死了一百多個人
七、活著殺了吃上了
八、吃幹部家的娃娃
九、兩口子把女兒煮上了
十、九歲那年爹餓死了
十一、搶吃食爹失手打死了我叔叔
十二、我男人再沒有回來
十三、跟在炊事員身後吃屎
十四、餓死人出去找糧食是投機倒把
十五、記憶的碎片 歷史的細節

餓死的叫莊莊、圓圓、小兔子—我的小妹妹蛋蛋餓死了—大隊倉庫裡有糧食—我婆婆把這六個人灌活了—我家餓死了父親、兩個妹妹—我父親掛了繩子了—逃荒被人吃肉的多得很—侄女餓死，點火一燒—我們家餓死了六個人—娃娃屁股上沒有肉—我媽往褲腰裡偷糧食—父親餓得全身淌黃水—連一個洋芋也不敢拿—我餓死了五個娃娃—我姐姐王芒芒餓死了—這個老婆子沒吃成兒子

十六、累累屍骨上的歡慶盛宴

298 第四章 絕密檔案和官史記錄

關於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報表（四川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涪陵、石柱、西陽縣工作組，1961 年 1 月 21 日）
關於甘肅臨夏市、和政縣和東鄉縣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中央

慰問團寧夏分團, 1961 年 3 月 3 日）
兩起吃人肉案件的情況報告（甘肅省 1961 年 4 月 16 日）
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新華社《內部參考》1960 年 4 月 14 日）
臨夏、通渭等地縣志記載人吃人
女兒吃母親的心（李磊《悠悠歲月》）
捕食活人（張大發《金橋路漫》）
華家嶺上秋播忙（《通渭報》詩抄, 1959 年 5 月 4 日）

315 附錄 冤魂紀念碑 暴君恥辱柱

大饑荒應該由國際法庭審判
——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訪談
糧食變成了殺人的武器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荷蘭史學家馮客訪談
我寫大饑荒三部曲
——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演講
答讀者問: 大饑荒是一場大屠殺
為當代中國修築一面“哭牆”（余杰）
誰要是不信, 可以去再採訪他們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獨特價值（胡平）
“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陳瑞琳）
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慘痛調查（索菲）
逃荒婦女兒童血淚見証毛澤東時代（法廣）

362 後記 尋找真相，記錄真相

著名紀錄片導演、畫家胡傑。

要有光
——胡傑大饑荒系列版畫

《要有光》——胡傑大饑荒版畫系列曾經於 2014 年 11 月在天津泰達當代藝術館展覽, 2015 年 9 月在廣州大學城中國嶺南油畫館展覽。 美術界評價: “是宋以來中國專業畫家描寫饑荒的唯一一組版畫。”

《要有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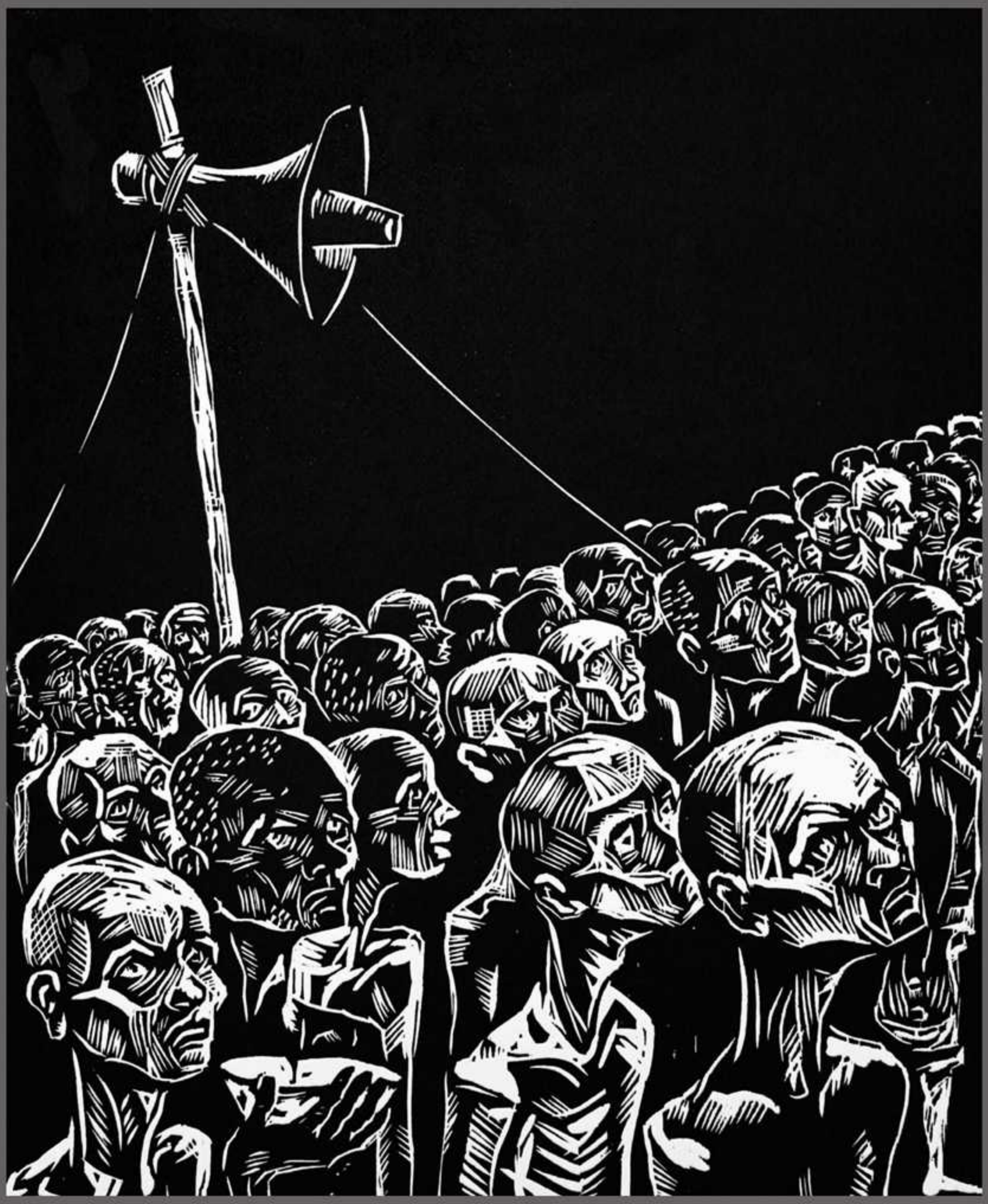
《要有光》之二

《要有光》之三

《要有光》之四

《要有光》之五

《要有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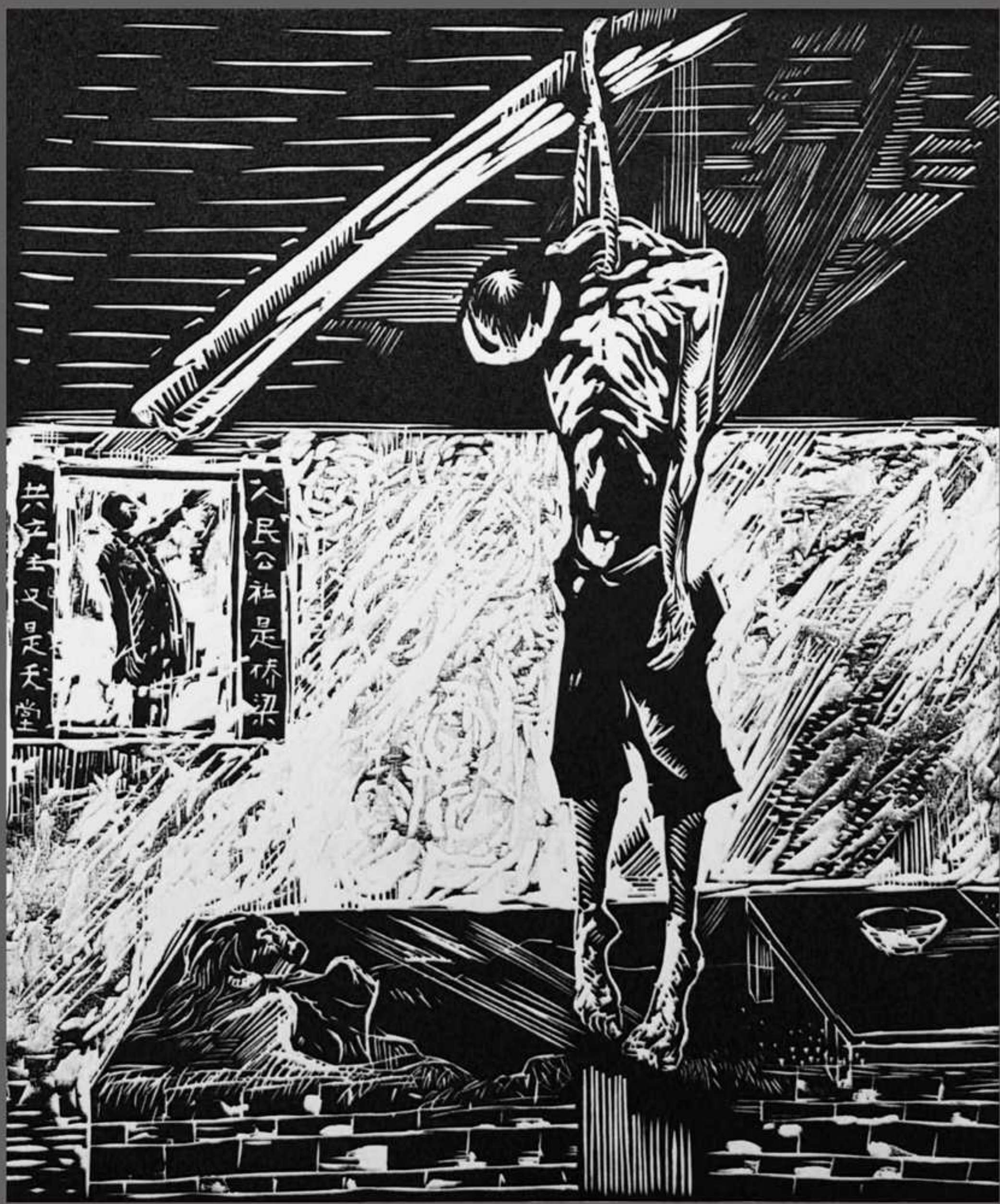
《要有光》之七

《要有光》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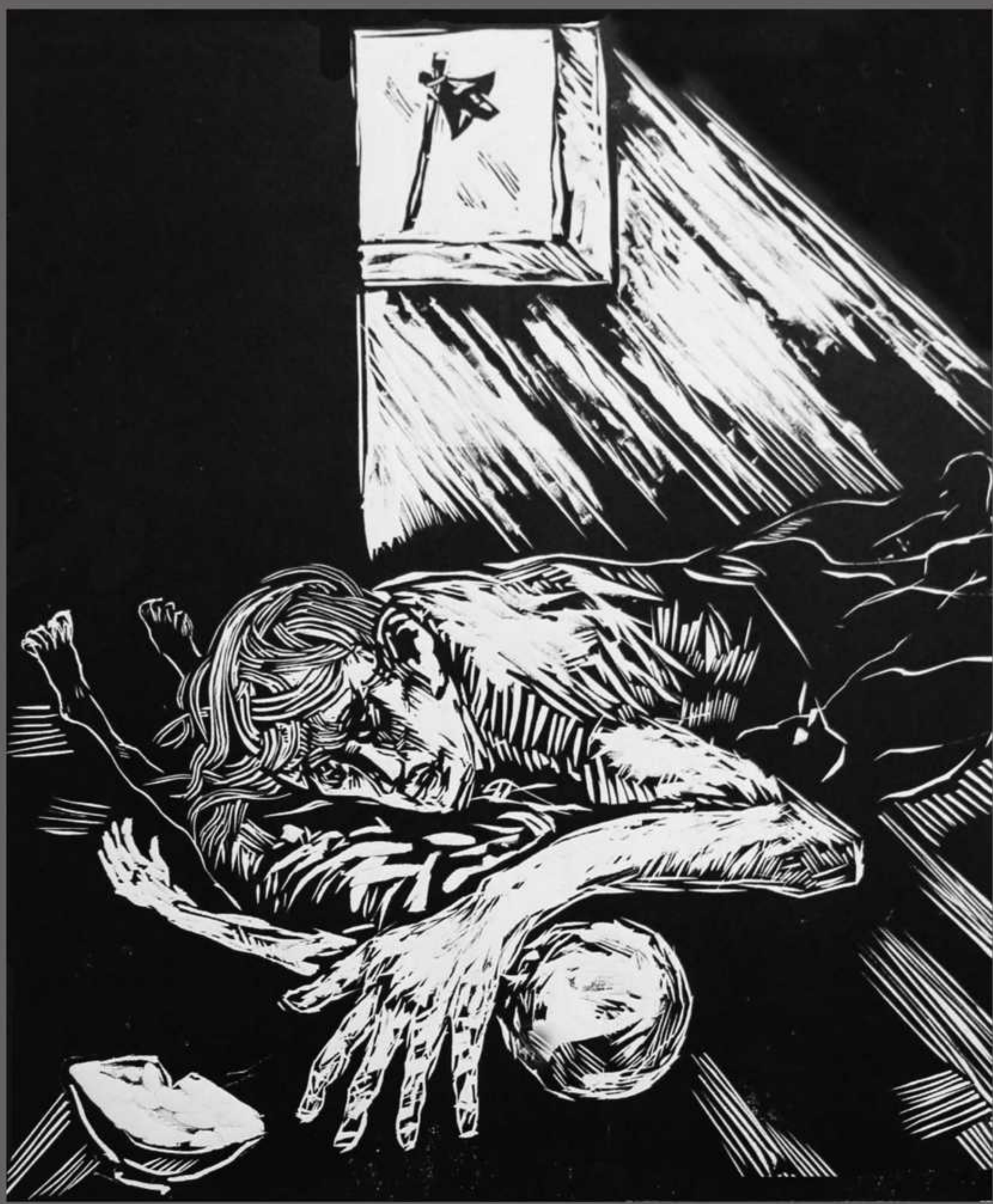
《要有光》之九

《要有光》之十

《要有光》之十一



《要有光》之十二



《要有光》之十三

《要有光》之十四

《要有光》之十五

《要有光》之十六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要有光》之十七

鲍读書屋 baodupdf.com

《要有光》之十八

baodupdf.com 飽讀書屋

《要有光》之十九

大饑荒餓亡者紀念碑

作者在各地各縣、各家各戶所搜集到了一部分餓亡者名單，其中包括因餓病死者、因偷糧搜糧而被打死者、工傷死者、勞累死者、自殺者、被人相食者、撐死者、一些餓亡兒童等等。

寫下他們的名字，是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寫下他們的名字，是為了讓他們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們！

（按姓氏漢語拼音字母排列）

柴自高，男，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柴自高的妻子，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柴自高的兩個女兒，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陳蕎葉，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餓亡。

陳兵土，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餓死。

陳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上街紅涯灣人。餓亡。

杜 ××，男，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鹼灘村人。

鳳仙，女，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餓亡。

根子，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人，自殺。

黑娃哥哥，男，姓名不詳，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人，餓亡。

苟世忠的母親，兩個兒子，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均餓死。

軍昌媽，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餓亡。

軍昌爸，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餓亡。

劉奶奶，女，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河馬家人，餓亡。

李家老兩口，兩個兒子，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絕戶。

李家老兩口，四個孩子，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絕戶。

雷 ××，男，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人，餓亡。

雷 ××，女，10 歲，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人，餓亡。

盧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人，餓亡。

盧 ××，男，十幾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餓亡。

盧 ××，女，5、6 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餓亡。

馬 ××，男，6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尹集鄉人，餓亡。

馬尕姐，女，3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人，餓亡。

馬友鋪家餓死了妹妹、弟弟、姨姨，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大樹根社人。

馬 ××，男，1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彎生產隊人。餓亡。

馬努力的父親，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亡。

馬努力的母親，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亡。

馬 ××，女，七、八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病亡。

馬 ××，男，四、五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病亡。

馬英努，男，2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營山，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 ××，女，幾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家寶，男，3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餓亡。

馬連生，女，四、五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餓亡。

馬 ××，女，3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餓亡。

馬 ××，男，3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上榆木社人，餓亡。

馬由素夫，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人。餓亡。

馬尕奶，女，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麻二里的奶奶，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大莊大隊人，餓亡。

馬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大莊大隊人，餓

亡。

馬葛巴, 35 歲, 夫妻、兒子、孫子, 一共 13 口,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餓亡。

馬占龍,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餓亡。

馬占龍的妻子,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餓亡。

馬福雲的父親,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餓亡。

馬自珍, 女, 60 多歲, 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 餓亡。

牛順明的奶奶、大爸爸、大奶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人,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牛江生一家四口,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牛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人, 餓亡。

牛石明, 男, 七、八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人, 中毒死亡。

牛宗代,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吃死人肉漲死。

牛 ××, 男, 5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 餓亡。

牛 ××, 男, 6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 餓亡。

牛德琴的母親, 5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 餓亡。

牛三生, 男,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 ××, 男, 3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養家,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金鬥, 男, 6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彎村, 餓亡。

龐 ××, 女, 幾個月大,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龐家溝村人, 餓亡。

傾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人, 餓亡。

傾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人, 餓亡。

漆 ××, 男, 3 歲,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餓亡。

漆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餓亡。

宋四九, 男, 40 多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餓亡。

宋林, 男, 一家餓死五口,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村人。

宋 ××, 女, 30 多歲,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餓亡。 為宋宏仁的姐姐。

宋全文,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全文的妻子,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

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七、八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姓名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候柱，男，十二、三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小路，女，十來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餓亡。

宋東川，男，40 多歲，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被人半路殺害而食。

司雙祿，男，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雙祿的妻子，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雙祿的三個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金庫，男，4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司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司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沈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人，餓亡。

沈 × 珍，女，7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水秀英的母親，49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團結大隊人，自殺。

盛占春，男，18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 ××，男，1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強林，男，70 多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永真：男，32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因搶糧被哥哥打死。

沈壽德，男，49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鎮臨水鄉紅泉村人，餓亡。

司勇，男，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王玉英家餓死了爺爺、父母親，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三溝陽窪村人。

王尕法的公公、婆婆、四個孩子，姓名、年齡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餓亡。

王順子，男，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一家三代餓死數位，姓名、年紀不詳。

王應忠的母親，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餓亡。

王應忠的爺爺，6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餓亡。

大饑荒餓亡者：王開志，男，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王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妻, 女,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 ××, 女, 1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北 ×, 男, 不足 1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杜泰家數人,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餓亡。

王秀娃, 女,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王玉的娃娃,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 餓亡。

王正明,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 餓亡。

王明成家, 餓死八口人, 年紀、姓名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

王蓮,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 餓亡。

王老大,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 餓亡。

王蒼蠅, 男,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餓亡。

王旺子, 女, 13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餓亡。

王碎狗的嫂子, 18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餓亡。

王芒, 30 歲,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餓亡。

王碎狗的二媽、二爸、三媽、三爸,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餓亡。

王照祥, 男, 40 多歲, 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 上吊自殺。

王寶泰的妹妹, 18 歲, 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 餓亡。

王仁重家餓死了公公、三媽, 共七口。 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

王芒芒, 女,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新景王家坪人, 餓亡。

王秀秀的母親,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秦安縣吊灣人, 凍死。

小狗父親,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 餓亡。

謝 ××, 男, 3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謝 ××,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餓亡。

嚴代富, 男, 40 多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 餓亡。

嚴成林的大妹妹, 4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 餓亡。

嚴成林的小妹妹, 3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 餓亡。

嚴鳳清家餓死了爺爺、奶奶、大伯、大媽, 大伯家的一個兒子、兩個女兒,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武山縣高樓鄉大坪村人。

楊狗娃家, 餓死了父母兄弟等五人,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楊妹妹，女，8 歲，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楊世林，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楊富倉一家幾口，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均餓亡。

張生蓮的養子，2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餓亡。

張生蓮的母親、兩個姐姐、四個妹妹、一個兄弟，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姓名、年紀不詳，均餓死。

張 ××，男，聾啞人，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趙 ××，女，不足 1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餓亡。

趙 ××，女，不足 1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餓亡。

趙 ××，男，8 個月，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餓亡。

趙由素夫和他的妻子、三個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趙 ×，男，1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趙秀，男，60 多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趙建壽，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趙登文的大姐夫，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金塔縣人，餓亡。

趙登文的二姐夫，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金塔縣人，餓亡。

鄭 ××，男，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梁家司人，餓亡。

鄭 ××，男，13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梁家司人，餓亡。

轉奇，男，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一個擠馬奶的人，一家四口人餓死。 趙英祥一家，三口人餓死。 姓吳的家，兩個老人餓死。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彎生產隊人。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餓死幾十口人。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一個回族老奶奶和孫子出門逃荒，姓名、年紀不詳，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一個逃荒的年輕婦女，姓名、年紀不詳，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餓死三十多人，姓名、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年紀不詳。

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一個四十來戶的村子餓死八十多人，平均一戶餓死兩個人。

一個老奶奶，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村人，餓亡。

一個啞巴，男，2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村人，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村，餓死三十多人。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餓死 40 多個人。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大饑荒前有 700 多人，過後只剩下一半人，許多家庭關門絕戶。

× 改改，女，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無名氏，男，年齡不詳，住址不詳。 在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被殺食。

×××，男，30 多歲，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 為宋宏認的姐夫。

×××，男，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 為宋 ×× 的兒子。

×××，女，未成年，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餓亡，為宋 ×× 的女兒。

×××，女，7、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被父母殺食。

甘肅省定西火車站，有大批的逃民由政府從新疆攔阻回來，關押在收容所，一天只給兩碗稀飯，長期的飢餓、受凍、生病，導致天天有人死亡，有數百“流竄犯”、“盲流”餓死在定西收容所。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一個村子餓死一百多人。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餓死三十多人，幾家關門絕戶。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鄉花寨大隊，餓死三個人，沈惠珍等埋。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大饑荒人吃人事件、現象記錄

人不吃人，自己就要餓死了。

實在找不到吃的，就吃人。

大饑荒年代，全國各地都發生了人吃人事件。 由於嚴酷的政治環境，許多人吃人事件沒有人調查、記錄。 五年來，作者所調查的範圍限於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通渭縣、秦安縣等地。 這些地方幾乎每個大隊都有人吃人，多數是吃別人餓死的屍體，也有吃自己家孩子的屍體，少數殺害自己的孩子煮食，殺路人吃肉，還有人煮熟了人肉售賣。 年代久遠、親歷者已經年邁，又沒有文化，有些老人能將時間、地點、人物說得清清楚楚，也有一些老人說得比較模糊。 都一一記錄，為歷史留下親歷人的佐証。

1，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農民馬也波，在國家的測量隊工作，在太子山下，他和測量隊的工作人員看見當地人因為飢餓，殺小娃娃煮湯喝。測量隊的領導教訓這些人："娃娃家，你們啃著幹什麼？你們犯的什麼錯誤，把娃娃啃死了？這是你們的制度嗎？"沒有匯報上級。

2，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張子溝，自己家的兒女餓死了，父母因為飢餓，就吃了自己的孩子。 發生多起。

3，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一對夫妻有兩個孩子，因為餓，夫妻就商量："我們先吃了，等以後有糧食了，我們再生。"他們先吃了一個娃娃，覺得有力氣了，後來又吃了第二個。 為了避免中毒，他們挖來野菜和娃娃的肉一起煮食。 幹部到他們家發現娃娃的頭和腳煮在鍋裡。

4，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死以後，沒有人給埋，屍體白天扔下，晚上就有人去拉回來剁開煮食。

有吃別人家人的，也有吃自己家人的，也有父母吃自己孩子屍體的。 無人過問調查。

5,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張子溝, 有一個精神病患者, 餓得天天跑出門找吃的, 夜晚被殺害, 煮食。

6,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彎生產隊, 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阿娘吃了自己餓死的丈夫尕日本(外號)、兩個十幾歲的兒子, 一個三歲多的兒子, 最後砍死自己十幾歲的女兒尕依努, 煮食。 最後她到隊裡的食堂打飯, 村裡人說: "把你的碗拿遠些, 你吃過人肉, 盛過人肉, 髒死了, 滾遠些! " 沒有幾天這個阿娘也被餓死了。

這個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

7,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 大石隊長因為身體比較肥胖, 被村人殺食。

8,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 因為飢餓, 一個哥哥殺了自己的小弟弟吃, 為王吉慶家的親戚。

9,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三溝陽窪, 王玉英大舅的娃娃餓死了, 她的小舅的女兒王蓮蓮和她的丈夫把這個孩子的屍體吃掉了。

他們夫妻兩人並殺掉了他們聾啞的弟弟, 煮食。

這一對夫妻當時二十多歲, 吃了自己的侄女、弟弟兩個人。

10,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河鄉, 村民趙代明因為家裡沒有吃的, 就將自己的智障女兒關鎖在一間小屋子裡, 很多天都不給她吃的, 長期的飢餓, 讓這個殘障的女孩難以忍受, 最後發狂到撕扯自己臉上的血肉吃。 把自己的臉都吃光了, 後來餓死。

大饑荒年代, 一個家庭首先 "選擇" 餓死聾啞智障者, 說好人都沒有吃的, 留下他們有什麼用?

11,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 一個家庭, 女人去地裡挖野菜, 男人餓得躺在地裡動不了, 餓著不成, 就將自己才一歲的小娃娃, 當地人叫小尕尕, 用破被子捂死。 他也沒有力氣下炕生火煮熟, 就那麼生著啃吃自己的娃娃。 雖然吃了自己的娃娃, 最後他還是餓死了。

12,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 王玉珍經常看見有人提著罐罐在橋頭賣人肉, 她說人肉是方塊的、粉色的、皮很薄。 那時候也沒有什

麼斤兩，飢餓的人買上就吃，天剛剛亮，還沒有走過橋頭，人肉就賣完了。這個橋頭距離王玉珍家不到半里路程。

13，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團結大隊，有回民、漢民到山溝裡割死屍大腿上的肉，拿回來用罐罐煮著吃。他們吃人肉，不是因為有這樣的習俗，而是因為實在找不到任何能吃的東西。

14，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余寶餓死了，家人隨便扔掉了他的身體，被同村人馬小九拉回家割肉煮食，被在山上找尋野草莓吃的孩子們看見。當時家家戶戶也沒有鍋煮飯，王小九只有用茶缸煮一點人肉吃，以緩飢餓。後來王小九也被餓死，他年僅二十多歲。

15，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一個姓康，外號叫“鐵螂螗”的媳婦，和他的丈夫將一個逃荒老漢的屍體挖出來，拿回家煮食。他們並將人肉給自己上幼兒園的娃娃吃，保姆問：“你吃的肉從哪裡來的？”娃娃回答：“我的媽媽給我的肉。”年幼的娃娃，並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肉。男人餓死後，這個媳婦領著孩子去逃荒，再沒有返鄉。

16，鄭玉蓮的侄子媳婦，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人。因為飢餓，跑出門逃荒要飯，那個時間，女人出門也沒有人收留，在杜家涯被人吃掉。丈夫在媳婦被吃以後，逃荒去了新疆，再也沒有回過家。

17，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糧食都被徵收光了，農民沒有吃的，村裡有小娃娃餓死了，家裡人淺淺掩埋，村人到了晚上就偷偷挖出來煮食，被吃了孩子的家也沒有力氣去詢問。這個村子發生人吃人的事情有兩、三起。

18，甘肅省和政縣新營鄉，三個幹部去一個老奶奶家檢查，問老奶奶吃早飯了沒有，老奶奶說沒有，幹部看見鍋上冒著熱氣，就問：“老奶奶，你鍋裡煮著的啥？”老奶奶不出聲音，一個幹部揭開鍋蓋，裡面煮著一個娃娃。這個娃娃是本村餓死的孩子，沒有剁碎，整個煮在鍋裡。

19，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村陳立寶的女兒餓死了，陳立寶沒有去埋，把女兒的身體藏在門後面，吃的時候就割一塊放在鍋裡煮。陳立寶靠吃女兒的屍體活了下來，於前四、五年前去世。村裡人都知道他吃過人

肉，但是沒有人責怪他，都說那是因為餓得不成，才吃女兒的肉。

20，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餓死了一半以上人口，死屍被埋葬後，人們到晚上偷偷挖出來煮食。村裡一個爺爺吃了他的孫子，馬麻二里當時年紀小，又餓得稀裡糊塗，所以不記得被吃孩子的名字和爺爺的名字。

21，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一個家庭男人出門逃荒去了，女人和兩個孩子餓死在家裡，這家的老爺爺餓得沒有辦法，想出門也沒有力氣出，就殺了自己一歲多的男孫，煮食。過後也沒有人調查詢問。

22，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餓死了一個孩子，白天埋的時候，被“有心人”看見，到晚上就挖出來，等孩子家人再看見的時候，孩子身體已經不見了，只留下頭顱。這個家人就把孩子的頭重新埋葬了一次。

23，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農民馬應海，當時三十多歲，他的父母餓死了以後，他沒有辦法，就到人家的墳地裡找。白天餓死的人埋了，晚上他就去挖，挖回來放在水缸裡，慢慢煮著吃。家裡沒有地方藏，馬應海到食堂喝湯的時候，他把煮熟的娃娃的胳膊在懷裡揣著，讓人給看見了，被住隊幹部一頓暴打。

24，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農民馬胡塞尼，當時三十多歲，餓的沒有辦法，弄來死屍，切碎放在案板上，被進去找他的村民看見。他吃的是本村餓死的人，因為人都餓得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因此也沒有人找他責問。

25，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牛讓生逃荒走到司家川，餓死在道路上，同村大隊書記牛宗代開會回來，想把他埋了，可是屍體已經不見了，只看見地下有血跡。等他找到，牛讓生已經被飢餓的人剁碎煮食，還問他：“你要吃，我去給你端。”牛宗代無奈，只有返回。

26，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農民石耀一家，吃了自己餓死的兒子。還對村人說：“這個能吃，吃起來香。”

27，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冒德一家三口，靠在山溝裡剮人肉活了下來。母親已經餓得動彈不了，姐妹兩天天提個籃子鐮刀去剮肉，冒德媽給村子人

說："小娃的手一煮，和饅頭一樣。"

28，牛冬冬的大媽去劉家岔，看見有兩個人剮人肉，被剮者是死是活，是男是女，不詳。

29，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一對老夫妻，因為飢餓，經常到山溝裡剮死人肉吃，吃得臉上冒油。還毫無顧忌地對十幾歲的雷英花說："小孩的肋子軟，好吃，老人的硬，咬不動。"因為吃了人肉，身體害病，兩口子送到公社醫院，老太太存活，老漢死了。

30，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少年李成路，為了家裡人活命，成天在山溝裡尋找"食物"——小孩的屍體，他一家人吃了雷英花妹妹的屍體。這一家人吃過幾具屍體，不詳。

31，當時二十多歲的通渭縣團委幹部周成傑，經常在鄉下工作，他說城關鎮有兒子殺了父親吃、兒子殺了母親吃的事件發生，但是並沒有人報案、調查。他多次看見饑餓的人將死人從地裡、路上拖回家，剁碎，煮食。"我看下的多得很，肉還沒有熟，人就吃開了。"

32，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一個老婦人，先是吃了自己餓死的丈夫，後來慢慢吃了自己餓死的五個孩子，最後一個孩子被她殺掉，煮食。張生蓮和同村婦女張玉梅提水途中，發現這位老婦人家裡冒煙，好奇的進門去看，提起鍋蓋，裡面煮著人肉。村裡的幹部暴打這位婦女，她說："我家裡人我都吃完了，我再不吃了。"這位婦女被村幹部打死。

33，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一對夫妻，在自己家孩子餓死後，抱出家門，放在碾子上在村裡轉一圈，假裝讓村子人知道他們去埋孩子了，然後又偷偷把自己的死孩子抱回來，煮食。

34，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一個老婦人出嫁的女兒回來看望媽媽，飢餓的婦女半夜掐死了女兒，將其屍體剁碎，放在缸裡儲存，天天以自己女兒的肉維持生命。這個婦女活到六十多歲才死亡。村裡人人都在談論她吃過自己的女兒。婦女和女兒的姓名不詳。

35，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婦女劉集德到山溝裡剝榆樹皮，看見屍體

人們砍去四肢，剮去肉，只剩下長期吃草咽菜黑色的腸子倒在溝裡，甚至連頭顱也被人背回家吃掉。

36，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農婦靜娃的母親，給兒子煮了三個人腦髓，說："就這個吃上好。"用人腦髓救下了兒子的命。是誰的腦髓，怎麼弄來的，又是怎麼撬開頭骨的，不詳。但這些腦髓都是本村人的腦髓。

37，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一戶農家餓得不行，男人將自己還有一口氣的女兒拖到場裡捏死，然後拿回家剁開煮食，她的母親，村人叫她"毛巧媽"，一邊吃自己女兒的肉一邊說："吃我自己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再咬一口，又說："吃我自己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

38，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村民王新民經常在山溝裡看見沒有掩埋的屍體，剛開始人們是剮肉，過了一段時間，人的身體、頭顱都不見了，只有人的腸肚胡亂扔在山溝裡。筆者問："把人整個都弄回家，是不是害怕被人看見？"王解釋："不是害怕被人看見，是害怕被人搶去了，自己吃不上了。"因為人肉，是那時候唯一能找到的"食物"。王說："吃過人肉的人，有些還活著呢。"

39，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當時年僅十歲的王北致，看見他的本家老爺大哥從外面背回來人肉、人頭、死娃娃，給一家人吃，救命。誰的肉？誰的頭？無法知道，那時人的屍體在山溝隨便就能找到。

40，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隊長王嚴成領著上面的幹部到農民王永家，看見鍋裡冒著熱氣，揭開一看，裡面煮著小孩的腳，幹部罵："你把人餓成什麼樣子了？"又到同村王守富家，案板上放著從外面地裡死屍上剮回來的人肉，還沒有顧上煮。王嚴成是口述人王燕青的堂哥。

41，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張志明一家，弄來人肉吃，他的鄰居司乃權的父親有心過去勸一勸："餓死了餓死，不要做這個活計。"但是還是沒有過去說。年幼的司乃權聞到很強烈的異味。

42，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司轉巧和一個趕馬車的去許堡打糧，去時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上，等回來已經看見這個人被人剮了肉。同行的老漢說："趕快走，不然把咱們也吃上了。"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43,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 當時吃人的有六、七家之多, 吃過人肉後, 眼睛發紅, 吃人的人有些已經死了, 有些還活著。 村人並不責備歧視他們, 說: “那是把人餓得沒有辦法了。”

44,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三隊陳蓮凡的弟弟陳 ×× 從陳家河來姐姐家, 想討要點吃的, 但是姐姐家也沒有吃的。 陳 ×× 就餓死在姐姐家, 陳蓮凡連割帶剮了些肉, 煮食。 吃過人肉後的陳蓮凡渾身發燒, 就爬在濕地上涼。 後來她的丈夫不要她了, 嫌棄她吃過自己兄弟的肉。83 歲的陳蓮凡還依然在世。

45,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南川, 萬昌的父親被懷疑偷了糧管所的糧食, 被人打死, 萬昌母親和萬昌生活沒有著落, 剮食人肉。

46,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牛家店, 轉文媽和女二兩人, 家裡連鍋都沒有, 剮來人肉, 在罐子裡煮食。

47, 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吃過人肉的有數家, 有些人還活著。 但是口述人不願意說出姓名。

48,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當年年僅七、八歲的王凡香起初看見溝裡的死人被人剁去了頭、手、腳, 身子被人拉回去了。 或許是因為是本村人, 看著臉吃不下吧。 後來連手腳也不見了。 王凡香看見一個女子的頭在溝裡, 頭髮長長地散亂著。 女子姓名、年紀不詳。

49, 甘肅省通渭縣新景鄉白楊林村子, 有一個婦女回娘家, 把自己的小女孩關在家裡, 小女孩餓著受不了, 跑出門。 村裡有一家人說: “你來, 給你饃饃吃。” 小女孩進去後被殺食。 很長時間後, 人們才發現小女孩的衣服在那家放著。 無人追查。

50,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牛特狗去許堡上川, 去一家看見這一家人煮食人肉, 就害怕的跑出來。 牛特狗為口述人牛玉芹的姑姑, 當時二十來歲。

51,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村民牛宗祥, 剁了人肉在家煮食。 被來檢查的公社幹部溫受致看見, 端出去倒在山溝裡, 謝振翼同行, 謝說: “我看見過人肉, 有些紅, 皮薄得很, 煮熟了和豬肉一樣。” 同村飼養員牛宗代餓得受不了, 夜晚撿來幹部倒出去的人肉, 飽食一頓, 漲死。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52,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 苟吉權吃過人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 牛雙成一家吃過人肉。 年幼的牛雙成, 因為吃過人肉, 臉上起泡, 留下一輩子的疤痕。

53,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 二十多歲的牛德琴在鄰居家看見他們一家煮出人肉吃, 牛看見人肉有大塊塊, 也有小塊塊, 還看見有很多油花。 那時家裡餓死了人, 沒有人有力氣掩埋, 有時家裡人餓得忍不住, 就開始剮食。 這一家吃的是自己家人? 還是從外面找來的身體? 不詳。

54,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九坪, 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 自己的孩子餓死了, 她拉出去, 又 "捨不得" 放下, 又拉回來, 剁碎煮食。 她的婆婆對村子人說: "人家把娃娃偷著剁碎煮著吃上了。" 後來, 村裡來了一個外地的討飯人, 餓死在村子, 這個婦女也剮去了他身上的肉, 將他的骨頭扔到河灣裡。 這個女人的丈夫餓死後, 這個女人領著一個兒子改嫁去了鄰縣會寧。

55,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鹼灘村, 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將自己四、五歲的女孩殺食, 村裡人看見她家冒煙, 進門問她煮的什麼, 她說煮了一點菜, 結果鍋裡面煮著自己的女孩。 她的大女兒因為害怕被母親殺食, 半夜逃跑, 在半路上被一個好心的司機收留, 以後結為夫妻。 這個婦女被判刑幾年後回來, 活到八十幾歲。

56,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順岔, 一個老父親餓死了, 屍體放在家裡, 村裡人給幫忙埋的時候, 少了一條腿, 他兒子說: "被狼吃掉了。" 但是屍體是放在家裡的, 村人說, 這個父親的腿是被他的兒子吃掉的。

57,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有數戶人家吃過人肉, 82 歲的老人牛得川記得他的堂哥牛占川吃過人肉, 還有同村的段中英吃過人肉。 牛得川在村外的山溝裡看見死屍被剮去了肉, 剜去了肝肺, 只留下沒有肉的手腳和內臟。 無人調查記錄。

58,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下柳家, 有一個年輕人走到咸陽社來領媳婦, 餓死在路上, 被咸陽社的人剮去了身上的肉, 只留下骨頭架子在山溝裡。

59,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 牛俊昌的父親吃了牛俊昌當時只有八、九歲的哥哥。 這個孩子當時是活著被吃, 還是餓死被吃, 不詳。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60,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牛正正家, 他的父親吃了牛正正十多歲的姐姐。 村裡人進去看見孩子的骨頭一堆堆的, 給鏟出去扔掉, 因為吃人的人自己已經沒有任何力氣了。 牛正正現在還活著。

61, 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 一個老奶奶弄死了自己的孫子, 煮食, 姓名年紀不詳。 過後無人調查追究。

62,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 一家餓死了娃娃, 扔到溝裡, 同村的一個老奶奶撿回來, 煮食。 因為是已經餓死的孩子, 也沒有人管。 漆金海的妻子龐轉棠為見証人。

63,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 一個婦女全家都餓死了, 她餓得神經失常, 將鄰居家的娃娃叫回家, 殺後用臉盆煮食, 家裡連鐵鍋都沒有, 因為被拿去煉了鋼鐵。 晚上鄰居找娃娃, 這個婦女說: "我把娃娃殺了, 吃了, 我犯法了。" 這個婦女被公家用牲口馱到岷縣, 後來餓死。

64, 甘肅省武山縣高樓鄉大坪村, 一個幹部的孩子不知因為什麼原因死了, 人們知道幹部管食堂, 他的孩子身上比較有肉。 屍體扔出去後, 就有人提著籃子去剮, 剮回來給一家老少吃, 以求活命。 無人調查。

65, 甘肅省通渭縣白楊林, 一對夫妻有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在他們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把這個女孩一下打死, 然後煮食, 他們兩口子吃, 沒有給兩個兒子吃, 吃過人肉後, 這對夫妻還是死了, 漲死的? 拉肚子死的? 餓死的? 不詳。 兩個兒子活了下來。

66,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 當時只有十來歲的王碎狗家裡餓死了八個人, 她天天和妹妹在地裡挖野菜吃, 挖到什麼吃什麼。 本村的高高父親餓死了, 因為埋得淺, 屍體被狼挖出來吃。 王碎狗挖野菜的時候挖出來一條腿, 拿在手裡就啃, 她記得上面已經沒有血色了, 只有乾乾的皮。 餓死的人, 身上沒有什麼肉, 皮很快就乾枯了。 到現在, 王碎狗見到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都會說: "你把高高大吃上了。" 這個被吃的人姓王, 名字不詳。

67, 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 一個外地的逃荒人餓昏在山路上, 另外一個人在他還沒有咽氣死亡時, 就開始用刀剮肉。 為牛耀乾和另外幾個人去魏店趕集的路上親眼目睹。

68，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宋宏仁的堂哥宋東川、宋勤珍從幹子峽水利工地上回來，走在半路李店王家溝，遇到兩個農民背著背簍，手持斧頭鐮刀。宋勤珍比較有力，就跑脫了。四十多歲的宋東川被按在地上殺害，剮肉而食。當時家人餓得沒有力氣去找，沒有人掩埋屍體。也沒有報案。沒有任何人調查、處理。

（以下詳細見証見《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

69，通渭縣，某莊子，一男子殺掉一個女子，準備吃肉。殺人者和被殺者關係不詳。

70，通渭縣吉川鄉，牛景峰的父親牛宗泛去耕地時，在一條溝裡的苜蓿地裡看見一個年青婦女的身體已經被剮光了肉，只有頭和身體扔在地裡。婦女是什麼地方人、姓名、年齡不詳。

71，甘肅省秦安縣白楊林村，一戶人家有三個孩子，兩個男孩一個女孩，當女孩快餓死的時候，她的父親一巴掌打死她，煮熟後，女孩子的父母親吃了這個女孩。以後這兩個夫妻都死了。他們的兩個兒子沒有吃妹妹的肉，後來得到救濟糧，活了下來。

72，甘肅省秦安縣某村，一個老人餓死後，被幾個還有點力氣的年青人用一扇門板抬出去，剮食。被吃人姓名、年紀不詳。

73，甘肅省秦安縣王家村，家裡只有餓得奄奄一息的兩爺孫，爺爺讓孫子去看炕頭的水開了沒有，孫子說："開了。"爺爺說："你再看一看開了沒有？"趁機把自己六、七歲的孫子掀進開水鍋煮食。

74，通渭縣店子河，一個孩子餓死後，他的母親因為家裡沒有鍋煮，就在火上燒孩子的肉吃。

75，甘肅省通渭縣冰裕鄉，村民伍孫子因為飢餓，拉回村人、路人的屍體，剁碎腌製在缸裡，準備度荒。後被公社發現，召開現場會，把缸抬到現場，教育村人不要吃人肉了。

76，何××，男，三十多歲，甘肅省通渭縣人。因為偷吃生產隊的洋芋，害怕被隊長批鬥，逃跑途中因為乏力，在馬營鄉被人按地殺害剮食。為冉月花的二姐

夫。

77, 甘肅省通渭縣冰峪鄉, 村民曹玉洲, 吃了自己已經餓死的孩子。 並剝下衣服賣掉。

78, 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 有村民煮食人肉, 被幹部發現後, 召開社員大會, 將人肉拿到會場, 讓社員看, 教育大家再不要吃人肉了。

79, 甘肅省隴西縣何家門鄉普陀塘村, 一對夫妻殺了自己四、五歲的兒子, 煮食, 村人看見這一家人吃得眼睛發紅, 嘴巴發油。 父母、孩子姓名不詳。

80, 甘肅省甘谷縣十里鋪鄉王家莊, 村民董 ×× 在妻子帶領著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逃荒到陝西不回後, 因為生活困難、絕望, 先用刀殺了年僅 13 歲的小女兒, 然後用同一把刀自刎。

81,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村人因為飢餓, 把餓死在路上的人拉回去吃, 並有吃掉自己餓死的孩子的現象。

82, 甘肅省秦安縣龍王廟, 一個四、五歲的孩子餓死後, 在路上被人剮肉吃了。 孩子姓名、性別不詳。

83,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 苟正中的四媽吃了人肉, 雙眼發紅, 被村子人發現。 吃誰的肉、怎麼吃的, 不詳。

84, 甘肅省通渭縣, 一個人餓死在路上, 被人剮去身上的肉, 只剩下頭和骨頭架子, 姓名、年紀、住址不詳。 苟正中回家路上所見。

85,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李蘭看見隊長和幾個人殺人剮肉, 並聽見被殺者叫喚。 因為當時缺柴, 肉還沒有煮熟, 就被飢餓的人搶著吃。 李蘭說: “人肉看著紅得很。”

86,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苟增祥家餓死了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 扔在村外墳堆上, 沒有埋葬。 同村英全嫂子去剮肉, 孩子已經餓乾, 就把小姑娘的皮剮下來, 拿回家煮食。 吃得夫妻兩人眼睛發紅。

87,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苟中華, 騎自行車從通渭義崗川回來, 看見一具屍體被人剮光了肉, 只留下一條胳膊和骨頭架子。 被剮肉人姓名、性別、住址不詳。

88,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婦女司雙英, 二十多歲, 把餓死的小孩拿回家, 做熟和自己的公公、婆婆一起吃, 後來因為他們偷了隊裡的羊尾巴, 被隊上搜家, 搜出來人肉。

89,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牛德元, 四十多歲, 自己獨居苗圃, 吃食人肉, 村人在收拾苗圃時發現很多人的骨頭、指甲。 吃什麼人、數量不詳。

90,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 苟正山的妻子在丈夫和六個女兒都餓死後, 其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兒沒有扔出去, 藏在家裡吃了。 後帶著一個兒子逃到外地求生。 村人稱呼這個女人“長海媽”。

91,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大牛坡, 一家有六個娃娃, 全家餓得不行, 就把中間一個煮著吃了。 這家人吃上人肉身上燒得不得了, 就在地上打滾, 眼睛紅紅的。 後來餓死五個孩子, 只活下一個。

92, 秦安縣魏店鄉南莊, 楊衛振, 五十多歲, 是一位教師, 他從龍王廟回來往南莊走, 要經過牛家坡, 到通渭的牛家坡有條河灣, 就被人殺害吃了人肉, 等家人發現, 只留下骨頭架子。

93, 秦安縣農民王虎寶到通渭縣親戚家背櫃子, 看見親戚家將自己餓死的孩子煮食。 嚇得背著櫃子跑回來, 告訴自己的兒子王邦元。

94, 秦安縣魏店鄉小石溝, 一個父親, 三十多, 因為自己的孩子哭著要吃的, 就把自己的孩子勒死, 扔到溝裡, 被政府關押了幾個月後, 被放出來, 走在回家的半路上, 被當地的饑民殺掉剮肉。 性命不詳。

95, 甘肅省靜寧縣新店子公社杏樹灣村, 一個娃娃餓死了, 兩夫妻將自己的娃娃煮熟吃掉充饑, 被隊裡人發現, 綁到縣上, 被幹部審問為何吃自己的娃娃時, 兩夫妻回答: “實在是餓得沒下場(沒辦法), 我們兩口子想把娃娃吃了, 有了氣力了, 就到外面去逃活命啊。” 過了幾天, 縣上將兩夫妻放回家。 饑荒後, 兩人又生育了幾個孩子。

96, 甘肅省靜寧縣甘溝鄉屯堡村, 一個姓王的人家, 自己二十多歲的兒子餓死了, 他的父母就吃了他。

97, 甘肅甘溝鄉屯堡村, 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餓死了, 他的母親煮食了他。 看見的人說, 這個母親把孩子的手指頭都吃上了。

98, 甘肅省隴西縣一個村子, 人死了不埋, 自己家人"用"。 一個老太太去世後, 兒子將母親屍體放在洋芋窖裡偷偷吃得只剩下了頭骨, 親戚親去看她, 到處找不到, 最後在地窖裡找到骨頭, 將這個兒子逮捕槍斃, 還發布了公告。

99, 甘肅省秦安縣三羊川, 中學生李 ×× 去那裡參加勞動, 跟上一個隊上的書記去喊人, 喊了半天: "老雷! 老雷! " 那個老頭子不啃氣, 推開門一看, 他的爐子上咕嘟咕嘟燒著, 用一個砂鍋裡面煮著什麼, 上面扣了一個洋瓷盆盆子, 就是洗臉的盆子。 聞著一股子香味。 李 ×× 把這個盆子一揭, 裡面就是一個小孩的兩隻腳就這麼豎立著, 雷 ×× 煮上要吃肉。

100, 甘肅省通渭縣華家嶺有一個男人, 食堂停了, 一個多月都沒有一點糧食了, 野菜都挖光了, 餓得躺在炕上, 先把自己的兒子殺掉吃了。 他的女兒就發現弟弟不見了, 就很害怕。 這個男人又要殺這個女孩, 煮上吃。 女孩就求她的爸爸: "大大, 你不要吃我, 我還能去給你拾柴, 燒炕。"

101, 甘肅省通渭縣雞村, 一家子餓得沒有不辦法, 把死人偷偷拉到家裡, 煮著吃上了, 身上燒得受不了, 胸口著火, 就在地上潑些水, 幾個人爬在地上打滾。

102, 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 右派分子一個月的伙食是十二斤。 有一個醫生比較胖一點, 死了就把他埋掉了, 當時也埋得比較淺——人餓的沒有力氣挖坑。 有幾個鐵路上來的右派就偷偷的去, 把他挖出來, 把他屁股上的肉給割下來, 燒著吃了。

103, 甘肅省天水某鄉, 一個老婆子賣人肉包子。 老婆子餓得受不了, 先是自己吃人肉, 最後賣人肉包子, 用死人和小孩的屍體(做餡)。 最後有人吃出來指甲, 才知道賣的是人肉包子。 把老婆子就抓起來了, 槍斃了, 在兩蕩那個地方槍斃的。 當時政府出了布告, 並有許多市民去看熱鬧。

104, 甘肅省禮縣椒山鄉崖城鎮, 當中學教師的李 ×× 和隊裡幹部去村裡社

員家“搜黑糧”，結果在大衣櫃的暗櫃裡，搜出人的一條大腿。他的學生、當時年僅十幾歲的年紀雲也知道這件事情。什麼人的大腿？怎麼被割來的？其它部分到哪裡去了？不詳。

105，天水市秦城區馬家莊，馬××的母親餓死後，埋葬，三天後，她的兒子去燒紙，看見母親的身體依崖而立，身上的肉被剮得乾乾淨淨，只留下骨頭架子。誰人剮食，不詳。

106，甘肅省甘谷縣安原鎮，街道上有賣肉的，顏色很不正常，大人對小孩說：“不要看，那是賣人肉的。”據看見過那些肉的李順子說，那些肉都處理過了，一疙瘩一疙瘩。

107，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鄉月陽坡下莊，村民楊國國，四十多歲，在沒有糧食一個多月後，頂住家裡的大門，殺了自己九歲的女兒楊××充饑。村人撞開門進去看時，楊國國兩眼通紅、神色異樣地坐在炕上。一個村人揭開鍋蓋一看，鍋裡煮著一條娃娃腿，腳都在。楊國國還沒吃完，留到下頓吃。灶火旁邊的筐子裡還放著些身體、胳膊上的肉，頭不知道被扔到房上去了，還是給埋掉了，到處找沒有找到。楊國國後來被抓進秦安縣公安局，關死牢中。

108，許多通渭人逃荒到靜寧縣，也要不上飯，飢寒交迫，當自己的孩子，或者家人餓死後，就交換相吃，沒有地方煮，架起火來，燒著吃，把骨髓都吃掉了。常常是一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這堆人圍著吃那家的死人。因為不是自己家人，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不安。

109，一個通渭的女人，逃荒到靜寧，當自己的孩子餓死後，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剮肉燒著吃了。過了幾天，飢餓和寒冷，這位母親也死了。

110，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有一個從臨澤縣送來的右派醫生大夫鄧立之，原籍山東，大個子，臉紅紅的，胖胖的，人很老實。由於長期飢餓，剛剛死。屍拋沙丘時，被三個勞教的人刨開沙子，割掉鄧大腿上的肉。晚上三人合夥割鄧立之的肉吃，剩餘的藏在一個右派睡的被窩裡。第二天，他們同住的人，發現他的被窩裡有很多粘稠的血跡。吃人者被農場領導批鬥打罵。

111，四川省資陽縣金台鄉，有一個中農成分的男人有兩個老婆。到了1960年冬季家裡缺糧時，餓得受不了，這個家庭的男人與長得瘦些食量小的老婆商量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後，就把那個長得胖又能吃的老婆殺了，並腌製成臘肉長期食用。

112，四川省涪陵縣新廟區開平公社小坪大隊，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孩餓死了，已經埋葬。村裡有人餓得不行，又把小孩挖出來吃掉。男孩女孩不詳。

113，山東省鄆城縣樊家莊，1960 年，樊作運任大隊團支書，有一天半夜開完會，聞到一股香味，就找到村民樊兆祥家，那時樊兆祥已逃去新疆，他的老婆在家。樊作運到廚房揭開冒著熱氣的鍋蓋，裡面是一個一個蜷曲著的小孩，鍋台上還放著扒下來的小衣裳。被煮的孩子，是這家人的小三，餓死了，飢餓的母親就把她煮來吃。大隊給公社、縣上報了案。後來樊兆祥的老婆也跑去新疆。

114，四川省井研縣研經鎮，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餓死了，家人就把他埋了。一個老人，餓得沒辦法，半夜就偷偷把他挖出來，煮著吃了一部分，把剩下的藏起來。後來被人發現了，因為小孩是已經死的，又不是他殺的。也沒有把他怎麼樣。那個老人最後還是餓死了，也沒有活下來。

115，安徽省五河縣沬口鄉，被收購了所有的糧食後，還到農民家裡挖地搜糧。後來野菜、樹皮、穀糠都吃完了，只有吃死人的肉以求活命。當地人說，吃了死人肉，人的皮膚會變紫，好幾年才能恢復。

（以下詳細見証見《尋找逃荒婦女娃娃》）

116，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張家寨子，一對夫妻，因為家裡沒有糧食，丈夫趕走了婆娘，將自己的小孩殺掉，將帶血的木板和藏進炕洞子裡面。用小泥爐小鍋煮娃娃肉吃。隊長進去喊他開會，問他吃的什麼肉，他說：撿到一個死豬娃。隊長用筷子一戳，發現有小孩的手。但是當時並沒有報案，因為每個人都餓得活不下去，誰還管被吃掉的小娃娃。

117，甘肅省武威縣永昌鄉河寨大隊，小孩 ××× 餓死後，她飢不擇食的母親剁開兒子的身體煮著吃了。但是沒有人報案，沒有人調查，村人之間相互傳說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誰都餓得顧不上管。

118，甘肅省秦安縣郭家鎮，一個男人把女人吃了。婆娘不見了，人就問："咋不見了？"男人說："去哪裡逛去了。"結果在鍋裡煮著。沒有人管。

119，甘肅省秦安縣月陽坡，一個父親因為太飢餓，就罵孩子："我把你殺著吃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了去!”他的妻子害怕，就帶兒子逃回娘家躲避。但是餓極的男人殺了自己的女兒，弄碎後準備下鍋，被村裡的幹部發現。逮捕後，被政府槍斃。以什麼樣的罪名，不得而知。

120，甘肅省武威縣城附近，一家兒子媳婦出門要飯，許多天不回來，他們的小女兒餓死了，爺爺餓得沒有辦法，就吃了自己的小孫子。等兒子媳婦回來，他們的父親也餓死了。這件人吃人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121，甘肅省甘谷縣大莊鄉，一個家裡沒有吃的，媳婦說回娘家找些吃的。一個老婆子殺了自己三歲的小孫子，第二天隊上人進去問：“你媳婦呢？咋不見人。”老婆子說：“媳婦回娘家去了，我把我的孫子吃了。”村裡人說：你胡說，你胡說。”婆子不知是餓糊塗了，還是嚇糊塗了，還是說：“真的，我把我的孫子吃掉了。”

後來，公社來人將老婆子綁走游街，法辦槍斃，殺人償命。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序

序一

“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

余杰

余杰

2005 年，我在中國的大學裡所作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在問答環節，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我當即指出：毛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使得三千多萬農民在風調雨順中被活活餓死，僅此一例就可証明毛是冠絕古今的大暴君。話音剛落，有一名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說：“你說三千萬人餓死，有什麼証據？南京大屠殺死難 30 萬人，後來發現好多萬人坑；你說餓死三千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如今，依娃這本名為《尋找人吃人見証》出版了，可以擲地有聲地回答此類質疑大饑荒的真實性的聲音——沒有發現埋藏餓死者屍體的萬人坑，是因為當時大部分的屍體被隨意丟棄，連組織人力進行集體掩埋的環節都被當局省略掉了。於是，很多曝光郊野的屍體成為倖存者們求生時惟一的食物。

近年來，依娃先後四次訪問甘肅、陝西的二十幾個縣，採訪了 250 人，書中記錄的餓亡者名單大概 830 人左右，記錄的人吃人事件和現象則高達 121 人次。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當她去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區通渭縣調查大飢荒年代人吃人情況的時候，不用費力尋找，縣城廣場上曬太陽的老人、村頭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間挖野菜中藥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會開口講述當年所看見、所經歷的人吃人事件。他們多數不認識字，沒有文化，更不懂得什麼叫政治、

什麼叫歷史，他們所講述的都是人吃人的細節和真相。如果沒有像依娃這樣的有心人去提問、去傾聽、去發掘、去記錄，這些細節和真相很快就隨著這些老人的辭世而湮沒無聞了。

“習得性吃人”與“求生性吃人”

韓裔美國學者鄭麒來寫過一本名為《中國古代的食人》的專著。作者指出，本來“食人”行為是人類都有的，不僅僅限於中國，人類在追求生存的過程中，特別在災荒中、在戰爭中、在原始社會的歷史中，都有食人的記載。問題是中國的“食人”記錄，是又一項“世界之最”，不過這項“世界之最”一點也不光彩——它的次數之多，它的殘酷性，和它的理論色彩（即有理論地吃人），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罕見的。

據鄭麒來的研究，“食人”的行為可分兩類：一種是“習得性食人”，就是後天養成的習慣性食人，以及有理論指導地食人。其中包括懲罰不忠、懲罰敵方、為親人復仇、泄憤、嗜人成性、獲利、盡孝等不同類別。比如，岳飛在《滿江紅》中感嘆“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明代名將袁崇煥被殺後，京城的群眾用小刀割其肉分食之；《本草綱目》中，人肉、人膽、人血、天靈蓋、臍帶、胎盤、人勢（即陰莖）、木乃伊等物作為藥材赫然在列；割肉療疾更是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孝道”故事。

另一類則是“求生性食人”，即在災荒中、在戰爭中的食人。“求生性食人”是先天固有的，是人們在危機之中的本能反應。依娃書中所記載的人吃人，基本屬於這一類別。在這本堪稱“曠代奇書”的口述歷史著作中，依娃區分了“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現象”兩個概念：“人吃人事件”，是指有見証人親眼看見，或者知道人吃人發生的具體村子、吃人者的姓名、和被吃者的關係，怎麼吃的，最後吃人者的結局等等。這樣的見証相對比較完整。而“人吃人現象”，是指見証人雖然看見溝裡、地裡有被人剮去肉的屍體，但是也說不上是誰的屍體，誰剮食的；還有些是因為時間流逝的緣故，吃人者的名字、和被吃者的關係都記憶不清楚了，所以當作現象記錄在案。但無論是事件還是現象，都是証人的証詞，讓共產黨的滔天罪行無從逃遁。

這是一本需要莫大的勇氣才能讀下去的書，就如同那部以吃人魔頭為主人公的電影《沈默的羔羊》讓很多觀眾不敢看完一樣。依娃說：“在這本關於大饑荒年間人吃人的專著裡，我完全按照口述記錄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現象，光是看這些題目就是膛開腸流、砍腿剮肉、吃路人吃各人的娃娃……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聞。”一個弱不禁風、資源有限的女子，為何有勇氣和心力來寫作這本“吃力不討好”的書呢？依娃說：“發生過的歷史，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無法假裝不知道的。人

之所以稱之為人，是因為人有情感、有記憶、有判斷、有良知。我是一個人，在歷史的一個極端黑暗時期，我的同類曾被當食物一樣被人吃掉，他們的肉被煮熟咀嚼，咽進了人的腸胃。我的同類曾經因為非人的飢餓，被逼迫吃人求生，殺吃自己的孩子求生。今天，活著的我、有飯吃的我知道了，我不去記錄，我會感到羞愧、會覺得對不起他們。不把大饑荒中的人吃人寫下來，我覺得我不配做人，沒有一個人起碼的尊嚴。”依娃不是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沒有博士和教授的頭銜，但她對歷史的貢獻，可以跟“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司馬遷相媲美。

習近平為什麼害怕歷史?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密控制程度，逐漸向毛時代靠攏。其中，遮蔽對歷史真相的陳述和壟斷對歷史事件的闡釋，比如不准公開批評毛澤東，又是重中之重。大飢荒時期，毛澤東早已完成對全民的洗腦，數千萬民眾坐以待斃而社會居然大致保持穩定；如今，薄熙來在短短數年間就在重慶掀起“小型文革”，習近平則以“反日”為幌子唆使民眾上演打砸搶的鬧劇，兩人雖因權鬥而你死我活，在意識形態上卻殊途同歸。所以，學者資中筠說，一百年過去了，中國沒有多大改變，上面還是一個慈禧太后，下面還是一群義和團。

面對毛派篡改歷史的叫囂，歷史學者宋永毅在論文《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之一瞥》中指出：“在一個共‘82 戶 491 口’的生產隊裡（四川省崇慶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七歲以下的女童 48 名，占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 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在一個大隊——‘安徽省太和縣宮集區趙寺大隊 29 個自然村中，有 26 個（約占 89.6%）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在一個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公社）就發生詳細記錄在案的 16 起‘人相食’的事件；僅一個省（安徽省）就有過因饑餓造成的高達 1189 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們便不難想像當時整個的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間地獄！”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的統計資料，對於此類鐵板釘釘的証據，那些強詞奪理地否認大饑荒的毛派還有什麼話說呢?

而比宋永毅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官方檔案材料中查考出來的數字更具說服力的，是依娃面對面地聽到的倖存者們的親口講述。你可以對那些全是枯燥的數字的材料背過臉去，但你不能對那些來自最底層的、最平凡的目擊者或當事人充滿血淚的講述閉目塞聽。78 歲的回族婦女馬法土麥說：“這個阿娘吃了家裡五個人。男人餓死了吃男人，兒子餓死了吃兒子，最後把自己的小女兒也剁著吃上了。她還是餓死了。”73 歲的婦女雷英花說：“我的妹妹餓死讓李成路背回去，他一家子人吃上了。他又背人家的死娃娃，我就攆著打他。他吃過我的妹妹，我恨他。”82 歲的男子謝振翼說：“我看見過人肉。公社幹部溫受致把一盆子人肉倒到溝裡，白白的，

像豬肉一樣，牛宗代晚上又撿回來，吃上漲死了。”68 歲的婦女王碎狗說：“我吃過人肉。村裡的高高父親餓死了，埋了，我挖野菜挖出來一條腿，餓著就啃上了，乾皮皮，沒有肉。”

依娃的書，就是這樣完全忠實於當事人的講述，不作任何修飾和潤色，更沒有像楊顯惠和廖亦武那樣，將豐富的原始素材加以提煉和加工，點石成金地變成優秀的報道文學或小說。在文學價值上，依娃的書或許稍顯遜色；但在史學價值上，依娃的書更逼近歷史的真實，而成為一座“驚天地、泣鬼神”的“紙上的紀念碑”。這樣的書，當然會讓內心崇拜毛澤東、不准別人對毛澤東說三道四的習近平感到心驚膽戰。

是吃人者邪惡，還是締造吃人現象的極權政府邪惡？

在這本書中，甚至出現了一些仍然健在的吃人者的身影。這些吃人者並非電影裡青面獠牙的連環殺手、吃人狂魔，他們如此平凡而卑微，他們的一生也沒有擺脫曾經吃人的陰影。依娃對這些為了求生而吃屍體的人，並沒有作太多道德上的譴責。因為，吃人者固然邪惡，更邪惡是迫使他們去吃人的極權政府，以及這個極權政府的代表毛澤東。

魯迅以“吃人”一詞隱喻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殘酷性，即便他“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評估專制之惡，也不會料到在他死後二十多年，他一度對之抱有期待的共產黨，就締造了一場亙古未有之大飢荒，在大飢荒中廣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讓史書中記載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澤東沒有親自吃過人，即便在饑荒蔓延全國時，他仍然豐衣足食、荒淫無度。毛是一個“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導致“人吃人”慘劇遍布全國的極權體制。在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政權的控制能力只能達到郡縣一級，而不及鄉村。每當自然災害或統治不良導致饑荒時，飢民至少還擁有外出“逃荒”的自由——即便最暴虐的皇帝，也不會阻止農民外出“逃荒”。毛澤東卻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禁止飢民外出“逃荒”。於是，數千萬人只能在本村、本家活活餓死，人吃人由此變得司空見慣。

在此意義上，中共的整個體制就是一台吃人不吐骨頭的“人肉攪拌機”。共產黨的高官顯貴個個都很壞，但最壞的還是毛澤東。當年國共內戰、長春圍城之時，前線指揮官林彪親眼目睹飢民人吃人，於心不忍而請求中央同意放走飢民，毛澤東為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斷然拒絕了這一“人道主義”的要求。同樣，天良未泯的劉少奇在 1962 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邊鼓起勇氣挑戰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在黨內外的壓力之下，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居二線，卻感到權力受到威脅，而動了對劉少奇的殺機。毛才不怕上史書，他只怕有人奪權。

中共的體制也如同一台邪惡的“加速器”或“複印機”。依娃書中所觸及的區

域，不到中國萬分之一的面積，而那時整個神州大地何處不是餓殍、何處不是人吃人？在每個大飢荒的重災區，必有一個縮小版的“毛式土皇帝”。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實貫徹毛的政策，導致天府之國居然餓死一千萬人。作家東夫在《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一書中寫道：“全家死絕、全村子人死絕屢見不鮮，無力掩埋的屍體遍布荒野田間。吃人的事多有發生，死人被食、殺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間互食、食人者又被食……”面對此種情形，李井泉心如鐵石，打麻將、玩橋牌、看香港電影到深夜。從毛澤東到李井泉，再到依娃書中涉及到甘肅的地方官員們，這些冷酷而殘酷的官僚從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讀依娃的書的同時，不禁想起了1997年在北大課堂上聽錢理群老師講的“周氏兄弟研究”課程，其中有一講就是《說“食人”》。錢老師說：“這一百多年所發生的無數殺人、食人的事實都在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一片‘光明’。一切對歷史血腥氣的消解（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應該受到詛咒，而且是魯迅所說的‘最黑最黑的詛咒’。魯迅說：‘一個懂得死屍的沈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個世紀死了這麼多人，如果我們還不覺醒，甚至還要掩掩蓋蓋，不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個民族就真的沒有希望了。在這一個世紀的殺人歷史就有可能在下一世紀重演，這一百多年的血（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算是白流了。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知道這代代相傳的‘食人’的歷史。”

依娃就是這樣一位天真而勇敢的人吃人的歷史的記錄者。她的“大飢荒三部曲”的份量，比習近平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接見的72個“大腕”的數千部“巨著”加起來還要重。

余杰，著名作家，政治評論家。著作有《冰與火》、《劉曉波傳》、《中國教父習近平》等四十餘部。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序二

尋找被銷毀的証據

白帆

初識依娃，是數年前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組織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與會者有寫詩的、搞戲劇的、專攻文學史的，自然都非常陽春白雪。在會場外面書展上買書的時候，看到一本依娃寫她陝西鄉村童年生活的散文集，咋看眼睛一亮，感到很接地氣。因為對鄉土文學有與生俱來的興趣，就買了一本，順便跟簽名的作者依娃聊聊天，交換了電子郵件。

剛開始對依娃有些刻板成見：認為她就是張愛玲所說的一丈內的女作家，只能寫身邊人物，風花雪月、愛情故事，但無法駕馭重要的題材，而且寫作對她而言就是陶冶性情隨便玩玩，業餘愛好而已。

然而，就在我認識依娃之後短短幾年內，她的寫作方向和風格發生了令人剮目相看的嬗變。因為一次偶然的探親，使她發現了母親一生諱莫如深的逃荒歷史，深受觸動，反覆琢磨後決定去尋找那些親人們大饑荒年代的遭遇。她在電話中敘述這些初步了解的情況時難忍啜泣，說一定要回去走村串戶，深入調查採訪，搜集材料寫書。

坦率地說，一開始對她的計劃並不看好。因為受到嚴格的美式社會學學術訓練兼在新聞界作為調查記者混跡多年，我對田野調查和採訪有近乎苛刻的虔誠並深味個中的難度，並一廂情願地認為必須受到正規訓練的人才能做這些事情，況且大饑荒這樣重大的難以駕馭的歷史題材，細節如出紕漏，遭到各方質疑乃至攻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村村都有人吃人的通渭。

擊將難以避免，甚至會給“大饑荒是謊言”的說法不經意地做註腳。

但是，讀到依娃第一部書《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初稿，還是非常震撼和欣慰。家父曾經在中央新聞機構搞過農業報道，並且因為批評大饑荒前的農業政策打成了“中右”，被貶斥下放，之後在農村呆了十年；我也是在農村長大的，對於大饑荒有所耳聞。在七十年代也不時看到拿著生產隊介紹信逃荒的外地農民，因此對饑荒以及所謂“盲流”不陌生。但是，看到依娃以倖存者口述為主的書稿，依然感到不寒而慄地震驚，也顛覆了我對大饑荒的淺陋的看法。此外，依娃走訪的大多是邊遠山區，沒有文化的農民、基本按照他們自己的語言實錄下來。因此書稿中資料翔實，採訪深入，讓我這個行內人不得不慨嘆：“亂拳打死老師傅”。

我因此也對大饑荒題材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專業角度好奇。畢竟延安整風、“反右”、“文革”、乃至後來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均因有大批受害者是知識分子而留下了大量資料、記錄和回憶，而大饑荒，因為官方的禁忌和罹難者農民居多，雖然死亡人數和慘烈程度遠遠大於上述幾次歷史事件，但有關史料和研究卻無法與前面幾次事件相匹配。而開大饑荒研究先河的竟然是外國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後來有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成為中國記者的權威力作。不過，《墓碑》一書主要從宏觀和政策層面披露大饑荒在全國範圍內的情況，對於死亡人數、饑荒原因等做出了深入的調查。而寫饑荒系列的依娃，卻從她的親人家史角度出發，走訪大饑荒最嚴重的甘肅通渭等地，揭開了歷史上慘烈一頁的一角，披露了大饑荒對人的生存狀態的致命打擊，以及對人性的毀滅性摧殘。在她的書中，這些饑荒中的死去的人們不僅是一組組數字，而成了一個個家庭，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在飢餓的折磨下，在親人鄉親的注視中，絕望地默默死去。

因為這些見証人大都作古，倖存者年齡大的已經九十多，小的也六、七十歲了，留下翔實的史料和見証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於是，在依娃的遊說下，我也躍躍欲試，跟她一起去了陝西和甘肅，拍攝紀錄片《在棉花花盛開的地方——尋訪大

baodupdf.com 飽讀書屋

饑荒的倖存者》。

剛到甘肅通渭、秦安等地，覺得耳目一新：只見在鬱鬱蔥蔥的大山內，如詩如畫般掛著梯田，長滿果蔬和莊稼，這山裡顯得富庶而寧靜，很難跟當年的大饑荒聯繫在一起， 一開始還為能拍攝到很好的鏡頭畫面而有幾分愜意。

然而，跟隨著依娃走入村中，在村頭和炕頭、在打穀場、在田野中、在院落中同這些親歷饑荒的老人們深入交流時，心情漸漸感到沈重。 這些行將就木的老人，此生可能沒有跟別人透露過去苦難的機會，甚至當著子女也不願意說，因為他們覺得是丟臉的一件事。 但依娃對這些老人似乎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讓他們竹筒倒豆子般述說了大饑荒年代的遭遇，有些細節咋聽著都令人難以置信，但是，面對這些純樸的村民，你會知道他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技巧來編造故事，與其說是採訪，不如說是傾訴，老鄉們把悶在心中幾十年的悲哀、絕望、苦難、不解和憂愁都說了出來。

依娃不是在採訪，而是在同他們進行感情和心靈深處的交流。 幾次採訪當中，聽到那些殘忍恐怖的細節，她常常心口絞痛，泣不成聲；幾次我的淚水也模糊了鏡頭，甚至拍攝不下去了。 每訪問一家，依娃總是帶去一點茶叶和餅乾，給特別貧困的老人一些零用錢。 每次說話的時候，依娃總是握著老人勞動了一輩子粗糙的手，不時地為他們擦去眼角忍不住淌出的淚水。 她盤腿坐在炕上老婆婆的身邊，席地而坐在白髮老頭們中間，看到這些場面，就能理解這些老人為何願意向依娃傾訴了，因為依娃將他們當成自己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舅舅，如親人般，她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 她將耳朵放在他們的胸脯上，傾聽他們在心窩子裡隱藏了五十多年的聲音。 依娃說：“手握在一起，心就在一起了”。 在鏡頭裡，他們的眼淚也流在一起……

今年已經 97 歲高齡的三婆，談起當年在隊裡餓得受不了，老淚縱橫。 她脫下鞋子，露出現在已經少見的三寸金蓮，說當年就是往這小鞋子中藏一把糧食，被隊長發現，就用鐵棍打她，打得她胳膊流血。“糧食只有吃到 × 裡才搜不出來！”她憤怒地這樣說。 我們走的時候三婆依依不捨，說：“下次再來我請你們吃方便麵。”——可見，當地雖然目前溫飽問題解決，但村民的生活並沒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果我們不到那裡，很難想象我們會了解到真實的情況，不論是有關歷史還是現實。

74 歲的苟應福家族餓死 16 人，有的房絕了戶，有的親戚就剩下孤兒進了孤兒院，幾乎全家死光。 在他昏暗簡陋的小屋中談起過去的事情時，她的妻子卻一直難為情地捂著自己的臉，認為自己長得老，不願錄像，而她家中也餓死好幾口人。 就在我們採訪苟應福的第二年，謙卑的老人去世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他留下了他和他家族饑荒年代的真實故事。

讓人深為感動的是依娃到自己外公墳塋上墳的場面：那只是殘存的小土堆，

沒有墓碑、沒有牌子，依娃特意穿上白色的衣服，在彎腰駝背衣衫襤褸的遠房舅舅陪伴下，為從未謀面，多年連名字都不曉得的外公燒紙燃香磕頭祭奠。她給外公擺上水果，點上香煙，端上茶水，當她掰開當地的烤饃一塊塊放到墳前，敬獻給外公，忍不住嚎啕大哭淚飛如雨，她哭喊著："外公，你吃吧！你吃吧！"她磕跪在外公墳前，久久不願意起來。依娃的外公是餓死的，年僅 42 歲，因為富農成分，臨死前還受到搜糧隊幹部的批鬥和吊打，埋葬時連一副薄木棺材都沒有。這是一場遲到半個世紀多的祭奠，晚了很多年後補上的哭靈。那一刻，周圍大山肅穆，燒荒的煙裊裊升起，遠方溝壑縱橫、群山蒼茫。依娃是為近年才了解到的外公受的折磨早逝而哭泣，也是為這深山裡在飢餓中默默死去的所有鄉親們而悲痛欲絕地哭泣……

真希望未來有一天，官方和民間，都能正視這段歷史，甚至舉行一個莊嚴的國祭儀式，如依娃這樣虔誠地祭奠這些亡靈。沒有任何人比他們更值得我們獻上供果，以及那些他們生前沒有吃著的食物，所有活著的人以及後代，對我們同類的亡靈都有不可推脫的愧疚和虧欠。如家父五十年代的同事、詩人邵燕祥先生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難者》一文中所說："我們的存活是以幾千萬人餓死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幾千萬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們死去的。"

雖然採訪中常聽到悲慘的故事，依娃也總是很深情地投入，但她並沒有被淚水模糊眼睛。在對待饑荒死亡的細節，尤其是人吃人的細節上，她非常慎重，不但問清吃人者的姓名、年齡、當時的狀況和下落，也力圖問清被吃者的姓名、年齡，以及被吃時候的狀況。四、五年來，依娃在通渭、臨夏等二十多個縣，採訪到了有根有據的人吃人事件和現象 121 起，每一起她都進行了小心的求証和紀錄。

作為拍攝者，我一直在追求畫面的真實美感的同時，希望發現一些美好的細節，力圖展示人在絕望和生存掙扎中出現的亮色、人性的美。但坦率地說，我們沒有找到，與此相反，更多發現的是人性的退化、殘暴，乃至讓人心碎的荒誕。人在那個饑荒年代，完全變成了動物，一個除了吃的，什麼也不在乎的動物。在通渭一個餓死半數人的村子，一位 86 歲的老奶奶告訴依娃，同村的一家人餓得沒有辦法，男人殺了自己的小女孩救一家人的命，這家女人一邊吃自己孩子的肉，一邊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我不敢想象，母愛和求生在那個年代是如何在撕扯著這位可憐的母親。在通渭縣城，一位婦女對依娃披露：她七、八歲的妹妹餓死了，同村一起玩過的男孩子就像背柴禾一樣將其妹妹屍體背回家，給一家人吃。村裡吃過人肉的老婦人還對她說："小娃娃的肋骨能吃，大人的咬不動"。這就是一個年僅十多歲小女孩的童年記憶。還有兩例是女人餓得吃了自己已經餓死的丈夫、幾個孩子，最後下場不是被村裡的幹部打死，就是餓死。還有多個逃過荒的老人向我們証實：他們在路上看到餓殍：臀部和腿部的肉被人剮光吃淨。還有不止一個人向我們披露：有人到外鄉討飯，還活著就被抓住殺了吃肉。他們說的有名有

姓有地址，見証確鑿。有的地方甚至開社員大會，把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上，教育社員不要再吃人肉了，卻不肯打開糧倉放糧救人。幹部批鬥說："這家伙真不像話，吃開人了！"可他們為何不問問，這些人為何吃開人了呢？！

我原沒有計劃拍攝一部兒童不宜，乃至成人"精神脆弱者不宜看"的片子，感到片子難以切入，故事難以訴說。很多細節真是慘不忍聞，讓依娃難以忍受，有一陣子她採訪回到美國後，電話同我談寫作的情況時，感到難過得寫不下去了。她經常一個人在家附近公共墓園內散步徘徊，想起那些在她筆下已經活起來的餓亡者，悲痛欲絕淚灑青草。當時真擔心她和張純如一樣，因為寫作內容的悲慘，得上憂鬱症甚至痛不欲生。

現在，值得欣慰的是，《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皆順利問世，第三部《尋找人吃人見証》也即將出版，總計百餘萬字，沈甸甸的有好幾磅重。這三部曲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乃至訓練的倔強女子用腳步、心血和眼淚寫就的，文字可能沒有刻意的雕琢，稍顯粗糙，但沒有虛構和潤色，可謂""清水出芙蓉"，是一本本實在的書。為一段歷史留下了翔實而可信的記錄，是民間記憶的珍貴部分，是被餓死的生命的真實見証；在這個過程中，依娃也多少走完了心理療傷的旅程。

如前所述，完成有關大饑荒的三部曲，是依娃本身破繭而出的蛻變，她從一個風花雪月影顧影自憐的散文作者，變成一個嚴謹冷靜的歷史拷問者。對她個人來說是痛苦而沈重的過程。對力圖理清這段歷史的人來說，則是值得慶幸的。雖然這些書的"賣座率"沒有武打言情書那麼高，所謂"正史"的研究者也不會問津。但毫無疑問，它是有社會、史料和閱讀價值的，無疑為那段歷史填補了部分空白。雖然依娃走的是民間調研的"野路子"，但寫的不是野史，而是中國農民所經受的大饑荒歷史，是用真相組合的歷史。

當年"911"事件發生後，全美國人民都在悲憤之中，有人說那些劫機者是"膽小鬼"。居住在紐約的學者蘇珊·桑塔格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媒體說："你們可以冠這些人以很多惡名，但他們絕對不是膽小鬼！"這不是修辭學的問題，而是如何面對真相的問題，桑塔格表現了知識分子的良知，以及說出真話的勇氣。同理，依娃追溯其家族的歷史，並超出家族故事之外，紀錄了饑荒年代的數百位倖存者的見証，如同美國作家哈雷撰寫《根》，說出了一個似乎被遺忘年代的真相。這需要作者很大的精神勇氣，更需要道德和良知。在通渭時一個清冽的清晨，依娃站在山崖邊說："這麼多人默默無聞死去，如同蟲子草芥。我是他們的後代，我要寫，我要用自己的書紀念他們，為他們豎起一個碑"。我想，依娃做到了。

其實，真相比真理往往重要，因為真相浮出水面，真理就不言自明。但現實的情況是往往以真理的名義掩蓋扭曲真相。依娃這本書，貢獻了饑荒年代的歷史真相，至少是一部分，是難能可貴的。

如果說這些書有亮色的東西，那就是它展現了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存意志。這些老鄉在敘述過去的苦難時，在悲哀中透露出堅韌。一個家裡餓死了七口人，沒有任何文化的老人說："一棵樹，你砍掉了老的枝杈，但春天到來的時候，它還會發芽、生長，而且越來越大。我們人和樹一樣，不論如何，還得活下去"。

中華民族歷經饑荒、戰亂、流徙等無數次天災人禍，但依然頑強地繁衍、生息和壯大。但願人們能從這些書中看到歷史的沈重，汲取過去的教訓，以避免"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與此同時，也能從前人身上汲取某種堅韌不拔的力量，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複。

2015 年歲首於松濤居

附錄：
在通渭等地採訪拍攝期間寫的一首詩

白色河流中的黑色記憶

月光，散落在這掛起來的土地上
白骨，在夜色下閃爍著
匯成白色的河流
在午夜的沈寂中悄然流淌

這白色的河流下面
沈默著黑色的河床
上面每個搖曳白光的浪花
都是一具歲月雕刻的骷髏

他們眼睛虛空
肌血流失

嘴巴洞開
蜷曲著、跪著、臥著
在午夜深沈的時刻
依然嚙啃著自己的手指
無法說出一個詞組或詞根

歷史將一個個偉人
矗立成黑色紀念碑
午夜中投下漫長的陰影

我祈禱著
這些曾經如螻蟻般
爬行在陰影下
尋找食物的靈魂
這些被銷毀的証人
慢慢復活於黎明
吃頓飽飯
然後對我們訴說
他們黑色的記憶
……

白帆博士，資深調查記者、學者、紀錄片導演，拍攝有《在棉花花盛開的地方——尋找大饑荒的倖存者》（製作中，英文片名《Hunger》）；《尋找藍天》（已播出，英文版《Eyes On the Blue Sky--the Story of Chinese Petitioners》）。

自序

飢餓——逼人為獸人吃人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寫這麼一本書，一本關於人吃人的書。單是寫下“人吃人”這三個字，就已讓我心肺生疼。

小時候讀《西遊記》，為眾妖魔鬼怪千方百計要吃唐僧肉而捏一把汗，大人們說那是神話，是假的。後來看《水滸》，為孫二娘開人肉包子鋪而驚懼，老師說那是小說，是編的，不是真的。這麼多年，就是偶然想到魯迅先生《狂人日記》裡的“吃人”也認為是形容詞、比喻句，不相信人會吃人。直到 2008 年看到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2010 年，我開始走訪大饑荒倖存者，才開始聽聞、了解、慢慢相信，在我們中國這塊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土地上，在 1958 年~ 1962 年的大饑荒期間，真的發生過人吃人，並且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難以計數的人吃人事件發生。悲慘程度令人髮指，不堪聽聞。

這幾年，我出版了《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明鏡出版社，2013 年），《尋找逃荒婦女娃娃》（明鏡出版社，2014 年），這兩本書中所記錄的人吃人事件已經有 55 起。但是，我知道，有更多的發生過人吃人的地區、見証人並沒有人去走訪、調查和記錄。特別是近年歷史學家馮客、宋永毅等將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等地人吃人官方絕密文件曝光，令我十分震驚，當年官方記錄承認的案例都這麼多，這麼觸目驚心，人吃人的實際慘狀、數字、情況又會是什麼樣子？文件是冰冷冷的兩三頁紙，只有乾巴巴的數據，好像統計豬馬牛羊等牲畜的死亡，缺乏細節和情感。我想知道，這些人為什麼吃人？怎麼吃的？吃的哪個部分？怎麼被村裡人發現的？吃人的人活下來了嗎？……並非只是出於一個寫作者的好奇心，而是要給大饑荒的歷史留下真實的、細緻的、具有說服力的見証。所幸的是有些倖存者、耄耋老人還在，那些活歷史活見証還在……我更是知道，再不抓緊就晚了，我採訪過的老人已經有三、四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在蘭州準備坐車去臨夏。

個相繼故去。雖然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我沒有任何親戚、朋友、老關係，我還是在啤特果花開滿山的五月去了一趟那裡——當年餓殍遍野人吃人的地方。

來到臨夏州——中國僅有的兩個回族自治州之一（另外一個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好像來到異國，街道上男人們頭戴白帽，女人們圍著頭巾，甚至有婦女戴著面紗。走不過一條街，遠遠的就能看見修建的富麗堂皇、頂端總是有一個鐮刀形的月亮的清真寺。能隱隱約約聽見寺裡信徒念《古蘭經》的聲音，讓我這個從小缺乏宗教信仰熏陶的人產生出無限的敬畏，讓旅途疲憊的我心中頓覺安寧。

從縣城到鄉下的車資只要兩元錢，坐車的回族女孩畫著濃濃的妝，穿著高跟鞋，嘰嘰喳喳的。司機也是回族人，姓馬，很熱情，說："我給你找幾個老人問問。"車子七拐八拐的進了村子。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回族老大爺、老奶奶、小孩子非常熱情，把我帶到他們的家，熱情地請我上炕坐下，端上冰糖枸杞茶，端上自己烤出來的饃饃，剛炸出鍋的油香，還有自己種的土豆炸出的辣子土豆片。喝著甜甜的茶，聽七、八十歲的老漢，說著一口難懂的方言的老奶奶講述他們所經歷的大饑荒，所經歷的人吃人。他們沒有上過學，不認識字，對我沒有任何戒備心。一提起經歷過的苦日子，就黃河水決了口，滔滔不絕。78 歲的老阿娘馬法土麥說："這個阿娘吃了自己家裡五個人，是我們看見的，我們村子的那時候，人餓了，啥吃的都沒有嘛。"有些文化，當過大隊會計的馬希武熱情地給我講述了一個多小時，他說："這個村子吃了人的人叫馬應海，馬胡塞尼，那是餓著沒有辦法，不吃人他就要餓死了。"這些珍貴的民間見証，我都一一錄音。

又一次從美國飛回中國，火車汽車，行程千里。我走訪了酒泉地區、臨洮縣、臨夏縣、和政縣、通渭縣、秦安縣等地，十幾個村子莊落，八十多名倖存者，整理口述後統計，居然有近五十人親眼目睹自己家發生、所在村子裡發生、聽聞鄰村發生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現象。特別是饑荒非常嚴重的臨夏回族自治州和通渭縣，幾乎每一位老人都看見過、都聽聞過人吃人的事情。他們講述的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細節，這些見証讓那兩、三千字的"絕密文件"有血有肉起來，生動起來，充實起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口述，填補了大饑荒研究有關人吃人缺乏眾多倖存者站出來見証的空白。他們的話語，描繪出一副當年殘酷的、恐怖的、令人震驚的人吃人圖卷。特別是近年所謂"博士導師"孫經先、《總要有人說出真相》作者楊松

baodupdf.com 飽讀書屋

坐在炕頭，和回族老阿娘聊天。

林之輩千方百計否定大饑荒，提出什麼“營養性死亡”、“戶口統計失誤”等，混淆視聽，蒙騙眾人。使我更為迫切地要整理出這本書，發出這些死鬼冤魂的聲音，告知世人真相。

在這裡我區分一下書中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現象。

1，人吃人事件，是指有見証人親眼看見，或者知道人吃人發生的具體村子、吃人者的姓名、和被吃者的關係，怎麼吃的，最後吃人者的結局等等。這樣的見証相對比較完整。

2，人吃人現象，是指見証人雖然看見溝裡、地裡有被人剮去肉的屍體，但是說不上是誰的屍體，誰剮食的。還有些是因為時間流逝的緣故，吃人者的名字、和被吃者的關係都記憶不清楚了。做為現象記錄。

在這本關於大饑荒年間人吃人的專著裡，我完全按照口述記錄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現象，光是看這些題目，膛開腸流、砍腿剮肉、吃路人吃自家的娃娃，就已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睹。但是發生過的歷史，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無法假裝不知道的。人之所以稱之為人，是因為人有情感、有記憶、有判斷、有良知。我是一個人，在歷史的一個極端黑暗時期，我的同類曾被當食物一樣被人吃掉，他們的肉被煮熟咀嚼，咽進了人的腸胃。我的同類曾經因為極端的飢餓，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殺吃自己的孩子求生。今天，活著的我、吃飽飯的我知道了，我不去刨根問底、不去記錄，我會感到羞愧、會覺得對不起他們。不把大饑荒中的人吃人寫下來，我覺得我不配做人，沒有一個人起碼的尊嚴。

大饑荒的研究中尚沒有人吃人的專著，就是有關人吃人的論述都非常缺少，可以參考的資料非常有限。我就以粗淺的學識、自己採訪的情況分析一下人吃人的原因、人吃人的過程等幾個問題。

一，飢餓——人吃人的唯一原因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因為國家、地方檔案館資料的嚴控，能被大饑荒研究專家、學者查閱、參考的官方人吃人記錄文件非常之有限。在這些記錄中他們涉及到人吃人的原因時說："他們為什麼吃人？據初步了解，原因錯綜複雜。有的是發生在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曾經有過'吃人肉'的野蠻惡習，還有的為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長生不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壞分子故意趁春荒的機會，煽動吃人肉，製造恐慌，借以誣衊社會主義制度。"人吃人，在當時被判為"破壞屍體罪"，很多地方以"特殊案件"處理。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基層幹部欺上瞞下，農民們已經餓得自命難保，所以大多數的人吃人案件無人報案，更無人調查、處理、記錄，好像這個世界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樣。

飢餓而死是一種漫長的痛苦過程，它對人的肉體、心靈是極其殘忍的折磨，摧毀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倫、良知和尊嚴，然後才是生命的死亡。每一個地區、縣、公社、村子，有的地方饑荒嚴重，有的地方稍微好一點。農民在吃過大食堂"星星月亮湯""玻璃湯"半年一年後，已經是乾瘦得皮包骨頭眼窩深凹，十幾歲的小夥子大姑娘走路都得拄著拐棍。他們卻又遭受殘酷無情的"反瞞產""搜陳糧"，家裡最後的一點麩子、豆子、穀糠、洋芋都被搜刮去了。飢餓的人們只有吃草根、榆樹皮、柳樹葉子、包穀芯、觀音土。用農民的話說就是："只有石頭瓦塊吃不下去，再什麼不吃？"人們開始浮腫、生病、皮膚流淌黃水、解大便得讓人用木棍掏。人餓死了，挖個淺坑就埋了，沒有力氣埋的，拖出家門扔到自己家莊子背後。我多次聽到，天亮的時候，一個村子幾戶五、六口子都餓死在炕上，不留一個……

"他（她）為什麼吃人？"我很多次問受訪者。

"沒有吃的呀，啥吃的都沒有呀。"

"不吃人，他自己就要餓死了。"

"餓得沒有辦法呀！人受不了呀。"

"把人餓瘋了，能找到啥吃啥，到吃人的程度，人就瘋狂了，腦子有麻達（問題）了。"

"為啥吃人？人餓著受不了嘛，你把糧食給上，看他還吃不吃人？"

我曾經小心翼翼詢問臨夏東鄉族作家馬忠祥："回族、東鄉族，歷史上有沒有吃人的習俗？"他回答："沒有，沒有，那時候吃人就是因為餓得受不了，我的老父親也常常給我說這些。他吃

麥子、土豆統統以國家的名義收繳光了。

人完全是為了生存。我們回族只吃羊肉、牛肉，連死了的牲口都不吃，那個時候就什麼都吃上了，先顧住命。”

大饑荒中所發生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完全不是官方文件上所歸納的“階級報復”、“宗教迷信”、“養生進補”等等，唯一的原因——因為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全國上下虛報浮誇，有些地方牛皮吹到畝產千擔萬斤，農民的糧食全部上交，沒有留下基本能維生的口糧。加上大煉鋼鐵的浪費、集體大食堂關閉、家中少量的儲存又被搜光。廣大可憐的農民偷吃被打，乞討無路，野菜樹皮都挖盡剝光。人們被餓的靈魂出竅眼冒金星。村莊裡“源源不斷”的死屍、家人的死屍、甚至搖搖晃晃走路的路人、自己家的娃娃就成了他們唯一能找到的、能延續生命的“食物”。飢不擇食，飢餓使人人性蕩然無存，道德倫理全部喪失，變成了為求生而不不顧一切，剮人吃肉的野獸，變成了穿著衣服會說話的野獸。

今天，我們必須清清楚楚的說明：飢餓——是人吃人的唯一原因。

二，人吃人的過程

臨夏、通渭等一些地方在1959年年底大食堂解散以後，長達兩、三個月不見一粒糧食，能出門逃荒要飯的人還是年輕些的、有些力氣的。許多老人、孩子、小腳的婦女、病弱的人已經餓得奄奄一息，坐以待斃。他們連枕頭裡的蕎麥皮都燒成黑灰吃上了，連包穀芯都砸爛磨碎吃上了，連吃上大便不出來的觀音土都吃上了，村裡的榆樹皮也被剮著吃光了。求生的本能，使餓瘋的人們終於在絕望中發現了一種從來想都沒有想過能吃的“食物”——人的屍體——人的肉。

人畢竟是人，不會輕易衝破人不可吃人這條禁忌界限。人不是一開始挨餓就吃人的肉的，在饑荒比較嚴重，村村有人餓死的酒泉、臨洮等地相對聽聞人吃人事件就比較少。但是在饑荒非常嚴重，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餓死25%以上人口的臨夏，人吃人就非常之普遍，幾乎村村有人人見。我所採訪、詢問的每一個老人都會說出自己村裡誰吃了誰，當時的情況等等。

根據幾十位見証者的口述，我粗略的分析一下人吃人的過程。

(1) 剮食人肉——偷偷摸摸階段

“白天把餓死的人埋了，人家晚上偷偷就挖出來把肉剮了，大腿上的、屁股上的，拿回家煮著吃上了。”“偷著剮著哩，不叫人看著嘛。偷吃著哩。”大批餓死人

的階段，家裡死了人，村裡沒有人給幫忙挖坑，誰都沒有力氣挖。成人餓死淺淺掩埋，小孩幼兒餓死就把屍體隨便扔在山溝裡、水渠邊。同村的人看著了，晚上就偷偷的去把屍體挖出來，找出來，剮些皮肉，拿回來煮上吃。

許多人看見溝裡、河灣裡有被剮過肉的屍體，但不知道是誰剮的。

來到文件上記錄人吃人嚴重的買家集。

（2）剁掉人的頭、手腳——消除人的特徵

被吃掉的死屍大多數都是本村人，和剮肉者認識、熟悉，甚至是本家的親戚。許多受訪人說，在最初的剮人肉階段，人頭、雙手、雙腳通常是被剮肉者砍下所遺棄的，大腿上、身上的肉被剮走了。經營著一個小買部的婦女王凡香，當年她只有八、九歲，她說："我看見那個女子頭髮長得很，頭在哩，身子不見了。"仔細分析，除了人頭、手腳上的肉少，不好吃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剮肉者知道他們剮的是誰的死屍，不是本村的伯伯、嬸嬸，就是本家的侄子、侄女。找到死屍，先用斧頭把頭、手腳砍下來扔到一邊，這個人就基本上沒有了人的特徵。那麼一個人就像一個沒有皮的羊一樣，成了可以剮、可以吃的肉。

剮人肉者要費多大力氣做這樣的事情暫且不說，光是精神上、心理上所承受的罪惡感、恐懼感、負疚感有多麼沈重，不是我們今天吃飽肚子的人可以想象、感受、判斷的。

"吃人肉的人是最可憐的人。"

"不到實在沒有辦法，誰能吃下去人肉？"

（3）拉、背整屍回家——能行動者給一家人尋找的"食物"

對逝者，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永享安寧。可是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抬出去埋掉了，又被飢餓的人挖出來、刨出來、拉回家、背回家，人死了也不得安寧。因為他們餓死的身體上還有少許肉，還有一層皮，還可以剮下來吃上，讓活人吃上，活下來，或者多活幾天。

通渭縣雞川鎮鐵桂子村農民王新民說："剛開始是剮肉著呢，到後來就一下子背回去了。"我問："他是害怕被別人看見嗎？"他回答："不是害怕被旁人看見，是

他還害怕剮肉，讓別人看見，搶走了。怕搶走，就把人整個拖回家，給自己全家吃去了。” 通渭縣北城鄉農婦雷英花說：“我的妹妹才七歲，餓死了我就背著扔在山溝裡了，我們村裡有個男娃娃叫成路子，去把我妹妹背回去，給他家人吃掉了。等他再背旁人的娃娃的時候，我就攆著打他。他背過我的妹妹，我恨他。”

吃人肉者往往不是給自己一個人吃，當父親的承擔著養活兒女的責任，當母親的剮來人肉喂育嗷嗷待哺的兒女，令人唏噓不已。不能接受的是年僅十來歲的小娃娃，也被逼無奈，承擔為家人找尋賴以生存的食物。這個官名叫李成路的孩子往家裡背過幾個孩子的屍體？我們不得而知，怎麼吃的，不得而知。只知道，背孩子的屍體對他像背柴火一樣，找屍體給家裡人吃就像找苦苦菜一樣。

通渭縣雞川鎮王應忠、牛冬冬夫妻說：“這個村子裡有兩個娃娃天天就提著籃子去剮人肉，不吃那個，就活不成了。他媽餓著睡在炕上不得動彈。”

死屍只是能吃的東西，能活下去的最後一絲希望。

（4）吃頭吃腦髓吃手吃腳吃心——吃整個人。

五月的早晨，小鳥鳴叫著，年輕人都下地了，幾個老年的婦女站在村口聊天，我走過去詢問這裡有沒有發生過人吃人。86 歲的小腳老奶奶劉集德說；“我老爺的大嫂子，把腦髓煮在鍋裡，說就這個吃上好。她給她的靜娃要上的幾個，人腦髓這麼大，用鍋煮熟，煮了三個腦髓，這是 60 年。在鍋裡煮熟，娃娃吃著哩。也是為了給娃娃救命。我看著的嘛。”

三個人的腦髓？是誰的腦髓？怎麼弄開的？不得而知。在飢餓人的眼裡、嘴裡他們不過是像羊腦髓、牛腦髓一樣，能填肚子、能補充營養、能讓自己餓得能數清肋骨的孩子活下去的食物。

多年前還是個小孩的王北致說：“ 我記得我老爺大哥背著來的人肉、人頭，放在磨子上，我進去都看見了。還背來那個死娃娃嘛。那多得很，溝壩裡都是死人。”

《悠悠歲月》中李磊記載：“乩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附其女兒馬哈素非說，‘我身上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肺挖出來吃了。”

撿到小娃娃的屍體，人往往沒有力氣剁，剝去衣服就整煮了，手腳也就吃掉了。

那些被人吃掉的人，最後只留下堆堆白骨，由有些看見不忍心的人用鏟子鏟出去簡單埋掉。人人餓得自顧不暇，吃了就吃了，從來沒有人調查、記錄、追究。

翻閱歷史，康熙十二年修《青州府志》第 20 卷載：自古饑年，止聞道殣相望與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問矣，夫婦不問矣，兄弟不問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膾，且以人心味為美，小兒味尤為美。甚有鬻人肉於市，每斤價錢六文者；有腌人肉於家，以備不時之需者；有割人頭用火燒熟而吮其腦者；有餓方倒而眾刀攢割立盡者；亦有割肉將盡而眼瞪瞪視人者。間有為人所訶禁，

輒應曰: 我不食人, 人將食我。

這場大饑荒, 驚人地重演了數百年前歷史的記載, 更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

三, 人吃人的類別

在我所調查、聽聞、記錄的人吃人事件和現象中, 95%以上是吃死屍, 也有比較少的比例殺路人、或者殺家裡人吃, 農民的原話就是: "活殺著吃上人肉了。" 我在這裡做一下更詳細的分類:

(1) 吃死屍。 我多次詢問那些年長的見証者: "他們吃的人肉是從哪裡來的? " 他們回答: "誰家死了人, 埋得淺, 人家就挖出來吃上了。" "死了人, 人沒有力氣埋, 拉出去就扔在溝壩裡, 人家就剮肉去了。" "死人多得很, 要飯的走不動了, 死在半路上了, 就讓人拉回去吃上了, 叫個啥也沒有人曉得。"

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 什麼吃的都找不到, 一個人的死屍和死馬、死驢、死狗的 "價值" 一樣, 只是成了 "能喂飽肚子的食物" 。

(2) 大多數吃別人家人的死屍, 少數也吃自己家人的死屍。 吃人肉者吃的大多數是同村餓死的老人、娃娃、年青人。 一來他們知道誰家餓死了人, 扔在哪裡。二來他們已經餓得沒有力氣去遠處的莊子、村子尋找死屍, 剮食人肉。 他們說: "個人的娃娃, 個人吃不下嘛。" 到了後來, 溝裡的死屍也被人剮光了, 自己家餓死了人, 沒有力氣抬出去埋,放在炕上守著, 肚子餓得不行, 也就忍不住割著吃了。 其中有父母吃自己兒子、女兒屍體的, 也有兒女吃父

回民的傳統食品烤饃饃。

母親屍體的。

（3）殺活人吃。溝裡的死屍都找不到了，被尚有點力氣的人背回家吃掉了。餓瘋的人們就開始打活人的主意。那時候，人們雖然餓得不行，隨時待斃，卻不敢出門逃荒，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身體已經虛弱，走不動跑不動，害怕被人抓住“剮著吃上人肉”。

靜寧縣賈河鄉的宋宏仁老人回憶，他的堂哥宋東川就是從水利工地上回來的路上，同路人宋勤珍親眼看見，有人追逐著按倒身體虛弱的宋東川，用鐮刀活活剮了他的肉。剮了就剮了，吃了就吃了，家裡人餓得連骨頭都沒有去找。沒有人報案，沒有人調查。

殺吃自己家人，多是殺吃自己的孩子，特別是“沒有用”的女孩子，留下男孩好延續家裡的香火。和政縣 78 歲的老奶奶馬法土麥就見証了她的娘家三十里鋪有一個老阿娘餓得不行，在吃了自己丈夫、兩個兒子、女兒的屍體後，又砍死了自己的小女兒煮食。

通渭縣雞川鎮鐵桂子的劉集德老人說：“這個村子裡的一家，餓著不成，男人把自己的小女孩拉到場上弄死了，拿回來給全家人煮上吃，他的女人吃一口就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吃一口又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悲慘的母親，餓得不得不吃自己的女兒，她的心口疼，說明她身上還留存著最後的一點人性，一點母性。讓聞者心酸落淚，可憐的女兒，可憐的母親。

人常言，虎毒不食子。父母殺死兒女煮食，那是不堪設想、人間地獄般的場景。在走訪的村子裡，經過一家大門，領路人對我悄悄說：“這家子就是殺了個娃娃吃了肉的。”我不寒而慄，只有給緊緊關著的門拍張照片，將來收進我的書裡。因為，那裡面有一個永遠哭不出聲音的被自己父母殺吃掉的小女娃娃。我想這門記得、這牆記得。

人類最悲慘、最痛心、最不人道的死法，是被自己的同類殺掉煮食。被食者是大饑荒苦難的承受者，是歷史的一部分，卻沒有留下名字，只留下沒有墓碑的白骨，在山澗溝壑無聲的哭泣、悲鳴、呻吟。

四，吃人肉的人活下來了嗎？

“吃人肉的人活下來了嗎？”這個問題是我常常詢問的。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這個人就是吃過人肉的，不吃人肉他活不到今天。你看那個臉上，都是吃了人肉燒得留下的疤。”老人們指著一個遠去的老農背影對我說，吃人肉的時候，他還是個十歲小娃娃。我不忍心追上去打問他是怎麼吃人肉的，不忍心揭開那傷疤。

“這個村子裡吃過人肉的人有些死了，有些還活著。是誰就不能說了，說那個幹什麼呢？人餓著呢。”老人們笑一笑，善良地不願意說出吃過人肉人的姓名，他們也從不責罵和怪罪。我完全理解，就不去多問。

“吃過人肉的人還是死了，還是被餓死了，吃上人肉中毒了，燒死了。”我查閱過一些資料，因為長期的飢餓，許多人在吃過人肉後，腸胃不適應，拉肚腹瀉而死。

“我吃過人肉，挖出一條死人腿就那麼生啃上了，餓著嘛。”秦安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農婦王碎狗這麼說，她活下來了，卻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沒有糧食吃，被逼迫吃墳地裡乾硬的人肉。

非人的飢餓逼迫人吃人肉，但是他們隨後承受著身體和心靈雙重的折磨。因為長期的飢餓，人的腸胃變薄，消化功能減弱，受不了肉食和葷腥，有些人撐死了，有些人腹瀉死了，有些人還是餓死了。據老人們回憶吃過人肉者眼睛發紅，全身發燒，不得不把自己泡在涼水缸裡，或者爬在潑上水的涼地上，四處求醫尋藥，才苟且活下來。他們一輩子都會記得：“我是吃人肉才活下來的。”從不敢對後代提起述說，這種心理負擔和陰影，他們要承受一輩子。

翻閱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通渭縣志、臨夏縣志、和政縣志等，上面僅僅寫著“臨夏縣甚至發生人相食”、“和政縣部分地方連續發生饑民偷食死屍現象”、“通渭縣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一筆帶過。直到2011年香港大學歷史教授馮客所著《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曝光出一份中央慰問團寧夏分團關於甘肅臨夏市、和政縣和東鄉縣《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1961年3月3日）。這份文件記錄了人吃人發生的地點、人名、關係，原因等等，震驚海內外大饑荒研究學人。

臨夏和政縣的清真寺。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根據目前的大饑荒研究，全國有記錄的人吃人就有數千起之多。但是更多人數、次數的人吃人事件從來也沒有人去調查、記錄。

結語：把人吃人銘刻在歷史上

飢餓而死是一種漫長的痛苦過程，它對人的肉體、心靈是極其殘忍的折磨，摧毀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倫、良知和尊嚴，然後才是生命的死亡。人餓到什麼程度才會喪失人性？才會吃得下人？

“吃人者無罪”——寫到這裡，我要為那些曾經吃過人肉卻也死去，或者活下來的人辯解一句。雖然在調研的最初，我怎麼都不能接受人吃人。今天，以麵粉、大米、魚肉、雞蛋、蔬菜、水果吃飽肚子，還喝著牛奶可口可樂雀巢咖啡山泉礦泉水，為身體過胖血脂過高嚷嚷著要減肥的我們，絲毫沒有權利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居高臨下地用法律、道德、良知去評判那些被剝奪了人與生俱來最基本的權利——吃飯，連野菜野草都吃不上，走路搖搖晃晃，身體浮腫，皮包骨頭，坐以待斃，人肉成了他們唯一能尋找到能吃的“食物”的人們吃人，以求存活。飢餓，使人完全失去了人性，變成了弱肉強食的野獸，當世界上在沒有什麼可吃的時候，人就像狼、像虎一樣會去吃人。被迫吃人的人承擔著人類最大的苦難和不堪，他們僅僅存留的只有一點動物求生的本能，他們還有罪嗎？

一位作家寫道：“在極度飢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飢餓反射極度強烈。由於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為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

我試圖詢問到這些吃人者的名字，記錄下來，絕對不是為了羞辱他們、譴責他們。我是想告知人們：這是一個國家的恥辱，一個政權的恥辱，我們每一個人共同的恥辱。

這本書比前兩本寫得慢，一個原因是我寫個十天半月，就要逃離幾天，逃避那些死鬼餓魂的糾纏。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是我感覺他們跟隨著我回來了，總在和我說話、傾訴、哭泣、呻吟，讓我無法擺脫。那些被砍去頭顱的屍體、那些被人剮去肉只留下骷髏的屍體，那些被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煮食的小娃娃，總是纏著問我：“是誰吃了我？是誰吃了我？是誰吃了我？”在這本書的寫作即將完成的時候，我給友人的信中說：“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一直感覺有人咀嚼著我的胳膊、我的腿、我的肉、我的內臟，我感覺有人在一直吃我……如果不幸生活在那個年代，我可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能就是一個被吃掉的人，或者被逼迫吃人的人。”

1958 年——1962 年的中國大饑荒，是在沒有天災、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背景下發生的大饑荒，這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場饑荒，餓死人最多的一場饑荒，發生人吃人事件最多的一場饑荒。我想質問：誰來為數千萬被餓死的人承擔罪責？誰來為成千上萬被人吃掉的死屍活人承擔罪責？到底是誰在吃人？吃活人？？吃孩子？？？

大饑荒，人吃人。這本書的書名為《尋找人吃人見証》，不為聳人聽聞，更不為多賣出幾本書掙點薄酬。我繼續使用“尋找”，形成大饑荒三部曲。當我去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區通渭縣採訪，調查多年前人吃人情況的時候，四處奔波費力尋找，縣城廣場上曬太陽的老人、村頭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間挖野菜中藥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它們就像記憶的錄音機，只要我一張嘴問：“58 年、60 年，你們這裡的生活怎麼樣？”他們就會生動的、細緻的、毫無顧忌的講述當年的餓死人，他們所看見、經歷的人吃人。他們多數不認識字，沒有文化，更不懂得舊社會、新社會，不懂什麼叫政治、什麼叫歷史。他們所講述的都是人吃人的事實，所以說，《尋找人吃人見証》是最為恰當不過的書名。

記得很清楚，五月底離開通渭那天，我坐在汽車上，夾雜在說說笑笑的農民之間。汽車穿過我叫不上名字的村子，一個多月來相片又照了幾百張，錄音又採集了幾十個小時，那種“頗有收穫，滿載而歸”的感覺瞬間消失，我面對窗戶淚水湧洩。心裡一個勁說：“對不起，對不起，這山裡、這村裡，還有多少人吃人沒有人問沒有人記，將永遠跟隨著故去的老人們埋葬。我所能記錄的只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

《尋找人吃人見証》這本書寫完了，畫上了句號。有些書是用筆墨寫成的。可是這一本是用人肉屍骨堆集起來的史書，它的字裡行間都滲透著鮮紅的血，每一頁都堆滿累累白骨，每一個字都在呻吟和哭泣。書寫完了，但是我心中的痛楚永遠不會消失。

人吃人，是我們中國人無法迴避的歷史！

人吃人，是毛暴政反人類罪的鐵証！

《尋找人吃人見証》，是歷史法庭上的証詞！

2014 年 11 月

第一章

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吃人調查

你去過臨夏州嗎?

臨夏回族自治州,簡稱臨夏州,是甘肅省下轄的一個自治州,位於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黃土高原於青藏高原交界。臨夏是個多民族、宗教的地區,回族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包括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等。如果你到臨夏,看到最多的建築會是富麗堂皇的清真寺。

臨夏回民將古蘭經掛在牆上

臨夏州包括臨夏市、臨夏縣、康樂縣、永靖縣、廣河縣、和政縣、東鄉族自治縣、積石山縣。目前這些縣均為國家級貧困縣,我到那裡採訪,看見許多農家房漏牆殘、破被爛褥,農民家室內還只是泥土地,連磚頭都沒有鋪上……就是臨夏州州府也是滿街討要的乞丐,伸手問路人要錢。

我對回族的歷史知之甚少。1949 年,解放軍幾乎把回教中的精英人士——阿訇都殺光了。在接下來的 1957 年的“反右”運動中,掀起反少數民族特殊化運動。中央宗教改革的內容是:毀寺、焚經、養豬、禁止成人封齋禮拜、禁止青少年學經、取締經堂教育,強行取消信仰, 阿訇們被集中批鬥,判刑勞改。在陝、甘、清三個省又一次收捕了阿訇,送到子午嶺勞改隊,有兩千多阿訇餓死、病死、累死在那裡。一位回族文化人說:“那時候,逼迫我們回民養豬,是對我們極大的侮辱。我的爺爺、大伯就被抓走了,再沒有回來,被整治死了。”這場運動,對臨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區的文化、宗教、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每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都必須要擁護無神論的共產黨、擁護人們心中的紅太陽,做毛澤東的臣民。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大徵收,使本來就地高天寒、農作物產量低的臨夏州,饑荒更為嚴重,人們以野菜樹皮度日,普遍乾瘦浮腫,有些家庭全家餓死,有些鄉村死亡人數超過半數以上。

“在全縣糧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這個民族的生活更為困難……。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到解決,出現了許多嚴重的問題。為了保命,拆賣房屋,出賣傢具、衣物甚至賣子女,有的傢具賣光,一貧如洗。疾病問題十分嚴重,患病者占人口的 22.8%。非正常死亡也陸續發生,外流乞討日有增加。”(《臨夏縣大河家保安族公

社生活情況簡報》, 1962 年 5 月 11 日）

“該地區在大躍進時期大規模集體化, 各民族的風俗習慣都被踐踏, 深受其害, 該地區饑荒時期產生怎樣的直接後果, 有一份調查顯示, 僅僅兩年間五萬四千人死亡。”（《毛澤東的大饑荒》, 馮客 , 288 頁）

“海裡的動物和食物, 對於你們是合法的, 可以供你們和旅行者享受。 你們在受戒期間, 活著在禁地境內, 不要獵取飛禽走獸, 你們當敬畏真主。”（《古蘭經》第五章 96 節）在飲食上有許多講究和忌諱的回民, 那時候餓得沒有辦法, 也吃起了平日不吃的馬、驢、狗肉和動物的死肉, 為了活命, 甚至有人偷吃豬肉。 臨夏州各縣都發生過人吃人事件, 根據當時擔任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李磊記載: “不少地方發生了人吃人的悲慘事件。 全縣 10 個公社, 41 個生產大隊, 588 人吃掉了 337 具屍體。 其中紅台公社就有 170 人, 吃掉屍體 125 具, 活人 5 名。” 中央慰問團寧夏分團文件所記錄的人吃人就有 50 起之多。

雖是五月中旬, 我坐汽車從蘭州到臨夏的那天, 中途突然天空上飄下來細碎的雪花, 散落在路邊那些山坡上、田野上。 我心裡想: 是那些被餓死的人, 那些被人吃掉的人知道我來了嗎? 他們的餓屍前來訴說嗎? 冤魂前來哭訴嗎? ……半個世紀過去了, 我就是來尋找他們來的……

一、我餓死了, 你吃上, 你餓死了, 我吃上

受訪人: 馬河路, 男, 70 歲, 回族,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尹集鄉人。
時間: 2015 年 5 月 10 日。
錄音長度: 10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汽車站。

大饑荒餓亡者:
馬 ××, 男, 60 多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尹集鄉人。 餓亡。

前記: 到臨夏的第二天, 大雨, 不方便去鄉下。 我就去臨夏汽車站尋找採訪對象, 想這是人來人往的地方。 我和坐著等車的回民馬河路聊起來。

依: 師傅, 你是哪裡人?

馬河路

馬：我們是臨夏縣，尹集鄉。我不會寫，我不識字。

依：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馬：我 70 了。

依：你們那時候分的糧食夠吃嗎？

馬：不夠吃。那時候的生活，不好得很。

依：最不好是什麼時候？

馬：最不好的時候就是 58 年、59 年、60 年，隊裡給強勞力一天二兩麵，就這自己還不捨得吃，還給娃娃們存下。這時候的人就餓死了。我們那裡餓死的人占半數，基本上餓死完了。我們草根啥都吃了，今天找上一頓吃一頓，就胡亂吃著哩。我那時候年輕，就搶著吃，算是沒有被餓死。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馬：有嘛，我的老爺爺餓死了。老爺爺餓死的時候六十多歲，年紀不大嘛。哪一年死的我不記得了。

依：為什麼沒有吃的？

馬：那時候吃的基本上給公家上交了。糧食沒有了，吃什麼呢？人吃人著呢。我餓死了，你吃上，你餓死了，我吃上。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嗎？

馬：有嘛。人餓死了，人就亂吃著哩。

依：他們是吃自己家人？還是吃別人家人？

馬：別人家的也吃，自己家的人也吃。有的人出門逃荒，走不動路了，就讓人按住殺掉吃上了，這是真的。

我們回族光吃牛肉、羊肉，那時候把人餓得狗肉、驢肉、馬肉啥都吃著哩。

依：人吃了人，別人怎麼發現了？

馬：人餓死了，白天拉出去扔掉了，人還不去動。到天黑了人都搶去了，今天吃一個，明天吃一個。都餓得不成著。

依：你們那里人吃了人了，有沒有人來調查？

馬：公家那時候沒有人管，沒有人管。

依：你有沒有看見死人？

馬：我們村子基本上餓死完了，我當然看見了。我沒有餓死，吃草、吃樹葉，就過來了。

二、吃了，我們以後再生

受訪人：高麥來也，女，83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人。

馬也波，男，90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0 日。

錄音長度：10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高麥來也家。

大饑荒餓亡者：

馬尕姐，女，3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和現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農民馬也波在國家的測量隊工作，在太子山下，他和測量隊的工作人員看見當地人因為飢餓，殺小娃娃煮湯喝。測量隊的領導教訓這些人：“娃娃家，你們啃著幹什麼？你們犯的什麼錯誤，把娃娃啃死了？這是你們的制度嗎？”沒有給上級匯報。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張子溝，自己家的兒女餓死了，父母因為飢餓，就吃了自己的孩子。發生多起。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韓集村，一對夫妻有兩個孩子，因為餓，

高麥來也

馬也波

baodupdf.com 鮑讀書屋

夫妻就商量："我們先吃了，等以後有糧食了，我們再生。"他們先吃了一個娃娃，覺得有力氣了，後來又吃了第二個。為了避免中毒，他們挖來野菜和娃娃的肉一起煮食。幹部到他們家發現娃娃的頭和腳煮在鍋裡。

和老阿娘高麥來也在村頭。

前記：我和當地作家馬××走在韓集的馬路上，看見前面一位圍著回民頭飾的老奶奶，就和她說話，她說："家裡去坐坐，喝點茶吧，我家阿爺在家呢，他知道的多。"我們就跟著老奶奶來到她家，和他們老兩口子聊起來。

依：老爺爺，你們這裡58年到60年情況怎麼樣？

馬：我那時候在國家的測量隊工作，在甘南、張掖、武威，不然早餓死了。我們這裡餓死的人多得很，我從太子山下來，人們都吃開娃娃了，把娃娃煮成了湯。我們測量隊的一個幹部說："娃娃家，你們啃著幹什麼？你們犯的什麼錯誤，把娃娃啃死了？這是你們的制度嗎？"那個時候，也沒有個電話，也沒有給上面的領導匯報。我幹了三年，我回來了，現在也沒有個手續。

依：奶奶，你那時候在家裡吃的什麼？

高：挖野菜吃，挖苦苦菜吃。還有榆樹的皮子也吃上了，把榆樹皮子剮得光光的吃上了，吃上了大便不出來，就這麼掏著挖著，又折騰死一些人。我們過的日子寒磣。

依：糧食到哪裡去了？

高：糧食到哪裡去了，我不知道，莊稼好著哩。那時候大隊吃的食堂。

馬：大人給一碗，十歲的半碗，就是那個清湯。

高：我們找些菜，和湯煮上吃了，還是去地裡做活。那時候還平田整地。

依：你們自己家有沒有餓死人？

高：有哩，有哩，餓死了她（指馬）的妹子。

馬：我的妹子餓死了，沒有男人去挖坑，餓得沒有氣力埋，三個女人去挖坑給埋了。

依：妹子叫什麼名字？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高: 尕姐, 馬尕姐。 和我同歲的, 如果活著就 83 了, 那個時候還不上 30 嘛。

這裡餓死的人多了, 我也不記得了, 家裡餓死的斷了根的也多了……根斷了。一個莊子人死的抬都沒有人抬。

依: 你們村子裡有人吃人的嗎?

馬: 這個張子溝裡, 各人的娃娃餓死了, 就各人煮上吃掉了。

依: 吃人的叫什麼名字?

馬: 不記得了, 煮人的多, 煮人的多。 自己的兒女餓死了, 他自己也快餓死了, 沒有辦法, 就把自己的女兒、兒子就煮上吃。

人死了, 躺在家裡, 連埋的人都沒有。 挖一個坑, 把五六個人都埋進去了。

這裡有一個女人, 有兩個小娃娃。 餓著餓著, 啥吃的也沒有了。 這兩口子就說: "咱們把這兩個孩子吃了吧, 等有糧食了咱們再生。" 兩個孩子都讓他們倆吃了。 吃了第一個覺得身上有勁了, 又吃了第二個。 他們到地裡挖野菜吃, 吃了那個人肉有毒, 加上菜吃就沒有毒了。 幹部到他們家裡, 小孩的頭和小孩的腳在鍋裡煮著。 哎呀, 我聽著都害怕。

依; 有沒有人來調查?

馬: 那時候, 是各人顧各人。

高: 往大橋過去, 那個莊子裡, 那裡餓死的人太多了, 沒有辦法埋。 莊子裡有那個糖蘿蔔窖, 就把死人都扔進去, 埋了幾十個。 到了夏天, 身體腐爛了, 那個血水、惡水溢出來了, 哎呀, 臭著蒼蠅就飛滿了。

三、人把瘋漢勒死吃上了

受訪人: 張尕金, 女, 72 歲, 回族,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上街紅涯灣人。

時間: 2015 年 5 月 10 日。

錄音長度: 17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上街紅涯灣苜蓿地畔。

大饑荒餓亡者:

陳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上街紅涯灣人。餓亡。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韓集鎮張子溝，有一個精神病患者，餓得天天跑出門找吃的，夜晚被人殺害煮食。

前記：雨後天晴，我和作家馬 ×× 踏著泥濘上山，遠遠就看見一個老阿娘在割草，就走近和她打招呼，她是給家裡的羊割苜蓿。七十多歲的人了，說話聲音宏亮。

與張尕金在田頭合影。

依：奶奶，你多大歲數了？

張：72 了，我的老漢去年去世了。我和大兒子過著哩，兒媳婦到飯館打工去了，家裡有三隻羊，一隻牛，牛我也牽不了了，年紀大了。我來給羊割點草。

依：以前這裡生活怎麼樣？挨餓的那幾年？

張：挨餓的那幾年，有什麼吃什麼。菜一長出來，就挖那個苦苦菜。那個灰條菜不能吃，吃了人就腫了，人就圓了。

依：這裡餓死的人多嗎？

張：哎呀！多了，餓得不成，就給人吃泥坨坨（注：觀音土），那能不吃死嗎？餓死的多了，我們家的老公公餓死了，娃娃們都搶著吃，把爺爺的頭都打破了，把爺爺餓死了。

依：你有沒有偷著吃？

張：餓著，還是偷著吃嘛，我們睡到半夜，偷偷的爬起來，拿個小袋子，掐青稞穗、麥穗，還有掐大豆角。人家還有夜巡的，抓住了就打呀。

58 年是吃大鍋飯，吃大鍋飯，如果誰家做了飯，冒了煙，人家就追上來了。如果你在家煮野菜，人家村上的幹部連鍋就端上走了。

人家隊長管理員能吃飽，就是湯，人家能十碗八碗的喝，給社員一個人就是一碗。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張：看見了，我們鄰居的人就餓死了。誰給埋哩？女人們抬上就埋了，胡在山

上埋下了。我們回民也是給洗乾淨，多少裹些白布，下身就沒有穿的了。

依：為什麼沒有糧食？

張：那時候上糧、統購，人家說你糧食超產了，就這麼上糧食哩。吃的就沒有了。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人吃人的事情？

張：我們娘家，在張子溝，有一個神經病，小夥子餓得天天到處跑到處跑，到一個莊子裡，就被人吃上了。

依：這個瘋子他當時是餓死了？還是活著呢？

張：那是活著被人吃上了，活著哩，他腦子不夠用，到了晚上，人家把他脖子勒住了，就弄死了。讓人吃上了，那是人吃人的年間。

人死了，人家隨便就埋上了，想挖個深坑。人沒有力氣。那些老漢就晚上把墳挖開，把人拿回家也煮著吃著呢。

按照我們穆斯林，不吃死了的動物——就是不吃死肉。那個時候餓得不行，什麼都吃了，驢肉、馬肉都吃上了，那個時候是沒有辦法。我們的《古蘭經》上也說，為了生存，為了保命，你可以吃任何肉。

人吃人的時間，人就不是人了。

四、不吃人他就快死了

受訪人：馬努力，男，77 歲，回族，新疆哈巴河縣庫勒拜鄉咯英德阿熱勒二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1 日、12 日。

錄音長度：4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汽車站。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大樹根社馬法土麥女兒家。

大饑荒餓亡人：

馬努力的父親，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亡。

馬努力的母親，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亡。

馬 ××，女，7、8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病亡。

馬 ××，男，4、5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病亡。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縣民主公社人餓死以後，沒有人給埋，屍體白天扔下，晚上就有人去拉回來剁開煮食。

有吃別人家人的，也有吃自己家人的，也有父母吃自己孩子屍體的。無人過問調查。

馬努力

前記：在臨夏州汽車站，我遇到從和政縣來州裡買藥的馬努力和孫子馬林，聽口音，他不像本地人，有點新疆味道的漢語，我就有點驚奇。以他的年紀，也是知道以前的事情，就在汽車站聊起來，馬努力老人走的地方多，見的人多，雖然沒有文化不識字，卻非常健談。

依：老爺爺，你的家在哪裡？

馬：以前我在這個臨夏的民主公社，我們家是貧農，家裡就一頭小驢，鋪的沒有，蓋的沒有，就一間破房子，家裡就種了一點點地，也吃不夠。59 年，挨了餓以後我就跑到新疆去了。

依：老爺爺，你知道以前挨餓是怎麼回事情？

馬：60 年挨餓以前，那個時候，地裡打上 100 斤，生產隊長說打了 1 千斤，1 千斤說打了 5 千斤，虛報浮誇嘛，吹牛嘛。

依：那時候，你們能吃上嗎？

馬：生產隊的隊長、大隊隊長、公社書記都是虛報浮誇，糧食都上交上去了，社員就沒有口糧了，社員就沒有給留嘛。

依：那吃啥呢？

馬：那餓死了不少人，餓死。你們小，那時候你們還沒有出生。我今年 77 歲了，挨餓的時候我才 20 歲，我們村子里人餓死了連埋的人都沒有。餓得挖不動，他怎麼埋？

依：沒有人管嗎？

馬：誰管哩？那時候就是幹部也吃不上飯，一斤糧票四塊五毛錢。到飯館，你有全國通用糧票，就能買飯，如果沒有通用糧票，人家飯還不賣給你。

依：你在村子裡看見過死人嗎？

馬：多——了。死了沒有人給埋，誰都餓得動彈不了，死了就死了，埋的人沒有。

依：你那時候餓到什麼程度？

馬：咋不餓呢？人瘦得沒有了。到處草根、麸皮都吃上了。包穀你知道吧？那個芯子，剁開，在鍋裡炒乾，然後一磨，和菜根、榆樹皮一煮吃上，吃多了大便就便不下來。草根吃上還可以，那個包穀芯子吃上，大便要用棍子掏，家裡的人給你幫忙掏，你再給人家掏。那你沒有辦法，人脹得沒有辦法。你們不知道這些……餓死的人多了，多得很。

依：你們家餓死了誰？

馬：我的父親餓死了。父親、母親都是餓死的。吃的沒有嘛，沒有吃的嘛，就是60年媽媽大大（土語：父親）都沒有了，都餓著沒有了。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嗎？

馬：人吃人的多了。人死了沒有人埋，天黑了，他就拉到家裡去，就剁著就煮上吃了。

依：你們村子裡有嗎？

馬：有。

依：是自己家人？還是吃別人家的人？

馬：有吃各人家的，也有吃旁人家人的。人吃了人眼睛就紅了。死人沒有人埋，活人不吃他就要餓死了。

依：是大人吃娃娃，還是娃娃吃大人？

馬：大人吃娃娃。他吃上人肉他不死嘛，沒有麵沒有米，包穀芯子吃上了，草根都挖著吃光了。

依：怎麼發現有人吃了人？

馬：看見了嘛，比如死了一個人，人沒有力氣埋，就扔在那裡，等天黑了，有力氣的人就來，就拉去吃上了。

就是自己家的人被人拉去吃掉了，也沒有人找，沒有人找，自己的性命都難保，還管死人嗎？人死了沒有勁挖個坑，就人吃了狗吃了吃去嘛。

馬努力和外孫馬林。

依：你看見過有人拉人

嗎? 你自己看見有人拉死人嗎?

馬: 有, 有, 我看見過, 也顧不上管。 我們知道那個。 那時候我們二十多歲, 我們知道。 有些人出門走不動路, 有力量的人把他抓住就吃上了。 那是沒有辦法了。

依: 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情, 有沒有公家來調查?

馬: 各人把各人都顧不住, 誰來調查哩?

來了客人請上炕喝茶。

依: 你當時去新疆, 還是膽子大?

馬: 我二十多歲跑了新疆, 我看沒有辦法了, 吃的沒有, 生活太緊張了, 餓得不成, 就上了新疆。 我去新疆的時候帶著老婆, 兩個娃娃, 四個人走的。 跑到烏魯木齊, 公家就收上了。 那是 60 年的冬天, 幾月份我也不知道, 我不認識字。 天氣冷得很嘛。

依: 你是逃荒過去的?

馬: 那時候沒有火車, 有汽車。

依: 那時候人家還不讓跑?

馬: 生產隊不讓跑, 生產隊的隊長說: "你們眼睛放亮, 耳朵聽著, 村裡哪個人跑, 你抓住, 把他的糧食沒收了, 就全部給你。" 這樣說的。 天黑了, 我和外地有聯繫的人來了。 我給那個人說好的, 我有些糧食賣給他, 得些路費。 那時候裝的是口袋, 一口袋糧食才賣了兩塊錢, 那時候的錢值錢呀。 半夜了, 人都睡覺了, 我把糧食放在驢身上, 他就把驢拉走了。 這麼賣了些錢。 我口袋裡裝上錢, 我就把我的老婆、兩個娃娃, 四口子人帶上就跑了。

依: 你是晚上偷偷的走的?

馬: 偷偷走的, 人都睡得安安靜靜的時候, 拿些吃的穿的偷偷就出門了。 我的汽車票是早買好的, 因為大隊書記不讓出門, 我就在家不敢出門, 娃娃的舅舅到我們家來了, 我說: "阿舅, 你去給我們買個汽車票。" 他說行, 我就把車票錢給他了, 他就去臨夏給我買上了去蘭州的車票。 車票在西門那個大車站買上, 他就送到我們家裡來了。 買了兩張票——大人要票, 娃娃不要票。 他下午就從臨夏買票回來了, 那時候從臨夏回來沒有車, 他是走回來的。 娃娃的舅舅吃了飯, 就回去了, 害怕讓大隊書記知道了。

娃娃的舅舅來, 人們也沒有觀察到。 我們睡覺睡到兩點多, 我們起來, 老婆

背了一個娃娃，我背了一個娃娃，我們就走了。走到臨夏要二十多里路呀，走呀走呀走到那個車站了。背著娃娃，還要翻山走捷路，那個路短走那個。

我和馬努力老兩口。

依：你走了多長時間？

馬：兩點起來，步行到七點，天都亮了嘛，五個多小時。去了車就“轟轟轟”地發動了，我一上車我就高興了。車子一開你就攆不上了，哈，哈哈哈。就到蘭州了。

依：你走的時候身上有多少錢？

馬：身上有幾塊錢，沒有車費，誰拉你呢？我就想往能把麵吃飽、肚子吃飽的地方走。從臨夏到蘭州的車費就是兩塊多錢，一到蘭州，就有人問：“你們去哪裡去？”我說：“去烏魯木齊去。”一到蘭州，有新疆過來的人來收難民。坐上汽車，就到了烏魯木齊，那裡有一個向陽旅社。在那個旅社來了新疆哈巴河縣城公安局的第一把手，名字叫個馬家寶，他要來收甘肅人。大家知道甘肅人愛下苦，能幹活，就要收甘肅人去。但是甘肅工作組也在新疆不讓收。

依：你那時候兩個娃娃多大了？

馬：一個就是七、八歲，一個兩、三歲著哩。我的娃娃沒有走到哈巴河，到了烏魯木齊，公家收下以後，兩個娃娃都去世了。娃娃水土不服，吃不上飯，身體不行。內地人叫“出花”，新疆人叫“出麻疹”。這麼個大的男娃娃，小的女娃娃，就沒有了。就把娃娃送到烏魯木齊山溝埋人的地方，以前埋人一個人一個坑，在烏魯木齊是這麼長長的溝，就把兩個娃娃埋掉了。

依：真可惜！那你就是為了娃娃才逃命呀？

馬：那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埋一個娃娃 30 塊錢，我沒有錢，是公家給的。我們穆斯林不用棺材，就是漢族也沒有棺材。人死了，給你埋掉就不錯了。

娃娃死的地方現在找不到了。埋人的地方是個山坡，埋的人多得了不得。

我們住在烏魯木齊的向陽旅社，好多人睡在一個大房子裡。人家就把我收下了，這個哈巴河縣公安局第一把手馬家寶，是個漢族人。他說：“甘肅工作組的人來了你們不要說話。你們一說，甘肅工作組就把你們拉著回去了。如果他們問你們，你們就說是來幹臨時工的，掙點錢就回去了。人家叫你，你就不要去。他們也不能硬拉你。”甘肅工作組來新疆遣返這些人。那時候生活緊張，那個包穀面的

飽讀書屋 baodupdf.com

發糕，給一個人這麼大的一塊。這麼一天吃上那麼一塊，肚子就不餓了嘛。把肚子就救下了，把命就救下了，挨過餓的人嘛。

把我們收下，一車人夠了就拉走了。那時候是那個大卡車，車軲轆多，能在泥巴裡跑，那時候沒有公路。那個車上蓋著帆布毛氈，繩子綁得緊緊的，一車人拉夠了就拉上去了。路上也沒有人檢查，沒有人知道車上拉的啥東西。一次能拉四十多個人，都是甘肅各地外流的人。

這個哈巴河縣距離烏魯木齊汽車要跑一天一夜，現在火車還沒有到我們那個地方，我們得到奎囤倒車，我們就到那個地方扎下根了。哈巴河就在跟蘇聯的邊界上，現在那個縣有八萬人口。

我們去了，給了住的房子，做飯的鍋，就吃上了，等天熱了，就開始種地。甘肅人過去了，就種地，好好的勞動。第一年去，第二年就生下一個丫頭。後來又生了一個男娃。到新疆生了四個娃娃，一個男娃娃，三個丫頭。

依：你現在都有新疆口音了？

馬：五十多年了，成了新疆人了。我的老伴前十幾年去世了，我回來臨夏又找了這個老奶奶帶去，都去了十年了。

我們家以前一個冰箱，現在兩個冰箱，不是吹牛的，一年到頭，吃肉是天天有羊肉、牛肉、雞都有。我養了五、六頭牛，一百多隻羊。

臨夏是我們的老家嘛，我們回來看一看，好好住上幾個月，人老了，想自己的老家了。

後記：在臨夏州汽車站認識後的第二天，我又專程去和政縣卜家莊看望馬努力老人，喝著冰糖茶，吃著剛出鍋的油香，老人又講述了很多逃荒中的細節。

五、這個阿娘吃了家裡五個人

受訪人：馬法土麥，女，78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大樹根社人。

現住：新疆哈巴河縣庫勒拜鄉哈英德阿熱勒村。

時間：2014 年 5 月 11 日。

錄音長度：28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大樹根社馬法土麥女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馬法土麥

兒家。

大饑荒餓亡者:

馬友鋪家餓死了妹妹、弟弟、姨姨,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大樹根社人。

一個擠馬奶的人, 一家四口人餓死。 趙英祥一家, 三口人餓死。 姓吳的家, 兩個老人餓死。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彎生產隊人。

馬 ××, 男, 1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彎生產隊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後灣生產隊, 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阿娘吃了自己餓死的丈夫尕日本(外號)、兩個十幾歲的兒子, 一個三歲多的兒子, 最後砍死自己十幾歲的女兒尕依努, 煮食。 最後她到隊裡的食堂打飯, 村裡人說: "把你的碗拿遠些, 你吃過人肉, 盛過人肉, 髒死了, 滾遠些! " 沒有幾天這個阿娘也被餓死了。

這個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

前記: 馬法土麥是馬努力老人後來找的老伴, 他們現在生活在新疆哈巴河縣。 這次回來是看女兒。 坐在炕上, 聽我和馬努力談過去餓死人、人吃人的事情。 馬法土麥老人就著急著說: "人吃人, 我看見的, 有哩。" 我一聽 "有情況", 就趕緊和老人聊。

依: 奶奶, 你叫什麼名字?

馬: 我的名字嗎? 我的名字叫馬法土麥, 馬法土麥。

依: 你的娘家在哪個村子?

馬: 這裡, 是我的丫頭的家, 我的家不在這裡, 遠著哩。 我家裡現在什麼人都沒有了, 沒有哥哥, 沒有兄弟, 我的老阿娘也去世了。

依: 具體是哪一個鄉? 哪一個村子?

馬: 三十里鋪馬家河大隊, 後彎生產隊。 那時候, 我和村裡的一個丫頭天天

baodupdf.com 飽讀書庫

都去挖苦苦菜。

依：你們生產隊餓死的人多嗎？

馬：一個村裡人餓完了。荒年時間，一斤糧食也吃不上，一斤糧食也吃不上。都是人們虛報浮誇弄下的，打下一千斤，說一萬斤，打一萬斤，說兩萬斤。

虛報浮誇，打著要糧食，把百姓的糧食挖光，說是給蘇聯還帳。59 年的三個月，就打著要糧食。

餓死的人多唄。我看見了，有一個擠馬奶的人，一家四口人都沒有了。這邊，有一個趙英祥，老兩口，還有一個娃娃，餓得不成，出門要飯去了，抱著一個三歲多的娃娃，出面去要飯就再沒有回來。這三口子人再沒有回來，就死在外面了。那時候餓得也沒有人找。有一個姓吳的家裡，把兩個老漢餓死了。

依：你自己家誰餓死了？

馬：我們家還可以，我的掌櫃的（土語：丈夫）看著老實得很，找到些老鼠窩，把老鼠洞裡的糧食挖回來，洗著吃了。我們家裡五口人，餓死了一個尕娃娃。

依：你自己的娃娃？

馬：我的娃娃，我的娃娃，一個男娃娃。我的丫頭拉活了，那個生青稞偷來了，給娃娃吃，娃娃一吃，拉開肚子了。沒有地方看，那時候沒有地方看，娃娃將將一歲。就死了，醫生有哩，沒有錢看唄。

依：娃娃哪一年沒有的？

馬：58 年養下的娃娃，59 年沒有了。一歲。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嗎？

馬：有嘛！這一家子人有八口人，有五口人被吃上了。一個女孩來叫我："阿姨，你去抱娃娃，娃娃睡著了，我媽把鍋裡的水燒開了，她要幹什麼，我不知道。你去抱娃娃，你去抱嘛！"我就去抱，人家阿娘把娃娃抱出來了，想吃哩，那天就把這個娃娃救下了。

過了兩天，這個阿娘把娃娃一斧頭、一斧頭地剁開了，把娃娃煮上吃掉了，這是一個三歲的男娃娃。等她以後到食堂去吃飯，食堂也不給她飯，人家說："你去吃人肉去！"她的眼睛紅紅的，後來把家裡的一個小女子吃上了，她的老漢餓得死在炕上，她

三代人。

又去食堂打飯，人家還是不給。最後她死得硬在家裡，我們有兩個人去她家找，找不到人。

依：她吃了自己的娃娃？

馬：阿娘把自己的女兒剁著吃上了，煮上吃上了。

依：是活的？

馬：活的。是她剁著剁著剁死了，吃上了。

依：你看見了？

馬：我親眼看見的，我們一個隊的。

依：娃娃多大了？

馬：16，還是17了？

我們去她家，看見頭髮掛在牆上，到處都是血，炕上是血，地也是血，到處是……阿娘要剁娃娃，娃娃就跑，跑不動了就剁死了。阿娘也餓得沒有力氣。

依；這個女娃叫什麼？

馬：女娃叫尕依努，老漢叫尕日本。身子不大，叫尕日本。她吃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她也沒有活下來。

依：你看見了？

馬：哎唷！哎唷！我們一個隊裡的人，我們都知道，哪個不知道？這一家一個沒有了，一個沒有了。

依：她一共吃了幾個人？我想問清楚。

馬：五個人，這個女人吃了五個人。她吃了三個兒子，一個老漢（自己的丈夫），就是四個，還有一個丫頭，剁著吃上就是五口人。二個大兒子餓死了，十幾歲了，餓死就先吃了，被她剁著吃上了，她個人的一個兒子，三歲了，死了沒有不知道，蜷在炕上，她就剁著吃上了。一共吃了五個人唄。

依：把老漢也吃上了嗎？

馬：吃上了，老漢餓死了，沒有人給埋，她就把老漢剁著吃上了。沒有人管，隊長也餓肚子著哩。

依：她的丫頭是殺掉吃上的？

馬：她的丫頭十六、七了，餓得剁著吃上了。

依：你到她家有沒有看見那個娃娃的頭？

馬：頭都吃掉了，沒有了，只有頭髮掛在牆上。

依：是長頭髮嗎？是辮子嗎？

馬：辮子掛在牆上。我們就給埋了，我們的習俗，人死了，頭髮、骨頭都要給送葬，我們給埋了。我們伊斯蘭教，人死了，頭髮、骨頭都要給埋葬了。

依：你親眼看到了什麼？是煮熟的娃娃嗎？

馬：看到著哩，我親眼看見的。我們去背糞，就看見她都吃過了，肉吃了，骨

頭啃過了，在堂屋裡骨頭一堆一堆的放著嘛。我親眼看見的，我 77 歲都過了，這麼大年紀了，不會說謊。頭髮掛在牆上，後來，我們就給埋了。那個老阿娘把家裡人一個一個吃上了。

馬法土麥講一個阿娘吃了五個人。

這個阿娘後來沒有辦法，出門要飯，要了一段時間回來，到隊上的食堂打飯，又被罵著不給打。人家說："你的碗拿到一邊去，你吃過死人，盛過人肉，髒得很，滾遠點。"就不給她打飯，村莊裡都知道她吃過人肉。

依：這個阿娘以後也餓死了嗎？

馬：也餓死了，也餓死了。食堂不給她吃，她還不餓死？

依：她當時多大歲數？

馬：當時也就是個 50 歲，或者四十多歲，年紀不大。

依：這個阿娘叫什麼名字？

馬：這個年間多了，我也不記得了。忘記了。最後一個丫頭也餓死了，一個兒子也餓死了，她全家八口人都死了，連根都斷了。

依：這個阿娘吃自己娃娃的時候，是不是精神已經糊塗了？

馬：她不吃，她就餓死了唄。她吃了自己的娃娃，自己的命也沒有顧住。

依：這個人吃了自己家的人，村子裡的人有沒有說她？

馬：各人把各人都管不住，還說啥哩？沒有人問過。

依：你進她們家，你害怕不害怕？

馬：不害怕。

依：有沒有幹部來調查？

馬：那時候到哪裡找個幹部去？我們找不到個幹部，沒有地方去找。死了人，殺了人沒有人管，沒有人來調查。

在食堂當過大師傅的一個也沒有活下。當大師傅的時候能多吃上一點，後來食堂沒有了，他也就餓死了。他也吃不上了，也就死掉了。

後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的老阿娘最後還是被餓死了，讓人聽著不寒而慄。吃了五個人，按理說能活下來，只是那時候餓死的人身上已經沒有肉，所謂"吃人"

不過是啃一點皮。大食堂斷了吃人阿娘的口糧，她只有死路一條了。

六、哥哥活吃弟弟

受訪人：王吉慶，男，65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 日。

錄音長度：2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村口。

大饑荒餓亡者：

楊狗娃家，餓死了父母兄弟等五人，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餓死幾十口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大石隊長因為身體比較肥胖，被村人殺食。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因為飢餓，一個哥哥殺了自己的小弟弟吃，為王吉清家的親戚。

王吉慶

前記：我和臨夏作家馬 ×× 在村裡遇到一位老人，有六十多歲，中山裝，藍帽子，一看就是漢族老漢，想他知道以前挨餓的事情，就攔住他，蹲在大樹下和他閑聊起來。

依：伯伯，你叫什麼名字？

王：我叫王吉慶，牙齒沒有了，說話漏風著哩。

依：你祖祖輩輩都在這裡嗎？

王：我祖祖輩輩都是種田的。我就是當地人，臨夏人。臨夏是自治州，我們這裡是和政縣管。

依：現在吃的怎麼樣？

王：吃的可以，娃娃們在外面打工著哩。打工就買著吃著哩，今年打工還沒有地方打了。沒有地方去幹活。

依：以前這裡怎麼樣？挨餓的那幾年？

王：啊唷，那幾年人就餓死了一層。59 年，我十歲，啥都記得了。

蹲在村頭，和王吉慶聊。

那幾年在毛主席的手裡，59 年、60 年、61 年、62 年，人就餓死了。人餓著吃榆樹皮子、大豆衣子、菜草根子呀，想盡一切辦法。

有時候吃了草根還鬧人哩，有些吃了不中毒。苦苦菜能吃，蒲公英能吃，這些都是能吃的野菜。把人餓得難受得很嘛。

依：你們家是什麼成分？

王：我們的成分高，地主。哎——！收拾過我們。我的父親當過保長，就會惹一些人，人家幾個人一合計，就把我父親弄成地主了，其實，他們知道我們家沒有啥。我們家銀元也沒有，財產也沒有。帽子給扣上了："地主"，把我們的老人收拾了。

依：有沒有吊起來打？

王：吊了嘛，實際上我們沒有地，那時候莊子裡的老人覺悟低，把我的父親、爺爺吊起來打，天天拉去批鬥，趕上串隊，就是遊行，把人用繩子捆起來，就是五花大綁，手就捆到脊背上。把人打殘了。打！那個！老人家算是命長，沒有被打死。基本上是天天繩子捆。綁死了就綁死了，給我哥哥也戴了帽子，我們什麼都沒有，就是給扣了個帽子。

依：你那時候敢不敢偷些糧食吃？麥穗子、洋芋？

王：那時候，偷不上。我年紀小，才九歲、十歲，害怕，不敢偷。人家有守夜的人嘛。農業社有隊長，到晚上不敢去地裡，還有狼哩。人還害怕。

依：到你家搜過糧食嗎？

王：各家各戶都搜過了，一個食堂化，把私人家都搜完了，糟蹋完了，連吃帶糟蹋弄完了。那些人到你家草房子裡、茅房裡、到處找。

吃食堂一個人一天一兩麵，吃著吃著給七錢麵，七錢麵吃得人就開始死了。路上、地里人就挺下了。

依：你家有餓死的人嗎？

王：我家倒沒有，但是這個莊子餓死的人多，有的人的家就關了門了。

依：關了門的家叫什麼？

王：那邊有一家姓楊的，只留下一個小孫子，是個瞎子，其他人完全餓死了。活下來的這個的名字我知道，名字叫個楊狗娃。年紀和我差不多，也都六十多歲了。

依：楊狗娃家餓死了幾個人？

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嘛。姓楊。家裡人死了，狗娃就在食堂混著，活下來了。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

王：死人我都埋過，我是個娃娃家，也埋過幾個人。

依：你埋過的是誰你記得不？

王：那個是回民，男的。那死人比我也大不了多少。那個娃娃鑽到炕洞，讓煙給薰死了，餓著、凍著沒有地方鑽，娃娃鑽到炕洞裡給薰死了。我們就給埋了，莊子裡的老人死了，我們也給埋過。

依：你們村子餓死了多少人？

王：那多了，59 年到 60 年，就是一戶一個也好幾十個人了。

依：你們村子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王：有哩。人吃人的還是“恨人”（土語：有力氣的人）吃，沒有本事的還吃不上。

依：吃人吃的是死人？還是活人？

王：活人呀。殺人吃的多嘛，在那個時間，人家要想辦法吃上。人餓得不成，急著哩。

依：吃活人是吃自己的娃娃嗎？

王：大石隊長也讓人吃掉了，因為他的肉肥一些、肉多一些。人家把他弄死了，煮熟了吃。

依：你看見過人吃人的嗎？

王：我看是沒有看見，但這是我們親戚家的事情，他們是我們本家的親戚，一個老哥把一個兄弟給煮著，吃上了。

依：這個人叫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王：這個人也死了，名字叫個大狗。

依：他煮的這個人是活著呢？還是死了？

王：活的！活的！人餓得不成，就胡幹開了。這樣的事情多了，不是一個兩個。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這是老哥，老哥把弟弟吃上了。

依：這個弟弟多大了？

王：小嘛，反正是小。

依：他為什麼要吃人呢？

王：餓著不成，今天這裡把這個吃上了，明天那裡把那個吃上了。有人問他們要人肉吃，他們有時候給，有時候不給。吃人那時候是普遍的。

依：你那時候聽說了人吃人的事情，害怕不害怕？

王：人餓著哩，不害怕。

依：發生了吃人事情以後，公家有沒有來人逮捕他們？

王：沒有嘛，那個時間什麼都顧不住，哪有人管你這個哩？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

王：糧食裝走了嘛，毛主席的手裡要了糧食了。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災害？

王：災害也沒有，吹了牛皮了，千斤糧、萬斤糧，一個一個吹上牛皮了，把糧食都拉完了。

過去的事情了，你了解了幹啥呢？我經常想過去的事情，我就給娃娃們說："你們肚子吃飽，不要糟蹋。"娃娃們說："你們為什麼不吃呢？"我們沒有吃的呀，吃啥哩？

七、兩口子吃弟弟、吃外甥女

受訪人：宋子文，男，76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王玉英，女，68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1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宋子文、王玉英家。

大饑荒餓亡者：

宋四九，男，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卜家莊村人。餓亡。

王玉英家餓死了爺爺、父母親，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宋子文

王玉英

縣馬場溝社三溝陽窪村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馬場溝社三溝陽窪, 王玉英大舅的娃娃餓死了, 她的小舅的女兒王蓮蓮和她的丈夫把這個孩子的屍體吃掉了。

他們夫妻兩人並殺掉了他們聾啞的弟弟, 煮食。

這一對夫妻當時二十多歲, 吃了自己的侄女、弟弟兩個人。

前記: 經司機馬師傅的介紹, 我來到宋老師家, 馬師傅說他比較有文化, 會說, 了解當地以前的事情。 我去的時候, 他的孩子出門打工去了, 就老兩口和幾個孫子在家。

依: 奶奶, 你叫什麼名字?

王: 我叫王玉英。 我今年 67了。 我的娘家在三溝陽窪裡。

依; 宋老師多大歲數了?

宋: 我 75 歲了。

依: 58 年、60 年這裡情況怎麼樣? 你多給我說一說你經歷過的歷史。

宋: 那時候, 困難得很呀!

依: 那時候是一個莊子一個食堂嗎?

宋: 一個莊子一個食堂。 吃著吃著我的老父親就過了“獨木橋”了。

依: 怎麼過了“獨木橋”了?

飽讀書庫 baodupdf.com

宋：我的老父親，到了60年生活非常緊張，就餓死了，就上了“獨木橋”了嘛。那時候吃食堂，一個人口規定吃四兩麵嘛，那四兩麵吃什麼呢？那就挖野菜，吃野菜。

依：那時候你的父親多大歲數？

宋：四十幾歲，四十五、六，名字叫個宋四九。我父親是60年去世的，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我還在學校住宿著，在廣河縣，學生們給縣上挖水渠著哩。

依：你父親去世前你見了嗎？

宋：見了嘛，那不是病，是餓著不行。躺在炕上不能動彈，餓成一把乾骨頭了。那時候的人，又沒有個照片。我的父親餓得快要死了，隊長還喊叫著哩，喊著：“四爸，四爸，起來種地去！”——人都不成了，還喊著讓種地去。

依：他有沒有讓你出去找點吃的東西給他？

宋：啊唷！吃啥哩？家裡也沒有，他就明白，他也不要，要也沒有，要什麼？就餓著。

那時候生活太緊張了，把榆樹皮剮了，榆樹根也挖出來，皮子吃了，白根根到處扔著哩。榆樹皮子最好吃，磨出來，熬糊糊，那個粘得像膠一樣。還吃那個大豆衣子，在磨子上磨碎，和上些麥麸子，在炕洞裡燒一燒。吃的時候嗓子裡咽不下去呀，乾燥的。我們是受過罪的。

依：你的父親沒有了，你們是怎麼送葬的？

宋：我沒有去讀書，村裡的老人幫忙著埋了。沒有棺材，那是辦不到的事情。家裡有裝麵的櫃子，把格子去掉，就那麼把父親裝上，買了一塊板子，把上面蓋上。沒有力氣，挖不下地，就那麼淺淺地埋上就可以了。隊裡的老人，看著就送葬了。

依：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宋：那多著哩，死過的人多，你算一下，黃盔、黃大大的先人、狗娃的娘老子（土語：父母親）、還有王德義家，王德義的大大（注：父親）……。還有，我每個星期從學校回來，就這裡死一個，那裡死一個。

依；死人你親眼看見沒有？

宋：看到著哩！那看到著哩！老人多一些，娃娃少一些。

依：你那時候浮腫了嗎？

宋：腫著哩，吃了野菜，

老兩口子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起來。

吃這樣那樣的野菜，人就腫了。我們吃苦苦菜，吃苦苦菜那個根，能吃的菜都吃了。學生們發動上到山里弄樹葉子，收集到一起，曬乾磨出來，做饃饃吃。我們班上有 45 個同學，吃飯的時候都來了，上課的時候只有十幾個。別人都挖菜、找吃的去了。吃飯就吃些湯湯，一人一碗，年年輕輕十六、七歲的小夥子，頭髮都脫落光了。個個像和尚一樣。

依：女娃娃也沒有頭髮了？

宋：沒有了，那男的女的都一樣。我那時候就考慮人為什麼沒有頭髮了，想是血液問題，人吃不上血沒有了，頭髮就枯死了。沒有營養嘛。

依：奶奶，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我們的阿爺、我們的父親，都是餓死的。我才十四、五歲，父親年紀不大。有些人死了，我們知道，有些我們年紀小，還不知道。我的阿娘去修公路，從洞子上掉下來，給摔死了。

我們那個時候也是一樣的，什麼草都吃過來了。洋芋稈子最好吃，榆樹皮最好吃。我只是沒有被餓死。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宋：我們這裡吃人的……（回憶）

王：我們的娘家大溝陰灣裡，蓮蓮兩口子，把我們的舅舅的一個娃娃吃上了。我大舅的娃娃死了，我小舅的丫頭、女婿兩口子拿去吃上了。

依：在什麼地方？

王：大溝，村子的名字叫大溝。

依：吃人的和這個娃娃是什麼關係？

王：親戚，大舅的娃娃死了，小舅的丫頭就給（土語：嫁）在一個莊子裡，人家兩口子挖出來吃上了。這個丫頭和她的女婿挖出來吃掉了。

依；別人怎麼發現了？

王：有人看見了。

依：吃人的兩口子叫什麼？

王：那個叫瘸子，男人的名字我不知道，腿瘸著哩，我們就叫瘸子。我們家和他們是姑舅。這是我們舅舅的丫頭，叫蓮蓮，姓啥？

依：當時他們多大歲數？

王：他們現在七十多了，那時候還年輕著哩，二十多歲。

依：他們為什麼吃人？

王：餓著吃上了。他們家自己的瓜子兄弟（注：弱智弟弟），拾柴進來，水提進來，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也弄死了，吃上了。

依：我還沒有聽清楚？

王：就是我小舅的女婿，他是哥哥，他的弟弟是殘疾人，聾啞人。他把柴火抱

進來，水提進來，就被哥哥、嫂子弄死煮上吃上了。

這兩口子吃了兩個人，把自己的瓜兄弟吃上了，把大舅的死娃娃也吃上了。

依：他的兄弟是活著吃上的嗎？殺掉了？

王：活著哩，他抱柴火進來，被弄死了。

依：那個瓜兄弟多大？

王：我那時候小，也不知道。有十幾歲了吧。

我們村子有兩個丫頭餓死了，有個回民爬在地上吃苦苦菜，後來也死了，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有些人死了我們知道，有些人死了我們還不知道。

依：你家餓死了誰？

王：我的爺爺，我的父母親，都餓死了。我那時候還沒有出嫁，我的父母還沒有上 60 歲。

我也是一樣，就是毒死人的東西不吃，再什麼都吃過來了，洋芋稈子吃過了，榆樹皮吃過了。什麼樣的草都吃過來了，就是沒有餓死。

依：那時候，為啥沒有糧食吃？

宋：那個時候是虛報浮誇，就說一畝地能打五千斤、一萬斤，就這樣吹牛皮，上面一看一畝地產這麼多的糧，那統購糧就按報上去的多徵收些嘛，給上面交過統購糧以後，隊裡還留下這麼多糧食，那農民的生活就沒有問題了。一畝地這麼多糧食，吃的應該沒有困難。實際上是，為了完成任務，說了大話，吹了牛皮，縣上的幹部、公社的幹部就一層層地漲糧，把糧食都裝走了，裝著裝著沒有吃的了。農民吃的口糧沒有了，任務完不成，連洋芋也裝走了。糧食裝都裝走了，生活就緊張了，就開始挨餓了。

等上面發現，統銷糧慢慢地下來了。那時候不是把洋芋都裝走了，後來又往各個村莊拉，那個洋芋已經發芽了，芽子長在一起，洋芋成了一疙瘩。那些發了芽的洋芋就讓農民吃。糧食下來了些，人們的生活就好了些。

依：你們給娃娃們說這些事情嗎？

王：給他們說，他們說你們在說古今嗎？

八、智障丫頭扯自己臉上的肉吃

受訪人：劉佩蘭，女，6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河馬家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3 日。

錄音長度: 24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廣場劉佩蘭打掃衛生的休息室。

劉佩蘭

大饑荒餓亡者:

劉奶奶,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河馬家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三河鄉, 村民趙代明因為家裡沒有吃的, 就將自己的智障女兒關鎖在一間小屋子裡, 很多天都不給她吃的, 長期的飢餓, 讓這個殘障的女孩難以忍受, 最後發狂到撕扯自己臉上的血肉吃。 把自己的臉都吃光了, 後來餓死。

大饑荒年代, 一個家庭首先 "選擇" 餓死聾啞智障者, 說好人都沒有吃的, 留下他們有什麼用?

前記: 當地的一個初識的朋友帶我去找劉佩蘭的時候, 她的小房子裡坐著幾個聊天的年輕媳婦, 大多三十多歲。 我擔心說話不方便, 就請他們迴避了, 採訪口述, 在場的人太多了, 會影響口述人說話。 最好是就她一個人。

依: 姨, 你多大了?

劉: 我是屬龍的, 今年就是 60 歲了。 我不識字, 不知道啥。 自己過下的日子可知道。

依: 你家在什麼地方?

劉: 新莊鄉, 河馬家, 我們那裡都是漢族, 沒有回族。

依: 姨姨, 你記得那時候你們吃的啥東西?

劉: 我記得那時候沒有吃的, 記得家裡的糧食都收掉了。 那時候為什麼收我不知道。 我年紀小, 不知道 , 說不清楚, 就停火了。 收乾淨了, 炕門子到處都挖過了, 各處埋的糧食都挖走了。 這裡停火了三個月, 我們就挖苦曲菜, 餓死的餓死了, 沒有餓死的, 吃死牲口肉。

依: 能吃到死牲口肉嗎?

劉: 死牲口肉到那個南羊山去背, 牛肉、驢肉、羊肉, 那些牲口都餓死了。 家

裡的男子漢有力氣的就去背些回來,背回來和野菜攪和上些吃。人餓了啥都能吃,就那麼吃。

吃那個馬肉,剛開始把那個皮子都剝了,把肉吃了。後來沒有東西吃了,就把馬皮上面的毛燎掉,用那個皮子燉湯,吃那個皮。

我是從小被領養的嘛。我沒有跟著我的父母親,我跟著爺爺,只用一個小鍋鍋,我到食堂去打飯,我的爺爺說:“我的娃娃,你打上了,先喝上些。”我的爺爺這麼說。我有時候去連湯湯也沒有,想喝也沒有。有時候,我就提些湯回來,有時候走到半路上我就喝光了。我的爺爺、奶奶只能吃些草衣子。還吃那個大豆的衣子。

(說到這裡,劉佩蘭忍不住流起眼淚。)

依:姨姨,不要難過,不要難過。

劉:我的爺爺到東鄉去剮榆樹皮,剮回來就在門口叫。

(劉傷心得說不下去,我也跟著流淚。)

依:姨姨,別哭,別哭。

劉:說起我的爺爺,我心上疼著。那時候,我的父親、母親已經去世了,把我給我的大爺了,就是我爺爺的兄弟。我大爺回來就拿了些胡麻衣子,他到門上就喊:“我的娃娃,阿奶死了嘛?”我說:“大爺,阿奶沒有死。”他說:“那好,我又找來了一把,你們吃上。”我們就吃胡麻衣子,樹皮推成麵,我們就這麼過來的。

還有那個包穀棒棒子,那個磨出來還是最好的。榆錢還要夏天吃,冬天還沒有,就剮那個榆樹皮。推成麵吃,我們吃過嘛。我還記得,我們吃那個白土。

依:是泥巴嗎?你們這裡有觀音土嗎?

劉:有,白土就是那個觀音土嘛,我們這邊有嘛。吃上那個拉不下來,但是人餓得沒有辦法。我記得每天都讓奶奶用筷子頭頭掏,那些草衣子吃上拉不下來。我還給我奶奶掏,我還經常說:“我給我阿奶的屁眼裡天天掏。”我就經常給我阿奶掏。不掏我的奶奶就要撐死了。

張家河沿我們家親戚的一個兒子,吃了那個土,就撐死了。

依:最餓的時候,你吃什麼?

劉:就吃這個。還有那個大豆衣子,就是大豆的葉子和稈子,先曬一曬。曬乾了磨成麵吃。

人餓著餓著就睡下了。

依: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劉:多嘛,最後我的奶奶也餓死了。人死了,用麵櫃子埋。城裡吃麵是一袋子一袋子裝,我們這邊就是這麼高的麵櫃裝麵。麥子磨出來裝在那個櫃子裡,那個時候就沒有麵嘛。麵櫃子是空的,又沒有棺材,就用麵櫃子把人抬出去。我奶奶就這麼抬出去,我給弄了些苦曲根,放下了我又吃上了。我沒有東西祭奠,我用

苦曲根祭奠了，又自己吃上了，沒有辦法，餓嘛。

依：你在村子裡看見過餓死的人沒有？

劉：有哩，地裡、路上，男人、女人都有，都是餓死的。我們是小娃娃，成天餓著，就到打過場的麥草找，拾到一顆麥子放到嘴裡，拾到一個麥子放到嘴裡。餓著、吃著，一天能撿到多少粒？就這麼過來了。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嗎？

劉：人吃人的有嘛。三河鄉的下面，距離這裡不遠。這家子和我爺爺是親戚，趙代明的家裡，有個女兒腦子有點問題，是個瓜子（土語：傻子），家裡人就把她關在小房子裡。那時候家裡沒有吃的，就三天五天不給她吃。把她餓著，早晨起來沒有吃的，那是個瓜丫頭，個人把個人臉上的肉扯著吃光了。

依：自己吃自己的肉？天哪！

劉：我記得特別清楚。我不記得這個傻丫頭的名字。

依：自己吃自己的肉？怎麼吃呀？

劉：她把自己臉上的肉都吃掉了。那是把人餓著瘋掉了，不知道疼是個啥了。

依：她能活下來嗎？

劉：後來她就死了，死了。自己吃自己。

依：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自己吃自己肉的，很難理解。

劉：她是個瓜子，人都餓著哩，把她關起來，多日子沒有人關嘛，把那個丫頭餓瘋了，餓著不疼的了，餓得不是個人了。

好人都沒有吃的，家裡人就想留下個瓜子有什麼用？她還不死嗎？

那個時間，苦得很嘛，就這麼過下的。我那時候七、八歲了，連褲子都沒有穿，光著腿，人死的多了，縣上來了人，有一個馬縣長，對我爺爺說："劉爸，看把你的孫子餓的，你到病號食堂去，去了吃去，喝湯喝得稠一點。這麼你們也餓不死。"讓我到病號食堂吃去。人家成立了病號食堂，我的爺爺、奶奶、還有一個娘娘，都在病號食堂吃飯。在食堂喝那個麵湯湯，再沒有個啥，就是清水一樣的湯湯。

依：這是到哪一年了？

劉：哪一年我不知道。人家叫的病號食堂，能多吃一點，湯能給得稠一點。我的姑姑上學著呢，對我說："你小，我帶你去搶饃饃去。"我看見一個人搶了一個饃饃，趕緊把鼻涕抹上，這樣人家就不要了，他就把饃饃吃上了。我去搶著吃，還沒有吃上。

依：你知道為什麼挨餓？

劉：不知道，我年紀小，糊裡糊塗的，餓著啥都不知道。學也沒有人供，我也不認識字。

後記：有人喊劉佩蘭去打掃衛生，我就告別她走了。為了談話，惹得她哭了一

場，讓我很不安。她的那句話讓我一直記得："娃娃，阿奶活著沒有？"

九、爸爸把尕尕生吃上了

受訪人：馬尕如，女，76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3 日。

錄音長度：18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縣城廣場。

大饑荒餓亡者：

馬英努，男，2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營山，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 ××，女，幾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人，餓亡。

馬尕如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大隊陰窪村，一個家庭，女人去地裡挖野菜，男人餓得躺在地裡動不了，餓著不成，就將自己才一歲的小娃娃，當地人叫小尕尕，用破被子捂死。他也沒有力氣下炕生火煮熟，就那麼生著啃吃自己的娃娃。雖然吃了自己的娃娃，最後他還是餓死了。

前記：在和政縣縣城廣場，我看見一個挖蒲公英的老奶奶，她說她在挖藥草，曬乾的蒲公英一斤能賣三元錢，我蹲在地

上，看老人挖蒲公英，和她聊天。

馬尕如的兒媳婦：聽老人們說過……

依：奶奶，你叫個啥？

馬：馬尕如。

依：奶奶，你多大歲數了？

馬：現在，76。

依：奶奶，58 年、60 年你們這裡情況怎麼樣？

馬：58 年大吃大喝，59 年、60 年、61 年，四年挨餓。食堂給些湯湯，吃不飽。人餓死了，埋上了。你聽懂嘛？

依：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馬：多，死得關了門的多得很。家裡大人、尕尕（娃娃）都死了，關了門的人家多得很。一天一個家裡死兩個、三個。吃不上嘛，湯湯都沒有嘛。糧食都裝走了，吃啥哩？

依：你們村子餓死了多少人？

馬：那時候，我們年紀小，不清楚。人去地裡幹活，就餓死在地裡，有些餓死在炕上，炕也是冰涼的，主要是餓得不成。

依：你自己家餓死了幾個？

馬：我們家餓死了三個。我們的老公公，一個小姑娘，還有我的掌櫃的（丈夫）。

依：你的掌櫃的叫什麼名字？

馬：馬英努，我的老公公叫馬營山。

我才十幾歲，還有個小尕尕。我結婚的時候 13 歲，他 19 歲，比我大 6 歲。我來了幾年，我的掌櫃的餓死了，餓死了。

那時候我們折點糜子稈，紮成笤帚，笤帚能掃地。我的老婆婆讓我的掌櫃的去賣，然後到館子裡買點飯，就是野蘿蔔，就這麼吃。我的掌櫃的把笤帚賣了，飯還沒有吃上，就死了。

依：你們那裡有吃人的嗎？

馬：人餓得關了門了，把人給埋了，人家的大大（土語：父親）、阿娘（土語：母親）挖出來吃著哩。

依：吃的是大人？還是娃娃？

馬：大人也吃掉了，娃娃也吃掉了。

依：你們村子裡吃死人？

馬：嗯。

依：有沒有殺小娃娃吃的？

馬：有嘛，人餓得在炕上動彈不了，小尕尕才一歲，也動彈不了，人家就不煮了，就生著吃上了。把小尕尕生著就吃上了了。

依：他的媽媽吃？還是爸爸吃？

馬：爸爸吃的嘛。媽媽去地裡挖菜去了，爸爸在家炕上餓著動彈不了，等她挖菜回來，尕尕讓爸爸吃上了。

依：尕尕當時是活著？還是已經餓死了？

馬：活著哩。尕尕餓得不成，哭得要吃，尕尕也吃不上。他爸爸用被子捂住，就捂死了。他連個人都管不住，哪裡還管娃娃？

依：那個尕尕多大？

馬：一歲多，小尕尕沒有肉嘛。尕尕也餓得不成嘛。吃不上嘛，大人都吃不上嘛。

依：尕尕死了？他煮上了嗎？

馬：沒有煮，他煮的能力都沒有。炕上下不來，動彈不了。生吃上了，他動彈不了嘛。

依：吃尕尕的人叫什麼名字？你知道不？

馬：他的名字我不知道。

依：那公家給他判刑了沒有？

馬：沒有判刑嘛。餓得不成嘛。他吃了自己的尕尕，還是餓死了，沒有活下來。沒有活，肚子餓得沒有吃的嘛。他是餓壞了才吃自己的尕尕。

依：你看見過死人沒有？

馬：看見過嘛。都在家裡，動彈不了就死了。

依：那時候，你害怕不？

馬：害怕呀。

十、這個橋頭就有人偷偷賣人肉

受訪人：王玉珍，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

時間：2014 年 5 月 14 日。

錄音長度：2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王玉珍家。

大饑荒餓亡者:

沈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人, 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 一個回族老奶奶和孫子出門逃荒,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 一個逃荒的年輕婦女,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王玉珍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 王玉珍經常看見有人提著罐罐在橋頭賣人肉, 她說人肉是方塊的、粉色的、皮很薄。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斤兩, 飢餓的人買上就吃, 天剛剛亮, 還沒有走過橋頭, 人肉就賣完了。 這個橋頭距離王玉珍家不到半里路程。

前記: 那天早晨走出旅館, 有些毛毛雨, 我走在和政縣附近的小巷子, 兩邊都是賣烤餅的, 焦黃油亮, 令人垂涎。 我對面走過來一位個子矮小, 脊背佝僂的老人, 我問她是不是本地人, 她說老家在武威, 在和政五十多年了。 老人說: "我要去衛生所看病, 就不去了, 你到我家坐坐去。" 我就跟老人來到她家。

依: 奶奶, 你叫啥名字?

王: 王玉珍, 我今年 77了, 我老家在武威, 家裡窮得很, 就到這裡來了。

我到這裡來, 才二十二、三歲。 我到這裡來, 58 年也過了, 59 年也過了, 60 年、61 年、62 年都在這個地方上——在農業社, 家裡可憐的, 炕上被子也沒有。

依: 58 年這裡很困難吧?

王: 啊唷! 那時候我們這裡是城關公社, 南關大隊, 我們是沈家莊三隊, 現在改成城關鎮了。

那時候, 都喝的是菜湯, 那時候農業社糧食都拿走了, 地多, 打下糧食不是自己的。 大隊的弄下些, 小隊再弄下些, 貪掉了。 那時候莊稼好得很, 實際上社員分不下。 糧食都拿走了。

依: 沒有吃的, 吃什麼?

王: 後來就是給幾碗麵湯, 從食堂打出來, 燙不燙不知道, 先喝上兩口。 把湯提回家, 把從地裡撿來的苦苦菜煮一下, 攪和在湯裡, 一家人就這麼吃。 下苦多,

工分少，娃娃們多。我娃娃們多，出不了勤，掙不下工分，糧食就分得少。就喝的青稞麵湯。吃不飽，就這麼過，有辦法的人就跑了，當工人去了。沒有辦法的人，就喝著湯。那個饃饃，想往飽裡吃，那是沒有的。給娃娃吃上，大人就吃不上，就這麼過來了。就這麼過來了，就這麼糊糊塗塗的。

依：你們偷著吃嗎？

王：我們到地裡偷糧食，我剛來，地裡摸不著，還偷不上。我的兄弟媳婦是這個地方的人，穿個大褂子，偷回來好多洋芋。我偷不回來，人家老婆婆還不給吃。我偷來了，人家給舀飯，偷不來就不給吃。不給我舀洋芋，就給我舀些湯。我喝上兩碗、三碗，肚子脹了，但是嘴裡還餓著不得了。我就去地裡找野菜，回來了掌櫃的還罵，野菜撿回來洗淨，煮上。然後剁碎，加點麵，烙上些饃饃。想吃饃饃，多餘的還沒有，就給我一個。娃娃們給半個，我的一個我還不捨得吃。那時候，我還有兩、三個娃娃，還藏下給娃娃吃。不然，娃娃餓得受不了。

啊唷！我上午到地裡拔菜去，就餓得七倒八歪的。哎唷！我算是有命，就算活下了，沒有命的人就死了。

依：你們這裡有餓死的人嗎？

王：有哩嘛！啊唷！啊唷！我們的這個村子，餓死的人，有哩。有一個男人給媳婦存了麵餬糊，自己喝上面的清湯，下面稠的麵餬糊給媳婦娃娃存著，自己就餓死了，這個沈家的男人就餓死了。

那時候，都是搶著吃。我們的村子小，那時候就是三十多戶人。

依：奶奶，你看見過死人嗎？

王：啊唷！我們在地裡經常看見遠處來的人，出來逃荒的，要不上吃的就死在地裡了。我看見一個奶奶和孫子，是“少數”（回族）。有些錢身上裝著哩，餓死在水溝裡了。外地過來的，餓死在這裡。錢在身上裝著哩，要不上吃的。

我們去地裡幹活，有些人走到半路，走不動了。就在地裡死了。

依：都是大人？娃娃？男人？女人？

王：都是“少數”，頭上還有帽子，老漢家，回民。我還看見這個清水河裡餓死了一個年輕人，一個年輕的媳婦，穿著衣服死在那裡。那是走不動了，連病帶餓就死了。

那時候，各人把各人管不住，還有給人家給的嗎？60 年餓死的人多，家裡餓死的，跑到外面餓死的。家庭好些的還能喝上些湯，家庭不好的老漢們，老漢們就餓死了。年輕人各人顧各人。

依：這些人誰給埋呢？

王：就是農業社弄出去，隨便填些土，我沒有去埋過，我還害怕。

人餓死著哩，人吃人著哩。在大橋的那邊，那裡是大浪鄉、吊灘鄉，人家人過來賣人肉，提在罐罐裡，賣人肉，天一亮就賣光了。那個時間是顧不住了。

依：在哪裡賣人肉？

王：就在前面大橋跟前，就在罐罐裡裝著，還沒有走過大橋，就賣光了。人餓著裡呀！

依：賣多少錢一斤？

王：那時候沒有斤兩。那個時間哪裡來的斤數？偷著賣的嘛。剛提到橋頭人就趕緊買上吃上了，人的命要緊。

依：是生的？熟的？

王：煮熟的。

依：他把人肉放在籃子裡嗎？

王：哪裡來的籃子？在罐罐裡提著。罐罐，就那麼提著。

依：他不敢說是人肉嘛？

王：人餓得不問。買上就吃。人家切的這麼個方疙瘩。

依：人怎麼知道是人肉呢？

王：那時間，哪裡來的肉哩？人家切的方疙瘩，人的肉是粉的，粉紅紅的。人肉的皮是薄的，不像牲口的皮那麼厚。

啊唷！那個時間誰都顧不上了。一個家裡都人吃人，家裡死了人就吃上了，也不埋。

依：是大人吃娃娃？還是娃娃吃大人？

王：吃娃娃，那時候沒有錢看病，娃娃連凍帶餓，不死到哪裡去？娃娃死得多得很，那時候是管不住了。大人的命都管不住，娃娃的命是個啥？娃娃死了，人家大人就吃上了。人吃人，人餓得受不了。

依：有沒有政府找他？

王：哪裡來的政府？那時候不叫政府，那時候叫的公社。沒有人管，那個時間，生命是各顧各，人家就偷偷賣著哩。那個是刀子年間，人餓了啥不吃？啥都吃哩。那時候死上個人，扔在河灘，人就弄回去，就煮上了，就吃上了，唉……！那個時間的人，這個農村就慘得很，了不得，人吃人，真的人吃人。

依：當時為啥沒有糧食吃？

王：在農業社，人不想做活，沒有吃的。等地分了，我們好好做，就能吃飽了。那時候莊稼好得很，好得很，啊唷！那就說不來了。那就說不來了，我說了也沒有用，我就苦幹拉扯娃娃們。

依：你生了幾個娃娃？

王：六個，死掉了一個。

依：怎麼死的？

王：那時候，沒有一個錢，我掌櫃的在外面幹活，婆婆厲害，婆婆管著家。不由我，我就硬是受著就這麼個。我苦了一輩子，渾身的病。我一個兒子，四個姑

娘，姑娘跟的都是莊稼人。我拿著低保，還有 65 塊的養老金。就這麼過活著。

我是受了一輩子的苦。我說的你聽懂了嗎？你記不下吧？

後記：王秀珍所說的橋頭，在和政縣城就能看見，我還在河沿邊走過好長一段。如果沒有老人的敘說，有誰能知道如今修建的氣派、寬敞的大橋上，五十年前曾經是買賣人肉的地方呢？

十一、割人肉的有回民也有漢民

受訪人：水秀英，女，7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

時間：2014 年 5 月 14 日。

錄音長度：27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城關鎮沈家莊三隊水秀英家。

大饑荒餓亡者：

水秀英的母親，49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團結大隊人，自殺。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團結大隊，有回民、漢民到山溝裡割死屍大腿上的肉，拿回來用罐罐煮著吃。他們吃人肉的原因不是因為有這樣的習俗，而是因為實在找不到任何能吃的東西。

水秀英

前記：水秀英和王玉珍是同村人，老鄰居，所以王帶我來串門子。

依：姨，你是哪一年嫁過來的？

水：我是 62 年，最苦焦的那一年來

的，我才 16 歲。 老漢那時候是老師，一年到頭，把錢交給隊裡，就給劃工分，不交錢，就不給分糧食。

他到農村小學去教學，別人就給他點小米，就磨出來，每天就燒一個饃饃，老婆婆就切開給每一個人分。 如果家裡來個人，吃上我的那一份，我就得一天挨肚子。 天黑了就是一點豆子麵的湯喝喝，就這麼過生活。

依：這裡哪一年最苦？

水：59 年、60 年、61 年，啊唷！那幾年，我們就挖野菜，在開水裡面一燙，撒點鹽，就吃。

我的娘家在新莊鄉團結大隊，少數民族多，漢族少，是回漢兩交的生產隊。

依：那時候吃食堂是吧？

水：食堂吃了嘛，58 年，把人餓死了。

依：你們娘家那邊餓死的人多嗎？

水：多，餓死的多。 我的媽媽 59 年沒有了，扔下我才十二、三。 我的媽媽去世的時候還不到 50 歲。

依：是餓死了嗎？

水：生產隊逼迫著跳到河裡了，自殺了。 生產隊開會問："你偷下了多少糧食？""你偷下的糧食埋到哪裡去了？""你交出來，交到食堂，讓大家吃。"生產隊這麼逼迫我媽媽，我媽媽交不出來糧食，就跳了河了。

依：那是個什麼河？

水：有一個磨子旁邊的小河，推麵的磨子，推糧食的時候，就放水。 我媽就跳了那個河了，人本來餓得就身體不行，就死了。 我的爸爸生產隊叫上碾場去了，打麥子去了，人家就沒有給我爸爸說。 等天亮了，人家給爸爸說："你家的婦人跳河了，淹死了。"人家就把我媽媽撈出來，那時候已經是十月天氣，一身的水已經凍成冰塊了。

我們把媽媽放在木板上，那時候不讓念經，燒了些湯湯，莊子裡來的人一喝，就去把我媽埋了。

依：你們哪裡餓死了多少人？

水：漢民餓死了好幾家子，回民餓死的也不少。 人餓死了，把死人的肉割下來吃些嘛。 就那麼割著吃著，還是餓死了。

依：吃人肉是人死了？還是活著的？

水：人死了，家裡人扔出去，沒有挖沒有埋，就扔到深坑裡。 人為了顧住自己的命，就割人肉吃，最後還是餓死了。

依：割人肉的是回民？還是漢民？

水：回民也有，漢民也有，家裡死了人，扔掉了，人家就找著割肉去了。 那不是一個兩個，那多嘛。

依：人被割過肉以後，你有沒有看見？

水：看見嘛，我看見過嘛。哎唷！我去山裡挖野菜去、拾柴火去就看見了。就是大腿上有些肉，用刀子割過的。人家都是偷著割的，哪個人割的不知道。肚子沒有人割，就是割大腿上的肉。那時候是野菜也挖不上，就割些人肉回來，在罐罐裡煮上，就吃了。

王玉珍和水秀英是老鄰居了。

團結大隊都有哩，各個大隊都有哩。

依：人吃了人肉，政府過後有沒有來調查？

水：不調查。縣上沒有糧食，給老百姓供應不上嘛。

依：吃人肉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對回族的風俗習慣不了解，他們有沒有這個習慣吃人？還是因為餓？

水：餓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割上人肉加生半熟的吃上了。他習慣上也不吃，是到了那個年間，野菜也挖不上了，燒的柴火也沒有。煤油也沒有，什麼都沒有，他就竄著出來，就割上些人肉，那是沒有辦法了。村裡人去拾柴火去，就看見了，就回來說出來了。

水的丈夫插言：那是由於生活的逼迫，在沒有辦法自力更生的情況下，為了求生。

後記：王玉珍和水秀英如今是“失地農民”，他們的土地被當地政府徵去修建了醫院，賠償極少。他們村裡十幾個老太太到處上訪，水秀雲說：“你們推土機來，把我連人帶房子一起推了就好了。”

以前，有地種，沒有糧食吃。

如今，地也沒有了……

十二、吃了死人肉 死後被人吃

受訪人: 趙芝蘭, 女, 73 歲, 東鄉族,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份 4 日。

錄音長度: 28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趙芝蘭家。

大饑荒餓亡者:

趙 ××, 女, 不足 10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 餓亡。

趙 ××, 女, 不足 10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 餓亡。

趙 ××, 男, 8 個月大,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人, 餓亡。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 餓死近三十多人, 姓名、年紀不詳。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余寶, 把餓死的同村人馬小九的屍體拉回家割肉煮食, 被在山上找尋野草莓吃的孩子們看見。 當時家家戶戶沒有鍋煮飯,只有用茶缸煮一點人肉吃, 以緩飢餓。 但最後也被餓死。

趙芝蘭

依: 奶奶, 你叫什麼名字?

趙: 趙芝蘭, 我今年 73 了。 現在大家生活都可以,都能吃上。 我就是身體不好, 病著。

依: 你是和政人嗎?

趙: 和政人, 我的娘家在二朗崗上哩。我是東鄉族。

依; 以前這裡生活怎麼樣?

趙：那個時候，以前苦難得很嘛。

我們也是挨餓呀，吃了早晨的飯沒有晚上的飯，吃了晚上的飯沒有早晨的飯。那時候我們就挖草根吃，吃那個苦曲、麥麥菜，刺荊。還有地裡爛掉的洋芋，挖回來晚上吃吃，在一個小鍋鍋裡煮熟了吃。我們一大家子人是 16 口人。

58 年，我們吃大食堂，那時候，食堂吃的大豆麵、青稞麵，一天一人給四兩麵，就喝著湯湯，四兩麵吃不飽呀，就天天喝湯湯。再吃啥哩？沒有呀！我們就天天去挖菜，一天一背兜，一天一背兜，回來煮上吃。

依：那糧食呢？

趙：沒有糧食，哪裡來的糧食？糧食農業社都拿走了，人也餓得幹不動活，下地幹活在地裡亂做，最後莊稼也做不好，也不成。

依：你能走動路嗎？

趙：把人餓著，路也走不動了。我們到地裡幹活，就挺在地裡幹不動了，就等食堂的湯湯送來，等湯湯來了喝上兩口，才能走回家。想幹活身上沒有力氣，幹不動活呀。

我還得拔野菜呀，給老人吃呀，給娃娃們吃呀。哎呀，我的娃娃喝湯湯喝得肚子這麼大，那個湯就是清水呀。

我們村子裡，有些大人帶上自己的娃娃逃荒去了。我的老父親、老母親就把我扔下了。各人逃各人的命去了，都再沒有回來。

依：你的父母走了？不管你了？

趙：不管，人家走了，各逃各的命去了，不管我了。我就一個人在家，過了兩年我的母親回來了，父親一個跟頭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就再也沒有見面。

我的母親叫馬福雲，我的父親叫趙富成，再沒有回來，到哪裡去了，活著死了不知道。

依：你們家有餓死人嗎？

趙：餓死了三個，餓死了兩個妹妹，一個小弟弟。我的小弟弟才八個月，我的小弟弟一死，我媽就把家扔下走了。

依；你的妹妹多大了？

趙：一個妹妹屬牛的，一個屬老鼠的，名字叫啥？時間長了，我也忘記了。就餓死了。我們有自己的莊子，就把娃娃埋掉了。

依：你們這裡餓死人多嗎？

趙：餓死了一層，餓死的人也可憐得很。如果用鏟子在地裡能翻出來些洋芋，早晨的飯就有了；如果翻不出來，早晨的飯就沒有了。人一早晨就到地裡挖洋芋，挖草根，挖回來就趕緊煮上吃。挖不上就吃不上，身體就不行了。

依：你看見過死人沒有？

趙：看見過，男的女的我看過的多。人到地裡挖野菜，如果早晨喝了麵湯湯，

還能走回家，如果早晨的麵湯湯喝不上，就回不到家，就躺在地裡就死了。就再不成了。

依：你們村裡餓死了多少人？

趙：這個村子裡有二、三十個死了嘛。餓著，餓死的人多了。餓著，就是餓著。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嗎？

趙：買家集有人吃人的，這裡也吃上了，我們這裡人也吃人了。死了的人，活人吃上了。我們這裡是回、漢兩交的地方，人就吃人著哩。

小姑娘知道不知道奶奶的故事？

依：吃自己家的人？還是別人家的人？

趙：別人家的人餓死了，我們這裡的人去割了肉吃了。人死了，就沒有埋，人家就拉回去放在門後面，就割著吃著哩。慘得很嘛！

依：吃人的人叫什麼名字？

趙：這個人已經死了，這個人叫余寶，吃過人，漢族人，已經死了。

依：那被吃的人叫什麼？

趙：小九，回民，姓馬，馬小九。余寶餓得不成，又沒有地方去，就去把死人肉割回來吃。那個時間連個鍋也沒有，人家不讓你在家裡吃飯嘛。

依：那他怎麼煮呢？

趙：茶缸，在茶缸裡煮著吃。沒有鍋煮。

依：他吃了人肉，別人怎麼發現了？

趙：是娃娃們到山上摘野草莓吃，看見他吃人著哩，就給大人們說了，說那個人吃人著哩。他是為了顧自己的性命。

依：這個吃了人的余寶最後也是死了？

趙：死了，他人虛弱，最後還是死了。

那時候人是沒有辦法，沒有錢，買不來吃的。沒有糧食，苦得很。人有一點辦法，人肉吃不下去。

依：這個吃人肉的人你見過沒有？

趙：見過嘛，如果活著也有 80 歲了。那時間就是二十幾歲，也死了，餓死了。

依：最後有沒有救濟糧來？

馬：那是什麼時候了？遲得很了，人都死完了才來了。救濟糧來了，也不給我們糧食，到食堂給一個二兩的饃饃。過一段時間還不給了，人家有面子的人能吃

上，困難的人還不給吃。

依：你的爸爸你再沒有找過？

趙：找什麼呢？我也老了，我的娃娃大了。

十三、我媽媽給我吃的“肉”

受訪者：趙蘭花，女，74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

時間：2014 年 5 月 14 日。

錄音長度：29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磨石溝社趙蘭花家。

大饑荒餓亡者：

馬家寶，男，3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餓亡。

馬連生，女，4、5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餓亡。

馬 ××，女，3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莊人，一個姓康，外號叫“鐵螂螗”的媳婦，和他的丈夫將一個逃荒老漢的屍體挖出來，拿回家煮食。他們並將人肉給自己上幼兒園的娃娃吃，保姆問：“你吃的肉從哪裡來的？”娃娃回答：“我的媽媽給我吃的肉。”年幼的娃娃，並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人肉。男人餓死後，這個媳婦領著孩子去逃荒，再沒有返鄉。

前記：村裡人帶我來到趙蘭花家，說這一家子人最窮困了。我進了門，老兩口坐在炕上，熱情地讓我上炕暖一暖。趙蘭花端來花捲，說是她自己做的。吃著花捲，喝著茶，我就開始問她以前的事情。雖然她的口音不太好懂，但仔細聽還是能大概聽懂。

依：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趙：趙蘭花，我的奶名叫山子花。74 了。

趙蘭花

依: 奶奶, 58 年這裡日子怎麼樣?

趙: 58 年難腸得很, 58 年吃不上嘛, 我的老家在積石山縣, 大河大隊, 也是臨夏州的。 我是 62 年過來這裡的。人家說這裡有吃的, 有菜, 就搬過來了。

依: 在你老家吃什麼?

趙: 那時候苦焦得很, 吃食堂, 吃大食堂。 人家幹部一吃, 社員喝著水一樣的湯。58 年糧食是成了, 把人給餓壞了。 糧食都給公家了, 到哪裡去了, 我也不知道。

依: 地下有沒有打下糧食?

趙: 糧食打下了。 打下麥子、大豆, 我們在食堂喝的湯湯, 娃娃們給一兩的湯湯, 這麼大鐵勺一鐵勺。 大人要幹活, 就給這麼兩鐵勺, 大人不幹活就一鐵勺子。 活得天天幹, 把菜吃上、草吃上、大豆麵、榆樹皮麵都吃上了。 雜糧麵的饃饃給一個人一個, 光給幹活的, 不給娃娃們。 這麼樣子, 就把娃娃餓壞了, 餓得沒有了。

依: 你們家有沒有餓死人?

趙: 我的頭首, 我的頭婚男人嘛。 餓壞了。

依: 你第一次的丈夫, 餓死了?

趙: 餓死了, 一個娃娃在家餓死了, 三歲多些。 一個女娃娃, 才二歲, 我抱到這裡來, 也餓死了。

依: 你的第一個男人名字叫什麼?

趙: 我的掌櫃的名字叫馬家寶, 漢族, 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多歲, 比我大十幾歲。(注: 提起多年前被餓死的丈夫, 老人家悲痛地哭起來, 一雙深凹的眼睛充滿眼淚。) 他是屬馬的。

依: 奶奶, 不要哭了。 奶奶, 不要哭。 說一說受過的苦。

趙: 餓死了。 那時候日子艱難得很, 他去拉木頭, 靠拉木頭過日子。 拉著拉著人病了, 咳嗽出來都是血, 吐出來都是血。 又病, 又吃不上。 我去找管理員, 管理員給他加了一勺子, 加的這一勺子給娃娃吃上了, 給我吃上了。 一個人就給一兩麵嘛。 我把湯提回來, 挖些菜攪和上吃, 到冬天只有菜根子吃。 讓他吃, 讓娃娃吃。 他越吃越不行了, 病得厲害了。

我去找食堂管理員, 讓他來看看, 檢查檢查, 家裡就一點湯, 和上一點菜給男人吃, 給娃娃吃。 能不能給一點麵給病人吃, 食堂管理員罵著說: "你就是死的

病! 你沒有吃的嗎? 你沒有喝的嗎? 你是死的病! ”人家管理員來看了, 人家也不管, 湯多加了一鐵勺, 吃了還是不成。 男人病更嚴重了, 就睡倒了。

依: 奶奶, 不要傷心, 把受過的苦說一說。

趙: 到了臘月, 公家多給些糧哩, 讓社員稱去哩。 給著多少我不記得了。 我走的時候, 他好好的, 他說: “你早些稱去, 娃娃還睡著哩。 人多了你稱不上。” 我就拿了個小袋袋去稱, 還稱了二兩油回來。 等我回來, 他的汗下來了。 他說: “你先給娃娃喝上些, 娃娃餓著。” 他就舌頭硬得說不出來話, 我問: “你喝些嘛? ”

那時候鍋都沒有, 就用一個臉盆做了些湯, 我做了些糊糊給他, 但他也喝不下去, 喝不上。 我就給灌, 他就嘴裡淌著, 咽不下去。 哭著眼淚就流著、流著。

依: 他哭著?

趙: 他就哭著, 眼淚流著, 我給灌湯, 他不喝, 他不喝。 我給娃娃把衣服穿上, 就抱著, 那些湯湯, 我也喝不下去, 就看著他哭著哭著。 他腦子清楚著哩, 就是不能再說話了。 眼睛動著, 就再啥都沒有說, 就這麼……我抱著娃娃看著, 他還沒有咽氣, 娃娃要尿尿哩, 我就抱到外面去, 讓娃娃尿, 等我抱娃娃進來, 他就咽下氣了。(依娃注: 說到這裡, 趙蘭花一行行眼淚滾落下來。 我很驚訝, 五十多年了, 對丈夫死時的情景, 她記得這麼清楚, 講的這麼細緻。)

依: 奶奶, 不要哭, 不要哭。 那是哪一年?

趙: 59 年的 10 月, 食堂都停火了。 用農業社的草一裹在河灘裡就埋上了。 我領上娃娃, 還受了一年罪, 沒有人管我, 一分錢都沒有, 我沒有辦法, 就抱上娃娃逃出來了。

我的小兄弟給了我兩個饃饃, 我拿上就抱著我的小丫頭逃出來了。 我是出來逃口的。62 年, 我 2 歲, 逃到這裡來。

依: 你路上怎麼走呀? 那時候又沒有車?

趙: 走路嘛! 走了六、七天。 我在路上要著哩, 吃著哩。

依; 那是幾月份?

趙: 11 月份, 冷得很, 雪下著哩。 那麼冷, 我就飽著娃娃走, 餓了就要著吃。 走著哩,要著哩, 吃著哩, 就這麼從積石山走過來了。 那都是走的山路,

還是有好心人, 吃的人家給哩, 晚上也讓我進門歇下了。 我

趙蘭花哭著訴著。

我給老兩口合個影。

走到亞當，那裡有我一個老姨娘，他們姓張，對我好，給我吃的。她說："你先住下，給我做做針線，就先吃著。"我就在那裡住著，以後就到這裡來了。

依：你的兩個丫頭的名字叫什麼？

趙：大丫頭的名字叫連生，馬連生。第二個丫頭帶過來才二歲，也沒有了。把我的小丫頭餓的眼睛也瞎了，啥都看不見，娃娃二歲了，餓得走路也走不了。娃娃就死在這裡了……自己的娃娃我不心疼嗎？那就可憐得說不成了。人活得可憐得說不成。（老人想起自己餓死的兩歲的小女兒，又哭起來。）

依：你們老家那裡餓死的人多嗎？

趙：餓死的多，每天都有兩、三個。

我來了三年以後，我的大哥來看我，我的媽媽捎話，問我有沒有鞋穿，有沒有做鞋。我去偷了些糧食，炒成炒麵，在沒有人的背後給我大哥拿上——就裝了一小布袋。

依：你們積石山那邊有人吃人的嗎？

趙：有，我們村子裡有一個媳婦，年紀和我差不多，腳有點瘸，這個媳婦姓康，外號叫"鐵螂螗"。家裡有一個老漢，她光讓自己的娃娃吃，不給老漢吃。這個老漢死了，她把老漢挖回來吃上了。

依；是媳婦吃這個老漢？

趙：這個老漢不是老公公，是逃荒的人，不知道哪裡來的，死掉了，人給埋了。人家兩口子去挖出來，這個媳婦腳瘸，她去挖人，能看出來那個腳印。他們的娃娃到幼兒園，別人的娃娃沒有吃的，他們的娃娃嘴裡吃著啥，保姆就問："娃娃，你吃的啥？"娃娃說：'我吃的肉。""你哪裡來的肉？"娃娃說："我媽媽拿來的肉，給我吃。"

娃娃吃人肉，不知道是人肉，娃娃小小的，才幾歲大。

依：人們怎麼知道是人肉呢？

趙：那時候誰家還有肉吃呢？我們去背糞，從他們家過，都是一股子味道。怪味道。

依：你認識他們嗎？

趙：嗯，我們是一個莊子的人嘛。男人後來也餓死了，這個女人以後逃荒出去了，一個男娃娃，一個女娃娃領上走了。活下來沒有不知道，

依：那個叫什麼莊？

趙：積石山縣，大河大隊，王家村。他們把這個老漢吃上了，老漢從哪裡來的不知道。

我是 62 年到這裡來的，也沒有給我扯個衣裳，什麼都沒有。我從積石山抱上個娃娃到和政，這路遠得很呀。如果人家活著，我就不出來，他死了，我就呆不住了。我受過的罪三個日頭也說不完。

依：你到這裡有幾個娃娃？

趙：兩個，生的多，生了十個，都沒有成，最後剩下一個丫頭，一個兒子。丫頭屬馬的，兒子屬兔的。兒子打工去了。

後記：想起趙蘭花，就想起她說到丈夫餓死的時候，她那兩行眼淚，那麼刺痛我的心。

這兩行哭淚，會永遠留存在這本書裡，讓人們看到。

十四、毛主席不知道人吃人

受訪人：馬蘭英，女，85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上榆木社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4 日。

錄音長度：2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上榆木社馬蘭英家。

馬蘭英

大饑荒餓亡者：

馬 ××，男，3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新莊鄉榆木村上榆木社人，餓亡。

依：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馬：我那時候在農業社幹活，叫馬蘭英。這是我的官名，我的小名字叫海吉者，馬海吉者。在農業社上工，要上工分，就給我起了個官名。

依：你多大歲數了？

馬：我是屬馬的，85 歲了。

依：農業社那時候生活怎麼樣？

馬：給你怎麼說呢？那生活……農業社，毛主席不知道，毛主席的手下弄的。

依：那時候吃食堂嗎？

馬：吃食堂，吃著吃著，到了 11 月、臘月、正月，食堂停火了。沒有吃的了，這個大隊的幹部說我們的一畝地裡打下幾千斤，一萬斤，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莊稼。人家吹牛著呢。那時候公家來裝糧，三更半夜就裝糧，都裝走了。

糧食我們有呀，我們做下了，給公家全部都裝上了。

依：是麥子嗎？

馬：麥子、大豆，什麼都裝去了。所有的東西都裝去了，沒有吃的了。來的工作組，每個隊裡來兩個、三個守著呢。都給公家交上了，給人家幹部就掙了光榮了。那個時候，是打著要糧食，三九天呀，人家把後灘的冰水提來，倒在人的身上，就讓人凍在外面，就這麼凍死的人有好幾個。幾個沒有了。（依娃注：用各種酷刑催逼糧食，用冰水凍人是其中一種。）

那個時候，你不知道，大豆的節子，大豆的皮子，以前這些東西都是燒炕衣子。我們就磨子上一磨，開水裡一煮，就那麼吃，就那麼吃著過來了。那是沒有辦法了。

到了二月，種的時候連種子都沒有了，從哪個大隊拉來，就種上。社員餓著餓著，也幹不動活，撒種子把種子抓在手裡就吃開了。那個隊長就看著，看見哪個吃就打開了，鬥開了，罵開了。

把好多人都餓死了。我們餓著餓著，往前走一步，往後退兩步。

58 年、59 年、60 年，人餓的路也走不動。我現在還在說，放點白鹽，倒點

馬蘭英和家人，包括她的孫女和重孫。

開水，就這麼喝上些。沒有吃的，什麼都沒有，就那麼喝上兩碗鹽水。有了一點力氣，就這麼一步、兩步的走。這個阿爺（注：我現在的丈夫）就喝著茶，把命救下了。不然也餓死了。

依：你們這裡餓死人多嗎？

馬：餓死了嘛，我的頭婚男人就沒有了。

依：頭婚男人是餓死的嗎？

馬：出門了，逃荒去了，就沒有了。就是挨餓的那幾年，出門要著吃去了，出去再沒有回來。就餓死了，沒有消息了。我沒有辦法，就重找了一個。給自己招了一個人。生了四個娃娃，有一個死了。

依：你的頭婚男人叫什麼名字？

馬：什麼名字？這麼多年了，忘記了。年間多了。（注：或許老人不願意說。）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馬：人吃人著哩，從這個裡過去是一個山，人餓死了，人想挖個坑也挖不動。就把屍體放下了，身上給蓋一點土。這麼有狗過去就挖出來了，狗就吃開了。人也餓得不成，就把死人背回來，就這麼吃了。

依；是什麼地方？

馬：新營公社，現在是新營鄉。以前和我們是一個鄉，以後分成兩個鄉了。

依：他們是自己家人？還是吃別人家的人？

馬：自家的也吃，別人的也吃。

自己家懷裡抱的孩子死了，也吃上了。哪裡來的肉呀？小娃娃餓著餓著，就是骨頭和皮子，哪裡來的肉呀？大人就啃著吃上了。自己家吃的也有哩，別人家吃的也有哩。

那邊新營鄉是人吃人，狗吃人。人餓的沒有辦法，啥都吃上了。

依：他人吃了人，別人怎麼發現了呢？

馬：那時候，漢民餓死了，就扔了，我們的人，用白布包一下，就埋下了，也就是用土稍微埋一下。人家去挖出來，拿回來，就剁碎煮上吃上了。

死的是回民，吃人的也是回民，人吃人的年間，可憐嘛。

依：人被吃了的家找不找吃人的人麻煩？

馬：不找，人沒有力氣說話，你吃你吃去，人家也不找，沒有力氣找了。人是餓著沒有辦法了，才吃人肉，不然他也不會吃。

依：村子裡發生了人吃娃娃、吃人的事情，有沒有公家來調查？

馬：沒有嘛。公家不管，調查啥哩？吃了就吃了。

那個時間，是毛主席不知道，他當皇帝，他不知道人吃人，都是手下的人做下的。

我是餓得東倒西歪，氣沒有斷。到了後來，麵給了，在食堂吃，一個人給一兩

麵。吃食堂，那麼大鍋，去了是稱著吃。你家裡有幾個人，給你幾碗。勞動的人給兩碗，不勞動的老人、孩子給一碗。那個湯清的，你個人的臉都能在碗裡看著。認識公家的人了，能沾上些光，能喝得稠一點，人就硬棒好多。如果公家的人你不認識，你還是喝不上，餓你就餓著。就那兩碗湯人家還不給著喝。人家不給。

後來土地下放了，就慢慢的好了。這就一下子五十多年過去了。

十五、我的侄媳婦在杜家涯被吃掉了

受訪人：鄭玉蓮，女，回族，71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5 日。

錄音長度：16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田頭。

大饑荒餓亡者：

鄭 ××，男，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梁家司人，餓亡。

鄭 ××，男，13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梁家司人，餓亡。

馬由素夫，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鄭玉蓮的侄媳婦，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卜家莊添平大隊坡根隊人。因為飢餓，跑出門逃荒要飯，那個時間，女人出門也沒有人收留，在杜家涯被人吃掉。他的丈夫陀努力在媳婦被吃以後，逃荒去了新疆，再也沒有回過家。

鄭玉蓮

前記：司機鄧師傅的媳婦帶領我去村裡採訪，看見一個頭戴圍巾的回族婦女在地裡挖草藥，就蹲在地頭和她聊。她一邊用

刀剜草藥，一邊說話。

依：你們吃食堂吃的什麼？

鄭：食堂給吃的湯湯，能看見人影子的湯湯。

依：一個人給多少？

鄭：一個人給一勺子，我那個時間是十五、六，就吃食堂。我們家在梁家司，梁家司遠得很，也是和政縣的。我們榆樹皮吃過，樹葉也吃過，以後公家給了些高粱麵。家裡困難得很，我們的大大就沒有了——沒有吃的，把大大沒有了。

依：是餓下的嗎？

鄭：把我的大大，就是我的父親就餓的沒有了。湯湯喝著就餓壞了。

依：你大大叫什麼？

鄭：大大的名字叫啥我也不知道，也就是四十多歲。我們年紀小，傻著呢。我不知道。我們是姓鄭，我的名字叫鄭玉蓮。

依：你家還餓死了誰？

鄭：還有一個弟弟，餓死了。

依：你餓死的弟弟多大？

鄭：我餓死的弟弟，屬兔的，餓死的時候是 13 歲。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在地裡？

鄭：看見過嘛。

我的老阿娘拉著幾個娃娃，拉著拉著，就把我說到這裡來了。我到這裡來，這個家也餓死了兩個人。叫由素夫，男人，是東鄉人。一個男人、和他的女人一天就餓得沒有了。那時候餓死的多，人都不記得那個。

59 年把我給到這裡，還是吃食堂。還是困難的時候，還是下苦。我來時 15 歲，15 就結婚了。我 20 歲就生了兒子了。一直都在下苦。

依：你到這裡能吃上嗎？

鄭：那個時間有黃豆、高粱麵，從食堂打回來就那麼吃著。高粱你知道嗎？紅的，吃上人拉不下來。還有黃豆麵，還不給你多打。一個人給四兩。

依：四兩是給乾的？還是糊糊？

鄭：四兩麵，我吃著吃著給鬧了（土語：中毒），睡到半夜糊裡糊塗的。我的老婆婆說："怎麼還睡呢？給鬧了嗎？"我的腦子不清楚，中毒了。我的男人說："你怎麼還睡著？咋不起來？"我說："我的頭疼著哩。"我吃黃豆麵吃的給鬧了。就這麼活過來了。

依：那個時候，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鄭：有！有！我們的侄媳婦就叫人吃掉了。我們家的一個人。

依：是自己家人吃上了？還是別人吃上了？

鄭：是我們的侄兒子的媳婦，在家餓得不成，到外面要著吃去了。走到杜家涯那個地方，讓人給吃掉了。

依：她叫什麼？

鄭：名字我也說不上。

依：她出去再沒有回來？

鄭：沒有回來。

依：人們怎麼知道她被人吃掉了？

鄭：她叫人吃掉了，那個時間，女人沒有人留。她要飯要不上，那個時間又冷得很嘛。沒有吃的又冷，人就走不動，就在杜家涯讓人吃掉了，就這麼吃上了。那邊有人傳過話來，說媳婦讓人吃上了。她的男人也餓得沒有去找。男人餓得走了，逃荒去了。上了新疆了，媳婦沒有了，他就走了再沒有回來。新疆那邊還能回來？

依：你的侄子叫什麼？

鄭：努力，努力。姓陀，陀努力。被吃的就是陀努力的媳婦子。

十六、這裡吃娃娃的有兩三個

受訪人：馬進蘭，65 歲，女，回族，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5 日。

錄音長度：1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村外小路上。

馬進蘭

大饑荒餓亡者：

黑娃哥哥，男，姓名不詳，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人，餓亡。

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一個四十來戶的村子餓死八十多人，平均一戶餓死兩個人。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和政現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糧食都被徵收光了，農民沒有吃的，村裡有小娃娃餓死了，家裡人淺淺掩埋，村人到了晚上就偷偷的挖出來煮食，被吃了孩子的家也沒有力氣去詢問。這個村子發生人吃人的事情有兩、三起。

馬進蘭說：去家裡吃飯吧。

依：姨姨，你記得58年嗎？

馬：58年，我才八、九歲嘛，能記得事情。那時候是吹牛皮，上面放著麥子，下面放著麥衣，吹著就把群眾給餓壞了。人家把糧食都拉光了，不剩一點點。

剛開始還能吃飽，以後就吃不飽了。我們就吃草，大豆草、包穀草，這些莊稼的衣衣都磨上吃了。

依：那能吃下去嗎？

馬：吃不下去嘛。吃上大便不下來。還有榆樹皮，烤乾，磨成麵。還有草，磨成麵，吃著一股子草腥味。哎呀，那個難吃的到現在我看到樹皮都害怕。餓死的人就特別的多。那個時候基本一個家庭餓死兩個人。餓死了。

依：那個時候這個村有多少戶？

馬：四十多戶，把八、九十個餓死了。人死了，埋不了。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人？

馬：我們家沒有餓死人，原因是我的父親聽說糧食要緊張了，偷偷裝了一口袋包穀在廁所埋下了。晚上12點以後偷偷的挖出來，炒上一碗，一人給上一把。那能想到的人還埋些糧食，想不到的膽子小的還埋不下。

依：你們埋了有多少斤？

馬：幾十斤吧。一個人只給上一把，吊命的。

依：那你們不害怕人家發現嗎？

馬：那些駐隊幹部說，這家可能能吃上些糧食，這個丫頭臉色還好，好好查去，人家來了各處都查，但是我們的糧食埋在屎堆下面，那裡他們沒有查。

依：埋在大便下面嗎？

馬：嘿嘿，就在那裡埋著哩。我父親聰明，十多天挖一次，一人吃上一把，吃

上幾顆。不死就算了。

我父親救了我家的命，我們家兩個哥哥，四個姐妹，六個，就算活下來了。

依：你個人有沒有看見過餓死的人？

馬：看見過，人吃了草，大便不下來，黑娃老哥，蹲在廁所蹲著蹲著，就掉下去了，餓死在廁所裡了，連個撈出來的人都沒有。餓的沒有人來拉，人都沒有力氣。一個莊子裡的人死了，挖那麼淺的溝溝就埋下了。人一死隨便就埋下了。

那個時間是人吃人，不吃就餓死了。有的小娃娃還被人偷著挖去了。

依：你們這個村子？自己吃？還是別人吃？

馬：別人吃。小娃娃餓死了，人家挖出來，偷著吃了嘛。小娃娃，哪裡來的肉？以前的娃娃，沒有肉。

依：被吃掉的是男娃娃、女娃娃？

馬：反正娃娃讓吃掉了，男的女的我不記得了。

依：發生過幾次？

馬：唉呀，好幾次。

依：你知道有幾次？

馬：有兩、三個。

有一個老漢，餓得沒有吃的，想把自己的娃娃吃掉，把開水都燒開了。剛想把娃娃放到鍋裡煮，有個人進去了。一個人進來了，這個人就不敢煮了，這個娃娃就沒有被吃掉。

到現在人們幹活的時候都說："你命大，不然早讓你大大煮上吃掉了。"人們經常說這個事情。

依：這個活下的娃娃叫什麼？

馬：姓馬，馬武德。現在都五十多歲了。

依：如果一家的娃娃被另外的人吃了，這家找不找這個人？

馬：不找。找不動，人家都是晚上挖去的，不讓人看見。有本事的人才能挖出死人吃，沒有本事的人也吃不上。害怕嘛。

十七、老奶奶你鍋裡煮的是啥？

受訪人：馬建良，男，85 歲，回族，甘肅省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15 日。

錄音長度: 18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和政縣城關鎮後寨子村陰窪社馬建良家。

馬建良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和政縣新營鄉, 三個幹部去一個老奶奶家檢查, 問老奶奶吃早飯了沒有, 老奶奶說沒有, 幹部看見鍋上冒著熱氣, 就問: "老奶奶, 你鍋裡煮著的啥? " 老奶奶不出聲音, 一個幹部揭開鍋蓋, 裡面煮著一個娃娃。 這個娃娃是本村餓死的孩子, 沒有剁碎, 整個煮在鍋裡。

前記: 本來是找麥法法談的, 但她病在炕上, 精神不大好。 恰好她的丈夫馬建良從縣裡買藥回來了, 老人在當地生活了一輩子, 什麼都知道, 就開始問他。

依: 爺爺, 你給我說一說以前這裡怎麼樣?

馬: 那個我記得, 50 年、51 年、52 年, 這個時候相當困難。 慢慢轉成互助組、農業社、高級社, 高級社好了一半年。 到 58 年就不行了。

依: 你們那個時間能不能吃上飯?

馬: 那個時間? 洋芋草也吃了, 豆草、大豆草、樹皮都吃了。

依: 為什麼沒有糧食?

馬: 為什麼? 一畝地本來是 300 斤糧食, 人家說是 3 千斤。 這麼虛報瘋狂, 胡說, 吹牛, 如果不這麼說上面的領導不行, 不高興。 拔白旗, 還要法辦哩。

依: 這裡有法辦的嗎?

馬: 那多了, 少報了糧食就要法辦。 抓起來如果生活好些, 還能回來, 如果不好, 就死在裡面了。 特別是說過發牢騷的話, 這樣的人死得多。 就虛報浮誇, 把糧食就都交上去了。 這麼一交, 就全部交上去了。

依: 那時候交糧食怎麼拉?

馬: 剛開始是用馬車拉, 後來是用架子車拉。 按照那個虛報的, 除去群眾的口糧, 你還得上交多少多少斤。 這麼一交, 農民就沒有一點點了, 沒有吃的東西了。 人就吃草吃樹皮, 人就這麼吃, 許多的人就餓死了。

依: 有沒有到你家來搜糧食?

馬: 你家裡有些東西, 人家全部拿去了, 大隊拿小隊拿。 你吃些東西, 人家

就審問："你是哪裡來的糧食？"食堂化，你在家一吃，人家就跑來看。

食堂化，剛開始還可以，隊長們說三天不吃重樣飯。現在的飯湯都比那個時候的麵湯稠些，人的影子都能看見，你能活個人嗎？那個不得了。

如今的小娃娃不再遇到被吃的災難了。

依：你們這個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馬：多了。數字我說不上了，也多。

依：那你怎麼度荒呢？

馬：一天給二兩麵，二兩人能夠吃嗎？貓娃子狗娃子都不夠吃。

依：你那時候餓得腫了沒有？

馬：腫了，還走不了，還爬著走。爬著還要到地裡挖野菜吃。

依：你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馬：看見了，我能不見？人動彈不了，他就餓死了，人死了沒有人給埋。人餓得挖不動坑。

依：你有沒有聽說過附近有人吃人的事情發生？

馬：多了，就說這個新營，餓死了人多了，公家的糧食下來了。公社、大隊幹部把糧食領下去了，第二天干部們來檢查，看看糧食下放了沒有。有三個幹部進了一個家裡，一個老奶奶坐在炕上不動彈。幹部就問："老媽媽，你們的糧食分到了沒有？"老奶奶說："還沒有分到。"幹部又問："你的早飯吃了沒有？"老奶奶說："還沒有吃哩？糧食還沒有分回來。"幹部進了廚房，看見廚房裡的鍋上冒著熱氣。幹部就問："你鍋裡煮的是啥？"老奶奶不敢說話，一個年輕幹部就想看一看鍋裡煮著啥。那個鍋蓋是壓住的，那個幹部把鍋蓋揭開，一個娃娃的胳膊就伸出來了，鍋裡煮著一個餓死的娃娃！

這個年輕的幹部一下嚇得跑到大門口，另外兩個幹部說："這個家夥看看，跑走幹啥？"就問他："你跑啥？"那個幹部說："你們看去，鍋裡煮著一個娃娃！"

依：是切開的娃娃？還是整娃娃？

馬：整的，娃娃小，鍋大嘛，這麼大鐵鍋能裝下娃娃嘛。這些幹部就到大隊罵："你們還不發糧食，人都把娃娃煮上吃著哩。"把大隊催著一時三刻就把糧食放下來了。

依: 這個娃娃是老奶奶家的孫子嗎?

馬: 不是, 是村裡餓死的娃娃。

依: 抓了這個老奶奶沒有?

馬: 也沒有抓, 那時候餓急了。 這裡人吃人的多嘛, 人吃人, 見啥吃啥。 人不行了, 人家看見就殺著吃上了。 買家集、亞當吃過人的就多了。

依: 你說殺活人吃?

馬: 買家集、亞當這裡吃過人的就多了, 人吃人, 沒有死, 殺著吃。 外面路過、走的人就抓住吃。 人餓得家裡呆不住了, 如果出外, 人家看見了, 就把你抓住殺掉了。 吃上了。

依: 如果一個人出門被人殺掉吃了, 有人來調查嗎?

馬: 哪個來調查? 哪個管哩? 人吃人的時間, 哪個管哩?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我也不敢出門, 要出門農業社不同意, 人家不讓出去。那個時間人是要手不敢給腳, 要腳不敢給手。 人不敢說話。

依: 國家一直說是“三年自然災害”, 是嗎?

馬: 不是, 不是, 自然災害? 不是。 那是虛報浮誇。

依: 你給不給後代說這些事情?

馬: 娃娃們知道, 說了也是白說, 就是我們老人們坐下總是說。

後記: 老人們大多心明眼亮, 什麼都知道, 但大多數不認字, 也就沒有人寫下來。

十八、爸爸煮著吃了女兒

受訪人: 蒲秀珍, 女, 73 歲,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15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蒲秀珍家。

大饑荒餓亡者:

蒲秀珍

一個老奶奶，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人，餓亡。

一個啞巴，男，20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人，餓亡。

宋林，男，一家餓死五口，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人。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餓死三十多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買家集鄉民主大隊河沿村陳立寶的女兒餓死了，陳立寶沒有去埋，把女兒的屍體藏在門後面，吃的時候就割一塊放在鍋裡煮。陳立寶靠吃女兒的屍體活了下來，於前四、五年前去世。 村裡人都知道他吃過人肉，但是沒有人責怪他，都說那是因為餓得不成，才吃女兒的肉。

依：奶奶，給我講講你們困難時候，就是 58 年過下的日子。

蒲：唉呀，那時候困難得很嘛，那我也說不清楚。 困難是從 59 年開始的。

依：那你吃過大鍋飯沒有？

蒲：吃過嘛，唉呀，那個時候，困難呀，那了不得呀。 食堂給湯喝，弄了弄就散夥了，維持不住了。

哪裡來的糧食？人家徵收的多，如果留下些糧食，人家大隊把隊長抓住了，把房子上的瓦片砸爛，讓隊長跪在上面，就那麼整治哩。 讓隊長跪，他給藏下些糧食，不要讓隊里人餓死，就那麼讓跪。 也就藏下一千斤，一千斤全隊人也不夠吃。人家發現就開批鬥會，就鬥開了。

依：那時候主要吃什麼？

蒲：我們吃的榆樹皮，把榆樹皮剁碎，用小磨磨出來，舀在碗裡，吃一口就全部吸到嘴裡了，黏得不成。 大豆衣子吃了，那是給豬吃的我們也吃了。 那時候吃 9 月、10 月，拿個小鏟子到地裡，挖著吃那個根。 連土都不打。 村裡的老漢們現在還說：“拔出來個苦苦菜連屎都吃上了。”顧不上洗。 我們到地裡找上些洋芋，就那麼生吃上，甜得很。

苦苦菜，你知道嗎？主要吃苦苦菜。 到冬天地皮上曬乾了一層，我就去挖一個先吃上，吃得差不多了，就挖上一籃子，就那麼拿回家，煮些湯給家裡人喝。 那

個養活了一層人。

依：你餓的能走路嗎？

蒲：我去河灘提水，提著個罐子，一個手提罐子，一個手拄著棍子。一個人看見一個人，話也說不動，人見人不說話。

我那時候還年輕呀，才 18 歲呀，就拄著棍子，腿走不到前面。

依：你浮腫了嗎？

蒲：浮腫了，能吃不能吃的都吃上了。我們一年過的生活，十年也說不完呀。

依：你們村裡餓死的人多嗎？

蒲：有三、四十個人餓死了，有些人坐在門口就摔過去，死了。一、兩個月什麼都不吃，人受不了。我們家的隔壁就餓死了一個老奶奶，六十多歲了。還有一個啞啞，就是不會說話的。沒有吃的，就不給啞巴吃，好人都沒有吃的，還不餓死他，把他養上什麼都不會幹。那個小夥子都二十幾歲了，可憐得很。

有一家餓死了五個人，全家死了。有些不記得了。死得多。

依：全家餓死的叫什麼名字？

蒲：叫宋林，有些當時知道，現在忘記了。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

蒲：看見過，那時候各人管不住各人，人死了，挖個小坑就埋上了。有些死了就沒有人埋。

我們家沒有餓死人，是我們的婆婆主持得好，多找菜，給一家子人喝。有一天我正喝湯呢，鄰居的一個男人進來，搶過去就喝上了。喝了就跑了，就那麼個年間，我們也不怪人家。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嗎？

蒲：有哩，大人吃娃娃，大人娃娃吃不上。死是娃娃先死。我們知道，九隊就有吃人的。

依：是漢族人？還是回族人？

蒲：漢民，我們這裡是漢民。那是沒有辦法了，人餓著不行嘛。九隊是人家家的人餓死了，他白天看下，到晚上找回來吃。有些死人扔在坑坑裡，有些沒有人埋，就挖不動嘛。

我們這個莊子裡吃過人肉的人也有哩。有哩，人餓著不成就吃了。（因為丈夫在旁邊，老人不太願意說。）

依：我們只是說一說那時候的歷史，那

蒲的丈夫白生祿說：那一年的苦難，十年都說不完。

是一個特殊時期。

蒲：那是一個歷史。我們村陳立寶（注：音）吃了自己的丫頭，在鍋裡煮上自己的女兒吃上了。女兒餓死了，她的爸爸不抬出去埋，把女兒藏在門後面，吃的時候把身上的肉割下來，放在鍋裡煮上吃著哩。餓著不成，就吃了。

不吃沒有辦法，能吃人肉的還是人厲害的，好多人還吃不上餓得動彈不了。

依：爸爸吃自己的女兒？

蒲：吃了就吃了，他沒有辦法，不是人壞，也不是人惡。那人死了，就吃嘛。

依：就是你們這個莊子嗎？

蒲：嗯，這個爸爸也死了，死了有四、五年了。

依：他吃了自己的女兒，你說他害怕讓人知道嗎？

蒲：他也不害怕，自己餓得不成了，自己也快死了嘛，怕啥哩？

依：他吃了自己的女兒，上面有沒有人來調查？

蒲：沒有，那沒有，人餓死了就餓死了，吃了就吃了。後來人家幾兩麵給供應上了。你就喝著，你就命吊著。從來沒有人到我們這裡調查。哪個來調查？

依：這裡當時有沒有什麼災害？蟲災？旱災？

蒲：沒有，那是人為的。

依：你們給後人說這些嗎？

蒲：我給我的孫子說，我的孫子不願意聽。

後記：這一家子人，明顯態度不一樣，蒲沒有什麼文化，知道什麼說什麼。但是他的丈夫上過臨夏農業學校，知道政治的可怕，就儘量不說，反覆強調是歷史的特殊時期，不怪上面的高層領導人。顯然他很清楚這個村子人吃人的詳情，卻不願意說出來。

十九、“59 年搞糧”餓死一半人

受訪人：馬麻二里，男，61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

時間：2014 年 5 月 16 日。

錄音長度：2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馬麻二里家。

馬麻二里

大饑荒餓亡者:

趙由素夫和他的妻子、三個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趙 ×,男,1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尕乃,女,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麻二里的奶奶,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大莊大隊人,餓亡

馬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大莊大隊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餓死了一半以上人口,死屍被埋葬後,人們到晚上偷偷挖出來煮食。 村裡一個爺爺吃了他的孫子,因為馬麻二里當時年紀小, 又餓得稀裡糊塗,所以不記得被吃孩子的名字和爺爺的名字。

前記:在卜家莊採訪的時候,一個小夥子說他岳父的莊子餓死了一半人,也發生過人吃人。 就詳細問了他岳父的姓名、地址,讓司機馬師傅把我拉到新營鄉河沿村。 村裡的小孩趙龍將我領到馬麻二里家,他臉色黑紅,一臉大鬍子,坐在炕邊就聊起來。

依:你多大歲數了?

馬:我是屬蛇的,53 年的人。 年齡不太大,61 了。

依:你們這裡 60 年是不是特別困難?

馬:我們這個地方和其他地方相差大,到現在我們這裡都相當困難,是我們的地區不成,高原地帶。 老漢們說:“山高地涼,大燕麥不黃。”地區不成,我們現在還是困難。

就說 60 年,那個更困難了。

依：你給我多說說，我主要想了解一下那個時候的情況。

馬：我是解放一兩年後養下的，58 年還是個小娃娃，記得不太清楚了。我就記得一個多月沒有見過吃的東西，特別是到了冬天，就是去挖野菜、草根都凍住了，地面上也沒有，也挖不出來。

和馬麻二里面對面交談。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來搜糧食？

馬：因為搜糧食，被打壞的多得不得了。搜糧食的時候，人都餓得躺在炕上，工作組去了還要審問："你藏下的糧食在哪裡放著哩？"人餓著哩，還把人拉出來要糧食，沒有糧食就把人吊在梁上打。我們這裡就這樣被打死的人多了。

現在我們就叫"59 年搞糧"。人都要餓死了，還吊起來打哩。老人們就經常說哪個人打了哪個人，哪一天打了，哪一個晚上打了，哪裡打了？到如今，我出門和老人們坐下，還說著哩，還說著哩。人都餓死了，還打著問藏下的糧食在哪裡呢？

依：你們吃大食堂吃的什麼？

馬：一個莊子一個食堂，食堂有一個大鍋，挖上些野菜來煮上，撒上不到一、兩斤麵，看起來是麵湯，看起來是水。水湯湯，人影子都能看見，現在洗過鍋的水都比那個稠。三個大桶子，一人給一馬勺。吃食堂就把人吃得餓死了。

等天亮的時候，人就餓死了一大層，這個娃娃（趙龍）的老爺爺，那時候沒有計劃生育，娃娃們多，天亮的時候一個家就餓死了五個人。他的老爺爺，老奶奶的幾個兒子。他的老爺爺叫趙由素夫，這個莊子裡餓死的人多了。

依：你們家餓死了誰？

馬：我的家餓死了我的母親，我的奶奶。我的奶奶當時多大歲數，我記不得了，我的母親我也記不得了，反正餓死了。

依：奶奶的名字叫什麼？

馬：奶奶的名字？奶奶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的母親的名字我知道，叫尕乃，姓馬，馬尕乃。

依：是哪一年餓死的？

馬：哎呀！我們這裡挨餓最厲害是 59 年，59 年的年底。是冬天，特別冷。

依：你媽媽不在的時候，你在她跟前嗎？

馬：我是在她跟前，我也餓得不知道個啥。媽媽也和我沒有說話，我這麼大的人餓得什麼都不知道。人看起來是死著哩，看起來是活著哩。

我的媽媽是正月死的，我的奶奶是六月死的。就是挖著吃些野菜，沒有一點米糧。

依：你們家還餓死了誰？

馬：我們家餓死的親戚們就多了，我的外婆家，我媽媽娘家的人。我媽媽的家在大莊大隊，我媽媽娘家餓死了我的外爺、外婆。他們都是姓馬的，名字我不知道。小輩裡也死了好幾個，名字我也記不得，一個是年紀小，一個是自己也餓得稀裡糊塗的，活一天算一天。

依：你們這裡餓死了有多少人？

馬：我們這裡有五百多戶，按比例說，餓死了有一半人，半數。

依：你們家有沒有人出門逃荒？

馬：我的父親就逃荒去了，去了幾趟甘南。能要些炒麵和洋芋，能救命的東西能要回來一點。逃荒的人多，我們隊上的馬明福，被父親領上到寧夏逃荒，他的父親去世了，他就被國家收到孤兒院去了，一直生活在寧夏。以後他長大了，孤兒院分配他到黑龍江去，黑龍江太冷，他不想去，就回來了。就回老家來了。他現在也70歲了，就是逃荒活下命的。

（村民趙華插言：我的媽媽抱著我的哥哥去逃荒，人家賣的大豆一塊錢一把，我的媽媽買不起，就把我的哥哥餓死了，我的媽媽就回來了。）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發生人吃人的事情？

馬：發生過嘛！發生過嘛！這個人死了，埋了，另外的人就偷偷的挖出來吃上了。吃過，這個村子有一個老漢吃了他的孫子。

依：你記得小孩的名字嗎？

馬：不知道，吃人的名字我也不記得了，就是這個村子裡的事情。

依；別人怎麼知道他吃了人了？

馬：有人看見了，他吃自己的孫子，別人就發現了嘛。

依：那糧食到哪裡去了？

馬：我還小，不知道，

老兩口。

我聽老人們說，剛開始的時候，上面來的工作組問："你們一畝地裡有多少產量？"本來一畝地 300 斤、500 斤，人家吹牛："我們這裡一畝地 1 千斤。"人家把這個數字要去，就按這個比例下達公糧嘛。你說的多，人家就要得多，國家就按比例要糧食。

別的地方 6 月、7 月才收糧食，我們這個地方 6 月、7 月莊稼才長著哩。人家不管還不到收糧的季節，就催糧、催糧，這麼催著就沒有辦法。就把青的糧食割下來在鍋裡烤乾，不按莊稼的規律做。當頭的人被上面逼急了，也不讓人們好好打場，莊稼就糟蹋了一部分，還沒有熟，就割下來了。

這麼一糟蹋，春上就沒有吃的了。太殘酷了，那個年間。

和年輕人說這些，年輕人不相信，說："你們怎麼不搶著吃？"我們就說："世上能吃的東西就沒有，你搶都搶不上，沒有能吃的東西。"這個莊子裡沒有，那個莊子裡也沒有，你走上二十里、三十里也沒有。你搶什麼哩？那個年頭，你遇到沒有辦法！

後記：聽了當年只有七、八歲的馬麻二里講述他們村子的"59 年搞糧"，吊打拷糧，讓我想起千里以外的河南省信陽地區的"59 年糧食關"。光山縣老農吳永寬的村子餓死了七十多個人，河沿村餓死一半以上。

廿、實在沒吃的，吃了孫子

受訪人：王尕法，女，86 歲，回族，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6 日。

錄音長度：21 分鐘。地方話翻譯：趙龍。

採訪地點：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王尕法家。

大饑荒餓亡者：

王尕法的公公、婆婆、四個孩子，姓名、年齡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一個家庭男人出門逃荒去了，女人和兩個孩子餓死在家裡，這家的老爺爺餓得沒有辦法，想出門也沒有力氣出，就殺了自己一歲多的男孫，煮食。過後也沒有人調查詢問。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餓死了一個孩子，白天埋的時候，被有心人看見，到晚上就挖出來，等孩子家人再看見的時候，孩子的身體已經不見了，只留下頭顱。這個家人就把孩子的頭重新埋葬了一次。

王尕法

前記：在河沿村，我說："能不能給我找些年紀大的人？去聊聊。"十來歲的趙龍就把我領到王尕法家。老人家身體不大好，坐在炕上取暖。她不太能聽懂我的話，她的媳婦和趙龍在一旁給我們做翻譯。

依：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王：王，這裡姓王，王尕法，我 86 了，不中用了，眼睛、耳朵都不中用了。

我到這裡來是 16 歲，年頭多了。到 58 年，我來這裡已經有十年了。

依：58 年這裡吃啥？

王：吃的？吃著吃著什麼都沒有了，草根都吃上了。到地裡挖草根，五穀一點都沒有。沒有吃的還要打人，往死裡打。

依：為什麼打？

王：為什麼打？要糧，要不下糧食，就打。捆起來打，吊起來打。用繩子把手指頭捆起來。

依：有沒有打你？

王：打了。你看看，我的大姆指。（老奶奶坐在炕上，伸出手讓我看她變形多年的大姆指頭。）他們把我的兩個指頭用繩子綁上，吊起來。你看，這是吊過的。把我吊到梁上。人家就問："你們的糧食到哪裡去了？""你們怎麼沒有糧食？"農業社的糧食都拿去了，哪裡還有糧食。我的指頭都吊的變形了。沒有糧食就打，好多人都被打壞了，好多。人家不管，男人女人都吊起來打。

餓著餓著，人都一下子沒有了。58 年、59 年，把人餓的一個一個的沒有了。一個村子裡每家都餓死四、五個，兩、三個。家家都有死人，有的家死的沒有一個人了。

依：你們家餓死了幾口人？

王：我們的家裡餓死了六口人。阿爺、奶奶、（土語：公公、婆婆）小娃娃們。

依；是你自己的娃娃嗎？

王：嗯，男娃也有，女娃也有。小的四個沒有了。老年的阿爺、奶奶，這麼就是六個人沒有了。

依：你的娃娃多大了？

王：比這個娃娃還小些。

依：你的娃娃叫啥名字？

王：啊唷，我忘記了叫啥名字，六個人。

依：阿爺、奶奶多大年紀？

王：阿爺 58 年沒有的，餓了幾年了，吃的沒有嘛。年紀不大。

依：家裡死了人怎麼埋呢？

王：莊子裡的人給埋的。

依：這個村子裡餓死的人多嗎？

王：多嘛！一個家四、五個，四、五個的死，根斷掉的多。

還有的人，把娃娃死了埋掉，人家挖出來吃上了。你看看！

依：是自己吃？還是別人吃？

王：別人吃。還有的人實在沒有吃的，吃了自己的娃娃，自己的孫子。

依：娃娃是死了？還是活著？

王：活的，活的。沒有吃的，沒有辦法了。

依：被吃的是個男娃娃？女娃娃？

王：男的嘛。

依：娃娃多大？

王：一歲，一歲多些。

依：是誰吃了這個娃娃？

王：爺爺，到外面去討要他走不動。名字我不記得了。這一家子，兩個娃娃，一個媽媽都餓死在炕上了。男人出門要飯去了。莊子裡的人就把這一家子人給埋了。現在是挖個坑埋人，以前是老鼠挖的洞，人挖一下，把人一埋，填點土。

依：他殺了娃娃，吃了自己的孫子，有沒有公社的幹部來調查？或者逮捕這個人？

王：那個時間沒有人來調查。後來公家也知道了，也沒有管過。公家的人來看，到那家小娃娃的衣服塞了一包。

還有一個家死了一個娃娃，埋掉了，白天有人看見了，晚上去挖出來吃上了。等這家子人去看的時候，裡面只埋下頭。身體已經被人吃掉了。我們這個莊子大，餓死的人多，吃人的有兩、三家。

依: 你那時候能走動路嗎?

王: 餓得走不動, 不見五穀嘛。

依: 那糧食到哪裡去了?

王: 地裡的糧食, 公家樣樣都拿上去了。哪裡來的糧食?

後來公家們來檢查來了, 外地來的幹部一家一家上門來檢查。問家裡有幾個人, 餓死了幾個人。才給了一把麵。幹部說再不要打人, 不要罵人了。

依; 幹部是哪一年來的?

王: 60 年, 檢查以後給二兩麵。

現在的娃娃們都不知道。

後記: 十來歲的趙龍, 一直陪伴著我採訪, 以他的年齡, 還想不明白這些老奶奶訴說的故事。

廿一、他們兩個都吃過人肉

受訪人: 馬希武, 男, 67 歲, 回族,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

時間: 2014 年 5 月 16 日。

錄音長度: 4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小賣部門口、馬希武家。

馬希武

大饑荒餓亡者:

馬葛巴三十五, 餓死了他們夫妻、兒子、孫子, 一共 13 口, 除他之外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馬占龍,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 餓亡。

馬占龍的妻子，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馬福雲的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農民馬應海，當時三十多歲，他的父母餓死了以後，他沒有辦法，就到人家的墳地裡找。白天餓死的人埋了，晚上他就去挖，挖回來放在水缸裡，慢慢煮著吃。家裡沒有地方藏，馬應海來食堂喝湯的時候，他把煮熟的娃娃的胳膊在懷裡揣著哩，讓人給看見了。被駐隊幹部一頓暴打。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六社農民馬胡塞尼，當時三十多歲，餓的沒有辦法，弄來死屍，切碎放在案板上，被進去找他的村民看見。他吃的是本村餓死的人，因為人都餓得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因此也沒有人找他責問。

前記：我來到河沿小賣部，買了一些掛麵、冰糖，準備送給村裡的老人。從小賣部出來，門口坐著幾個老年人在聊天，我就“不捨得”走了，找了個小板櫈坐下和他們閑談起來，其中一位叫馬希武，念過書，在村子裡當過會計，算是能說會道有些見識的人。他的普通話也比其他村民好，大饑荒的時候，他有十幾歲了，什麼都記得。

依：師傅，你多大歲數了？

馬：我是 47 年生的，今年就是 67了。

依：你們這裡以前生活怎麼樣？58 年、60 年？

馬：困難唄，60 年我們這裡餓死了三百多人，光是這一個自然村。

依：你們那時候吃大食堂嗎？

馬：吃過大食堂，58 年大躍進成立了食堂，把家家戶戶的伙食合併了，八月份就吃開食堂了，不讓自己家做，到了年底過後國家把糧食徵收完了。當時是虛報

趙華一家曾經餓死了五、六個人。

浮誇，上面的任務壓得緊得很，把糧食都徵收掉了，到年底就把人給餓死了。59 年到 60 年，60 年的元月份就是餓死人的時間。

我們家沒有餓死人，是因為我的父親過去在酒泉，給國家幹事情。我父親去世了，我的母親手裡有點錢。她到臨夏去，買點高價麵回來，買上點糧票。那時候一斤糧票四塊多錢，就這麼維持著。餓是餓，家裡算是沒有餓死人。

依：你在村子裡有沒有看見過死人？餓死的人？

馬：啊唷！多得不得了，每天每天，60 年的元月份，天天都死人。

依：人一般死在地裡還是炕上？

馬：炕上，人動彈不了了。這村裡有一個胡同道道，就是那個莊子，那個宅基地裡那一家人全完了（注：全家都死了）。一個人都沒有了。

依：有幾口人？那個戶主叫什麼？

馬：13 口人，一個都沒有了。人太老實了，不敢偷、不敢搶、不敢跑，也不敢到外面去要飯。那個戶主叫葛巴三十五，姓馬，就叫馬葛巴三十五。這個人當時也就 60 歲，如果不挨餓，也不得死。

依：他有幾個娃娃？

馬：他的女人餓死了，三個兒子，四個姑娘，幾個孫子。這個村子裡能動的人就給埋了。人看見死人也不知道害怕，看得多了。有四代人都沒有了，我也記不清楚他們的名字了。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葛巴三十五一家就關門絕戶了。

依：你們村子裡有沒有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

馬：發生過，餓死的人埋到墳裡了，白天人家埋下，他看見了，晚上就去挖出來，餓得沒有辦法，挖回來把那個死人就煮著吃了。

餓死的有老人，也有娃娃。都讓人吃掉了。

依：你記得吃了人的的名字嗎？

馬：記得，可是這個怎麼說呢？

依：你說就好了，這是個事實嘛。

馬：我現在沒有時間了，我要到清真寺去做禮拜，等我回來再好好說。一點鐘去寺裡，兩點半就回來了。

（依娃注：馬希武走了，我想他是找理由迴避談村裡人吃人的事情，覺得說出吃人者的名字不好。我有些失望：根據他的口吻，他知道的可能更多、更詳細。沒有想到，過了兩個小時，做完禮拜的馬希武在村裡找到我，領我到了他的家，繼續講述村裡人吃人的事情。我才明白，他需要講述，需要有人聽他講述。）

馬：我們村還有一家絕戶的叫馬占龍，馬占龍是在國民黨裡面當過營長的，當過官。我們本地人叫他“黑營長”。到 59 年沒有吃的，兩口子一下子都餓死了。英雄漢也被一碗飯餓死，再英雄也沒有用。他們有一個小兒子小名子叫個尕柱，官名叫馬少雲。56 年、57 年他去了青藏公路，就是國家徵下的民工，去當民工。修完

鐵路以後，他手裡有點錢，又跑到玉門、玉門鎮河西那邊逛著。兒子沒有在家，老兩口一個晚上就死在一起了。

依：他們家就是父母親餓死了？

馬：他的妹夫雖然沒有餓死，但是餓死人的時候，就吃了人肉。他叫馬應海，是馬占龍的女婿，他是新疆烏魯木齊人。

依：他怎麼到臨夏來了？

馬：這個馬占龍在馬步芳的部隊上當營長，在烏魯木齊駐紮的時候，就把馬應海這個小小的孩子領來了，給他當了兒子。等他自己的姑娘長大了，就給兩個娃娃合併成一家了。就是養子娶了自己的姑娘。這個養子就叫馬應海，隨了他們家的姓。

依：馬應海當時多大歲數？

馬：也就是三十多歲左右。

依：發生這個事情（注：吃人的事情）是在他父母餓死以前、還是以後？

馬：以後，實在是沒有辦法了。他的父母死了以後，他沒有辦法，就到人家的墳地裡找，白天餓死的人埋了，晚上他就去挖，挖回來放在水缸裡，慢慢煮著吃。

依：他把人肉放在水缸裡，是為了保存時間長一點嗎？

馬：就是沒有地方藏，家裡就有個缸。再什麼都沒有，窮的冒土哩。

後來生產隊把糧食供應上了，還是要到大食堂集體吃飯，食堂給攪的湯吃。也吃不飽，男人家也吃不飽。馬應海來食堂的時候，他把煮熟的娃娃的胳膊在懷裡揣著哩，來食堂喝湯。住隊幹部給抓住了，抓住打了一頓。

嘿，吃過人肉的有馬應海、我們前面的馬胡塞尼，這兩個都是吃過人肉的。

依：這個馬胡塞尼多大歲數？

馬：當時也就是個三十多歲。他是八幾年去世的。

依：別人怎麼知道他吃了人肉？有人看見嗎？

馬：看見了，鄰居看見了唄。

依：是把人拖回來的時候？還是弄碎的時候？

馬：弄碎的時候，被人看見了，抓住了。他把人弄回來，在案板上切，把人肉剁成塊塊子，剛要煮哩，有一個鄰居進去看見了。

依：那鄰居怎麼知道是人肉呢？不是羊肉牛肉呢？

馬：如果是羊肉就餓不死人了。再說人肉皮、顏色也能看來。

依：他吃的都是本村的人？還是外村子的人？

馬：就是本村裡的人，本村的死人。

依：如果是你們家的人被這個人吃了，你會怎麼反應？

馬：當時都餓得不行了，也就沒有人計較。每個人都餓得顛三倒四的。

那個胡塞尼腦子稍微不清楚，本地人叫他馬爛子——馬爛子，就是神智不太

清。人們會背後議論，但是當面都不會說。馬胡塞尼吃過人肉的。

我們新營鄉，大多數是回族，有很少的漢族。有個生產隊，以前叫社，現在叫村。我們這個村子裡沒有，下面的叫營盤門，那邊都是漢族，有兩個生產隊，四十多戶人家。我們這裡叫河沿，對面的叫大莊，60 年餓死人的時候歸大莊管。和大莊是一個大隊。後來才分成河沿大隊，大莊大隊。

那個尕莊鄉，有一個回族，他餓得不行了，那個老漢餓得受不了，把人家漢族那個村的豬偷去了，偷去殺了吃上了。我們回族不能吃豬肉嘛。

依：怎麼處理呢？

馬：抓住了，被打一頓就算了。那個，饑荒年間嘛。

依：村裡人吃了人，有沒有幹部、領導、有關部門來調查？

馬：餓死人最嚴重的階段就是 60 年的元月份，青黃不接的時候，60 年的元月份人就整個死開了。

依：有沒有任何人因為吃人肉被逮捕、法辦的？

馬：沒有，沒有。

依：你覺得吃人的人當時精神正常著沒有？

馬：精神可能正常著哩，就是餓得沒有辦法了。

到了 64 年，馬應海回到了新疆，回到了他親生母親那裡。那時候沒有電話，他們就通信，他的母親說："你們那裡那麼困難，就到烏魯木齊來吧。"他的媳婦、孩子三口人就回到烏魯木齊。他們現在都去世了。

59 年的元月份，我們還在學校裡念書，上學著。給我們學生一天吃四兩糧，吃四兩糧還得到學校裡去，不去就不給喝湯了。如果呆在家裡，四兩面還喝不上了。我每天到學校去，就去喝湯湯子。後來，學生也餓得動不了，去不了了。沒有辦法，學校也就散夥了，老師也就回家了。我記得老師當時給著一點糧食，也就是二十幾斤。就是給他們發糧票，到糧站上買。

依：你是不是經常看見死人？

馬：嗨，那每天都死人，一天死十幾個、幾十個。就那麼個樣子。元月份我們這裡地下硬得挖不下去，挖不開，就用斧頭慢慢地剁，剁開一個口子，把面上的挖開再挖。最後都沒有人給埋了，人都沒有力氣埋了。

剛才你碰到的那個黑鬍子（在小賣部門口），他騎著摩托車走了。他叫馬福雲，他的父親到外面流竄去了，到臨夏縣要飯去了，被收容所收容著去了。送來送去就死了，又餓，又寒冷，就死在臨夏縣的收容所了。臨夏縣轉到和政來，和政的買家集公社給送回來了，那時候還沒有新營鄉。公社派了一個老漢用老牛車把死人拉回來，拉回來沒有人給埋，就在食堂門口放了三、四天。那是冬天，元月份正是三九天，不然人就臭了。在車子上沒有人埋，就放在車子上，隊裡的人對那個老漢說："去，你去倒了去，放在這裡做啥？"老漢把死人拉回家，他家有一個儲存過

洋芋的窖，空著哩，把車子揚起來，把人倒到窖裡，就再沒有管。

依：你們村子大概餓死多少人？

馬：如果慢慢的，一個一個記的話，我也能記起來。現在就是沒有時間記。

我們這個自然村，當時是三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有一百四十多個人，三個隊就是四百多人。58 年是這麼多人，等餓過以後就剩下一百八十多個人，一個生產隊就剩下六十多個人。一半人數沒有了。

依：死人多了，公家有沒有來救濟？

馬：州裡的幹部就駐隊著哩，給那些躺在炕上的人灌湯，一個一個的灌。

從 64 年，我在河沿大隊當會計。

依：你的後代、兒子知道不知道這些苦難？

馬：根本不知道，哈，哈哈。我的兒子 35 歲了，是 80 年生下的，虛歲。

但是那個不是“自然災害”，是 58 年毛主席、中央、上面的政策要大躍進，提出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要多、快、好、省地走到共產主義去。就把糧食的任務下得太緊了。下面的幹部，我們新營這個地方幾乎沒有文化唄，公社的幹部、基層幹部、老百姓都是文盲，有文化的人一個都沒有嘛。我們這裡自然條件相當的嚴酷，雨水多，莊稼產量不高。最好的年成也就是畝產四百多斤。57 年、58 年，莊稼確實成著哩，莊稼好，糧食打得也好。但是上面又一級一級地壓下來，下的任務重得很，國家都徵收著去了。

依：那時候是用馬車拉嗎？

馬：那時候任務重得很，一個生產隊公糧兩萬斤，購糧八萬斤，一下子把糧食拿光了。最後把老百姓餓死了。但是省上的人不知道。到了 60 年夏天，甘肅省的省委書記張仲良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了，親自來了。來到我們村買古百的門上來了。

依：你見了嗎？

馬：見了，來的是張仲良，我們臨夏自治州的書記葛曼，張仲良給我們老百姓說：“我們就是根據下面報來的數字，把口糧留下，每個人吃 500 斤，牛吃的飼料，籽種，還有儲備糧，都給你們留下了。都從那個數字裡扣除了，我們才給國家拿。”實際上把人餓死了，把他下達的那個任務還完不成。糧食拿光了，任務還沒有完成。

後記：採訪完馬希武，已經是下午了，我得坐車回到和政縣。可遇而不可求，能碰到馬希武這樣的被採訪對象，把人吃人的事情說得很具體、詳細、清楚。許多年紀大、沒有什麼文化的老人，已經不可能說得很完整了。

第二章

“通渭問題”裡的駭人真相

在 1959 年到 1961 年的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楊繼繩《“通渭問題”——大躍進 50 週年祭》

作者在通渭

2011 年，我第一次去通渭縣，拜訪《金橋路漫——“通渭問題”調查報告》作者張大發先生。楊繼繩先生所著《墓碑》關於通渭的章節中多引用這部書的資料。就是許多不識字的通渭莊農人，也知道有這本書記錄了他們的苦難。

回到美國後，我撰寫了一篇《為甘肅大饑荒餓鬼安魂——訪張大發談〈金橋路漫〉》，刊登於《世界日報》週刊 2011 年 8 月 21 日，引起巨大反響，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和反饋。但是，不久後，張大發先生在通渭被審查，上千本書籍被收繳，理由是“被海外反華勢力利用”。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聯繫了，但是可以說，張大發先生是引領我走進大饑荒調研寫作之路的老師。

《金橋路漫》一書多處記錄了通渭的人吃人：

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的心臟。政治家講：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種田的講：公共食堂，給社員口上戴了驢籠嘴。學者云：公共食堂，專了農民腸胃的政。本文的結論，公共食堂，剝奪人的吃飯權。

公社食堂騙人還不輕，開始人們真格認為以後吃飯不要錢了，要過共產主義了，但話沒晾冷，問題就出來了。59 年冬，食堂散夥，十幾粒米不粘牙。同一天，兩個鄰居各死了一個娃娃，想吃又吃不下，最後兩家把娃娃交換吃了。（189 頁）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上身，爬著他給鍋裡添上了水，又在爐膛裡點了把火。然後招招手，用女娃從沒有聽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娃嚇得哭，沒有力氣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子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點火，吃了我就沒人給你做活……”這只是我聽說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段中的一個。而這，則是 1958—1962 年在通渭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想，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

己的娃娃吃下去，也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201 頁）

1958 年以後，縣、社及隊幹部認為，運動接連不斷，環環緊扣，日益升級，災荒不斷蔓延，飢餓迅速膨脹，把村民逼迫摧殘到非人非獸的悲慘境地。志義就是其中之一，他竟然將兩個七歲上下的孩子活殺而食。因為太殘忍，事發後被逮捕法辦。宗孔在引洮工程，兩個孩子餓死後，被父親和妻子煮食，還有母親，兒子沒有咽氣，她就用刀子割吃兒子腿上的肉，當吃到膝蓋時兒子死亡了，她也死了。老四的父親叫雙抽，一天他到食堂弄到有塊饃饃，剛吃了一口，老四便衝過來雙手卡住父親的脖子，硬是將父親口中的饃饃卡出來吞到自己嘴裡，父親一命嗚呼，他後來也沒得活。（300 頁）

我們這娃他舅舅家就在前川裡，1958 年前後，裡裡外外三十多口人，經了個 1959 年就剩下十幾口人了，五個舅舅死去三個。死的最慘的是他三舅。1960 年的新年一天，聽說他三舅要到我這邊來，但走到半路，叫過路的人大卸八塊了。後來我們知道不是過路人，而是他們本莊人幹的，這人到現在還活著。據說，他三舅從門裡出來，就被那人跟上了，走到沒有人的地方他就下毒手了。（455 頁）

一天，大兵團的一個中年婦女走進來一個農民的家，看見鍋口熱氣騰騰，想一定煮著啥好吃的。她把鍋蓋揭起時，立刻有一隻小手從鍋裡舉起來，嚇得她魂不守舍，原來那是一隻被煮脹了的農民的娃娃的小手。（584 頁）

2014 年 5 月，我第四次來到通渭調研。在越來越繁華、熱鬧的縣城中心廣場最顯眼的地方，有一處矮牆，黑底白字刻印著一首 1935 年毛澤東在通渭寫下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那天，我和農婦雷英花坐在偉大領袖詩詞牆的台階上聊天，她告訴我：“我的妹妹餓死了，被我們村的成路子背回家，他們一家吃掉了，我恨他。”

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人吃人不是個別現象，幾乎隊隊有村村有……

一、水蓮村有棵救命榆樹

受訪人: 牛順明, 男, 64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17 日、23 日。
錄音長度: 28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街道、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牛順明家。

大饑荒餓亡者:
牛順明的奶奶, 大爸爸、大奶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人, 姓名、年紀不詳。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五社牛讓生逃荒走到司家川, 餓死的道路上, 同村大隊書記牛宗代開會回來, 想把他埋了, 可是屍體已經不見了, 只看見地下有血跡。等他找到, 牛讓代已經被飢餓的人剁碎煮食, 還問他: "你要吃, 我去給你端。" 牛宗代無奈, 只有返回。

前記: 我從蘭州到秦安的那幾天, 正好是秦安縣的廟會, 台上唱著秦腔, 台下有買吃喝的、打銀首飾的、賣冰激凌的, 有一家書法書寫和售賣攤位格外顯眼。夜晚的秦腔戲開唱之前, 我就和這位六十多歲的民間書法家聊起來。

依: 老師, 你 60 年在哪裡?
牛: 60 年我正挨餓著哩。60 年, 我剛好十歲, 我是 50 年的人, 今年就是 64 歲了。
我念書的時候, 書念得好, 家裡成分高, 是地主成分。那時候, 你本事多大, 你不是貧下中農, 人家就不要你了。我們一起的同學就不要了多少個。
依: 牛老師, 你給我多說說 60 年挨餓的事情。
牛: 59 年是大搜查, 拿著鐵棍, 到處扎, 看你家裡有啥, 搜著就拿走了, 真正餓死人

牛順明

是 60 年。一家十個娃娃最後就剩下兩個、三個。

那時候是大修洮河，洮河在華家嶺，女人、男人都上了洮河了，結果洮河沒有修成，洮河上餓死了多少人！那時候，上洮河去的都是年輕人，死的人多得很。那時候，宣傳引洮河水還唱歌子呢。

牛順明和妻子

依：唱的什麼歌？你唱唱？

牛：我會唱，我記得，（唱）“洮河越過華家嶺，乾旱面貌斷了根。上山就是花果山，下山就是米糧川。”這是兩口子對唱的。“你引洮哩我務農，咱們兩個都英雄。你英雄哩我不凡，迎來英雄回家園。”你看唱得多好，最後人都死了。

依：你們那時候吃什麼？

牛：啊呀，給你不能說呀！吃草，咱們這裡有榆樹，把皮剝了，在鍋裡炒，在石磨子上磨。就吃那個東西，那個就不能說了。

我們那裡養那個蜂兒，就是蜂蜜，那是冬天了，把我們幾個娃娃餓得沒辦法。我父親就把蜂窩的門打開，讓那些蜜蜂凍死，和些乾草，就那麼吃，算是把我們姊妹幾個救活了。那些蜂窩裡面到了冬天還是有蜜哩。

我們現在還養著蜂哩。

依：你們家餓死了誰？

牛：我家餓死的是我大爸爸、大媽、我奶奶。

那時候，餓死了人，你看不住人家就拉上去了。那時候是人吃人，我們村子的人就吃過人，最後吃過人肉的人眼睛紅得很。

依：他吃的是活著的人？還是已經餓死的人？

牛：死了的人。有時候，就是活著的人他動彈不了了，也就把這個活人也吃上了。我們村子，有一個人和我一起念過書的，正餓得要咽氣的時候，他父親上洮河去了，回來背了一個這麼大的饅頭。就趕緊用開水把饅頭泡泡，趕緊給吃上，那一個饅頭救活了他們姊妹幾個。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

牛：看過，那個就多了，路上，溝裡，有些人就把人的肉剮著去了，就剩下骨頭了。那麥草裡面，人餓得不行就在裡面找麥顆粒顆子吃，看著可憐得很。

依：你看到的被剮過人肉的是男人？還是女人？

牛：那時候，男人女人都有。那個看著害怕哩，不敢給你們說。

依：你看見過幾個被剮過的？

牛：那多了，那地方金城，是個糧管所，讓打糧食去又沒有錢。我到那裡去，就看見溝裡的死人，有些用土掩埋著，有些就沒有埋，穿著衣服。我還用棍子戳那個死人的屁股，我那時候是個娃娃，不害怕，我小時候膽子大。

我的堂哥牛宗祥，是大隊的隊長，去開會路過司家川，路上看見一個死人，是我們村子上的人，死人叫個讓生，牛讓生，他想去雞川就餓死在半路上，去雞川要經過司家川，他走不動路了。等他回來的時候，他想牛讓生餓得不得動彈了，咱當領導的，就把他埋一下。去找屍體，人不見了，只看見地下流著一灘血。就領了幾個人去搜，等找到了那家人已經煮上吃上了。那家女人說："你要吃，我給你端去。"他們是外地人，看人家已經都吃上了，就回來了，也就算了。

當大隊長這個人還活著哩，在水蓮村，這個人比我大一輪，那時也就是二十來歲。

依：這個人是活著被吃了？還是死了被吃了？

牛：死了，死了。你看咱們這裡的人都懂道理，如果活著，一般他不敢動手，那死了就吃了。活著不動。

那時候，就是你想去要飯，也沒有地方可要，都沒有嘛。如果家裡有十個娃娃，最後能剩下幾個，就是全家關了門的都有。

我們村子算是餓死的比較少，那個看著可憐得很，我父親那時候是村裡的小隊長。那時候是糧食"上綱要"，來搜糧食，家家戶戶來挖，都挖著拿光了。我們的大隊書記到通渭縣開會，縣長就問："你們能把你們的糧每個人能包下去嗎？"這個書記說："我們包不下去，我們還缺口糧哩。"縣長就對我們這個大隊書記喊："押下！"把他一押，問其他人，每個人都說："我們村子我能包！"我們的大隊書記叫牛志清。開完會全通渭縣能包下去的書記全部回家，就把這個書記給扣下了。這是個硬骨頭。

我父親，還有會計一商量，就趕緊瞞產，就把產量的冊子改了，最後村子裡還算有些吃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鬥那個牛志清，連他家的房子都給拆了。"文化大革命"還給我父親戴著牌子，就鬥哩，我就躲避著哩。把我父親打著……那個事情就不能說了，通渭縣，有些事情不能說。

60 年，人餓得人吃人。在牛坡，有個八老爺，是副省長，叫個牛召，他就說："我們通渭人餓得吃人著哩。"那時候毛主席就把他給禁閉了。以後來人調查，確實有這樣的事情。

後來就來人搶救人命，給打的葡萄糖。給人吃黃豆水。

（2014 年 5 月 23 日，我步行來到水蓮村拜訪牛順明老人，喝過茶，吃過他妻

子做的臊子面後，他帶我來看村裡一棵老榆樹，我用很簡陋的照相機拍了一段錄像，記錄這棵救命榆樹，歷史的見証樹。）

水蓮村當年被剮去一半樹皮的榆樹，依然活著。

我在救命榆樹前介紹：

“這位叫牛順明的老人帶我來到了水蓮村，他說這裡曾經有一棵樹，大饑荒的時候，飢餓的人們剮了它的樹皮。但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是，這棵樹居然還活著。它多少歲了？我不知道，到今天已經是五十多年了。它在這裡非常沈默的矗立在懸崖邊上，見証了歷史。但是又有誰知道呢？它的下半身已經被剮掉了，但是它的枝幹還是非常的茂盛和翠綠。好像記載著歷史，所以，我覺得我很幸運來到了這裡，記錄了這棵救命樹。這棵老榆樹，這棵上半身有皮，下半身沒有皮的樹。讓我們走近看一看當年被剝去皮的樹。

據老人們說，它當年救過很多人的命，它的確是救了這個村子很多人的命，讓我們走近看一下。這棵老榆樹，它的枝幹已經沒有皮了。當年人們用刀、用斧頭把皮剝掉吃，但是飢餓的人也是不可能爬到樹上去的。這邊還有皮，那邊已經沒有皮了。這是一種恥辱，也是一種記憶。但是我不知道村裡的孩子們記得不記得，村裡的孩子們有沒有問過這棵樹為什麼沒有皮？我希望這段歷史能夠留下來，也希望這棵樹永遠矗立在這個村子。告訴人們 50 年前，在 59 年、60 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的頂部非常蒼綠，可以說它的生命力之頑強令我非常驚訝，就像經過大饑荒活下來的人們一樣，很沈默，又非常沈重。”

牛順明老人是鄉下的秀才，能書善畫，能說會道，記憶力超人，當年“大躍進”的歌曲歌詞他記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他蹲在樹前，講述了這棵榆樹當年救人的往事。也是我採訪的唯一的一棵“樹的見証”。

依：人在這裡把樹皮剮了？

牛：人把這下半截剮著吃上了，上半截主要是太高了，夠不著，人不行（餓得沒有力氣），你看下半截還放著哩。光是這個樹挨餓的時候救活了多少人哩。這個樹上面人夠不到，所以這個樹現在還在哩。這個樹應該是國家保護起來，這個樹有成績，救活了好多人哩。這棵樹年代多少，我就說不上了。59 年、60 年人把下面剝著吃了，那時候人餓上不去，不然會把這個樹放倒下來，上半截的皮也就剝著吃

掉了。

路人插言: 剝了皮還活著哩?

牛: 你們娃娃家曉不得, 是挨餓的時候剝下的, 不然那下半截剝光了。 人是再上不去了, 那是餓得人吃人的時候, 人家說水沖龍王廟, 這樹是保護神, 這就沒有治了, 這樹就保留下來了。 這個樹應該是國家把它保護下來, 保護好。 這個樹救的人多了。

我那時候是娃娃家, 我記得那個, 我是 50 年生的人, 挨餓是 59 年、60 年, 這個樹具體就這麼個情況。

依: 你父親到這裡剮過樹皮嗎?

牛: 我父親剮過, 他已經去世了。

依: 你父親到這裡剮過?

牛: 剮過, 主要是他們村附近的人。

依: 你也吃過這個樹皮?

牛: 那吃過, 吃哪個皮是一樣的, 主要是他們九社、十社的, 距離近的, 是我們水蓮村的九社、十社嘛。

依: 就是當年活下來的人, 人人都吃過榆樹皮?

牛: 這個救的人多了, 剮著吃過的人現在可能都死了。59 年、60 年, 你們還沒有養下嘛。 這就把人救了。 就這麼個。

後記: 牛順明在我的筆記本上寫道: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第九社有榆樹在 1960 年餓死人的時間, 把樹下身人把皮剝的吃了, 救活了好多人。 這個樹可讓國家保護。 牛順明, 2014 年 5 月 23 日。"

二、吃人的有好幾家子

受訪人: 王應忠, 男,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曾任村支書十多年。

牛冬冬, 女, 64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王妻。

時間: 2014 年 5 月 18 日。

錄音長度: 32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王應忠、牛冬冬家。

王應忠

牛冬冬

大饑荒餓亡者:

王順子, 男,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一家三代餓死數位, 姓名、年紀不詳。

牛江生一家四口,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姓名、年紀不詳, 餓亡。

王應忠的母親, 3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餓亡。

王應忠的爺爺, 6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農民王石耀一家, 吃了自己餓死的兒子。 還對村人說: “這個能吃, 吃起來香。”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下店子村冒德一家三口, 靠在山溝裡剮人肉活了下來。母親已經餓得動彈不了, 姐妹兩天天提個籃子鐮刀去剮肉, 冒德媽給村子人說: “小娃的手一煮, 和饅頭一樣。”

牛冬冬的大媽去劉家岔, 看見有兩個人剮人肉, 被剮著是死是活, 是男是女, 不詳。

前記: 牛順明介紹我到上店子找王應忠, 我到他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他的妻子冬冬是個熱情、有些文化的女人, 兩口子你一言我一語的和我講起以前挨餓的事情。

依: 60 年的時候, 你們村子有多少戶人家?

王: 有一百多戶, 上千人哩。

依: 挨餓的時節, 你多大歲數了?

牛: 我才八、九歲, 我是 50 年的人, 58 年我整八歲, 那什麼都記得。

依：那時候是吃大食堂嗎？不讓自己家做飯？

牛：那是 58 年的“大躍進”，“大躍進”進了食堂，吃什麼飽呢？剛開始一家一碗水湯，還稠些，到後來就成了清水了。我記得有個老漢端著一碗湯說：“這湯能照見人嘛！”“這湯能照見人嘛！”

王：不如現在的麵湯嘛，一個人就喝半碗那個清水嘛。

牛：59 年的後半年，就開始死人。開始挖著吃樹皮，砸包穀芯子，在磨子上推，我就幫助我婆在磨子上推，吃包穀芯、吃蕎皮我都曉得，咱這裡榆樹多得很，把榆樹都吃絕了，後來才慢慢種了些，是 59 年的後半年。

那餓死的人多得很。那時候，我媽都餓得跑了，我媽天黑的時候跑到蘭州去了。我大（土語：父親）那時候也被人打得呆不住，也偷著跑了。我家裡就我一個娃娃。

依：為啥挨打？

牛：我大是地主分子嘛。我大大先去修洮河去了，回來看家裡餓得不得了，跑到我舅舅家，我舅舅家在秦安吊灣，人家比咱這裡餓得強一點。拿回來兩斤熟麵，就是咱說的炒麵。我大說：“這兩碗熟麵，把娃娃救住，不然餓死了。”

這兩斤炒麵沒有地方放，人家來搜著放不住。大門口鄰居家有一堆灰糞，我婆就把這兩斤熟面藏在灰糞裡面，中午偷偷取出來一點，就給我沖上一喝。熟麵吃完了，沒有吃的了，就看著我的命救不住了。

那時候，糧食多得很，各處的倉庫滿滿的，糧食多得很。我婆就說：“現在救不住了，我的娃娃救不住了，爬在炕上起不來了。”我睡在炕上，記得清清楚楚的，我婆說：“唉呀，現在沒有辦法了，救不住我的娃娃了。”我婆跑出去看，我們家房子的西邊裝著一房子高粱，牆縫裡淌出來一點高粱，我婆說：“這是老鼠找糧食打的洞。”我婆就趕緊用個棍子戳，那高粱就淌出來了，我婆高興的說：“起來！起來！這裡有黍黍，這裡有黍黍。趕緊起來吃黍黍。”我從炕上爬起來，我婆戳，我抓起來就吃。生的，抓起來就吃上了。

唉呀！險乎漲死了。我吃的險乎漲死了，我婆要給嚇死了。娃娃多日子吃不上，一下子吃多了，幾乎要給漲死了。

我那時候還上學著哩，人家把口糧放在學校裡，學校給一個學生半個小饃饃，為了吃那半個饃饃，我天天跑到學校裡去。我還給學校推麵，就能偷著吃上些麵，生麵。我讓另外一個同學在窗戶前看老師，放哨，我趕緊抓上兩把吃上。

這下面有一棵榆樹，被人剮光了，都是白皮了，我上學放學都去剝皮吃。拿個刀子剮著吃上一陣子，我就走到學校去了。一放學就往榆樹前跑，就去剮那個皮吃。那時候，啥吃不下去？

我放學從河那邊回來，就看見一個人爬在地上吃人家吐出來的東西，亂七八糟的，不管髒不髒，捧起來就吃上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依：王叔叔，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我的媽媽餓死了。我是 49 年出生的人，挨餓的時候我 10 歲，我媽可能是三十多歲。當時的情況我都清楚著哩。我媽媽是 61 年去世的，就是 61 年的 7 月份。餓得時間太長了，最後都不能走路了。

我記得那是秋天，人都吃洋芋葉子，就是收了洋芋從洋芋蔓上摘下來的葉子，家裡人煮出來，我就吃不動了。那時候，我爺爺還在世哩。我吃不下去了，看著別人吃著哩，我就吃不下去了。不是因為那個葉子硬，是我沒有力氣嚼，吃不下去。我人軟了，但腦子清楚著哩，我睡在炕上看見我姐姐他們都吃著哩，我就是吃不動了。我爺爺叫我蘭州一個姑姑回來，把我領到蘭州去了。就這麼個救下了。

依：在整個通渭來說，你們這個村子嚴重嗎？

王：據張大發的書上說，通渭餓死了十萬人哩。我們這裡嚴重嘛，那嚴重。

依：你們這邊當時很困難，是嗎？

王：我們後面的一家。死得剩下兩口人。那是順子家，一大家子人，三代人，留下一個，跑了一個。

牛：還有一戶，叫江生，牛江生，有一個女孩子，和我一樣大，都餓死了。那一家四口人全部餓死了。

王：那是人為的，那時候，風調雨順的……村子里人餓死著哩，我家這裡有個大上房，我們是個大家族，清朝時候是地主，出過舉人。糧食在裡面儲存著哩，我們嚇得不敢動。不讓人吃，把洋芋拉到下店子，挖個窯裝起來。那時候的人不搶，太老實，如果現在就搶著吃哩。這個你沒有理解對，那時候的人是受了傳統教育，都是當良民、順民。

一個村子如果這個大家庭有好房子，都裝滿了糧食。

依：這個糧食是誰看著呢？

王：人家封著哩，鎖住著哩。就沒有人敢動。那時候有個什麼隊？就是大搜查，人家叫個什麼青年隊？走起來還打著紅旗。

牛：我們叫土匪團，在家家戶戶糞堆裡扎，用個鐵棍子扎，鐵棍是尖的。年輕的男人、年輕的女人，走起路來就拿著鐵棍子。人家叫青年隊，我們叫土匪隊。人家來了在酸菜缸裡一扎，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到處扎，炕洞裡扎，有的人糧食家裡放不住，埋在外面灰糞裡，人家都扎哩，找哩。

依：那些人是本莊人，還是外地人？如果小夥子平時把你叫嬸子，怎麼好意思呢？

牛：本莊子的，沒有什麼人情，唉呀，積極得很嘛，六親不認嘛。我記得有才才媽，這個老婆子還活著呢，其他人我記不起來了。

王：我記得有根盛。

依：如果找不出來糧食，有打人的嗎？

王：沒有糧食，人家就把你拉去鬥哩。那是拷陳糧，就像我們家，因為我們家是大家庭出生，人家說："肯定你們家有！"我的爺爺，隊裡一開會就拉去鬥爭。給綁起來，圍上一圈圈人，掀過來推過去的。就拷問著讓交出來，有一次我記得把我爺爺脊背都綁破了，人家要糧食哩。

我爺爺在國民黨手裡當過官，我們這裡有個王鄉長，官名叫王炳文，是個大個子，知道我爺爺當過官，對我爺爺還好些，客氣點。我爺爺餓得不行了，就去要糧食，要些救濟糧，我爺爺說："家裡實在過不去了，我這個孫子就要餓死了。"我爺爺要了些糧食回來，躺在炕上，就再沒有起來。

依：爺爺那時候多大歲數？

王：我爺爺應該才60，幾個原因哩，挨餓、挨打，精神受不了。剛剛60歲。那時候，我的奶奶也走了，挨餓就跑了。跑到蘭州去了。再沒有回來。不怪人家，人家逃活命去了。

牛：那是人吃人的，吃人的有好幾家子。

王：書上說是"人食人"，我們說是人吃人。

牛：我們這裡後街道，那個人把自己的後人吃上了，叫什麼名字？

王：跛石耀。

牛：把他的後人吃上了，就這個村子裡呀。把自己的女孩吃上了。

依：是死了吃了？

王：那可能是死了吃了。

依：當時這個爸爸多大歲數？

王：他當時60左右，名字我說不上來，外號叫"跛石耀"。腿跛著哩，做不了啥，把後人吃上了。他的名字可能就叫石耀，人就叫他"跛石耀"。

依：是在上店，還是下店？

王：上店，我們這裡就是上店。

依：村裡發生了這種（人吃人）的事情，有沒有幹部、上面來調查？

牛：那沒有，那沒有人管。

依：他吃了自己家的娃娃，別人怎麼知道了呢？

王：人家吃了娃娃，還和人交流著哩，說能吃，吃起來香得很。他這麼說著人知道了，不然人咋知道哩？那時候人都餓的管不住自己，不管那麼多。

牛：下店子有一個冒德媽說："把娃娃的手一煮，就像饅頭一樣。"那個事情殘忍著不能說。人餓了啥都吃哩。大人說娃娃的手一煮像饅頭一樣，我聽見了。

依：你說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冬：這是下店子的，那個老奶奶早死了，男人餓著跑了，他們娘們三個就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沒有辦法，不是吃人肉，早餓死了。這個女人三十多歲，他的兒子叫冒德，比我大一歲，還活著哩。

依：她家是大人去剮？還是娃娃去剮？

牛：她不得動彈了，還有兩個姑娘，這姊妹兩個成天就背個背籠，提個鐮刀出門找著剮肉去了。村裡人看見就趕緊躲著哩。這個女孩子一個屬狗的，一個屬鼠的，比我大幾歲哩。

牛冬冬說：這家吃過人肉。

依：人怎麼知道他們吃了人肉？

牛：人看見了，有人進去看見他們家門後面有一條腿。

老奶奶的大兒子在寧夏，後來就捎來藥給他們吃。吃了人肉燒得很，他的大兒子捎來藥給他家裡人吃。

王：她剛說的，這兩個人背個背籠，拿個鐮刀，就成天到溝裡面找去了。那時候，有些人死了也不埋，再說這個山區高高低低的，人也看不見，就找去了，找著剮人肉去了。也是為了活，為了活。

牛：那時候，人不敢出門，出門身體虛弱些，就背人剮著吃上肉了。我的大媽到劉家岔去，看見兩個人在剮人肉，幾乎要嚇死了。

王：我在定西黨校學習的時候，有一個學者說我們甘肅的通渭、河南的信陽，還有全國十幾個縣都是餓死人這麼厲害。那個人講得好，我都聽不下去。這個人膽子大，人家講得實在。

後記：過了兩天，牛冬冬帶我在村子裡散步的時候，指著兩戶門對我說：“這家子是吃過人肉的。”我趕緊拍照留存，這門、這房子、這土，記得那時候發生過的事情。

三、我妹妹被村裡人吃掉了

受訪人：雷英花，女，73 歲，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9 日。

錄音長度：2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縣城廣場。

大饑荒餓亡者:

雷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人, 餓亡。

雷 ××, 女, 12 歲, 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人, 餓亡。

雷英花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一對老夫妻, 因為飢餓, 經常到山溝裡剮死人肉吃, 吃得臉上冒油。 還毫無顧忌的對十幾歲的雷英花說: "小孩的肋子軟, 好吃, 老人的硬, 咬不動。" 因為吃了人肉, 身體害病, 兩口子送到公社醫院, 老太太得以存活, 老漢死了。

甘肅省通渭縣西城鄉少年李成路, 為了家裡人活命, 成天在山溝裡尋找 "食物" ——小孩的屍體。 找到後, 像背柴火一樣背回家, 他一家人吃了雷英花妹妹的屍體。 這一家人吃過幾具屍體, 不詳。

前記: 我來到通渭縣縣城, 想試著找老人聊天。 在廣場中心的坐台邊上, 坐著一位頭髮花白、曬太陽的農婦, 我就坐下來, 和她搭話。 沒有一會兒, 就聊到了以前通渭人的挨餓。

依: 姨, 以前通渭的生活怎麼樣?

雷: 餓死人, 苦得很嘛。 我那時候小, 家在北城, 我們那裡叫雷家, 我們姓雷, 響的這個雷。 後來嫁到榜羅了。

依: 那時候吃大食堂嗎?

雷: 吃大食堂, 有點吃的人家幹部吃上了。 咱就燒點開水, 撒點麵, 麵湯就白糊糊的嘛。 就放些苜蓿、苦曲, 不然能照到人影影子。 咱這裡苦曲多, 黑水裡一洗, 就那麼吃死了。 能動彈了還給一馬勺, 不能做活了還不給了。

依: 有沒有到你家搜成糧?

雷: 人家把鍋都扒去了, 人家在鍋灶裡都找哩。

59 年我們家種了一些蘿蔔, 我挖回來在外面埋下, 人家都挖出來拿走了, 白蘿蔔。 都拉走了, 拉到食堂去了。 還打人, 問我們要糧食, 我們哪裡來的糧食呢? 人家有糧食的不去搜, 咱沒有糧食的打著不行。 好多人就被打死了。

依: 挖你們東西的人是外村人, 還是本村子人?

雷: 本村人, 積極分子嘛。

依: 你那時候多大了?

雷: 我還小, 59 年, 我父親那時候就餓死了。 才四十幾歲, 我父親餓死的時候, 我才十幾歲。 我的兩個妹子都餓死了, 我是家裡最大的。 妹妹餓死了, 沒有人扔, 我背上出去, 扔出去了。

依: 你把兩個妹妹給扔了?

雷: 嗯。

依: 你爸爸怎麼給埋的?

雷: 還埋啥哩? 我們莊子後面有一個窯, 我就放進窯裡面。 我害怕得很, 我三、四天挖了一個窯, 有幾個洮河上來的幾個親戚, 幫忙抬著就埋了。

我家裡有點薄板子, 叫了個人釘了一個棺材, 我父親才四十幾歲。

依: 你妹妹多大?

雷: 不大, 一個就是五、六歲, 一個多大了? 就是是十一、二歲, 也不大, 我才十四、五歲嘛。

依: 你把妹妹扔到哪裡去了?

雷: 餓死了, 我背上, 就出門扔到溝裡去了。 我們那裡溝多。

依: 你妹妹叫什麼名字?

雷: 唉……! 不記得, 年頭多了。

父親餓死了, 兩妹妹餓死了, 我的母親也沒有辦法。 就讓我幹活去, 幹了活就給我些吃的。 那時候打糧食, 是 9 月間, 61 年的 9 月, 我的母親偷偷裝了一把, 就讓人家打著罵著。 還是我們的老哥, 本家子的老哥, 老哥是個幹部, 不給我們分糧, 把我打著。

依: 你媽偷了糧食, 還打你?

雷: 我倔強, 也罵哩。 人家就不給我們糧食, 我舅舅家在會寧, 我母親就領上我去會寧要饃饃(注: 要飯), 那個隊上的幹部不要我們, 我們是外流人口, 不收留我們。 我又回來了, 我母親沒有回來。

依: 你們那時候村裡餓死的人多嗎?

雷: 唉呀呀, 都餓死完了。 我給你說, 有全家都死光的多得很呀。 咱窮, 咱什麼都沒有, 就全家死了。

有的家一家子餓死了。 有的家一個人也沒有餓死。 人家農業社的幹部沒有餓死人。

依: 你看見過死人嗎? 餓死的人?

雷: 看見, 死人不為奇。

人說人吃人, 狗吃狗。 哪裡來的狗? 沒有狗。 那時候農業社放著羊, 有本事的人弄

作者在通渭縣廣場。

上一個羊，就說死了一個羊，人家就吃了，沒有死說死了。咱哪裡有呀？

農業社的驢餓死了，把皮剝了，說我們家庭困難，給我們分一點驢肉。說讓我二叔帶回來，給我們一疙瘩。是我的二叔呀，他就拿回來了，聽別人說也給我們家分了驢肉。人家讓我去取，我不敢去。我讓我妹妹去取，我說："你小，他不會打你，你去取驢肉去。"我妹妹就去了，在門縫裡偷偷看看，驢肉已經煮熟了，我二叔正在切驢肉。她只看，不敢進門。我妹妹說："二爸，我們家分下的驢肉呢？"我二叔說："你走球子，你敢站過來，我把你也就一刀子戳死了。"人家正切肉著呢，聽不得娃娃要。

依：他是你的叔叔嗎？親叔叔嗎？

雷：親叔叔，我父親的哥，就是伯伯，我們叫叔老子。我父親是老三，這是老二。我妹妹嘴饞，不想走，就在門口站著，我的二叔出來了，就這麼一把把我妹妹推出去了。把我妹妹嘴巴摔爛了，膝蓋摔爛了。嘴裡牙齒掉著淌血著呢，就哭著回來了。被我二爸這麼一推，妹妹回來躺在炕上就再沒有動彈。妹妹說："人家切的肉疙瘩這麼大，沒有給我給，把我推出來了。"我妹妹牙齒都摔掉了，一口血水，臉都摔腫了，後來就給糟蹋了。

依：你那時候還能動彈嗎？

雷：不動不得活，到地裡找些乾草，回來用水泡，泡軟了，用刀切碎，就那麼吃。天氣冷了乾柴都沒有，撿不到了。

最餓就是 59 年、60 年。唉呀！餓死的人多得很。有些人逃荒去了陝西，有些人去了會寧。會寧人看見通渭人就當賊一樣防，說我們偷東西哩。

依：你們那裡有吃人的事情嗎？

雷：兩家，我們村上兩家。人家的娃娃，餓得出來背人，人家背回去，煮上吃肉，最後吃的。

依：是大人吃？還是小孩吃？

雷：全家吃，全家吃。有一個老太太吃得臉上油晃晃的，太陽一曬，臉上的油就淌開了。人吃了人肉就更饞了，聽那裡死上個人，她就找著吃，吃著吃著都病了。最後把這些人拉到義崗川住院，住了一段時間這個老太太給住好了。這個老漢死了。

依：這個老太太吃過人肉？

雷：吃過，吃過。

依：老太太自己到哪裡找人肉？

雷：她的兒子挺大了，成天在溝裡坎裡找扔下的死人。把人家餓死的娃娃都背回去吃上了。我那時候愛打問的很，我問她："你吃得啥？"她說："娃娃的肋子軟得很，男人的，硬得很，咬不動。"我愛打問得很，老婆子饑荒過了愛說得很，問什麼，說什麼。吃了誰，咋吃的，都說哩。

我一問，就說開了。我們那裡有兩家吃了人肉的。

依：都是吃別人家的人？

雷：二隊有一家把一個小的餓死了，吃上了，二隊。

依：小的是男娃娃？女娃娃？

雷：男娃娃。我看，娃娃才一、兩歲，這麼大的娃娃哪裡有肉呀？就是些腸子肚子，餓死了，父母就吃上了。那家子姓李，當時就是四十多歲。這家最後沒有人了，娃娃長大去了會寧。

依：他們吃了人，村上的幹部不收拾他們？

雷：不管，人家不管。餓過之後，公家把他們領到醫院，給看好了。

我們家最餓，最可憐，看見我家煙筒裡有煙，我的本家親戚還在門口聞，聞味道，看我們有沒有煮人肉。人肉的味道能聞出來，和煮菜煮飯不一樣。我們家一做飯，就有人來聞，那煙不香，我聞著不香。莊子下面一冒煙，那個味道，就是煮人的味道。

依：你怎麼知道他們吃了人肉？

雷：我看見，我看見了！

我去地裡幹活的時候，看見他們家的一個男娃，這麼高，在河灣裡背了一個死娃娃，這麼背著，往家裡走。我還攆著打著，不讓他背。

依：背的是死娃娃？

雷：嗯。

依：哎唷唷，哎唷唷。（我無法想象，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背著一個死去的孩子，給家人找食物的情景。死屍，已經和野菜、野草一樣成了餓瘋了的人的食物。）你看見了？

雷：我看見了，我去擔糞，我就拿著扁擔攆著，打著，他就把背著的死娃娃扔在山夾夾裡了。他背過我妹妹，我背出去扔掉了，他就背回去了。

依：他背過你妹妹（注：妹妹的屍體）？

雷：他把我的妹妹背回家了，我恨他，我恨他。我看見他背別人的娃娃，我就去打。

依：他背過你妹妹嗎？

雷：他背去了。

依：你妹妹被吃掉了？

雷：被吃掉了。他背過我的妹妹，所以我恨他。他吃掉了我的妹妹，我就恨，他姓李。他背別人家娃娃的時候，我恨他，我就去打。那裡石頭多，我撿起來就攆，就打。

依：人家是男娃娃你不害怕嗎？

雷：他比我小，我不害怕。他比我小四歲，也就是個十歲的樣子。

依: 這個娃娃叫什麼名字?

雷: 叫個成路子, 小名, 大名大概叫個李成路。 這年成多了, 我在莊裡攆著, 他就跑了。 死娃娃他背不動了, 就扔在山夾夾裡了。 他就跑了。 不過, 他也是大人讓背的。

依: 你怎麼知道他把你妹妹背走了?

雷: 我去擔水,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當時擔著水, 我沒有去罵。 但是我妹妹的衣裳我記得嘛。 那時候能穿什麼衣裳, 我餓的, 也把妹妹背不遠, 就讓人家背上。 吃上了。

這一個莊子就兩家子吃了人肉, 人家當幹部的、有本事的就活了, 咱沒有當幹部的, 不沒有本事的、給人家下苦的就餓死了。

那個地方, 我現在也不去了。 沒有親人在那裡了, 別人多好多不好, 我都不過問了。

依: 你現在幾個娃娃?

雷: 五個, 最小的都三十幾歲了, 我 73 了。

唉, 以前我家是六口人, 現在就活下我一個人了。 我們過下的日子, 如果放在戲上, 就苦情的沒法說了。

後記: 一個和我素不相識的婦女, 在通渭的廣場就和我說了這麼多。 說完, 我們兩個人都沈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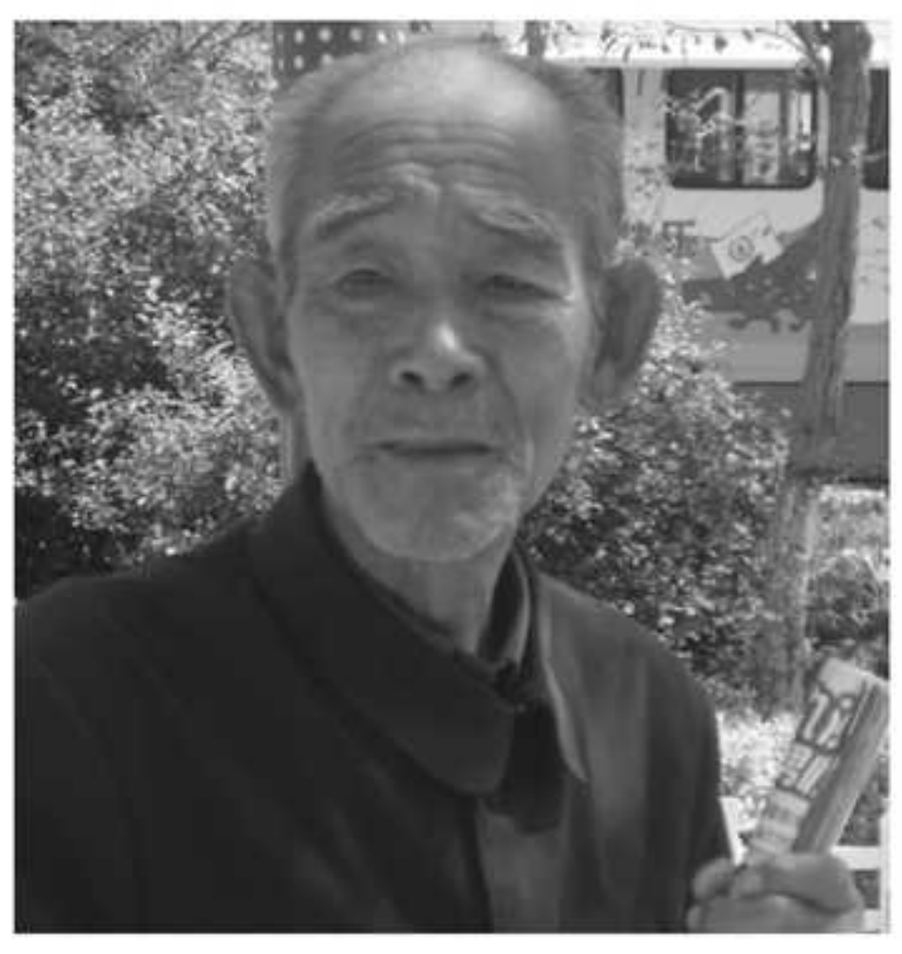
四、通渭各地都有吃人的

受訪人: 周成傑, 男, 80 歲, 甘肅省通渭縣團委退休幹部。

時間: 2014 年 5 月 19 日。

錄音長度: 21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縣城廣場。



周成傑

人吃人現象:

當時二十多歲的通渭縣團委幹部周成傑, 經常在鄉下工作, 他說城關鎮有兒子殺

了父親吃、兒子殺了母親吃的事件發生，但是並沒有人報案、調查。他多次看見饑餓的人將死人從地裡、路上拖回家，剁碎，煮食。“我看下的多得很，肉還沒有熟，人就吃開了。”

前記：在縣城廣場，我看見一個身著中山裝、老幹部模樣的老人閑散走著，就去和他說話，他是通渭本地人，對通渭很了解，他從一個縣委幹部的角度談了談他所知道的“通渭問題”。

依：伯伯，通渭什麼時候最苦？

周：60 年左右，你們曉不得。60 年全國性的餓死人，通渭比較嚴重。

依：那時候，你在幹什麼？

周：我在上班，我在團縣委，通渭縣團委的幹部。我今年 80 了，一直都在通渭工作，一輩子都在通渭。通渭嚴重。

依：你們老家在哪個鄉？

周：長河鄉。那時候沒有吃的，人都餓死了。到處沒有糧食，那時候的交通不方便，外面有糧食，拉不進來。通渭把十多萬人都餓死了，原來有三十多萬人哩。餓死了比三分之一還要多哩。村村都有餓死人，程度不同，有的村家家就絕戶了。通渭是死人全國有名，全國都知道有個通渭哩。

有些人逃荒去了新疆，內蒙古，還有逃荒到陝西的，也多。

依：你當團幹部，主要做什麼工作？

周：搞青年工作。團縣委經常在鄉下，我們都在農村跑，但實際上農村沒有吃的。我們也就是去看一下。

依：你能不能吃上飯？你自己？

周：吃不上。那時候幹部的定量減到（一個月）18 斤，吃那個代食品。樹葉子，我也照樣挨餓著哩。

我看見的死人多得很！以前的這個縣委，在郵電局這個地方，以前是縣委。你早晨起來，就看見死人就在縣委的門口躺著哩。他們是想到縣委門口，看能不能要點什麼吃的。可是實際上到這裡來，一個是凍，一個是沒有吃的，等天亮就死了。

依：每天有幾個死人？

周：幾個哩，有好幾個哩。男人也有，女人也有，縣委的職工就拉出去埋了。你走在縣城的路上，路邊就有死人。他們走著走著，走不動了，就在路邊死了。

依：那縣長能不能看見這些死人？

周：那看見，縣長、縣委書記都看見，他也沒有辦法，他又沒有糧食嘛。

依：你在鄉下有沒有看見過死人？最多一次看見幾個死人？

周: 那經常看到著哩。 有時候兩、三個, 那個殘忍得很。 我也做不了什麼, 沒有糧食。 我那時候年紀輕, 也就是二十來歲。 那時候, 我什麼都做不了, 只能是看見。 可憐的很, 還有人吃人的, 把死了的人拉來就吃了, 吃死人。

依: 你說什麼地方?

周: 各地都有, 多得很嘛。

依: 一般來說, 吃村裡死了的人, 村裡人吃? 外面的人吃? 還是逃荒過來的人, 村裡人吃?

周: 那個時期把自己的娃娃都吃上了。 娃娃死了, 大人就吃上了。

依: 哪個地方?

周: 那各地都有。

依: 你們當時去不去調查這個事情?

周: 調查也沒有用, 不起作用。 縣裡也派我們去看看, 沒有糧食, 我們也幫不了忙。 光是到那個地方去看一看。 有些村子把人基本上死沒有了, 絕戶的多得很嘛。

死的人地裡也有, 路上也有, 家裡面死人、活人都在一起住著。

依: 為什麼活人、死人在一起住?

周: 拉不出去。 人沒有力氣拉, 死人就放在家裡, 活人就那麼住著。 那個殘忍得很。

依: 你看見過被人剮過肉的人嗎?

周: 那有哩, 那看到的多了。 程度不同, 各處都有哩。 那時候的人成了瘋子了。 神經已經不正常了, 如果正常, 他就不敢吃人肉。

吃了人肉的人大部分都死了, 吃了人肉眼睛是紅的, 身上發燒, 他就受不了, 他就死了。

依: 有沒有殺了人吃的? 吃活人的現象?

周: 那個有! 少, 殺活人吃的少。 有這樣的事情, 比較少, 是個別的。 特別是比較胖的人, 就有被人殺掉的。 大部分吃的是死掉的人。

依: 有沒有父母吃自己娃娃的?

周: 這個有, 人已經餓得糊塗了, 神經已經亂了套了。 光知道肚子餓了吃, 他已經不知道自己的娃娃該吃不該吃, 他曉不得。 如果他曉得, 自己的娃娃他吃不下嘛。

還有這個兒子把老子殺了的, 吃了, 那個時候不判刑。

依: 兒子殺老子是在什麼地方?

周: 就是在通渭的城關鄉, 平襄鎮。 還有一個兒子把他媽殺了, 把他媽殺了, 他還是沒有吃的嘛。 他殺他媽也是為了一口吃的, 那時候人的思維不對頭了。 我看見的多得很。

依：你看見的最悲慘的是什麼樣子？

周：唉……呀！那個情況多得很。活人、死人住在一起，把外面的死人拉回來，放在家裡，準備吃的。煮的都是人肉嘛，稍微煮一下，就吃開了。

依：你看見過煮下的人肉嘛？

周：啊唷，看見了嘛！

依：在什麼地方？

周：各個鄉村都有哩。把人拉回來，大概剁一下，弄成小塊塊。實際上那個肉也沒有煮熟，煮一下就吃開了。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煮下的娃娃？

周：娃娃，我沒有詳細看。我不想看那個，我一看人就麻了。因為多得很。實際上，吃人肉的人最可憐。如果有一點吃的，他絕對不會動這個心思。

依：你怎麼看待吃人肉的人？

周：餓瘋了嘛。

依：你看到人肉害怕嗎？

周：那時候也不害怕，到處都是死人嘛。大人娃娃，人死了也沒有人給埋嘛。

那時候的人，沒有死的大部分腦子都糊塗了，你說什麼他也聽不來了，光知道肚子餓了要吃的。啥都吃嘛。有時候吃了地裡的野東西有毒，就毒死了。還有自殺的，餓得沒有辦法，把自己吊死、怎麼弄死。太難受了，受不了。

依：殺了人，有沒有人報案？

周：沒有，沒有。那多得沒處報嘛。像那樣的環境沒有人報案，多得很。

依：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你們記錄不記錄？

周：不記錄。被人剮過肉的人，我看到的多得很，當時縣上也沒有辦法解決。甘肅省也沒有辦法解決。

依：有沒有因為吃了人肉被抓起來法辦的？

周：那個沒有，那是個特殊時期。在那個階段來說，是個特殊情況。你就是把人殺了吃了，也不判刑。如果正常情況下，殺了人吃，肯定拉去給槍斃了。

吃過人肉的人，後來都死了。吃了人肉眼睛裡面是紅的，吃過人肉的人逐漸逐漸的就死了。原因是吃上人肉就燒死了，人受不了。那活下來的沒有多少。

通渭餓死的人多，全國都有名。那個時期，把通渭的縣委書記、縣長、常委、公安局長、法院院長，法辦的多得很。

依：你一輩子在通渭，會不會經常想這些事情？

周；不想，我想起來那個時期，心裡難受得很。

後記：周當年是縣上的團委幹部，去過很多地方，看見過數起人吃人。通過他的談話可以看出，人吃人在通渭是普遍的，幾乎村村都發生，就是殺人而吃，在當

時也算不上犯罪。沒有人調查懲辦，不了了之。

五、鍋裡煮著一個小娃娃

受訪人：張生蓮，女，82 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9 日。
錄音長度：1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張生蓮家。

大饑荒餓亡者：
張生蓮的養子，2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餓亡。
張生蓮的母親、兩個姐姐、四個妹妹、一個兄弟，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姓名、年紀不詳，均餓死。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一個老婦人，先是吃了自己餓死的丈夫，後來慢慢吃了自己餓死的五個孩子，最後一個孩子被她殺掉，煮食。張生蓮和同村婦女張玉梅提水途中，發現這位老婦人家裡冒煙，好奇的進門去看，提起鍋蓋，裡面煮著人肉。村裡的幹部暴打這位婦女，她說："我家裡人我都吃完了，我再不吃了。"這位婦女被村幹部打死。

前記：從通渭縣坐車到了隴陽鎮，在塵土茫茫的鎮上，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突然看見路邊兩間破舊的房子，左邊屋頂已經完全倒塌，牆壁用木棍支撐著。泥牆上寫著"扶貧開發促進生產"的標語，我就想："這樣的房子，裡面有人住嗎？"我敲敲門，推門進去，裡面住著一位幾乎不能行走的老奶奶，黑通通的房子裡，只有一隻貓陪伴著她。

依：奶奶，你今年八十幾了？

張：我 81 了，下半年就 82 了。

張生蓮

依：奶奶叫什麼名字？

張：我的名字，我糊塗著記不起來了……我的名字叫張生蓮。

依：奶奶，58 年這裡生活怎麼樣？

張：生活不行，唉呀，都餓死了，一家子、一家子的都餓死了。

依：你們家餓死誰了？

張：我家，我的後人，一個後人餓死了，是我的老漢前面老婆的兒子，二十幾歲了，給餓死了。

唉……沒吃沒喝的，都餓死了。 這裡餓死的人多，都餓死的絕門了。 好幾家子都餓的絕門了。

依：你的兄弟們、姐妹們有沒有餓死？

張：我有四個妹妹，兩個姐姐，一個兄弟，十八、九歲了，都死得光光的了，還有我媽，也餓死了，這一家子就留下我大（父親）。 我媽沒有了，我的四個妹子沒有了，我的兄弟十八、九了，沒有了。 餓著，就留下我大沒有餓死。 都光了，我還有兩個姐姐，都餓死了。 都是餓死了。

那時候豆子已經發黃了，我一個妹妹拔了些豆子，睡在炕上剝著吃豆子哩，人家進來就把我妹妹打死了，就打死了。 她拔了人家的豆子，讓莊里人給打死了。 人餓得不行了，就爬在炕上吃豆子，人家進門就打，拳頭哩，腳哩，就打死了。 人已經不行了，一打就死了。

依：你看見過死人沒有？

張：餓死的人？人家拿回家，剝開，在家裡鍋裡煮著，我看見哩。

依：你在哪裡見的？

張：我在那一邊，人家讓我進去，煮下的娃娃的手在鍋裡面放著哩。

依：誰家？

張：這是莊里人，莊裡的一個女人，和我同歲的，叫，叫張玉梅，她叫上我，我們拿著個罐子去提水，那莊子後面有一泉水，我們兩個去提水。 我們看見這家子冒煙著哩，就奇怪得很，張玉梅就說：“這家子弄啥著呢？冒煙做啥著呢？咱兩個進去看看。”那時候家家不讓冒煙嘛。

等我們進去看，一個草蓋子蓋著鍋，我沒有揭鍋蓋，張玉梅一把揭起來，一個娃娃的手就在鍋裡面伸著哩，老奶奶把她的娃娃割成那個樣子，煮著哩。 嚇得我們兩個提上罐子就跑。 我和張玉梅進去一看，就嚇得跑出來了。

我要被嚇死了，水也沒有提上，提割空罐子回來。 張玉梅身體比我好，還活著哩。 我就看見一個娃娃的手在鍋裡，把我嚇死了。

依：娃娃的頭呢？

張：頭沒有見。

依：娃娃是死了吃？還是活著吃？

張：娃娃不是死了割，是活著割，反正是割著哩。他們家有七口人讓老奶奶吃掉了。

依：老奶奶叫啥你知道不？

張：老奶奶我不曉得了。七口人，她的男人先餓死了，把男人拉出去，放在地裡一個水沖出來的渠裡面，立起來著。她都割著吃上了。她的娃娃餓死一個，她吃一個。再餓死一個，她再吃一個，吃的剩下一個小兒子了。娃娃還背著一個小籠籠，成天在場裡的麥草裡面找麥顆顆子。天黑了，把娃娃按在炕上割死了。

她把娃娃割死了，煮上吃哩。讓幹部攆著打著，打著從高房上摔下來，人就不行了。給幹部打死了，摔死了。

依：老奶奶多大歲數？

張：老奶奶老了，老了。

她把她的男人都吃上了，她叫喚說："你們不要打我，我一家子人我都吃上了，我就不吃了。你們不要打我了。"隊裡的幹部還是往死裡打，罵著："你一家子人你都吃掉了，你還吃啥哩？"

這個老奶奶就讓幹部給活活打死了。59 年，她吃了那個，人家就打死了。

依：老奶奶的男人叫什麼名字？

張：我記不起來了，年代多了。

那時候，吃人肉的多得很，有的吃了死了，有的吃了活下了。有的人吃了眼睛紅紅的，看著害怕得很呀。有的後來吃上些藥，給治好了，人也肥了。

依：你怎麼活下來的？

張：我嘛？59 年，我還年輕，我在食堂裡做飯，做了一年，食堂散夥了，我就推磨子，推了有半年。不讓推磨了，我就在地裡撿乾草、地軟，就這麼活了。

我的一個娃娃我拉扯不活了，隊長的幹部就領著去了。人家領著去養活了。

我的老漢病死了，我現在一個人熬著死了就算了。

後記：在這間"扶貧開發促進生產"的破舊房子裡，82 歲的張生蓮獨自過著，連路都走不了，偶然有過路人進來，給她提一桶水，那麼她就又能熬幾天了。

六、母親捏死女兒吃

受訪人：盧金蓮，女，66 歲，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9 日。

錄音長度: 18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盧金蓮家的地裡。

盧金蓮

大饑荒餓亡者:

盧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人, 餓亡。

盧 ××, 男, 十幾歲,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 餓亡。

盧 ××, 女, 5、6 歲,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 一對夫妻, 在自己家孩子餓死後, 抱出家門, 放在碾子上在村裡轉一圈, 假裝讓村子人知道他們去埋孩子了, 然後又偷偷把自己的死孩子抱回來, 煮食。

甘肅省通渭縣隴陽鄉周店大隊黃家菜子, 一個老婦人出嫁的女兒回來看望媽媽, 飢餓的婦女在半夜掐死了自己的女兒, 將其屍體剁碎, 放在缸裡儲存, 天天以自己女兒的肉維持生命。 這個婦女活到六十多歲才死亡。 村裡人人都在談論她吃過自己的女兒。 婦女和其女兒的姓名不詳。

前記: 盧金蓮在地裡鋤草, 我就蹲下來和她說話。

依: 姨, 你多大歲數了?

盧: 我 66 了。

依: 通渭以前餓得厲害?

盧: 那餓死的人多得很嘛。

我那時候也就是十來歲, 什麼吃的都沒有。 就把這個樹皮剮下來, 弄成小塊塊, 在磨子上推, 推下來煮的稀飯。 樹皮還是好的, 麥衣灰最難吃。 就把人餓死完了。

依: 那時候是不是大搜查要糧食?

盧: 來要糧食, 挖糧食, 各處挖。 我屋裡沒有, 把我媽打著差點摔死了, 兩個人把我媽抬起來, 又摔下來, 我哭著說: “不要摔我媽, 我們沒有糧食呀。” 差點摔死了, 摔得不像樣子, 就留下一口氣。 打人的人說: “把她這麼打, 如果有, 他們早說出來了。” 把我大打著、辯論著, 沒有辦法, 就逃跑了。

依：把你大打跑了？到哪裡去了？

盧：就各處要飯著哩，家裡不敢回來。就天天辯論我媽，那時候，人一開會就害怕，人家還喊口號。

依：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盧：多得很。一把吃不上的就餓死了，二十多歲的後生都餓死了。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盧：我的妹子餓死了，我哥哥餓死了。我爺爺也死了。那時候我小，瓜（傻）得曉不得。

依：你的妹妹多大了？

盧：妹妹多大我記不起來了，反正就是個五、六歲。

依：妹妹死了怎麼埋的？

盧：就抱出去扔了，我大，還是我媽扔的嘛。那時候，人都往死裡餓，不能叫人，叫了人家也不來。

依：你平時能看到死人嗎？

盧：死人？看見過嘛。莊裡也看見過、路上、地裡也看見過。我那時候小，我記得莊子裡每天死人，每天死人。一天死幾個，一天死幾個。

大多數都死了，留下的是少數。死的多，活下的少。

依：你們這裡有沒有吃人的事情？

盧：唉呀——！人家把自己的娃娃餓死了，從門裡抱出去，用碾子拖上出去，碾子你見過嗎？用碾子拉上拖上一圈，又抱回家吃去了。

我沒有吃，我大和我媽不拿那個（注：死人肉）回來。我沒有吃過人。

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這家餓死了娃娃，就假裝弄出去了，放在碾子上轉一圈，讓別人看見是弄出去了，又拉回來吃上了。

盧：那麼大的娃娃，就是自己的父母抱出去，這麼大的娃娃，放在那裡這麼長，又抱回來。就是故意讓人看看。抱回來就吃上了。

我們莊上的一個老奶奶把她自己女兒，養下的一個女孩子吃上了，女孩回來轉娘家，餓著來看她媽，她媽睡到半夜就給捏死吃上了。這個女孩子，已經出嫁了，回她媽家轉娘家，睡到半夜讓她媽捏死了。吃上了。她把女兒弄碎放在缸裡，腌上了。天天慢慢吃，餓了就吃，餓了就吃。就是黃家菜子這個村的事情。

依：這個老奶奶叫什麼名字？

盧：老奶奶都死了，叫個啥我不曉得。現在家裡還有一個女兒，一個女婿，她沒有後人（土語：兒子）。

依：公家有沒有法辦她？

盧：那都餓死了，那個管呢？那沒有人來調查。

依：後來村子裡的人說嗎？

盧：都在說，莊里人都知道她吃了人了，都在說。她吃人的時候四十多歲，活到六十好幾才死的。

依：你看見過別人剮過肉的人嗎？

路：那時人吃人，狗吃狗的，看過，人家剮肉的人還追我呢。我在地裡拾地軟（注：類似於木耳樣的菌類），就追開了，那個人剮人肉著哩，看見我就追開了，追開了。

你想，那時候的人沒有力氣，人死了就把人扔到那個溝溝坎坎裡，就不埋，扔了。有本事的人就剮著吃開了。

那是有本事的人吃，沒有本事的人吃不上。吃了人肉的人不得活。

我三媽媽把我的姐姐拉住就咬，把胳膊咬得爛爛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三媽把我的姐姐吃上肉了，就再沒有見了。那時候人吃人，狗吃狗，吃一個人隨便得很嘛。

這個村子吃過人肉的多，還活著的人有兩個。

依：男的？女的？

盧：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依：他們見了人有沒有不好意思？

盧：他們裝著不曉得。就不說了。

我不下地不得成，要吃哩，要喝哩，我腿疼著下不了地。

七、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

受訪人：劉集德，女，86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0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劉集德家門前。

劉集德

大饑荒餓亡者：

王開志，男，8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 女, 7、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被父母殺食。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婦女劉集德到山溝裡剝榆樹皮, 看見屍體人們砍去四肢, 剮去肉, 只剩下長期吃草咽菜黑色的腸子倒在溝裡, 甚至連頭顱也被人背回家吃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農婦靜娃的母親, 給兒子煮了三個人腦髓, 說: "就這個吃上好。" 用人腦髓救下了兒子的命。 是誰的腦髓? 怎麼弄來的? 又是怎麼敲開的? 不詳。 但這些人腦髓都是本村人的腦髓。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 一戶農家餓得不行, 男人將自己還有一口氣的女兒拖到場裡捏死, 然後拿回家剁開煮食, 她的母親, 村人叫她 "毛巧媽", 一邊吃自己女兒的肉一邊說: "吃我自己的娃娃, 我心上疼得很。" 再咬一口, 又說: "吃我自己的娃娃, 我心上疼得很。"

前記: 早晨起來, 我在村裡轉悠, 遠遠看見下街道有一位老人手拄拐棍站在門口, 我就趕緊走過去, 和她搭上話, 聊過去的事情。 有幾個年紀輕些的婦女也湊過來, 七嘴八舌, 充當了我和老奶奶的 "翻譯"。 老奶奶已經 86 歲了, 是村裡年紀最大的老人, 還是小腳。 雖然不太能聽懂我的話, 但是過去的事情, 她記得清清楚楚。

依: 奶奶, 你的娘家在通渭嗎?

劉: 我娘家在新景哩。

依: 你叫啥名字?

劉: 名字, 我是劉家, 我叫劉集德。 村裡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 沒有人叫。 我 86 了。

依: 奶奶, 那時候沒有吃的嗎?

劉: 沒有吃的, 那時候餓死了——只是沒有餓死, 活來了。 我們這幾個都是挨過餓的。

依: 那時候, 是不是吃大食堂?

劉: 吃食堂, 食堂燒的湯, 就是水湯那個。 就清清的, 打上來喝。 燒上一大鍋, 清清的, 給一家一家舀上, 人餓得都不得動彈了。

依: 那時候, 你家裡有幾口人?

劉: 我嗎? 人多。 我有六個兒子。

依: 有沒有到你們家搜糧食?

劉: 都搜了, 人家搜得光光的, 到家家屋裡搜。 深挖三尺, 到院子裡、炕眼裡都挖。 沒有嘛, 找啥哩? 連糞堆裡都挖了。 在我的酸菜缸裡都搗著找了, 把我的菜缸拿到廁所裡搗, 都弄上屎了。 人家收糧食的人, 還把我罵了一頓, 說把你乾淨著。

我是受過罪的人。

我記得我有兩碗面，人家搜來了，沒有地方放，我就塞進灶眼裡，人家都搜著去了。那個灶眼就是方的，人家搜著去了。我磨下的糜麵，鎖在櫃子裡，搜的人用腳踢著，說：“這裡面有陳糧哩。把鑰匙拿來。”我說：“那裡面啥都沒有。”人家就用鐵棍撬開，拿得光光的。

那一年的蕎好得很，我大（父親）開會去了，三女人背回來幾捆子，我背了十四捆回來，我們打了兩裝子蕎，三女人磨出來吃著哩。我沒有吃，我捨不得吃。我沒有地方埋，說等我大大回來吃。我和兒子把蕎藏起來，第一次來搜沒有搜著，第二次人家看見牆邊有一個梯子，他們說：“這家的陳糧在這裡哩。”他們爬上梯子，上了牆，就都搜著去了。

那有一兩百斤蕎。把我心疼著，那是救命的嘛。人家就拿去了。

依：拿光了糧食，打人不？

劉：打哩，還不打？偷了人家的洋芋，人家就打，往死裡打。把人往死裡掀，往死裡摔。

依：沒有吃的，你們吃什麼？

劉：就是到地裡找野菜、苦曲、刺荊這些，樣樣吃。吃高粱皮，還有蕎皮、包穀芯芯磨的麵，這個都吃上了。

依：這裡餓死的人多嗎？

劉：餓死的，唉……！多了！還有連家餓死的。我娘家新景王家坪吃人肉吃得凶（土語：厲害），那個梁上人不敢走，一走就拉上去吃肉去了。人沒有吃的嘛。

說那個時候，種洋芋的時候，人家幹部用灰把洋芋籽一拌，人都餓得吃上了。洋芋沒有了，還說洋芋沒有長出來。種洋芋的人都吃上了，餓著。

依：奶奶，你們家有沒有餓死人？

劉：餓死了一個，我的一個兒子餓死了。

依：娃娃多大了？

劉：八歲了，我的兒子。

依：是哪一年？

劉：就是59年，餓死的娃娃叫個開志，我們是姓王的，王開志。沒有吃的嘛。

依：你的娃娃怎麼埋的？

和小腳奶奶合個影。

劉: 沒有埋。 就扔了, 大人都沒有人埋, 還娃娃家。

依: 你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能看見嗎?

劉: 死人? 見過, 見過。 那深溝裡, 我去剝樹皮, 那裡扔著幾個死人, 我下去看, 都剝得光光的。 我去剝榆樹皮, 一溝的死人, 人家都來割肉吃。 倒著一堆腸子, 吃過樹皮的腸子就倒下這麼一堆, 其他都被人拿得光光的。 把肉都割著吃了, 光留下腸子。

依: 就是這個村子嗎?

劉: 嗯, 在溝裡。

依: 人肉都被剮光了嗎?

劉: 剮光了, 剮光了。

依: 你看到骨頭架子了嗎?

劉: 人家連骨頭都拿走了, 啃骨頭去了。 光剩下腸子, 吃過草衣的, 都是黑的了, 黑腸子。 人餓的遇到啥吃啥, 都砍著剝著背去了, 人死了, 就不曉得了嘛。

依: 頭在不在?

劉: 頭沒有, 頭沒有, 人家都拿上去了, 連頭人家都背上去了。 我老爺的大嫂子, 把腦髓煮在鍋裡, 說: "就這個吃上好。" 她給她的靜娃要上的幾個, 人腦髓這麼大, 用鍋煮熟, 她說: "這個吃上好嘛。" 煮了三個腦髓, 這是 60 年。

依: 誰說吃上腦髓好?

劉: 靜娃的媽, 就那個娃的媽。

依: 她是給娃娃吃? 還是自己吃?

劉: 在鍋裡煮熟, 娃娃吃著哩。 也是為了給娃娃救命。 娃娃就活下來了。

餓的那時候, 沒有人管。

依: 死人是外村的? 還是本村的?

劉: 這個莊子裡的。 外地的人跑不來。

依: 你看見人腸子害怕不?

劉: 那時候的人看見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去找榆樹皮, 把榆樹皮剝開, 在鍋上炒乾, 磨出來麵, 燒上湯喝。 一吸一碗就到嘴裡了。

依: 那時候人死了埋不埋?

劉: 誰埋哩? 沒有人埋, 怎麼埋哩? 就是強勞力也餓得不得動彈。

依: 你還記得誰吃過人肉?

劉: 這個村子裡, 下街道的一家子。 毛巧媽, 49 歲生下的一個女孩子, 那家有個女孩子還活著哩, 娃娃還有一口氣, 她的大大把女孩子拉到場上, 弄死了, 用刀子割了一塊回來。 煮熟了吃肉, 他們一家子吃。 她的媽咬上一塊, 就說: "娘娘喲, 吃我的娃娃, 我的心上疼死了。" 又咬上一口, 說: "娘娘喲, 我吃我的娃娃, 我的心上疼死了。" 他們一家吃了這個女孩子。

依：娃娃多大了？

劉：就是七、八歲，小丫頭子。

依：怎麼弄死的？

劉：就捏死了，還怎麼弄死？那麼小，也餓的不行了。她大把這個娃娃捏死了嘛。她媽咬一口就說：“吃我的娃娃，我的心上疼死了。”

依：他們夫妻當時多大歲數？

劉：五十多歲。

依：政府不來人追究嗎？

劉：沒有人管。咱鄉下，沒有人告，也就沒有人管。

依：這兩個人叫什麼名字？

劉：曉不得，不知道。（注：我猜測老人知道吃人肉一家人的名字，只是不願意說出來。）一個老奶奶去這家串門，她的兒媳婦害怕這家吃過人肉，不敢自己去叫老奶奶，就幾個人去叫。人少了，不敢去，幾個人一起去把婆婆叫回來。這是59年，吃人肉的時候。

依：後來有沒有救濟糧來？

劉：給了一點點，象清水一樣的湯，死人還是止不住嘛。那時候的人可憐得很。

後記：劉集地老人說了三個細節：

她看見溝裡被人剮過肉留下的腸子，因為長期吃野菜野草，腸子是黑色的。

這個村子一位婦女給自己的兒子煮食人的腦髓。

一個吃自己女兒肉的母親一邊吃一邊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

八、腸肚還在山溝裡扔著哩

受訪人：王新民，男，77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時間：2014年5月20日。

錄音長度：23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村口。

大饑荒餓亡者：

王新民

王××，男，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王妻，女，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王××，女，1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餓死 40 多個人。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村民王新民經常在山溝裡看見沒有掩埋的屍體，剛開始人們是剮肉，過了一段時間，人的身體、頭顱都不見了，只有人的腸肚胡亂扔在山溝裡。筆者問："把人整個都弄回家，是不是害怕被人看見？"王解釋："不是害怕被人看見，是害怕被人搶去了，自己吃不上了。"因為人肉，是那時候唯一能找到的"食物"。王說："吃過人肉的人，有些還活著呢。"

前記：王新民蹲在家門口，等待汽車來拉他和村裡的幾個老漢去街道看戲，汽車還沒有來，我也蹲下，和他聊天。

依：叔叔，你叫什麼名字？

王：我的官名叫王新民，我不認識字，沒有念過書。

依：挨餓的時候，你多大了？

王：我那時候十七、八歲。

那個時候，大煉鋼，一下子把鍋都給砸了，把鎖門的門關子都擰下來，就交上大煉鋼了。這是"三面紅旗""大躍進"的過程。整人厲害得很，把家裡吃的東西都搜光了。那時候，各個村子家家都有自己的庫房，有糧食，就是國家鎖著哩，你吃不上。人膽子小得很。那時候，人老實，不敢吃。

大小夥子正能吃的時候，就是這樣的台階，都走不上去。就爬下走，然後把牆扶住，才能站起來。不然站不起來。

這個村子裡 120 個人，餓死了四十多個人。

依：那時候，你們家餓死了幾個人？

王：我的父母都餓死了。

依：你的父母那時候多大歲數？

王：也就是個四十多歲嘛。那時候，我們弟兄三個，把老人家隨便哪裡都能

埋下。以後到了63年、64年重新挖出來又埋了一回。

我家還餓死了一個小侄女，我大哥的小丫頭。

依：那個娃娃多大了？

王：不到一歲，還是個尕娃娃。我嫂子沒有奶，娃娃就餓死了。還說奶哩，連草都吃不上。

依：娃娃叫什麼名字？

王：姓王，名字想不起來了，想不起來了。

依：你父母親去世的時候有沒有說什麼話？

王：我在跟前哩，也沒有說啥話。都睡在炕上。人死了，放在家裡，沒有人埋，抬不出去，人沒有力氣抬出去埋。

這個村子餓死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還有人吃人的。

依：你說是在這個村子嗎？

王：也有哩。人死了，扔在山溝裡，人家拿個斧頭去剁哩，就吃了。

依：他吃的是旁人？還是自己家的人？

王：自己家的人也吃，旁人家的人也吃。這個歷史沒有人記載，如果有人記載，這都是真實的。

依：砍死人肉的都是男人，還是女人？

王：男的也有，女人也有。男女都有，在通渭人吃人是普遍的，不是我們這一個村子。

依：他是剮下肉呢？還是剁下拿回家？

王：剛開始是剮肉著呢，到後來就一下子拿回去了。他還害怕剮肉，讓別人看見，搶走了。怕搶走，就剁著拿回去了。

依：他把肉弄來，是自己吃，還是全家人都吃？

王：全家人都吃，沒有東西吃呀，半年沒有見過糧食。59年年底到60年的半年，不見一點糧食。純粹沒見過糧食。

依：他去弄人肉，是不是被別人看見了，不然人們怎麼知道呢？

王：就是被別人看見了，不然人不知道。

依：你看見過嗎？

王：人家剮肉我沒有看見過。但是我去山溝裡，被剮過肉的人，到處都是，那時候，死人多得很，隨便就扔掉了。過上幾天，就倒著一堆腸肚，頭在哩。再過上幾天，頭也沒有了，腸肚還在山溝裡扔著哩。我看見過這個。

還有些，家裡死了人了，放在炕上，弄不出去，看著看著，餓得忍不住了，就吃上了。人吃人是為了活命嘛。

依：有沒有幹部來調查？

王：沒有嘛，那時候調查啥哩？

那時候，人吃的草根，還有打場的連枷，把上面的皮子取下來，用水泡軟，剪成小塊塊子，然後煮上都吃掉了。還有這個榆樹皮，用剪刀剪得小小的，磨成麵吃。這還是最好吃的。

依：人吃人的事情在這個村子有幾家？

王：有幾家子。幾家子也不少。

依：吃人的人都死了嗎？

王：有活著的，有死的。人肉熱得很，一吃上眼睛就紅得很。

依：吃人肉的人當時精神都不好了吧？

王：人肚子餓著哩，都瘋了嘛。沒有東西吃，他沒有辦法了，就吃開人了。吃人肉的人很可憐，他不是心壞著吃人肉，是沒有辦法了。

全國生活緊張，通渭最嚴重。好多女人把娃娃領上就跑到陝西去了，有些以後就回來了，有些就不回來了。因為這邊男人也死了，沒有牽掛了。這裡把人餓害怕了，人吃人的年代，說什麼感情？

後記：起初，我以為那些把死屍背回家的人，是害怕剮人肉被人看見了。王新民說不是害怕被人看見，而是害怕被人搶去，就全部背回來，給全家人吃。這個村子有些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

九、親戚背來人肉、人頭、死娃娃

受訪人：王北致，男，65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0 日。
錄音長度：19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王北致家。

大饑荒餓亡者：
王北 ×，男，不足 1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王 ××，男，4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餓亡。
王杜泰家數人餓亡，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人。

人吃人現象：

王北致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當時年僅十歲的王北致看見他的本家老爺大哥從外面背回來人肉、人頭、死娃娃，給一家人吃，救命。誰的肉？誰的頭？誰家的死娃娃？無法知道，那時人的屍體在山溝隨便就能找到。

王石耀一家吃人在《吃人的有好幾家子》中記錄過，故省略。

前記：牛冬冬說：“這個村裡以前搜過糧食的人，還活著，89 歲了，那個時期神氣得很，扛著個鐵棍子，進了各家各戶就搗著搜，打人罵人。神氣得很。”我說：“去看看他，我還沒有和這樣的人說說話。看看他現在怎麼想他以前的行為。”我們去了，當年的積極分子王永邦坐在炕上，耳朵失聰，言語含糊，臉上笑眯眯的，說不清楚以前的事情了，他 65 歲的兒子王北致說：“我父親老糊塗了，我記得。”

依：爺爺，這裡 59 年、60 年情況怎麼樣？

王永邦：我曉不得了，我曉不得了。挨餓我記得，哪一年我曉不得了。

依：你（問王北致）多大了？

王北致（下同）：我是 49 年的，今年我 65 歲，59 年的事情我清楚著呢。

依：那時候，搜糧食也厲害？

王：本來就沒有，哪裡來的陳糧？

依：你吃過食堂沒有？

王：吃過，啊呀，一般是稀糊糊，喝了一段時間，成了清水水。

依：你爸爸那時候當著幹部嗎？

王：就是村上的，他還是個黨員。那時間他是村主任嘛。

依：對他有沒有照顧？幹部家庭是不是稍微好一點？

王：那個，沒有，哈哈。當隊長的偷著煮上一頓洋芋吃上，就了不得了。

依：那時候，你的父親為了交糧，有沒有壓力？

王：咋沒有？一級逼一級。那個老廟裡有一房子糧食，那個廟大得很，裡面都是糧食。裡面全是穀子，沒有裝袋子，就那麼散著。就是不給人吃嘛。

依：這個糧食的封條是誰貼上的？哪一級？

王：怕是鄉政府，他大隊幹部也沒有權力去打開。他不敢打，老百姓更不敢打。那是人家上面的政策嘛。

那餓死的多，新致三爸爸，是個老實的農民，這一家子，還有我三爺爺一家幾個，都餓死了，那多得很嘛。還有杜泰家，幾個人也餓死了，那多了。

我記得我老爺大哥背著來的人肉、人頭，放在磨子上，我進去都看見了。還背來那個死娃娃嘛。（我還沒有問，王就說開人吃人的事情了。）

依：你說是誰背來的？

王：那是我的老爺大哥，我的親房（注：本家親戚）。“老爺”是人家把他叫外號。

依：他從哪裡把人肉、人頭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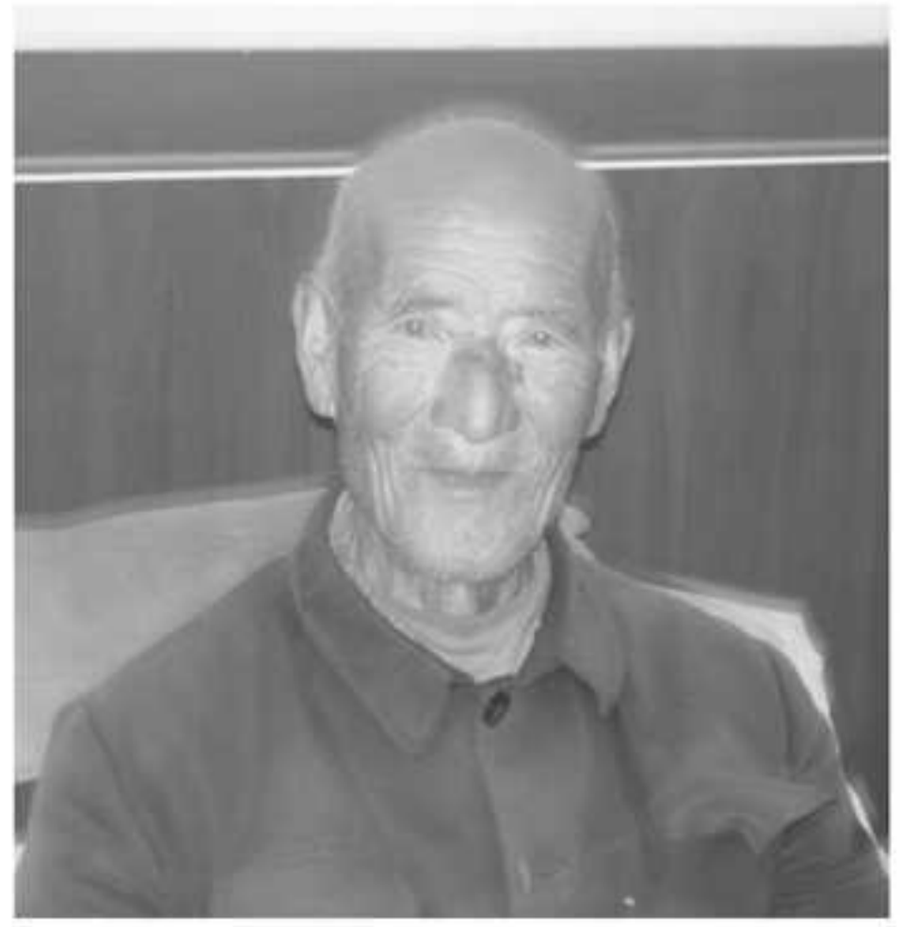
王：各處多得很嘛，溝裡多得很嘛。

依：他背回來，你看見了？

王：我去他家耍著，看見的。

依：他背回來，給家裡人吃？

王：就是。那是為了活命嘛。那是餓極了做下的活計，拿回來給全家人吃。



當年的搜糧整人積極分子王永邦已經老了。

依：有吃自己娃娃的嗎？

王：這裡的一家子，我家的對面。就是這個跛石耀把個人的娃娃煮上吃了，自己的女孩。他家老二叫基生，把最小的一個女孩子吃上了。那個娃娃是 57 年生下的，59 年人餓著就吃上了，兩歲。就被吃了。

依：人怎麼知道他們吃人了？

王：有人看見著。

依：她的父母有多大歲數？

王：年紀大了，她的父親有六十多歲了，60 歲生下的這個娃娃。這個男人叫個王石耀。

依：公家不來人調查、法辦？

王：這個王石耀被縣上拉去了，死在通渭了。

60 年死的人多，看著看著人垮塌塌（注：很多很多），死的時候是 60 年，把人餓得太厲害了，餓著餓著就死了。

我記得我們姊妹餓得在炕上睡著哩，餓得睡著哩，人家那個新致三媽到我家來對我媽說：“老姐，給你弄上一個，眼看著都餓死了。”我記得我媽說：“我餓死就餓死，那個活計我不做。”我們姐妹都在炕上睡著哩，都聽著哩。新致媽說：“人都吃著哩，你把你的也抱上一個吃嘛。”就那麼個了，我的鄰居勸說我媽吃上一個娃娃，我睡在炕上聽見的嘛。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王：有哩，老三，我這一輩的。我弟兄四個，餓死的是老三，現在就剩下三個了。那時候老三多大？屬啥的？我也不曉得。那時候餓著不曉得。

還有我的三爺爺也是餓死的，四十好幾，五十歲了。

依：你們娃娃家出門看見過死人沒有？

王：唉呀，那時候，六幾年，我出去放牲口，那溝里人了、頭了，就放在溝裡，六幾年。

依：最後搶救人命怎麼搶救？

王：幾兩，四兩？給的豆餅，多還不給。多不給，害怕吃多了給漲死。煮的黃豆，一家給一點，給浮腫的人。

依：你那時候腫了嗎？

王：那腫著哩，腿上、身上，吃了那個蕎皮子，身上癢癢、疼著受不了。走個路走不動，上個炕上不來。

依：那時候，你看見死人害怕嗎？

王：不害怕。

依：你們那時候念不念書？

王：不念嘛，我不認字。那時候的條件，就不念了。

十、把人餓得煮人肉著哩

受訪人：王燕青，男，89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0 日。

錄音長度：24 分鐘。

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王燕青家。

王燕青

大饑荒餓亡者：

王玉的娃娃，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餓亡。

王正明，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餓亡。

王明成家，餓死八口人，年紀、姓名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人。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餓死四十

多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上店子村隊長王嚴成領著上面的幹部到農民王永家,看見鍋裡冒著熱氣,揭開一看,裡面煮著小孩的腳,幹部罵:“你把人餓成什麼樣子了?”又到同村王守富家,案板上放著從外面地裡死屍上剮回來的人肉,還沒有顧上煮。王嚴成為口述人王燕青的堂哥。

前記:夜晚了,村裡黑咚咚的,熱心的冬冬打著手電,走進一截巷道,拍開王燕青老人家的大門。王燕青老人已經睡在炕上了,趴在被窩裡,和我說話。

依:爺爺,你多少歲?

王:我屬虎的,89了,叫王燕青,我的這個老婆子80了,叫馬轉格。

依:挨餓的時候,你在這裡嗎?

王:那個時間,家家搜陳糧,人家說我有陳糧,把鍋、門關子都拔出來交上鋼鐵任務了。

這裡已經開始餓死人了。王玉的娃娃餓死了,死在炕上沒有人給扔。前面莊子裡的正明,王正明在鄉上當過會計,那個人老實得很,餓死了。在炕上死著沒有埋,我一看,我就天黑走了,白天走人家擋住不讓走。

那時候咱村裡糧食裝滿著哩,就是嚴得很。就是不給人吃,以前人不敢說,現在我敢說。

我逃荒去了,我59年的11月就走了,領上婦人、娃娃走了,到處走著要饃饃吃(注:要飯)。我們四個人,兩個女娃娃,一個屬雞,一個屬馬。走在半路上,把一個女孩子送給人了,這個女娃娃是屬馬的,現在在陝西哩,都五十好幾了。

依:路上逃荒的人多嗎?

王:我走的時候還不冷,哎呀,那個路上爬倒的人真多!真多!走在路上就餓死了。我一天能看見兩、三個哩。都是咱們甘肅人。我一夜就走了70里,那晚月亮亮得很,一晚上就到了竇家渠。那時候,人家靜寧正從通渭開公路著呢,工地上蒸的糜子麵饃饃,我就要,這個那個給我掰上些,那一天我就要的多。到天黑我們四個人沒有吃完,糜子面饃饃有手指頭那麼厚。

那時候,我們逃荒逃到海源,看到我們這裡的牛應斗在海源收人著哩,通渭縣給他的糧食,做的糜子麵的湯。牛應斗把我們安頓到新沿公社,給人家說:“你們收下這兩個人,讓他們給你們幹活、下苦。等難逃過了,哪裡來就回到哪裡去。”那個隊上的副隊長是陝西人,姓段,那是個黨員,那個人好,牛應斗說了說,人家就把我們要下了。

人家把我們要下，人家灶火上三百人吃的水，我一個人擔。我的老婆子在灶火上給人家幫忙。人家那裡一天一頓蕎麥飯，我給人家灶火上收拾羊糞，人家燒火用。我去羊場，羊場大得很，用掃帚一掃，都是羊糞蛋蛋。東門上一個灶，西門上一個灶火。那時候，我的飯量大，能吃，吃不飽，但是混著也不太餓了。

那時候，我們到了寧夏，人家讓甘肅人回來，我們沒有辦法，就回來了。人家給我們決算了60塊錢，說：“麵你們兩個儘管擔。”我們擔了些麵回來了，又到了竇家渠，看見一個人戴著呢帽，餓死在路上，臉上用報紙蓋著哩。

依：你知道這裡有人吃人的嗎？

王：我回來，我的堂兄弟，王嚴成當隊長著哩。他給我說，這個村裡王永是吃過人肉的，守富是吃過人肉的。人家上面的幹部下來查，王嚴成就領著幹部到王永家，把鍋一揭開，裡面煮著人的腳。這個幹部把王嚴成打了一拳罵：“你這個王嚴成，把人餓得煮人肉著哩。”娃娃的腳，餓死的娃娃。王嚴成就跑了，就跑了。

王嚴成還把幹部領到王守富家，他從外面剮回來的人肉，放在案板上，還沒有來得及煮，過了三天，救濟糧就來了。這個王守富已經死了，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多歲。

都是這個村裡的人，人家從地裡找來的人肉，人家死了扔掉的，背上就回來了。不是他害死的，是餓死的。

這裡還有一個明成三媽媽，餓死了，就讓人背著去了，吃上了。這一家九口子人，就留下一個女孩子。餓死了八口人，兒子有哩，女孩有哩，就那麼一口一口的餓死了。留下的這個女孩子現在在李家河。

滿昌媽把自己的娃娃領到地裡挖野菜，娃娃餓得挖不動，他媽媽就把娃娃往死裡打，那時候，人對娃娃毒得很，不知道疼娃娃。

依：你逃荒回來隊上有沒有收拾你？

王：我不逃荒，一家子人都死了。我回來，人家糧食就給了，那一年，人家種的白菜那個根子甜得很，我的老婆子就去挖來煮上吃。

你問這個歷史做啥呢？以前聽老人說民國十八年我聽著不相信，結果我自己經歷了。我回來一看，好多人都不見了，老的、小的，好多人都關門了。這個村子裡120個人，餓死了46個人。

十一、我的鄰居就吃過人

受訪人：司乃權，男，64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

司乃權

時間: 2014 年 5 月 21 日。

錄音長度: 26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司乃權家。

大饑荒餓亡者:

司勇,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 餓亡。

張 ××, 男, 聾啞人,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 餓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 大饑荒前有 700 多人, 過後只剩下一半人, 許多家庭關門絕戶。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張志明一家, 弄來人肉吃, 他的鄰居司乃權的父親有心過去勸一勸: "餓死了餓死, 不要做這個活計。" 但是還是沒有過去說。 年幼的司乃權聞到很強烈的異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司轉巧和一個趕趕馬車的去許堡打糧, 去時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上, 等回來已經看見這個人被人剮了肉。 通行的老漢說: "趕快走, 不然把咱們也吃上了。"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 當時吃人的有六、七家之多, 吃過人肉後, 眼睛發紅, 吃人的人有些已經死了, 有些還活著。 村人並不責備歧視他們, 說: "那是把人餓得沒有辦法了。"

依: 我想知道一下你經歷過的通渭的饑荒。

司: 通渭在咱全國都是有名的, 餓的凶得很。

依: 你們家那時候有幾口子人?

司: 挨餓的時候四個人, 我父親、母親、還有我姐嘛。

那時候, 我才六、七歲。 那時候是怎麼弄的……(司想了想, 繼續說) 那個 "大躍進"、"三面紅旗", 我記得把人弄到一起吃食堂。 吃大食堂, 把家裡的東西全都搜著去了。

依: 有沒有到你們家搜?

司: 那搜過的。 地下、罈罈罐罐、到處搜, 都搜著去了。 我記得開始搜查了, 我把一罐子糜子埋在地下, 人家用鐵棍戳著, 也挖出來拿去了, 家裡就啥都沒有了。

搜著去就了不得了，沒有法活了。

依：那時候莊稼長得怎麼樣？

司：苞穀長得好得很，我記得。著急著徵收糧食，就在炕上烤苞穀，烤乾了，給人家交上。那是通渭地方上說通渭糧食多得很，把糧食都收拾去了。收沒有了，口糧都收沒有。其實 58 年是個豐收年，種子、飼料、口糧都沒有了，但是一弄浮誇都弄上去了。

依：拉糧食是用什麼拉？

司：馬車嘛，各家各戶收著去，用馬車就給人家交了。

依：那時候，找不到一點點糧食吃嗎？

司：唉呀！那找不上，找不上。我們吃的是麸子，苞穀棒子，就是玉米芯芯子。最好的是榆樹皮，榆樹皮都剝著吃光了。最好吃的是榆樹皮和蕎衣，這是最好的。蕎衣吃上癢得很，癢得很。

人家上店子地方有倉庫，用棍子捅出個眼，能流出些糧食，就不太餓了。但是我們這裡沒有辦法，司家川餓得嚴重得很。我們沒有糧倉，上下盤不著，那嚴重得很。

那時候，我父親是在雞川到通渭縣趕馬車著呢，還一個月給 24 斤糧。挨餓的時候，家裡還有我，覺得不行了，我父親就回來了。不然我一家就餓光了，把我父親就餓倒了，但是算是人還沒有捨（土語：死）。我記得我母親那時候還熬動物油，熬那個驢皮、老鼠皮，熬動物油。有時候驢骨頭上還有些肉，弄回來給我吃，不然就沒有辦法了。

我那時候餓得糊糊塗塗的，我媽包點東西回來就給我吃。這個我記得，我記得我媽熬的那個動物油白花花的。我還到麥草裡找麥顆子，吃麥顆子。那個生活，不好得很。

那死光的、關了門的多得很嘛。

依：你能記得誰家絕戶了？

司：唉呀，你讓我說？那時候，我才六、七歲……絕了戶的溫家溝裡有，挨過餓以後，那個空莊子多得很嘛。莊子裡年紀大的曉得，我還不記得。

依：你家有誰餓死了？

司：我的大爸爸餓死了。他那時候也就是四十幾歲。

依：這是哪一年？

司：那大概是 60 年，後來把墳遷移了，我記得還立了一個碑，現在碑還在。

依：你的大爸爸叫什麼名字？

司：叫……叫司勇。我父親去給埋下的嘛。我的大媽活著哩，我的堂姐都去了蘭州了。現在，我的大媽死了，我的兩個堂姐還在蘭州哩。

依：你平時出去能看見死人嗎？

司：我家莊子邊上就有一個死人，我看見。

依：這裡有吃人的嗎？

司：吃人的？吃人著哩。我們這裡也有，我曉得，我這裡就是吃過人的。

依：哪裡？

司：我的鄰居就是吃過人的。吃人肉的都不當著人的面吃，偷著吃。

依：你怎麼知道他們偷吃過人肉？

司：是這個樣子，前面是我們家的莊子，這後面是我們家隔壁，牆低得很，站在院子裡就能看家隔壁家。聞著味道不對，毛臊氣得很，和煮菜、煮飯不一樣。聞著毛臊氣得很，那個年代誰也煮不起肉嘛。唉呀，我說了，人家罵哩？（注：司有些猶豫，不想說了，擔心招來麻煩。）

依：我是外地人，沒有人知道你說過，不怕。

司：那時候要修房子，放著一堆土，因為餓著，就沒有修。房子沒有修，這事情是過後我父親說下的，聞著味道不好得很，燒頭髮的味道。這家裡有一個啞巴，拿著一個碗，知道廚房裡煮啥吃的，啞巴要哩。我父親就爬在牆上看哩，看見啞巴要吃哩，大人說："你不要胡吵，不要吵。"我父親那時候就曉得他們在吃人肉，再沒有啥能煮的，沒有啥能吃的。我父親想過去說一說："餓死了就餓死了，再不要做這個活計。"但是又忍了一下，沒有過去說，我父親想說："餓死了就餓死了，不要吃人肉。"不過，那時候，我這莊子裡吃過人肉的眼睛都紅了。這幾家子吃過人肉的，我都曉得。

依：吃過人肉的人都死了嗎？

司：沒有，那個啞巴死了，最後還是餓死了。

依：那個主人當時多大歲數了？

司：這個男人早死了，女人也死了十多年了。那個（人肉）是父母親弄回來的，不是娃娃弄回來的。他家有個娃娃比我大一歲。

如果生活稍微好一點，不可能吃人的。那不是個人的事情，那是餓得沒有治了。

依：這家叫什麼名字？

司：我不記得了。娃娃弟兄四個，老二在蘭州哩，老三死了，這裡的一個叫張志明，他老父親的名字我不曉得。

依：還有其他吃人的嗎？

司：吃人的多。這個莊子裡吃過人肉的有五、六家子裡。人餓了，看見哪裡有死人就剮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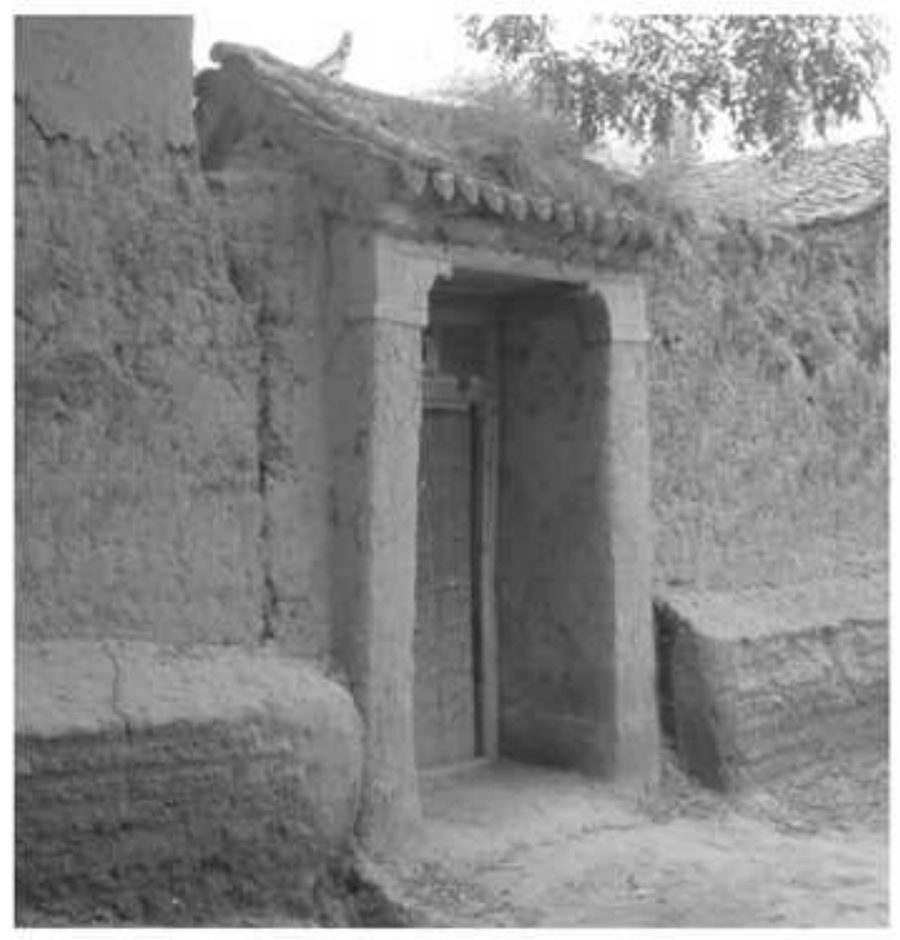
依：他們吃的是本村子的人，還是外面來的人？

司：一般是本村的，外地的少。

我記得我姐姐說，那時候給我們把糧供應上了，讓她到鎮上打糧去，她和槐樹

莊的一個老漢。那個人和我父親一起趕過馬車，他把我姐姐領上去領糧食，走到許堡的一個河灣裡，有一個人還活著哩。等他們回來的時候，那個人就被人剮光了、吃上了。上去的時候還活著哩，下來就死了。那是60年的1月、2月。這個老漢說：“咱走緊。”還害怕人家把他們兩個打劫了，把他們吃上了。兩個人背上糧食就趕緊回來了。

那時候，人拿上吃的害怕，空手出門也害怕。



司乃權家的鄰居吃過人肉。

依：這裡人吃人這麼多，有沒有幹部來調查、懲罰這些人？

司：那沒有，那沒有。光是吃過人肉的人眼睛紅查查的，害怕得很。

依：我們現在討論這個，不是為了揭誰的短，這是一個特殊時期發生的事情。不是揭誰的老底。

司：那不能恨，這不是個人的事情，是餓得沒治了。有一點點吃的不去幹這個，是餓得沒有辦法了。那不能問，問了不體面，就是那個時代。

有時候，人不行了，灌上一碗湯就能救活，能救活。搶救人命的工作組到了村子，每家每家的看，給炕上起不來的人灌糖水。我父親餓得睡在炕上不得動彈，去叫工作組硬是叫不來。我父親腫得睡在炕上，村上的幹部還說是“得了肥胖病”。我姐姐去叫工作組，硬是拉著人家讓來家裡看看。等工作組來，天一聲地一聲地叫：“哎呀！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人餓成這個樣子了。”我父親餓得不動彈，連話都不能說了。工作組看後，給了我父親一點紅糖泡的黃豆水，就算把人救住了，算沒有死。

依：你姐姐叫什麼名字？

司：轉巧，司轉巧。我姐姐現在在鐵桂子，回來還經常說這些事情哩，那時候我姐姐才十三、四歲。工作組有蘭州來的，也有白銀來的。公家派來搶救人命的。

依：你們莊上餓死多少人？你知道嗎？

司：我不知道，但是老人們蹲下曬太陽的時候說，以前有七百多人，餓過以後剩下的不到一半了。那是政策失誤，地方上報得太美（土語：太大）了。後來把這些幹部都整治了，我聽說一個晚上就拉去了二十幾個，拉著送到鄉上，鄉上送到縣上，再沒有回來。

後記：在司乃權家看到一本蘭州大學出版的《通渭縣志》，他說送給我，但是太重，我攜帶不了，遂抄下一段關於饑荒年間的記載：

“我國成立初，人口增長速度加快，1958 年年初全縣一共有 284,000 人，比 1949 年增長了 22.5%。但在極左錯誤的影響下，加之頻繁的自然災害，1958 年冬全縣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問題，不少農民以樹皮、野菜、草根、禾衣等充饑。身體浮腫，人口開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 625 人。死亡 3687 人，全縣實有 44,592 戶。279,687 人。

1959 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 1960 年初，共外流 19,081 人，死亡 42,024 人，至年底共死亡 60,210 人，外流 11,940 人。

至 1959 年底，全縣人口比 1958 年減少了 78,432 人，絕戶了 2168 戶，有孤兒 1200 人，寡婦 3000 人，三年多時間內，全縣加上少量出生數，共減少了 72,150 人，比 1958 年秋的總人數減少了 25.4%。”

十二、姐姐割著剮著吃了兄弟

受訪人：張玉鳳，女，81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人。
時間：2015 年 5 月 21 日。
錄音長度：2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街道。

張玉鳳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三隊陳蓮凡的弟弟陳 ×× 從陳家河來姐姐家，想討要點吃的，但是姐姐家也沒有吃的。陳 ×× 就餓死在姐姐家，陳蓮凡連割帶剮了些肉，煮食。吃過人肉後的陳蓮凡渾身發燒，就爬在濕地上涼。後來她的丈夫不要她了，嫌棄她吃過自己兄弟的肉。

83 歲的陳蓮凡還在世。

依：奶奶，你叫啥名字？
張：我是張家人，張玉鳳。

依：奶奶，58 年，60 年這裡生活怎麼樣？

張：那時候，人普遍都餓著呢。人家大搜查把糧食都搜查著去了。但莊農（土語：莊稼）好得很，那是一個運動呀，人家來了一個運動就把糧食搜查著去了，搜得光光的了。

依：怎麼搜查呢？

張：就是發動自己莊裡的人，積極的年輕人，到各家各戶搜糧食，那是個運動，時代的運動。那時候不挨餓的是隊長、會計、保管員、組長，餓的是另外一部分人。挨餓的是社員嘛，人家當領導的不挨餓。

餓死的人一堆一堆的，我都要餓死了，吃胡麻衣、榆樹皮，把枕頭裡面的蕎皮倒出來，燒著，黑得像鍋煤一樣。我就磨子上推出來，熬上湯喝。唉呀，受過的罪，吃過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葛蓬、刺荊，扎得很呀，我用剪刀剪一剪。煮不爛，吃不下去。吃得人臉腫身腫。唉呀，我都要餓死了，後來轉著轉著，可又磨活了，有的時候，能喝上些。

依：你們這裡餓死的人多嗎？

張：餓死的人多得很，多得很。人走到哪裡，不行了，餓得走不動，睡倒就死了。娃娃大人餓死的多得很。

那時候挨餓，我的掌櫃的（土語：丈夫）到洮河上，做工去了，沒有餓死。我拉扯著一個娃娃，屋裡就我們娘們兩個，罪是儘量的受了，算是沒有餓死。我娃娃少，就一個，算是拉扯活了。很多人的娃娃拉扯不過去，餓死的多得很。

我也快死了，還沒有死，後來公家給供應上了，麵湯喝上了，還供應豆餅，吃著，我就活下來了。

依：你們這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張：有這個事情，餓得人吃人。那是人餓瘋了，不餓瘋人不吃那個。吃過那個的人，天氣暖和了，就燒著，燒著不行了，吃了那個不好得很，就燒著，要燒死了。那些人在濕地下的土上爬著，涼哩。看著害怕得很。大多數人不吃那個，就是硬餓著，也不吃那個。有些個別的，就吃哩。

依：你看見了？

張：我見下的。

依：你看見那個人爬在地上？

張：爬在地上，濕地上，涼哩，涼涼人就舒服了，身體燒著不成。

依：在哪裡？

張：在我們許家村三隊，有一個老婆子，把她的兄弟就那麼剮著吃上了。她的兄弟在陳家河，來看他姐姐。他是餓的跑上來要些吃的，他姐姐也沒有吃的。把他餓死了，這個女人把他娘家的兄弟就這麼割著剮著，煮上吃上肉了。娘家的兄弟，餓死了，就剮上吃上了。

依: 那個老婆子叫什麼?

張: 蓮凡, 叫個陳蓮凡。

老婆子還活著哩。她是屬馬的, 比我大兩歲, 也 83 了。那死了幾次了, 還沒有死, 現在身體也不行了。吃了人肉, 眼睛紅查查的, 幾乎要把她燒死了,

她在她家吃了她的兄弟, 他的男人就不要她了。嫌棄她吃了那個, 這一個吃過人肉。別的人沒有吃。

依: 她把她兄弟吃上了, 那個骨頭怎麼辦?

張: 就提上倒到小河溝裡了, 大概剮了剮肉, 骨頭就倒了。

依: 她吃了人肉, 公家沒有來抓她嗎?

張: 公家曉得不曉得, 我不曉得。

公家後來來檢查, 發現人餓死的太多, 以後來了供應糧, 豆餅, 這就活來了。

後記: 張玉鳳是個小腳老太太, 她拄著拐棍坐在街道邊曬太陽, 看行人。這樣上了年紀、經過饑荒的老人越來越少了。

十三、一坑死人就像南京大屠殺

受訪人: 張錫珍, 男, 70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2 日。

錄音長度: 42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張錫珍家。

張錫珍

大饑荒餓亡者:

根子,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人, 自殺。

甘肅省定西火車站, 有大批的逃民由政府從新疆攔阻回來, 關押在收容所, 一天只給兩碗稀飯, 長期的飢餓、受凍、生病, 導致天天有人死亡, 有數百 "流竄犯"、"盲流" 餓死在定西收容所。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南川, 萬昌的父親被懷疑偷了糧管所的糧食, 被人打死, 萬昌母親和萬昌生活沒有著落, 剮食人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牛家店, 轉文媽和女二兩人, 家裡連鍋都沒有, 剮來人肉, 在罐子裡煮食。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許堡吃過人肉的有數家, 有些人還活著。但是口述人不願意說出姓名。

依: 大哥, 你多大歲數了?

張: 70, 我是 44 年的, 今年 70 了。挨餓的時候, 我十五、六歲。

依:“大躍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大躍進”是從 58 年開始的, 那時候唱的歌是“15 年能趕上英國”, 中國人民有信心。人家都去洮河, 我 15 歲人家嫌我小, 不讓去。58 年大煉鋼鐵, 連我們的鍋、門上的門鼻都拔走了, 連牆上的大釘子都拔走了……反正是鐵器東西都拿走了。

村裡的男人大部分上了洮河修水利, 大煉鋼鐵, 走了靖遠。通渭有個何家川我去過, 大煉鋼鐵, 把好好的鐵放進去燒, 燒出來的鐵水什麼用都沒有。還拉來礦石, 用鼓風機人力攪。燒出來的有炭有鐵疙瘩, 那沒有科學, 是蠻幹。生產隊基本上沒有勞力了。

依: 那後來為什麼要吃大食堂?

張: 我不清楚, 吃的大鍋飯, 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我們這個街道上有四個食堂, 有八個、十個婦女做飯。58 年還有飯吃, 吃那個雜糧麵, 亂七八糟還算有飯, 白天黑夜的讓人幹活,“大躍進”嘛。

那個時候, 交糧食厲害得很。那麥子還沒有曬乾, 就催促著交公糧購糧, 就在炕上烘乾交上。那個時候是虛報浮誇, 說什麼一畝能打幾千斤、萬擔糧……到 59 年, 從靖遠到白銀修鐵鐵路, 我去了, 我 16 歲了。如果我不去, 也餓死了, 哈, 哈哈……我不去的話, 就把我餓死了, 我就走了。到 60 年, 我就回來了。

依: 你們這裡的大搜查厲害嗎?

張: 說那個! 這個雞川鎮大搜查組織的都是一幫子青年人。我們村上有個“七姐妹”, 七個丫頭都是積極分子, 組成那個搜查團搜查家家戶戶。七個丫頭鬥地主、富農、中農, 打著要陳糧。到人家家把人都趕出來, 到處挖著找糧食。人家積極, 還能吃飽飯哩。搜著了糧食交上一部分, 一部分個人能吃上些。吃飽了能去搜, 吃不飽搜不動。

這下許堡莊子,“七姐妹”中間的一個, 她的父親是個木匠, 有一個兒子, 名字叫全祥, 和我同歲的, 跑去新疆了。她父親在罐子裡藏了一點點麵, 這個“七姐妹”

中的一個找出來提走，上交了。這個父親就氣著，喝了一碗苦杏仁水把自己毒死了。苦杏核是有毒的，那一點點麵是她父親保命的，被自己的丫頭拿走了，表現去了。就是說連自己的親人都不顧了，六親不認，表現好。那個老漢的名字叫根子，自殺了。

我昨天看見幾個老婆子，我就說這幾個是七姐妹裡面的，有自強的老婆子，叫轉青。這兩口子都是黨員。

隊裡儲存糧食的幾個窯洞。

依：你們這個村子是不是餓死的人多？

張：餓死的多了，特別是我們的鄰村，人基本上餓死光了。就是東坡生產隊，也是許堡的，從這裡下去。人餓死在院子裡，到了62年，人去院子裡割草，草都這麼長，骨頭都出來了，院子裡都是死人。

那時候糧管所、倉庫都在私人家，有力氣的人就從牆縫裡捅，偷些糧食那麼吃著。沒有勞力的老人、女人、娃娃就餓死了。

我出門修鐵路去了，我的媽媽領上我的姐姐、哥哥逃荒到榆中縣去了，討要著吃去了。榆中生活比我們這裡好一點，要著吃了兩年，才回來了。我的爸爸和一個哥哥在家裡，爸爸的身體還可以，就到地裡挖野草，剝榆樹皮，把榆樹皮用斧頭剁碎，在石磨上推，難推得很，吃起來像膠一樣黏。有野菜吃還是好的，那些麥衣才難吃。

我修鐵路回來，家裡還是餓得受不了，我就到甘谷縣，扒火車想上新疆去。那時候去新疆的火車通到哈密，那個火車慢得很，走到哈密是四天四夜。我沒有錢買票，扒車跑到哈密，就有甘肅工作組在那裡擋著，我們一起去了三個人，就把我給擋住了，人家兩個跑脫了。哈密有個收容所，就像關犯人一樣。把這些人一車皮就拉回甘肅了，一車皮有幾百人，先是到蘭州。蘭州的收容所還大，分地區，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在一起。那時候新疆要人的地方多得很，能吃飽。

我沒有跑掉，工作組把我攔回定西，把我像犯人一樣押了六、七天，每頓飯就給一勺子稀飯。一天兩頓兩勺子稀飯，根本吃不飽，到了晚上，好多挨餓的人就不行了就死了。就死在收容所了，人家領導說："誰埋死人去呢？"有幾個人就說："我去！我去！"我就不明白，怎麼埋死人還搶著去呢？這幾個人到院子裡，拿起那個放稀飯的鐵桶，下面的稀飯比較稠，人家每個人就吃了好幾碗。我就眼紅死了。

第二天，裡面又死了一個人，領導來問："誰要埋死人去？"第一名就是我，我

喊著說:“我去! 我去! ”我進了一個房子, 裡面黑黑的, 地上鋪著麥草, 裡面放著一個死人。 我還有些害怕, 我把頭抬住, 另外的人抬著腿, 就放在架子車上。 這個也不願意拉, 那個也不願意拉, 我說我拉。

我拉著架子車, 人家跟著, 拉到定西的火車站後面, 我說:“我拉去, 我可不抬呀。 我就走了。”那些人說可以。 啊唷! 那溝裡餓死的人真是多! 把我嚇的! 了不得! 讓野獸吃的半截子、胳膊、腿、爛衣服、爛被子, 唉呀, 那就是一坑……唉呀, 就和電視上演的那個、那個……南京大屠殺一樣。 那上百人都不止。

我的車子就在死人上壓著哩, 領導在後面跟著哩, 喊著:“往後面拉, 往後面拉。”死人太多了, 沒有人給埋, 扔下就沒有人管了。 前面堆的太高了, 車子就拉不進來了。 我拉到了, 人家抬死人, 我拉起車子就往回走。 腳底下就是死人, 從溝口子到裡面都是死人, 滿滿一溝。 那是男男女女都有哩, 那是我見過死人最多的。 那都是逃荒的人, 掩埋都沒有人掩埋。

我回到收容所, 人家給我提來一桶稀飯, 我一口也沒有吃。 唉呀! 那個, 想吃吃不下。

前幾年, 我到定西的火車站去看, 埋過餓死的人的那個溝找不到了。 都蓋著高樓大廈, 在火車站的東頭, 距離火車站近近的。 過了隧道就到了。

我回到家, 村裡死了人用爛蓆子裹一裹, 或者用穀草包一包, 就那麼扔了。 家裡人死絕的不包也就扔了。

家裡還是沒有吃的, 我就出門到靜寧、會寧要飯去了。 我要上一點吃一點, 到飯店裡去, 人家吃過的碗裡的菜菜湯湯喝上, 就那麼個。 那時候控制的嚴, 沒有糧票不行, 沒有証明就是流竄犯。 人家吃的多少給一點, 晚上不讓住, 到哪個村子里人家都不要, 趕著不讓。 我就到村子外面沒有人的棚子裡、爛廟裡睡著, 避個風雨。 有時候等天黑黑的, 又回到人家門口, 或者草垛子裡一睡。 這是夏天, 冬天把我凍硬了。

依: 通渭餓死人厲害, 人吃人也厲害。 你知道嗎?

張: 說人吃人, 小時候, 聽老人們說民國十八年, 餓死的人多得很, 人吃人, 狗吃狗, 我聽著像故事一樣。 我不相信。 到我遇到的, 比那個還嚴重, 那時候, 人家地主有糧食哩, 能用錢買來糧食。 到 60 年, 你拿上東西換不來糧食嘛。

人吃人的, 南川裡有, 牛家店有, 這個村子也多得很, 吃過人肉的還有好幾個人都活著哩。 吃過人肉的人臉是黑的, 和別人不一樣。 那是沒有辦法了。

南川裡萬昌和萬昌媽都是吃過人肉的。 萬昌的父親被人打死了, 糧管所被人偷了, 不知道是誰偷的, 就懷疑萬昌爸, 把萬昌爸拉去把腰打斷了, 後來就打死了, 外號叫“二炮”, 官名人不知道。 他的婆娘沒有辦法, 就去剮人肉吃。 那時候下午扔個人, 第二天就成了骨頭了。 她吃人肉的時候, 被人發現了。

還有司川牛家店的那母女兩個, 就是吃過人肉的, 轉文媽。 那時候連鍋都沒

有，用個罐子提點水來，煮上吃。她們吃的死人，活人她們沒有本事吃。咱們這裡都是吃的死人，活人他們沒有本事吃，他餓著拉不住。

依：他們在哪裡找到的人肉？

張：那時候的人，沒有力氣。誰家餓死上一個人，叫上幾個有些力氣的人，抬出去近近的就扔掉了，扔到溝裡面，也不用草掩埋。有狼來吃，也有人來剮著吃。

人們就在許堡這個河溝裡剮人肉。

依：他們吃人是吃別人家的人？還是吃自己家的人？

張：有吃自己家的，有吃自己孩子的。秦安縣吊灣有吃自己娃娃的。

我們這個村子裡，占義媽自己的孩子死了，人家抬上出去要走哩，占義媽說："你們出去埋去，不要給我說這個地點，不然，我就到那裡割肉去了。"自己的孩子餓死了，當母親的不想知道埋的地點，一說了她就會去割肉去。她餓得忍不住——這是占義媽。

那時候，天黑了人不敢出門，這個村子到那個村子，不敢出去。走在路上就讓人拉住要吃哩，能走路的人肯定還是有些力氣的人，能逃脫，拉不住。

後來共產黨供應開了，一天給吃四兩糧，人餓不死了。

那是人為的。為啥挨餓呢？咱老百姓不知道，聽說給蘇聯還債了，和赫魯曉夫仇大得很，人家要還貸款，就把咱們中國給還窮了。

依：你們這裡逃荒去陝西的女人多嗎？

張：多了，國勝姑姑，洛馬姐姐，還有受財的姐姐，環棠，我們這裡還有定成的媽媽、定成的姑姑，王勤成的老婆子，大體上我記得這幾個人，還有別的。

依：她們是結婚的？還是沒有結婚的？

張：有結婚的，也有沒有結婚的，有丈夫死了的，也有丈夫沒有死的。這些逃荒的婦女她們都沒有回來，後來 62 年有一個遣返政策，讓回來，人家也不回來。定成的姑姑在興平縣，她在家是有丈夫的，也沒有回來。人家那裡都有了娃娃了咋回來哩？留在甘肅的丈夫很可憐。

我的這個老婆，今年 65 了，從苟堡過來的。受餓的時候還是個娃娃家，家裡父母親都餓死了，成了孤兒了。她到我們這裡來要飯，在街道上轉著，我們家就收留下了。她那時候才 12 歲嘛，養活大了，就留下了。

我是受過罪的，我沒有念過書，不認識字。我給娃娃們說把我的歷史寫一遍，

他們都嫌麻煩，不寫。

依：我給你寫下來。

後記：當地人帶我到雞川鎮不遠的河溝，他說：“這裡以前就是扔死人的地方，白天扔下了，晚上人就來剮肉。死娃娃人就背回去了吃上了。”就在這條溝的對面，有四、五個深窯，是當年儲存糧食的倉庫。糧食滿滿的，可是誰也不敢動。所以不少通渭人是守著糧食餓死的。

十四、那個女子頭髮長得很

受訪人：王凡香，女，66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2 日。
錄音長度：16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王凡香的小賣部。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當年年僅七、八歲的王凡香起初看見溝裡的死人被人剁去了頭、手、腳，身子被人拉回去了。或許是因為是本村人，看著臉吃不下吧。後來連手腳也不見了。王凡香看見一個女子的頭在溝裡，頭髮長長的散亂著。女子姓名、年紀不詳。

前記：王凡香在小學校旁邊看著一家小雜貨店，午飯時間，她一邊炒菜，一邊和我說話。

王凡香

依：姨，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王：66 了。我是 49 年的人。我娘家在鐵桂子。吃食堂的時候，我也就是個八歲、九歲。你們沒有經歷過。

依：那時候，吃不飽嗎？

王：那吃不飽，那時候，我念書著哩，

上午去上課，下去就去找野菜。我在學校吃，我的糧食轉在學校裡。拔苜蓿，拔苦曲。這個時間就吃這個。等麥熟了，就到地裡揉著吃麥顆子。麥子收過之後，就吃胡麻、吃油麥子，偷著吃苞穀，這個都吃哩。

食堂吃著吃著就吃不成了，就散夥了。

依：那時候大搜查是不是也很厲害？

王：把我們搜得光光的。我們家是富家，搜查了幾次，搜光光了。

依：在哪裡搜？

王：在我們放菜的窖裡，各到處挖著搜哩。連我們曬下的乾菜，秋天曬乾準備過冬的菜都搜著去了。白菜乾都拿著去了。人家要拿，咱不讓拿，人家就打開了。把我們腌下的菜，我們的酸菜都拿去了——搶去了。

依：搶你東西的是本鄉的人，還是外地的人？

王：都是我隊上的人。把人餓死，把人都餓死了。餓死了一層子呀。

依：為什麼餓死？

王：唉呀，沒有吃的，人都吃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人就浮腫著。我年紀小，記得不清楚，我媽家有餓死的人。我大媽餓死了——我大媽就是我伯伯的婆娘嘛。

我們鐵桂子那裡餓得厲害的很。

依：你出門能看見死人嗎？

王：有哩，有些人走著走著餓著走不動，睡在地上，睡著睡著就餓死了嘛。也沒有人管嘛。我走在路上，就看見死人在路上。我舅舅家在魏店，我去他家，那個路上死人都滿滿的。我就那麼走過去，等回來了就不見了。沒有人管，人家就拉上走了。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嗎？

王：那個街道上的人餓著，都吃（人肉）哩。吃過人的。

有些人餓死了，被人扔到溝壩裡。那時候是沒有狗，人有些力氣的，就拉回去吃上了。那時候，把人餓著。有的人家娃娃餓死，大人就吃上了。

鐵桂子、司家川、牛家坡餓死的人最多了。

依：他們把人吃了，公家沒有人來調查嗎？

王：餓著，誰來調查呢？到處人都餓著嘛。我們是三個月沒有見糧，三個月不見麵。我們就是吃菜，那些沒有本事弄來菜的人就喝水，喝上七天水，就餓死了。有些人沒有死，就是靠菜的營養。把人餓的把打場的連枷上面那個皮條都泡軟了，煮了，那個煮不爛，就吃上了。還有把那個苞穀芯砸爛，在磨子上推成麵，就吃這個。這個最香，沒有啥怪味道。蕎衣是豬吃的，吃的時候沒有啥味道，吃上人就腫了。蕎皮子點著，燒成灰，吃那個蕎沒有啥味道，“喀嚓，喀嚓”的。枕頭裡的蕎皮都吃上了，都吃上了。穀衣吃上也沒有啥味道，但是吃上人就拉不出來屎。

依：你說把家裡枕頭裡的蕎皮都吃上了？

王：就是把枕頭裡的蕎皮都倒出來，把地掃乾淨，點著，燒成了灰就吃上了。還有把那個榆樹的皮子剝了，曬乾，用剪刀剪成小塊子，就在磨子上推，推出來吃。那個還香，烙出來的饃饃還香，燒得湯白白的一碗。一吸就是一口，都吸來了。都吸到嘴裡吃。梨樹皮厚得很，吃上人就腫了，就腫死了……

依：你看見過死人沒有？

王：那多得很，走路一個人不敢走嘛。幾個人一起走，有些人走著走著，走不動，歇下來，眼睛動著哩，就慢慢地死了。有力氣的人就拉上去，殺著吃上了。讓人吃上肉了。人家吃了還說，人肉還沒有啥味道。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被人剮過肉的那種人？

王：那看見過嘛。

依：你看見的是什麼樣子？

王：剛開始吃是把頭就剁了，把人背著去，把頭、手和腳就放下了，我看見的嘛。到後來把腳拿去了，手也拿去了。把頭放著哩，就不要了。那個看見過嘛。

依：到最後呢？

王：最後人家就背著去了，啥都不得見了。就整人背上走了，咱就不得見了。

依：你在哪裡看見這些被剮了肉的人？

王：那是人背不動，沒有人扔遠，扔到溝裡、莊子背後人就再不管了。還沒有埋，人家找人肉的人就找著去了嘛。根本餓得沒有力氣，往地裡埋人沒有氣力埋呀。

依：你看見害怕嗎？

王：那時候小，看見也不害怕。我記得，我看了就看了。有的女子的頭髮長得很，一家子六、七個人餓死哩。

依：你說那個女子頭髮長得很，就只剩下頭了嗎？

王：頭髮長得很，就只剩下個頭。就一個頭扔著哩，再啥也沒有了。再的身子人家都拿去了，頭人家沒有拿。不知道為啥。

後記：聽王凡香講得時候，我不禁心驚肉跳：那頭髮長長的女子叫什麼名字？多大了？怎麼餓死的？又是誰拉回去她的屍體吃了……？

為什麼不要頭呢？後來我分析，有頭她就是一個人。被砍去頭，就是“肉”了。這樣吃起來心理負擔多少會輕一點。

這個頭髮長長的女子……

十五、小女娃娃被鄰居殺吃了

受訪人: 牛玉芹, 女, 6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3 日。
錄音長度: 1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鄉村路上。

大饑荒餓亡者:
牛 ××, 男,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人, 餓亡。
牛石明, 男, 7、8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人, 中毒死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新景鄉白楊林村子, 有一個婦女回娘家, 把自己的小女孩關在家裡, 小女孩餓著受不了, 跑出門。 村裡有一家人說: "你來, 給你饃饃吃。" 小女孩進去後被殺食。 很長時間後, 人們才發現小女孩的衣服在那家放著。 無人追查。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牛特狗去許堡上川, 去一家看見這一家人煮食人肉, 就害怕的跑出來。 牛特狗為口述人牛玉芹的姑姑, 當時二十來歲。

依: 姨, 你叫什麼?

牛: 我嗎? 我叫個牛玉芹。

依: 你們通渭那時候饑荒很嚴重, 是吧?

牛: 那個嚴重得很, 比其他地方嚴重。

依: 饑荒的時候, 你多大歲數?

牛: 我嘛, 也就是十三、四歲, 算是熬過來了, 幾乎要餓死了, 幾乎要餓死了……

依: 你們那時候吃食堂? 是吧?

牛: 食堂吃了一陣子, 吃不成了, 後來又散夥了。

吃食堂剛開始是飯, 一家子端一個大盆, 舀在大盆裡, 就各人拿一個碗蹲下吃。 吃著吃著沒有麵了, 就是喝湯, 喝清湯。 水湯喝著喝著沒有辦法了, 就散夥了, 水湯也沒有了。

牛玉芹

依：食堂散夥是哪一年？

牛：那是哪一年？59 年？正餓的時候是 59 年、60 年，散夥以後，一家給八兩糧，自己回去吃。

依：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吃什麼？

牛：人家給的紅薯片子，還有那個豆餅，人家有辦法的還推細了吃，沒有力氣的人就那麼煮上，就那麼吃著哩。豆餅掰成這麼大的疙瘩，燒成湯。還有蕎衣、榆樹皮，就是那種樹的樹皮，弄下來推成麵，那個湯就像膠水一樣。蕎衣吃著吃著把人渾身癢得受不了。樣樣都吃上了。

依：你家餓死了誰？

牛：我爺爺餓死了，我的家爺爺，爺爺那時候也就是六十幾歲，年紀不大。我的大兄弟，如果活著的話也六十二、三了，吃了些油渣，鬧死了，毒死了。

依：你的爺爺叫什麼？

牛：我的爺爺叫個啥？我還忘記了，記不起來了。時間長了，就忘記了。

依：你的兄弟叫啥名字？

牛：我弟弟叫石明，牛石明，死的時候七、八歲。

依：是吃油渣撐死了？還是毒死了？

牛：毒死了。我們村裡一個老婆子給了些紅糖，沒有灌活；把我另外一個小弟弟救活了，那時候他還是個月娃子，吃點奶還能有些力氣。把這個大的沒有救住，大的這個就死了。多長時間沒有吃的，吃了些那個油渣就鬧死了。

那一年我們家就餓死了這兩個人。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嗎？

牛：咸陽岔哩，小溝子上去那裡有哩。還有司家川這裡吃人的真的把人嚇死了，哎呀，那個害怕得很。

我在近處拔那個苜蓿，人家不讓拔，那是人家農業社的。我就天麻麻黑起來，一直跑到龍王廟上，那裡有一個溝，溝裡面三個死娃娃，就扔在那裡，我看了一下就走開了，就拔苜蓿去了。我背上一個小背兜子，背上一背兜苜蓿回來，一煮就能吃上兩天。吃完了再去拔，村裡的人家不讓拔，有人看守著哩。

那個世道不得了，白楊林我舅舅村子裡一個女人回娘家去了，把自己的娃娃關在屋裡，娃娃餓著哩，就跑出去，村裡有一家人哄著說：“娃娃，你來，我們屋裡有饃饃哩。”娃娃就進去了，人家活著就弄死吃上了

依：白楊林是哪一個鄉？

牛：通渭的，那是新景鄉，白楊林，我舅舅家在那裡，就是我媽的娘家。那是王家。

依：多大的娃娃？男娃娃？女娃娃？

牛：一個女娃娃，都八、九歲了。她媽回娘家領不上娃娃，娃娃走不動路嘛。

是本村的人吃上的，哄娃娃說有吃的，有饃饃吃哩，娃娃餓著哩。一聽有吃的就跑上去了。人家就把娃娃弄死吃上了。

依：她媽回來找娃娃怎麼辦？

牛：她媽回來找娃娃就急死了，也找不到，都過了多少日子了，村裡人看見那個娃娃的衣裳在那家，在箱子蓋子上放著哩。

依：他們殺了娃娃吃，後來有沒有政府來找？

牛：那個沒有，沒有人管，餓著沒有人管。

依：你新景的舅舅還在嗎？

牛：我幾個舅舅就活下這一個，名字叫個王柱子。

依：還有其他的人吃人的事情嗎？

牛：我的姑姑到雞川許堡，上川的一家，人家案上放著人骨頭人家就剮著哩。把我姑姑嚇得就趕緊跑出來了。那是莊上派她幹啥去，半路上歇息一下，那時候又沒有汽車，都是走。

依：那家人是吃著哩？還是煮著哩？

牛：人家煮熟了吃著哩。我姑姑看見就往外走。那時候的人都是皮，哪裡來的肉哩。

依；你姑姑那時候多大歲數？

牛：比我大一輪，如果活著的話也 80 歲了，那時候她也就是二十多歲。

依：你姑姑叫什麼名字？

牛：特狗，牛特狗。我爸爸生下，我爺爺喜歡得很，就叫個狗娃子，我姑姑就叫了個特狗。

十六、工作組把人肉倒了他又撿回來吃

受訪人：謝振翼，男，8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3 日。
錄音長度：25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路邊小賣部。

大饑荒餓亡者：
謝 ××，男，3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謝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餓亡。

牛宗代，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吃死人肉脹死。

應斗家、盛德家、老周家、老三家、老五家，正泉哥哥家、長長家、潤全家等均關門絕戶，人數、姓名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人。

謝振翼

人吃人事件：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村民牛宗祥，剁了人肉在家煮食。被來檢查的公社幹部溫受致看見，端出去倒在山溝裡，謝振翼同行，謝說：“我看見過人肉，有些紅，皮薄得很，煮熟了和豬肉一樣。”同村飼養員牛宗代餓得受不了，夜晚撿來幹部倒出去的人肉，飽食一頓，脹死。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苟吉權吃過人肉。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牛雙成一家吃過人肉，年幼的牛雙成，因為吃過人肉，臉上起泡，留下一輩子的疤痕。

前記：我從水蓮村採訪回來，走得有些累了，便走進路邊一家小賣部休息。雖然是五月天氣，但小賣部依然生著火爐，三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圍住火爐喝茶、聊天。認識不認識都不要緊，他們熱情地請我坐下，很隨便的聊起來。其中一個老人慈眉善目，很愛說話，他便是這個村子的老人謝振翼。

依：爺爺，你叫什麼名字？

謝：我的名字你曉不得嗎？我的名字叫謝振翼，我快 80 了。我這一輩子命磨得危險得很。

依：爺爺，你的老家在這裡嗎？

謝：在這裡，現在好著哩。

依；那時候怎麼樣？58 年、60 年？

謝：那都失散了，都失散光了。（失散：意思為死亡）

依：58 年你在哪裡？

謝：我在蘭州的四公司，後來家裡落難了。給我寫來信，我不相信。信裡包了一包蕎皮熟麵的包包，我說這是什麼，他們說這就是我們現在吃的。等 59 年我回來，從蘭州回來，走到定西，沒有吃的，沒有賣的，什麼都沒有，我看見餓得死掉的人都睡倒了。越走越苦，我回到家，大門開著，院子敞著，光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娃娃在炕上爬著哩。如果不是我回來拔野菜，家裡人就要失散光了。我回來，家裡

人就餓得不成了。

依：那時候家裡有誰？

謝：家裡有我的女人、娃娃，還有我的嫂子，家裡就餓得不成。餓完了（土語：餓死）兩個人，兩個娃娃。我的娃娃，一個就吃油渣吃死了，公家給救濟了些油渣，又給鬧（土語：毒死）完了。這是個男娃娃，還小得很，才三歲多。

我回來了，家裡斷糧著哩。就是有錢想買些地裡的刺莖，咱這裡也沒有。沒有辦法，把枕頭裡面的喬麥皮燒成灰，磨子上磨下來，就吃的那個。把那個玉米的芯芯子用刀割開，磨成麵，就吃那個。一共吃了兩個月，就吃的那個。

吃那個主要是大便便不下來，把人燒的。沒有油，太乾燥了。

依；還有誰沒有了？

謝：還有我大哥的一個女孩，吃得不合適了，也死了，就死了這兩個人。我大哥的女孩也中毒了，我的男娃也中毒了。兩個娃娃都中毒了，說那時候的事情，就再都不能說。

依：你那時候覺得餓得很吧？

謝：說那個？我把死了的驢皮都吃上了，驢皮在火裡燒一燒、燎一燎就吃上了。在地裡挖出來不毒人的草根，蔓青根就吃上了，就挖出來刨出來吃上了。餓得什麼都不曉得。

把人大便乾燥著，男人用個筷子給女人掏，女人又給男人掏。吃了榆樹皮，一個給一個人掏大便，掏完了，另外一個又給這個掏。就用吃飯的筷子。用棍子掏還不行，就用我們吃飯的筷子，不用還不行。那時候，人餓得什麼都不曉得。

依：你們這個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謝：多，多，我們這個村子餓絕戶了七戶，還是九戶，反正多。你算，應斗家、盛德家、老周家、後面還有老三家、老五家，岔子裡還有正泉哥哥家、長長家、都餓絕了。我看，還有潤全家，這家有九口人，沒有留下一個人。

有時候，我走在半路上，走上幾步，這裡死一個人躺著哩，那裡一個人手裡拿個棍子死著哩。光是我家莊在邊上就餓死了七個人。

依：這是幾隊？

謝：這是雞川鄉苟堡一隊，我是二隊。

依：那是個人吃人的年月？

謝：哎唷——！我村裡上莊裡有三家是吃過人肉的。到了四月間，把人燒得受不了，在水裡面爬著哩。就是我們苟堡的八隊，從這條溝走過去。三家子，吃了人肉的。

這三家有牛家、有苟家，我的舅舅是個中醫，有名的先生。那個人燒得在水裡面泡著哩。我走過的時候，他就喊我：“爺！爺！”我看人在水裡面泡著呢，說渾身燒得沒有辦法了，求我幫忙哩。我問我舅舅，我舅舅給開了個藥方，把那個人喝活

了。有幾個吃了人肉就燒死了。

依：你看見那個人泡在缸裡嗎？

謝：嗯，他泡在缸裡呻喚著，燒得很。

後來公家的幹部來了，走到一家子，鍋裡面還煮著人肉，案板下面還放著死人。這個工作組看見就把這肉給倒了。工作組倒了，有個人給隊裡當飼養員著哩，人餓的，等天黑了撿了一臉盆回來，一吃，給脹死了。那是煮下的人肉，給脹死了。

依：飼養員給脹死了？

謝：一個吃了人肉燒得受不了，一個給脹死了。

依：脹死的人叫什麼？

謝：名字叫牛宗代。等挨過餓以後，他的兒子還念書，當了幾天老師，現在在通渭城裡哩。他的父親就是吃了人肉脹死了。那時候，苦焦的很，咱這地方苦焦的很。

依：你說這個人煮了人肉，被幹部發現了，幹部來把人肉倒掉了，另外一個當飼養員的又拿回家吃上了，被脹死了？

謝：那個幹部把人肉倒倒崖下面，讓那個人看見了，拾著去吃上，把他給脹死了，你看，可憐不？唉——！那時候，人不難過。

依：那時候，幹部來了處理不處理這個煮人肉的人？

謝：那收拾什麼呢？

等吃人肉時間不多，公家就查到了，公家的人就來了，來了搶救團。但是搶救的過程中，還又死了好多人。來人救命來了，人越死開了，人吃了好長時間的野菜草根，一吃麵還死得快。人的腸胃不適應，那時候的人。現在說，我們這裡的人那時候真是可憐，可憐，可憐。

依：你說有三家子吃人肉，別人怎麼知道呢？

謝：那時候人吃人，也都不迴避人了。在路上看見一個死人，就割了肉，擔子擔上走了。有時候，把死人就藏在案板下面，慢慢吃，就這麼個。

吃了人肉的人現在都死了，活的長久的一個就是強強大。強強大吃了人肉，三九天氣熱得亂跳，雙成也吃過人肉。雙城當時是個小娃娃，不知道，就吃上

村村都有人吃人。

了。吃了以後，臉上都漲爛了，後來臉上坑坑窪窪的。吃了人肉的就是這個娃娃，雙成，牛雙成。

依：煮了人肉，吃得燒得泡在水缸裡的叫什麼名字？

謝：這個人叫牛宗祥，饑荒過後去了蘭州的林業局，這個人已經去世了，去世在蘭州了。他的兒子叫重柱，牛重柱。他從蘭州回來還說："你救過我，找你舅舅開的方子把我的毒給消了。"他還記得這份人情哩。

依：還有一戶吃人的叫什麼？

謝：我們村上的這家小名字叫吉權，就住在最頭頭的一家，吃了人肉的，姓苟，苟吉權。他已經死了，他自己的娃娃都餓死了，領養了一個丫頭，養大了，招了一個女婿，算是又把這個門開開了。

依：你有沒有看見給人剮了人肉的人？

謝：人肉我都見過。

依：見過，你見過？（注：我很驚訝，知道有人吃人事件的人很多，但是親眼見過人肉的人不多。）在這個村子見過的嗎？

謝：我見的，那時候有一個溫受致是公社書記，他來把那個人肉倒掉了，我跟著去，就看見了，我跟著看見的。人肉和那個甜菜根一樣，有些紅。我見過，我見過。

依：你害怕嗎？

謝；啊呀，人害怕呀，那害怕得很，人肉肉皮薄得很。但是煮熟就這麼厚，和豬的皮一樣厚，我都看見了，害怕得很。那時候，說起來……。

有時候在半路上，有心不正的人，還把人肉煮熟了，有賣的，賣人肉的。有心不正的人，那個社會，殘忍得不能說了。

鐵桂子的世耀，兩個人養了一個娃娃，餓著受不了，眼看著娃娃咽氣了，大人就說："把他吃了，看把我們兩個能不能吃活？"把娃娃用蓆子捲起來，在炕上燒，燒著要吃娃娃……人餓糊塗了，什麼都不知道了，等第三天，人進去看，這兩口子都死了，一家子都死了。

依：娃娃被吃掉沒有？

謝：沒有，沒有，吃不動了。他就是有這個心，也吃不動了。這男人的名字叫王世耀，是在鐵桂子的上店子。全家都死了，剛生了娃娃愛得很，到了挨餓的年成就成這樣了。

能吃的都吃了，榆樹皮都剮得光光的，但是樹高了，還剮不上。

依：那時候人吃了人，有沒有幹部來調查？

謝：那沒有，那沒有。人餓死了，不能說餓死的，得說病死的。來的幹部說你說餓死的，就是現行反革命、壞分子。就戴上帽子了。人吃了人，吃了就吃了，沒有人敢來調查，一調查說你誣衊社會主義。來的幹部叮囑："說病死的，不要說餓死

的。”那不敢說，不敢說，一說就是現行反革命呀，說你謊造謠言。不敢說，一說就了不得了。

後來又分隊了，給人把地又分開了，分到戶了。地分給私人，就好多了。

十七、大塊塊也有，小塊塊也有

受訪人：牛德琴，女，81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3 日。
錄音長度：1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坡村牛德琴家。

大饑荒餓亡者：
牛 ××，男，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餓亡。
牛 ××，男，6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餓亡。
牛德琴的母親，5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人，餓亡。

人吃人現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牛家灣，那時二十多歲的牛德琴在鄰居家看見他們一家煮出人肉吃，牛看見人肉有大塊塊，也有小塊塊，還看見有很多油花。那時家裡餓死了人，沒有人有力氣掩埋，有時家裡人餓得忍不住，就開始剮食。這一家吃的是自己家人？還是從外面找來的身體？不詳。

牛德琴

依：奶奶，你叫什麼名字？
牛：我的名字叫德琴，姓牛。
依：58 年你在這裡嗎？
牛：我還沒有來呀，我還在牛家灣裡。我爸爸媽媽養了四個女孩子，沒有養下兒子，我就守著爸爸媽媽，等我嫁人就二十好幾歲了。
依：那時候，你們吃的啥？
牛：吃大食堂，人家選的人做的是湯，

給一個人一馬勺，喝上兩碗就沒有了。哎呀，我是受過罪的，就是沒有餓死。

哎呀，有勁的人還能找來樹皮，有些錢的人還能買些蕎衣吃。咱窮著沒有錢，餓死了，我爸爸都餓死了。

依；你爸爸餓死的時候多大歲數？

牛：餓死的時候，年紀五十幾歲，不到60。餓死了。爸爸餓死了，我就嫁到這裡了。把我們四個女孩子都活了，把我的爸爸媽媽都餓死了。

牛坡戲台。

依：那時候餓死的人多嗎？

牛：多得很，死了一層子。我爸爸弟兄兩個，老大，我的伯伯也餓死了。

依：你見過餓死的人沒有？

牛：見過嘛，各處有哩。地裡、路上、莊子裡。人家有本事的人就把人煮到鍋裡吃上了，把人餓著，吃人哩。

依：你們村子裡嗎？

牛：我沒有吃，咱還沒有本事吃。

依：他們從哪裡找來的死人？從哪裡割來的？

牛：吃肉的？人死了沒有人管嘛，死人多的沒有人扔嘛，你死在炕上你死去，沒有人管嘛，就那麼在屋裡放著哩。家裡人看著餓著忍不住，就放在鍋裡煮上吃開了。

依；你看見過沒有？

牛：人家割我沒有看見，人家吃我看見的。那時候我還在娘家。

依：是男人吃？還是女人吃？

牛：是一家子吃，餓瘋了，都吃哩。吃了人肉日子多了，眼睛就紅查查的。看見我去，人家就“哼，哼哼”，有心吃我。

死人多著，沒有人管，沒有人扔，就那麼放著哩。

依：你們村子吃人的人多嗎？

牛：餓著，人吃人的多了。

依：在哪裡煮？鍋裡面？

牛：餓著受不住了，就在鍋裡煮，煮了就吃開了。

依；你看見了？

牛: 我看見了。

依: 你看見那個肉是大塊塊? 小塊塊?

牛: 大塊塊也有, 小塊塊也有。 多數吃的是娃娃, 娃娃餓死了。

依: 你看見害怕嗎?

牛: 害怕得很, 人瘦得很, 油多得很。

依: 吃人的人叫什麼名字?

牛: 那我不記得了。 我看見的。 吃過人肉的人都死了, 燒著受不了, 人肉是燒的。 我現在沒有人管, 不得過去了, 不得過去了。

十八、這個婆娘吃了兩個人

受訪人: 張蘭花, 女, 72 歲,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九坪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4 日。

錄音長度: 12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縣城某出租屋。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九坪, 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 自己的孩子餓死了, 她拉出去, 又“捨不得”放下, 又拉回來, 剁碎煮食。 她的婆婆對村子人說: “人家把娃娃偷著剁碎煮著吃上了。”

後來, 村裡來了一個外地的討飯人, 餓死在村子, 這個婦女也剮去了他身上的肉, 將他的骨頭扔到河灣裡。 這個女人的丈夫餓死後, 這個女人領著一個兒子改嫁去了鄰縣會寧。

前記: 現在農村有一種現象, 就是陪讀。 為了孩子讀書, 爺爺奶奶離開家, 在鎮子上租一間小屋子, 給孩子做飯, 陪伴孩子讀書, 爭取考上大學。 張蘭花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從鎮上買菜回來準備做飯, 我隨她回到出租屋, 和她聊天。

依; 奶奶, 你今年七十幾了?

張: 72 了。 我們是張家, 張家大得很。

依: 你家在哪裡?

張: 我家在九坪, 還是馬營鄉。

以前, 58 年, 在毛主席手上走了集體化。 吃大食堂, 不讓在各人家做飯。 不讓自己種地, 不讓自己磨麵。 人都碗端上到食堂吃大鍋飯, 就把人吃的餓死完了。

中央不知道, 縣上不上報, 就說有多少糧多少糧, 就把人餓死了。

依: 大鍋飯吃的什麼?

張: 吃的那個粗得很, 一個社員一年見不到一點油。 剛開始是洋芋麵片, 到後來就是熬出來的湯, 放的苦曲, 就這麼吃。 到了 59 年, 通渭人把樹皮都吃完了, 榆樹皮剝下來, 弄碎, 磨成面燒湯喝。 還有吃草根, 把人就餓死完了。

人看見死人, 走過去不知道害怕的。 我們村子裡有的家五、六個人等天亮了都爬不起來, 都躺在炕上死了, 一家一家餓死的多得很嘛。 一家一家就死光了, 不剩一個人, 那個可憐得很, 可憐得很。

有的人餓死在家, 有的人餓死在地裡, 有的人到外面, 就餓死在半路上, 人走不動路了。

我們家的人就餓得跑了, 哥哥嫂子跑去了新疆、白銀, 家裡就我和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就用斧頭剁那個榆樹皮給我們娘兩吃。

依: 你在哪裡看見死人?

張: 看見呀, 到處都扔著死人呀, 路上都是死人呀。 那時候人少得很, 少得很, 連狗都沒有, 一到晚上風就吹著叫, 像鬼叫一樣。

把人餓著, 有的人就把自己家的娃娃吃上了, 娃娃餓死了, 就剁碎煮到鍋裡吃上了。

依: 你們村子嗎?

張: 嗯, 一個婆娘把自己的娃娃扔出去, 又背回來, 背回來就煮著吃上了。

依: 是個男娃娃? 女娃娃?

張: 是男的女的, 時間長了, 我也不記得了, 可能是女娃娃。 她的娃娃餓死了, 她扔了, 又捨不得, 又背回來, 剁著吃上了。 她的婆婆對我說: "哎呀, 人家把娃娃弄回來, 剁著在鍋裡煮上了, 人家就吃上了, 上面一層油花子。" 她的婆婆說的, 說鍋上面有油花子哩。

依: 她的婆婆看見她剁娃娃了嗎?

張: 看見, 看見她剁著哩。 她婆婆可能也吃了, 餓著哩, 怎麼能不吃呢?

依: 村裡人知道了她吃了自己的娃娃嗎?

張: 知道, 人人都知道。 沒有人管, 把人餓著。

依: 你看見過被人剮過肉的人?

張: 見過, 我們村子裡有一個人走著走著, 就坐下來不得動彈了。 到第二天這個婆娘去就把肉剮了, 把骨頭扔到河灣裡去了——還是吃了自己娃娃的這個婆娘, 來要飯的人死在我們村子裡, 這個婆娘來就剮肉了。 村子里人都看見她在剮人肉。

也是餓瘋了，成了那個樣子了，沒地方害怕。

依：沒有人來調查嗎？

張：誰來調查？餓著沒有人管嘛。

依：你認識這個女人？

張：認得嘛。

依：這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張：時間長了，我也不曉得了，她都過世了。（注：我想老人記得她的名字，只是不想說出來。）

依：這個女人多大歲數？

張：那時候四十幾了，她後來出嫁了，走了。她的男人餓死了，她出嫁了。她去了會寧了，領著一個男娃娃走了。

熬到60年，人家來救濟了。哎呀，我幾乎活不下來了，等人家的救濟麵來，我不會走路了。人家就搶救，還不敢給多吃，就給一點點，害怕脹死了。村裡有脹死的人呀，把救濟麵都吃上，就漲死了。脹死的有大人，有娃娃，一頓吃上一斤兩斤就脹死了。還有賣點心的，一頓吃上一斤點心就脹死了。

現在，我看見年輕人把白面麵條倒掉，我就心疼著。

後記：說她現在信佛，經常燒香念經，儘管生活貧困，但煩惱少了。

十九、媽媽吃了自己的女孩

受訪人：杜國玉，男，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鹼灘村人。

時間：2014年5月24日。

錄音長度：17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縣城附近高鐵公地上。

大饑荒餓亡者：

杜××，男，40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鹼灘村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鹼灘村，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將自己四、五歲的女孩殺

食，村裡人看見她家冒煙，進門問她煮的什麼，她說煮了一點菜，結果鍋裡面煮著自己的女孩。她的大女兒因為害怕被母親殺食，半夜逃跑，在半路上被一個好心的司機收留，以後結為夫妻。這個婦女被判刑幾年後回來，活到八十幾歲。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順岔，一個老父親餓死了，屍體放在家裡，村裡人給幫忙埋的時候，少了一條腿，他兒子說："被狼吃掉了。"但是屍體是擺放在家裡的，村人說，這個父親的腿是被他的兒子吃掉的。

杜國玉

前記：我在馬營看到杜國玉的時候，他正在修建鐵路的工地上偷鋼筋，看沒有人注意，偷偷將鋼筋裝在自己的三輪車上。等他走出來，我就攔住他，和他說話。

依：你是哪個村子人？

杜：鹼灘村，我們是杜家。我叫個杜國玉。

依：挨餓的時候你多大了？

杜：有 15 了，大娃娃了，啥都記得了。我們村子，把人餓沒有了。

依：為啥挨餓？

杜：糧食公家都要著去了。沒有糧食了，就把人這麼餓沒有了。餓著把這個榆樹的榆樹皮都剝著吃光了。地裡的草都剜著吃上了。那個，把人餓著不成。我那時候 15 了，把我餓著。

那陣子，打人也厲害得很，偷苜蓿的，人家抓住就打，偷人家糧食就打，往外面跑，也打。

依：你們家誰餓死了？

杜：有哩，我的父親就餓死了。60 年我的哥哥當兵去了，60 年的後半年，我大餓死了，就剩下一個我媽、一個兄弟、一個我。不然一家人就不得活了，我一個十五的娃娃跑得快，就上樹剝樹皮，給家裡人吃。

依：你父親那時候多大歲數？

杜：四十幾，還年輕著哩。

依：你們整個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杜：多得很，有的家連著全家都餓死了，關上門了。餓得沒有人的有好幾家子，把門就關了。我們一個村子以前有三百多人，餓過成了一百五了。

依；你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杜：死人嗎？看見過嘛。人天天死著哩，我看見河灣裡死娃娃扔得滿滿的。家裡沒有柴燒，我河灣去砍柴，蟲子、蛆惡心得不能走路呀。路上害怕呀。

依：你埋過死人嗎？

杜：埋過嘛。人家隊長叫埋哩。

依：那你埋了死人，給不給你些麵？

杜：哪裡來的麵？沒有吃的就把人那麼餓死了。就用炕上的蓆子一卷，就那麼用磨抬上，就那麼埋了。

依：你埋過多少個人？

杜：幾十個人，多得很。多得很，多得我都忘記了。

依：通渭這個地方苦難，餓得人吃人。

杜：那是人吃人，狗吃狗。我們這裡水泉灣裡，有個人餓得受不了，就把自己的娃娃煮到鍋裡，吃上了。水泉灣和我們是一個大隊，把這個老奶奶還拉去法辦了。

依：是奶奶吃孫子？還是媽媽吃自己的娃娃？

杜：媽媽，媽媽吃了自己的女孩。她先吃了自己的小女孩，另外一個年紀大些。知道她媽把她妹子煮著吃上了，晚上睡下，這個娃娃覺得她媽要煮她哩，那個娃娃就跑出來了。

這個女娃娃個子高得很，大丫頭了，一路跑到石川，在石川遇到一個司機，就那麼收留下，拉扯活了。給這個司機當了媳婦了，這以後還來轉娘家哩。還是回來認了她媽。她媽也就認了。

依：她知道她媽把妹子吃掉了？

杜：知道，人餓得受不了嘛。

依：她的妹子是活著吃了？還是死了以後吃的？

杜：活著哩。餓得躺在炕上不得動彈，她媽就給殺著煮上吃上了。

依：人怎麼發現她吃人了？

杜：那時候，六零年那個，不讓人灶火裡冒煙，誰一冒煙人家就找來看來了。她家裡一冒煙，人家就找上去了，就問她：“你鍋裡面煮的啥？”她說：“我煮了一點菜。”人家把鍋蓋一揭開，裡面是個娃娃。

馬營鎮

依：那時候，那個女孩多大？

杜：那時候，也就是四、五歲。她吃了自家的娃娃，人家就把她抓著去了，法辦了。

依：她的男人吃了嗎？

杜：她的男人前兩年剛死。可能也吃了，一個吃，一個能不吃？連一點水都沒有呀，還能不吃嘛？

依：槍斃了嗎？

杜：沒有斃。後來又放了。為啥放咱也曉不得，後來這個人又回來了。過了四、五年就放回來了，

依：這個女人那時候多大歲數？

杜：那時候三十多歲，活到八十多歲，已經死了。唉呀，可憐得很，她也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依：她回來了，村裡人罵她嗎？

杜：那個不罵，人是餓的。沒有人說。

依：你看見過被人剮過人肉的人嗎？

杜：有哩。那時間，人都餓得糊裡糊塗的。我那時候年紀小，遠處也不敢去。唉呀，我只是活下來了。

水泉過去，我們附近順岔裡，有一個人把他大（土語：父親）剮著吃上了。

依：他的父親是活著，還是死後吃？

杜：死了，死了以後，把肉剮著煮上吃上了，骨頭扔出去了。

依：人怎麼知道了？

杜：人家說，埋的時候少了一條腿。這個兒子說："腿讓狼吃掉了嘛，我不曉得。"那時候，狼多得很，他說是狼拉去了。但是，死人是放在家裡的，人就估計是他兒子吃上了。

你忙著，我要賣破爛去。不弄些錢，不得活。

廿、手腳上沒肉，人家留下了

受訪人：牛得川，男，82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6 日。

錄音長度；23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牛得川家。

大饑荒餓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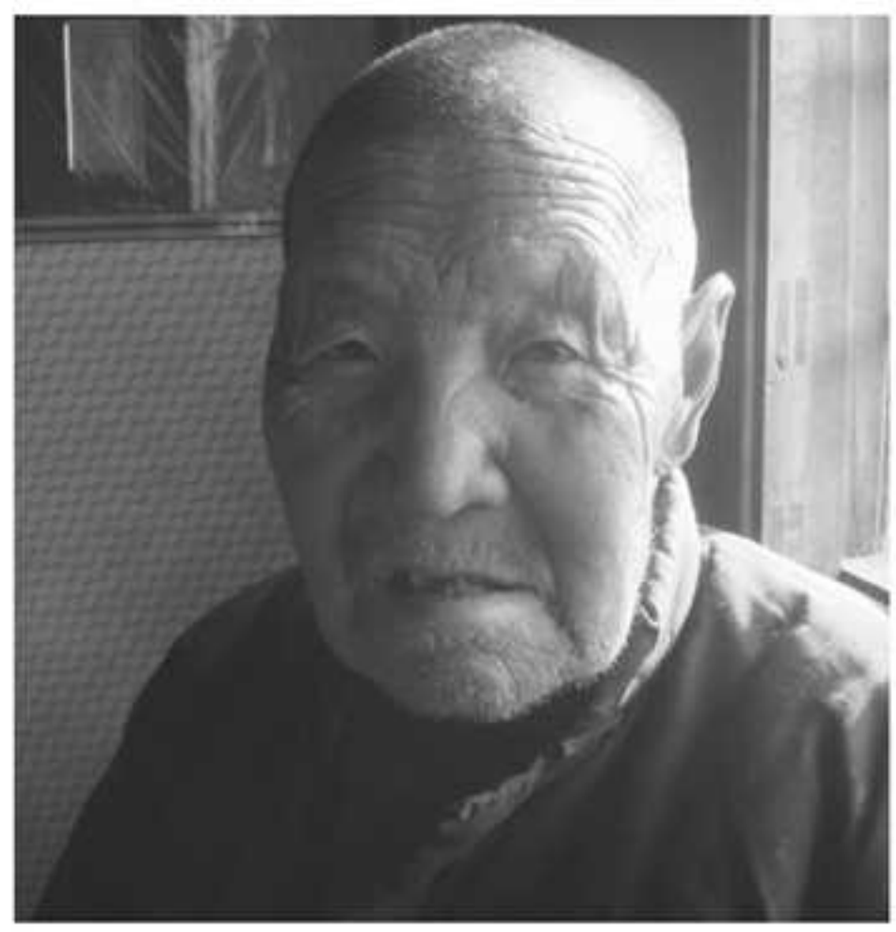
牛三生, 男,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王秀娃, 女, 2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 ××, 男, 3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養家, 男, 3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鳳仙, 女, 30 多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人, 餓亡。



牛得川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咸陽社有數戶人家吃過人肉, 82 歲的老人牛得川記得他的堂哥牛占川吃過人肉, 還有同村的段中英吃過人肉。 牛得川在村外的山溝裡看見死屍被剮去了肉, 剜去了肝肺, 只留下沒有肉的手腳和內臟。 無人調查記錄。

前記: 站在高梁上看, 梁的一邊是秦安縣, 一邊是通渭縣。 本家代祥舅舅帶我去通渭咸陽岔找人, 去的時候, 牛得川正拄著一根棍子在門口, 他身體不大好, 但記性尚好。

依: 爺爺今年多大歲數了?

牛: 82 了。

依: 老爺爺, 你當過幹部嗎?

牛: 當過隊長, 那時間把咱換了, 說咱犯錯誤了, 就換了。 說我生產搞不上去。

依: 有沒有打你?

牛: 上面說要糧食, 把我拉出來一繩子、一繩子的, 差點綁死了。 是咱大隊幹部主持綁的, 我是小隊隊長。 我當過幾次隊長, 57 年當, 人家不要了, 後來又讓當。換了三次哩。 那時間, 這個大隊的積極分子到那個大隊, 那個大隊的積極分子到這個大隊, 咱這個大隊來了幾個收糧食的幹部, 我當著隊長, 讓我上糧, 沒有糧食上, 社員沒有吃的。 人家說我私藏了糧食, 就把我給綁了。

依: 從前面綁, 還是後面綁?

牛: 後面嘛。沒有糧食嘛, 你再綁也沒有糧食嘛。人家開會, 從開會綁到會散嘛。

依: 以什麼名義開會?

牛: 人家促進這個大隊的糧食著哩, 開會為了糧食。咱小隊就綁了我一個人。我害怕也沒有辦法, 不敢跑。

依: 你當隊長敢不敢多留些糧食?

牛: 我當隊長也不敢偷些糧食, 人家都搜著去了, 就是藏在枕頭裡都搜著去了。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搜, 那個大隊到這個大隊搜, 人就沒有情面了。

牛得川家的門牌。

到後來, 人都餓零乾(土語: 餓死)了。

依: 那時候不是吃食堂嗎?

牛: 吃食堂, 找上幾個女人燒大鍋的水湯, 給娃娃多少, 給大人多少, 一算就給舀幾馬勺湯嘛。

依: 你能不能吃飽?

牛: 吃啥飽哩? 把湯提回來, 再煮上些野菜。那時候人家的馬勺大得很, 給上三碗湯, 那時候人餓得很, 吃得也多得很嘛。

依: 你們家能打上多少湯回來?

牛: 個人家提上一個罐, 從食堂舀回來, 再熱一下吃。

我家裡那時候有六個人, 一個人給一馬勺。把湯打回來一熱, 用小勺子舀上分。給大人分, 給娃娃分, 你喝上夠不夠就再沒有了。

我那時候家裡三個大人, 三個娃娃, 我家裡找到的菜多得很, 白菜、甜菜, 就那麼吃著, 三個娃娃算是沒有餓死。

依: 最餓的時候吃什麼?

牛: 如果身體還能動彈, 剮榆樹皮, 吃蕎皮, 還有麥衣, 燒成灰, 就吃那個。唉呀, 還有人把屎都吃上了, 我們這裡有一個老人家就是吃下屎的。不吃不得活嘛。

依: 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牛: 那多, 連餓帶走有上百人哩。以前有七十幾戶, 現在三十多戶。

依: 你平時出去看見過餓死的人沒有?

牛; 看見嘛, 走在路上碰到一個, 再走走又碰上一個。有村子裡的人, 也有外地逃荒過來的人。餓死在半路上。

依: 你埋過人嗎?

牛: 餓死的人, 我埋過嘛。埋得多了, 埋過多少個我也說不清楚了。

我家老三兩口子，老三就是我的兄弟，他比我小兩歲，兩口子都沒有了，都餓死了。那是哪一年？60 年？那時候也就是二十幾歲。

依：他們有沒有娃娃？

牛：有一個娃娃，是個男娃，也就是三歲多，娃娃也餓死了，往溝裡一扔就完了。

依：你的兄弟叫什麼？

牛：三生，牛三生。

依：他的媳婦呢？叫什麼？

牛：他媳婦的名字叫王秀娃。

那時候還是破除迷信，不敢弄啥，就隨便埋上了。就挖個坑，沒有棺材。老三家沒有留下後人，這一門子算是沒有人了。

依：你還埋過誰？

牛：我有一次埋過兩口子，女人前一天死了，男人後一天死了，兩口子，我就一下子埋了，兩個人。

依：這個男人叫什麼？

牛：我知道，牛養家，屬虎的人，如果活著也有 80 好幾、90 歲的人了。那時間三十多歲。女人的名字我也記得，叫個鳳仙。

他們留下的一個娃娃受的罪多，餓得讓人拉住打，讓他的大伯打。現在在蘭州。

依：你看見過被人剮過肉的人嗎？

牛：那時間剮著剝了死人吃的多得很嘛。

依：你們這個村子多嗎？

牛：嗯！我們這裡發生過兩次，我看見過一次。

依：是吃自己家的人？還是吃別人家的人？

牛：別人家餓死的人，拉回來，剮著剝著吃上了。我們這裡有一家，自己的娃娃餓死了，也吃上了。

依：你有沒有親眼見過被人剮過的人？

牛：見過。（老人說得毫不猶豫）

依：在哪裡見過？

牛：從這個路上去馮坪，在溝裡看見的。

依：是什麼樣子？

牛：人家手腕子、腳腕子都留著呢，指頭留著哩，其他地方剮得光光的。手腳上沒有肉，人家剔著剮著留下了。

依：那內臟還在不在？

牛：肝肺人家掏去了，腸肚人家沒有掏。

依: 這個人是村裡人? 還是過路的人?

牛: 過路的, 不知道哪裡來的人。 隊里人餓死了, 找上幾個人一埋, 外出來的人就沒有人管了。

依: 你那時候看見害怕嗎?

牛: 那時候人餓得糊塗了, 啥都不管。

依: 這個村子吃過人的多嗎?

牛: 咱這個村子, 人發現了, 後來這些人都死了。 一腫一散, 吃了人肉的人眼睛紅查查的, 臉上流油, 看著怪怪的, 吃了人的人都死了。

依: 吃了人肉的叫什麼名字?

牛: 這個我知道, 我的堂兄弟大哥都吃過人肉, 都死了。 我一個爺爺的孫子, 本家的大哥, 老大叫占川(牛占川), 他是吃過人肉的。

依: 他自己不敢說嘛?

牛: 他隱瞞著, 不說嘛。

依: 你怎麼知道他吃了呢?

牛: 吃過那個人肉的人, 臉上看著不正常。 油油的、黑紅的, 不正常了。 燒得很。

還有另外一家吃了人肉的, 姓段, 段中英, 他娃娃的名字叫貴前, 這一家子人餓死了, 就留下這個娃娃一個。

依: 村裡有了吃人的人, 公家來不來調查?

牛: 那個不調查, 人家不管。

現在老人不多了, 曉得那些事情的沒有幾個了。

二十一、剮成光骨頭了

受訪人: 牛金貴, 男, 74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6 日。

錄音長度: 30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

大饑荒餓亡者:

軍昌媽,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 餓亡。

軍昌爸, 年紀不詳,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人, 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下柳家,有一個年輕人走到咸陽社來領媳婦,餓死在路上被咸陽社的人剮去了身上的肉,只留下骨頭架子在山溝裡。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牛俊昌的父親吃了牛俊昌當時只有八、九歲的哥哥。這個孩子當時是活著弄死了吃,還是餓死後被吃,不詳。

牛金貴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鄉咸陽社牛正正家,他的父親吃了牛正正十多歲的姐姐,牛正正現在還活著。村裡人進去看見孩子的骨頭一堆堆的,給鏟出去扔掉,因為吃人的人自己已經沒有任何力氣了。

依:伯伯,你講講 58 年通渭的大搜查?

牛:咱挨餓,主要是因為大搜查,那是縣委書記席道隆、地委書記竇明海幹下的事情。這個竇明海說:“你們通渭的糧食咋交不上來?寧叫人頭落地,不讓糧食落空。”得到這個指示席道隆回來就大搜查。

大家知道要大搜查了,糧食都埋起來,人家來了用棍子到處戳,到處找。就是家裡找出來一顆洋芋,人家也拿去了。

依:那時候有天災嗎?

牛:沒有什麼天災,主要是大搜查,都搜著去了,自己家裡有些糧食不得吃。我記得,人家來的時候,在我們家的柴火裡面,把鍋拔了,在灶火裡用鐵棍戳著找,酸菜缸裡找。食堂倒了,就開始餓死人了。

依:搜查的時候,搜不到糧食,有沒有打人的現象?

牛:那多,那多嘛。那硬打著要糧食哩。

下面幾家子都餓光了,就留下這幾家,留下一個軍子,正正娘就走了。

我們家那時候就是三個人,我哥哥在義崗川教學著哩。一個月下來還給一點糧票,那時候就是有糧票,沒有公社的証明,人家糧管所還不給賣。我去,一個大大在糧管所,走後門才能買些糧。我媽、我、我哥就吃一個人的糧食,算是沒有餓死。

軍昌媽餓死了,軍昌大大前一天還好好的,等到第二天天亮,人已經死了。

依:你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牛:看見過嘛。我還去挖坑埋過死人,看得多了。

依:你大概埋過幾個?你自己埋的?

牛: 那有十幾個哩。 遠處死了人我沒有去, 近處埋了不少。

依: 你埋人是隊裡讓你埋嗎? 有沒有補助?

牛: 隊裡讓埋, 哪裡有補助? 就是能幹動活的把死了的人一埋。

依: 你去埋人害怕不?

牛: 那時候死人看多了, 不害怕。

依: 你出門看見過被人剮過肉的人沒有?

洋芋都吃不上。

牛: 那個底下有一個被剮了肉的人, 我看見過。

依: 剮成什麼樣子了?

牛: 剮成光骨頭了。 就是骨頭架子了。

依: 他的頭還在不在?

牛: 那在, 身上沒有肉了, 就在底下的溝裡面, 擺著。

依: 是村裡人?

牛: 哪裡人? 我聽說是柳家溝裡過來的人。 我也記不清楚了, 不是下柳家人, 就是柳家溝里人。 他是來這裡領媳婦來了, 被人剮著吃上了。

依: 他是活著呢? 還是死了?

牛: 餓死了, 死了。 偷偷讓人給剮了。

依: 有沒有人來找?

牛: 沒有人找, 餓死人的時間, 誰找哩? 那沒有人來找, 走到哪裡, 死到哪裡。 再沒有人管了。

依: 你們村子有吃自己家娃娃的嗎?

牛: 多嘛, 多嘛。 自己家的娃娃, 被大人剮著吃上的多嘛。 有哩, 大人把自己娃娃剮著吃上的多嘛。

依: 娃娃是活著呢? 還是死的?

牛: 那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活著, 還是死了, 剮著吃上的多。

依: 是多大的娃娃?

牛: 有七、八歲的, 有九、十歲的。 等人發現, 都吃成骨頭架子了。

依: 你怎麼知道他把自己的娃娃吃掉了?

牛: 那都是天黑剮的, 曉不得死了活了。 等人看見只有骨頭架子, 不知道人家是啥時候吃上的。 都是天黑剮的。

依: 你記得是誰家吃的?

牛：把自家娃娃吃上的多嘛。多得很。俊昌家，牛俊昌的大（土語：父親）把大的一個，就是俊昌的哥哥吃上了。下面莊子裡還有正正家。

依：俊昌當時多大歲數？

牛；俊昌是屬羊的，吃人的是他大。

依：他大叫什麼名字？

牛：……？（老人在努力的想）。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叫？姓牛，叫個啥我記不起來了。俊昌大那時候也就是三十來歲。

依：吃的是男娃娃？女娃娃？

牛：男娃娃，有個八、九歲了，叫個啥我記不起來了。

依：別人怎麼知道了？

牛：等人進去，只留下骨頭，都不知道啥時候吃上的。

另外一家叫“二馬勺”，這是外號，他的名字……？名字叫什麼？（老人也想不起來吃人的人的名字了）娃娃的名字叫正正，現在還活著哩。吃的是一個女子。

依：那個女子多大了？

牛：她是個大娃娃，這個女娃娃有九、十歲了。

吃過人肉的這些人都死了，都死完了。

依：你看見過人的骨頭架子嗎？你見過嗎？

牛：我都見過，我說的都是我看見過的。沒有見過的，我就不敢說嘛。

依：那個骨頭在哪裡看見的？

牛：家裡嘛。

依：是那麼個樣子？

牛：都是娃娃的骨頭，一堆堆。

依：兩家的娃娃骨頭你都見了？

牛：嗯。

依：他吃了自己的娃娃，為什麼不埋掉骨頭呢？

牛：唉——！等到吃自己的娃娃，人已經沒有力氣埋了。到吃自家娃娃，哪裡有力氣呢？自己都從炕上下不來了。沒有力氣了。

依：吃了自己娃娃的人，怎麼給人說呢？

牛：那曉不得。沒有人去過問，我們給鏟著出去一扔就行了。人家本人心上難受的很，誰還問哩？

那個時候，誰能顧上誰？吃了也無所謂了，先活命嘛。啥能吃上飽一頓算一頓。

依：從你來說，你就不想問這個事情了，是吧？

牛：不，從來不問，就是餓過了，也從來不問。

吃過人肉的都沒有活下來，都死了。主要是吃了人肉燒哩，燒得受不了。

那個時間，人都不敢出門，人出去了，被人攆著都剮著吃上了。多嘛。

依：那公家有沒有來調查？

牛：沒有，沒有。那個公家從來沒有打問過，村裡餓死了多少人？家家戶戶餓死幾個人？誰家人吃了人？從我記得，公家從來沒有來人問過。從來沒有問。

依：後來有沒有來救人命？

牛：後來給的是康復散，就是紅糖拌下的，搶救人命的來了，給上一點點。給了用處也不大，人已經餓得不得動彈了。

那時候，通渭餓死人的情況，公家發現了，把各處餓的人拉到醫院裡搶救著哩，把各處的老師調到醫院裡照顧病人。我哥哥也在醫院幫忙，我去了，我有個親戚，叫萬福，在縣上檢察院工作。他說："你就不要回去了，就在這裡混口飯吃。"我就在人家醫院裡，給人家掃院子，能混著吃上一口飯。

依：那醫院裡面的病人多嗎？

牛：唉呀，那多得很嘛，都是餓下的。還有榜羅那些地方送來的小娃娃，都是這麼高的小娃娃。最大的也就是九、十歲，都是讓狼咬了，都中毒了。有四、五十個哩。啊呀，大人叫娃娃，娃娃都昏迷不醒，只會說："媽，狼，媽，狼。"我晚上照看這些娃娃，娃娃就會說這些嘛。

縣公安局的跑到榜羅打狼去了，晚上聽著城牆外面跑著哩，一數 14 條狼。嚇得公安局第二天跑回來了，一個狼也沒有打成。

依：通渭餓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牛：我不知道，光知道本村的情況，我們這裡嚴重得很。

第三章

大饑荒的國度 人吃人的時代

大饑荒期間，人吃人的數字全國有文字統計的資料，有數千起。
——著名學者 楊繼繩（美國之音《解密時刻》2013 年）

被殺後吃掉，死後被吃掉，以及挖出來吃掉……真正把人殺了吃掉的食人魔其實沒有多少。許多是度荒者，為了生存，不得不走到吃屍體的地步。他們怎麼會想到吃人肉，原因各個不同。然而，他們掙扎在生死線上……人性在這場由國家發動的暴力中淪喪了。
——歷史學家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

安徽省在“大躍進”年代，人民群眾吃盡了苦頭，餓死了400 多萬人，發生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現象並不奇怪。1961 年 4 月 23 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 1959 年以來，共發生 1289 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 1144 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 36 起，其餘 1108 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全省 1289 名作案成員中，就逮捕 136 名，勞教 153 名，拘留 881 名，判處死緩 2 名，合計占 90.9%。

1960 年 5 月 13 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了份報告，題目是《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說到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 300 多起。
——尹曙生（《炎黃春秋》2009 年第 10 期）

1959 年——1961 年“大躍進”期間，中國大陸發生“三年大饑荒”，死亡人數過千萬。餓殍遍野，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墓碑》一書引梁志遠的《關於特種案件的匯報—— 安徽亳縣人吃人見聞錄》記載指人吃人並不是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1960 年春，吃人肉情況不斷發生，人肉的交易市場也隨之出現在城郊、集鎮、農民擺攤等。《中國大饑荒，1958——1962》引用的中國官方檔案中有吃人記載，如在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橋頭區，老婦人羅文秀是第一個開始吃人肉的人。在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後，羅文秀把三歲女童馬發慧的屍體挖出來。她把小女孩兒的肉割下來，用辣椒調味，然後蒸熟吃掉。另一份 1961 年 1 月 27 日的文件，講述了一個四川母親用毛巾勒死了自己五歲大的兒子，“吃了四頓”。調查者王德明寫道，“這樣令人震驚的可怕事件遠非只有這一起。”三年大饑荒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倖存者》記載了49 起人吃人事件。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4 月，信陽事件，商丘、開封餓得人身浮腫，吃樹皮，餓死 100 萬人口，時諺：“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信陽五里店村一個 14、15 歲的小女孩，將 4、5 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爲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

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河南省固始縣官方記載有二百例人吃人事件，縣委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群眾。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肅、青海、西藏、陝西、寧夏、河北、遼寧皆有耳聞。青海人吃人事件 110 多起，漢東公社楊家灘生產隊的婦女竟吃了 9 個小孩。

——維基百科“中國食人史”詞條

1958 年——1962 年的中國大饑荒，有 3600 萬——4500 萬被餓死，數萬人被沒有糧食吃、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吃掉。其中有死屍、有活人、有路人、有村人、更有自己的父母兒女骨肉親人。正如毛澤東詩詞中所描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那是一個人吃人的政權！人吃人的制度！一個人吃人的年代！

一、挖出一條腿，拿在手裡就啃

受訪人：王碎狗，女，69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23 日。

錄音長度：16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村王碎狗家。

大饑荒餓亡者：

王蒼蠅，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旺子，女，13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碎狗的嫂子，18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芒，30 歲，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碎狗的二媽、二爸、三媽、三爸，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餓亡。

王碎狗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雙石南岔村人, 當時只有十來歲的王碎狗家裡餓死了八個人, 她天天和妹妹在地裡挖野菜吃, 挖到什麼吃什麼。 本村的高高的父親餓死了, 因為埋得淺, 屍體被狼挖出來吃。 王碎狗挖野菜的時候挖出來一條腿, 拿在手裡就啃, 她記得上面已經沒有血色了, 只有乾乾的皮。 餓死的人, 身上沒有什麼肉, 皮很快就乾枯了。 到現在, 王碎狗見到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都會說: "你把高高大吃上了。" 這個被吃的人姓王, 名字不詳。

前記: 本家舅舅牛寶德帶我去張家灣採訪, 回來的路上遇到他在地裡拔草的妻子王碎狗, 我應該稱呼她妗子, 就是舅母。 她一臉塵土, 又說又笑地跟我們一起回村子。 當她知道我是來打問挨餓年代的事情, 就開始訴說自己經歷過的挨餓。

依; 妗子, 你多大了?

王: 我不知道, 我是屬狗的。 今年 69 了。(注: 1946 年出生)

依: 你叫什麼名字?

王: 王碎狗, 碎狗。 名字好聽得很。

說那時候的事情, 把人餓死了, 我大大餓死了, 我一個姐姐餓死了。 都餓死了。

依: 你大大多大歲數了?

王; 我大大多大歲數了? 我媽說我大大沒有的時候, 她 42, 我媽 42, 拉扯我們幾個娃娃, 五、六個把我們拉扯大了。 我媽 42, 我大大就沒有了, 年輕得很嘛。

依: 你大大死的時候, 你在跟前嗎?

王: 在跟前哩, 餓得吃柴咬草的, 躺在炕上。 我和我媽餓得啃著吃草根根、吃刺莖, 我大大在炕上睡著哩, 動彈不了。 我就那麼瓜嘛。

依: 你姐姐多大?

王: 我姐姐屬猴的, 比我大兩歲, 十幾歲。

依: 你家還有誰餓死了?

王: 那餓死的人多得很, 我二大, 我二媽, 我三爸爸, 我三媽, 我芒哥。 我一家子都是餓死的。 就是這幾家子, 莊子裡餓死的人多得很。

依: 你家一共餓死了幾個人?

王: 你算, 我大大, 我姐姐, 我哥哥先找了個女人, 也餓死了。 我一家子就三個人。 我二大, 我二媽, 我芒哥, 就是三個人。 我三爸爸, 我三媽, 八個人, 八個人, 我一家子就八個人。 我這一算, 就是八個人。 這都是餓死的。 唉——! 餓死了, 吃柴咬草的。

依; 你大大叫什麼名字?

王：人死了，名字也不好叫了。外號叫蒼蠅，叫蒼蠅。我大大也就是剛四十多些。

我的哥哥是屬龍的，我大大餓死了，他就在房子後面挖了個坑，我們本家的人，把我大大放在一扇門上，就埋了。

依：你姐姐叫什麼？

王：旺子，王旺子。比我大兩歲。我姐姐餓死了，在莊子後面的坎坎上挖了個洞就那麼埋了，就那麼扔了。我姐姐只有十幾歲，就死了。

王碎狗端著自己剛烙熟的餅子。

我嫂子叫個啥我也不知道，我還是個娃娃，就那麼埋了。多大我也記不起來了。

我芒哥是屬蛇的，餓死了，那時候三十多歲，沒找上女人，沒有成上家，那時候人窮得很，就這麼個。

就留下我媽，養了十幾個娃娃，好養賴養，就這麼個。活下來我們五個。

（牛寶德插言：你姐姐死的時候十幾歲，你嫂子也是十幾歲。就是個十八、九歲嘛，沒有上二十，十八九歲嘛。）

依：你見過死人嗎？

王：死人嗎？見過嘛，見過的多得很。我還吃過死人的骨頭哩。

依：哎唷！（我非常之震驚，因為採訪大饑荒倖存者三年多了，採訪過兩百多人次，還沒有一個人坦誠地說："我吃過人肉。"王的話讓我很有興趣。）誰的骨頭？

王：我去拾柴，餓得呀，餓得呀，把死人的骨頭就吃了。我莊上有一個老漢，餓死了，埋的淺。那時候是狼還是狗刨出來。我和我妹妹挖刺莖去了，就給刨出來，剮著就啃著吃哩嘛。還吃過驢蹄子，這個都吃過。

（王碎狗把吃人肉和吃驢蹄子一起說出來，沒有任何愧疚、不安、自責，或者不敢告訴人。）

依：那是太餓了，那不是一個整人嘛？（我不明白，一個整人，怎麼刨出來就能吃？）整人你怎麼吃呢？一大塊子你怎麼吃呢？

王：上身都吃的沒有了，就剩下一個腿一個腳了，我就餓著啃著吃。

依：有沒有肉？

王：沒什麼了。那是我莊裡的高高大（高高的父親），我的老漢知道。人埋的時候，半截子在土裡，半截在外面。野獸給刨出來了，我就啃著吃了。我妹子就罵我。

依：你妹妹罵你啥？

王：我妹妹比我鬼，說我把高高大吃掉了。我妹妹現在在蘭州，我去了，她就

說我把高高大吃掉了。

依：這個人叫什麼？

王：他的娃娃叫高高。高高大那時候四十多歲了，餓死了。叫啥名字我不知道，餓死的時間，我不知道。

依：你說你妹妹現在還在笑話你？

王：她看見我吃過高高大。這個高高大是我們的鄰居，我妹妹曉得，曉得埋在那裡，我曉不得。我吃了，餓著哩，瓜著哩。我妹妹說："這是高高大，你不得活了，你把人家高高大啃著吃上了。"這幾年我去蘭州，我妹妹還對鄰居的老漢老太婆說我吃過高高大。我說："我餓得很，有啥說的？我曉不得個啥，就塞到口裡了。"

依：那高高大死了多長時間了？有血嗎？

王：怕是死得時間長了，乾乾的，沒有一點紅顏色了。不知道誰挖出來的，我也不知道，餓了，什麼都往嘴裡吃。已經乾成皮皮了，乾骨頭了，就那麼個。

依：那個高高大叫什麼名字？

王：姓王，王家人，叫什麼不知道。

（牛寶德插言：餓得曉不得，什麼找到都吃，拿上就啃著吃。）

王：驢蹄子我啃著吃，我啃著吃，驢蹄子還吃起來香。

依：驢蹄子是熟的？生的？

王：生的，哪裡來的熟的呢？唉——！餓死了，餓瘋了。

依：你去要過饃饃（土語：要飯）沒有？

王：沒有，要饃饃我沒有去過，孽障的不會要，我 16 歲人家就領來了（注：嫁人），還小，還瓜得很。我瓜，我最孽障嘛。我就說吃柴咬草的，餓著沒有餓死。

依：你那時候害怕不？

王：餓得不害怕。

後記：整理完這篇訪談，我一時無語。

在做大饑荒調研的最初，我的想法是：吃人是一條界限。只要不吃人，其他的我都能理解、接受。可是，當我走訪過幾十個村子，聽聞了很多很多人吃人的事件後，我最初的想法徹底改變。吃人的是那些最可憐的、餓得奄奄一息的、以求生本能吃人的人。吃人，是為了活命，或者多活幾天命。

面對一個當年只有十多歲，就被逼迫吃人肉，生人肉的婦女，我問不出："人肉是什麼味道？""那天你吃飽了嗎？"

一個十多歲天真爛漫小女孩餓得啃一條死人腿啃的畫面是怎樣的？

二、剮肉的時候，這人恐怕還活著

受訪人：牛耀乾，男，8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王青芬，女，8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2012 年 9 月 4 日、8 日
錄音長度：39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牛耀乾家。

大飢荒餓亡者：
牛金斗，男，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 改改，女，5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餓亡。
無名氏，男，年齡不詳，住址不詳。在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被人活殺吃肉。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馮坪村，一個外地的逃荒人餓昏在山路上，另外一個人在他還沒有咽氣死亡時，就開始用刀剮肉。為牛耀乾和另外幾個人去魏店趕集的路上親眼目睹。

前記：按輩份排，牛耀乾老人和我的外祖父為同輩人，因此我稱呼牛耀乾老人為舅爺。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的妻子王青芬熱情地請我上炕坐。盤腿坐在炕上，我和兩位老人聊起來。

依：舅爺爺，你身體好著沒有？
舅爺：我身體好著哩，能吃，能做，今年 80 了，還給人家下地幹活哩。
依：給我說說以前的事情。
舅爺：我給你咋說哩？不知道咋說哩？
依：隨便說，隨便說。你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舅爺：我家裡嗎？沒有，我家裡沒有餓死的人，我們偷著、摸著吃上，好了歹了都吃上，餓是餓著哩，可沒餓死

牛耀乾夫婦。

人。

依：你們偷什麼？

舅爺：灣上偷洋芋，娃娃去偷洋芋，就這麼吃。我把那個蕎皮子燒成灰，麥草燒成灰，都吃著哩。榆樹皮還沒有。

王：榆樹皮是紅色的，難看得很，還沒有，就吃的是蕎皮子。

舅爺：我先說，你後說，兩個人都說不能行。

（牛耀乾老人一說，他的妻子王青芬也急著要說，老人就“訓”起老伴。）

依：你不怕人家把你逮住嗎？

舅爺：不害怕，偷著吃。在食堂裡喝的就是菜水湯，一家一個人就是一勺子，就喝那個，咋能喝飽哩？

依：你那時候有沒有當幹部？

舅爺：沒有。

依：是不是幹部能多吃上些？

舅爺：那些人能多吃，能多吃。食堂的會計、保管員、做飯的女人都吃飽著哩，都天黑了偷著吃哩。先給社員舀著吃過，人都回去了，人都睡覺了。食堂才好好做飯，才偷偷地吃哩。這些人吃飽著哩。

依：有沒有幹部來家裡搜糧食的？

舅爺：有嘛，我給你說，是初一了，拆房打炕，講究的是破你的“四舊”哩，來把你的炕一頓子鑊頭給砸了。就轉身走了。他們說毛主席說是“四舊”，就砸了。鍋，為了大煉鋼鐵，就都給摔了，你想吃，還沒有鍋吃，必須到食堂吃飯。胡整治人哩。

我給你說，他們來我家裡有幾次，手裡拿著鐵棍子，到處打到處戳，地上搗、牆上搗，就看空著沒有，空了就是埋東西了。插得到處都是窟窿眼，就看你埋下糧食著沒有，在屋裡、院裡到處搜著哩。

依：是村子裡的人，還是工作組的人？

舅爺：那是工作組，村子裡的幹部跟著哩。

依：有沒有打人的現象？

舅爺：打人，是批鬥人的時候打哩，來找糧食，還沒有打。來了就問：“你有沒有糧食？在哪裡藏著哩？老老實實說！”我說：“沒有糧食。”人家不相信，就用鐵棍子到處扎到處戳。

依：你家有沒有被搜出來？

舅爺：我藏了些糧食，藏在豬圈窯窩子裡面。我的豬圈在上頭坡下面，豬在裡面窩著裡，下面挖了一個窯，蓋有一層板子，糧食就在下面埋著哩，人輕易看不出來。

依；你藏了有多少糧食？

舅爺：六百多斤。

依：你藏的是玉米，還是其他東西？

舅爺。 有豆子，還有穀子，就這兩種。

依：糧食不怕發霉嗎？

舅爺：糧食好著哩，放的時間還不長。 後來，開社員大會哩，給我施加壓力哩，幹部就說："牛耀乾，我們知道你有糧食哩，你如果自己報出來，就給你安排口糧，就給你留下些。 如果你不報，被我們搜出來，你就看著咋辦？"我就給人家報了。

依：你報出來是因為害怕嗎？

舅爺：我想，不報的話，還是被人家搜去了。 自己報了，還能給家裡人多少留一點。 我就報了。 給我留了大概一半，別人沒給，因為是我自己報上去的，人家說我表現好、態度好。 在這之前，開會把我叫去，審問了好幾次，說我有糧食哩，聽別人說我有糧食哩。

王：就給村子人分了，給大家分了，有些豆子、糜子，給咱安排了口糧。 我有一個小箱箱子，一天就一個人吃二兩，多了還不敢吃。 把娃娃餓得……就把苜蓿掐上些，掐上就吃上了。 生吃上了。

依：你有沒有去偷過什麼？

王：我把洋芋偷著挖出來，生挖上就吃開了。 不知道是怎麼活著過來的。

舅爺：說起來是看莊稼哩，結果是看莊稼的人偷著吃著哩，他自己也要吃哩。 人餓的撐不住，偷苞穀棒子、偷洋芋，偷來了就煮著吃。 這幾個人一偷一吃，不偷熬不住嘛。

依：你那時候幾個娃娃？

王：娃娃多，七個。 你想咋拉扯哩？一天吃啥哩？大的一個就去偷洋芋，多偷上些，給每個娃娃一個給上一個，苜蓿煮熟一人給上一疙瘩。 我出去找野菜去了，找刺荊、苦曲，煮上難吃得很。 娃娃是沒有餓死，整個是不得過來了。 蕎衣子點著，磨成灰吃。 還有麥柴燒成灰，吃起來苦得很，那不是人吃的。 苦得很，但是鬧（毒）不死人。 農業社裡見不到個飯，大鍋飯的食堂在這個下坡裡，提上個罐罐子，就給一點菜湯湯，清清的。 哎呀，險乎餓死了，都不知道是咋鬼弄著活過來的。

依：糧食為什麼這麼缺？

舅爺：糧食為什麼這麼缺？我給你說，莊稼長得好著哩，但把這人力是這裡一批，那裡一批。 比如說走上洮河修水利的，還有走上三峽水利上的人，村裡留下的勞力就不多了，老的、小的、婦人，做不成啥。 灣上的糧食收不回來，都糟塌上了。

王：莊農人不像個莊農人，不做莊農的活。

依：是不是徵收也厲害？

舅爺：就是，那時候的糧，生產隊要給人家交哩，那時候的糧徵得重。 有時候

糧還沒有乾，就讓社員在炕上炕（烘烤）、鍋裡炕。麥子不乾，人家就不要，社員就得給人家炕乾了交。

依：把麥子拿到家裡炕，你不敢吃嗎？

舅爺：那不敢吃，人家稱哩：一百斤炕乾了有八十多斤，拿進來稱，拿出去稱，你就不敢吃。糧食長上了，都是被糟塌了。

還有虛報、浮誇，生產隊裡把哪裡長得最好的最粗的苞穀棒子拿上幾個去縣上，開展覽會去了，就說："羅店的苞穀長得都是這麼好，一畝能產幾千斤。"那人家就認為你糧食多得很，實際上是沒有糧食，把人餓死了。幹部虛報著哩，生產隊掙積極著哩，掙紅旗著哩。

依：咱們這裡有沒有說一畝地有上千斤、上萬斤？

舅爺：有，就是，就說一畝地打了上千斤，幾千斤，其實畝產連三百斤都打不下。幹部吹牛皮著哩。

依：你去大煉鋼鐵了沒有？

舅爺：煉鋼，我沒有去。

依：修三峽你去了沒有？

舅爺：三峽，我去過。哪一年我記不清了，做的那個活計，能把人做死。天黑了還開批鬥會，把人鬥著推著，一個人你推過來，我推過去，推上一晚上，能把人撞死，不撞死也幾天不得動彈了。

依：為什麼開批鬥會？

舅爺：說你沒有幹活，逛著哩。還有你白天說下的啥話，思想不好，又不對了。開了玩笑的話也不行。反正要把你人批鬥哩。三峽我做的時間長，挖水渠，幹的那個辛苦活。

依：你每天幹多少個小時？

舅爺：哎呀！哪裡有小時哩？從早晨起來做到天黑，哪裡有個時間？沒有個時間。

依：每天吃的什麼？

舅爺：你個人帶啥吃啥，人家不管吃。沒有正經糧食，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我拿的是蕎衣熟麵，把我吃的身上癢癢的，受不了，抓了脊背抓肚子，渾身癢。臉上癢的都抓爛了，紅查查的，不得了。

依：有沒有饃饃？

舅爺：就是菜饃饃，苞穀菜饃饃，一次去拿上十來斤的饃饃，過幾天回來再背一趟。

依：一來回走多少路？

舅爺：一來回二十幾里路，回來還要請假哩。做到後面起開灶了，但還是吃不飽。

依：你在工地上有沒有看見餓死的人？

舅爺：我在工地上沒有見，走在半路上，把這個莊子的一個人死了。那個官名叫金斗，牛金斗。那個人那陣子也就是個 50 歲，往屋裡走哩，走在半路上李家渠的梁上，就餓完了（土語：餓死了），就抬回來，埋在山坡的窯窯子裡。這一個是餓死了。這是在三峽修水利餓死的一個人。

我從工地上回來，餓得走不動路了，經過一個村莊，看見一個豬槽裡面有食哩，一把抓上就往嘴裡填。我還正吃著哩，就聽那一家子的兒子罵開了："誰偷我們的豬食哩？你他媽的吃了，豬吃啥哩？"我聽著罵著哩，還不想走。那家老婆子心好，出來就說："不要罵了，叫吃上些，不叫吃把人餓死了。叫吃上些。"我就吃了一頓豬食，才走著回來了。

依：你在村子裡有沒有看見過死人？

舅爺：那看見過。我看見上灣裡一個女人，前一天還好好的，我後一天上去，這個女人叫啥？（問妻子）守錢的女人叫啥？叫改改，姓啥我不知道。人家說把這個女人死了。我說："我不信，昨天我還見了。"人家說："死了。"我說："我去看去，她沒有死。"我進了院子，有一個小房子，從窗子裡能看見炕，我站在外面從窗子裡一看，娘！這個女人臉上黃得不得了，展展地睡在炕上，真個是死了。娘！我從門口走出來，頭皮子發麻哩，把我給嚇了。沒想到這女人一下子就死了。

依：這個改改多大歲數？

舅爺：這個女人也就是剛 50 歲，前一天看著還好著哩，第二天就沒了。餓死了。就一天，我從那個房子裡跳出來了，把我嚇了，這一個是我見下的。餓死的多，過去了人就忘了。

這個改改的男人餓得沒辦法，就到外面逃荒去了，就再沒有回來，不知道是不是餓死在外面了。

依：你有沒有看見過人吃人的？

舅爺：有，有。我到魏店趕集去了，走到馮坪河灣上過去，我看見一個人，不知道是哪裡的人，我在頭裡走路哩，看見山底下有一個人，我看那個人還沒死哩，人不行了，但是還活著哩，還沒有完全咽氣哩。我也沒有管，就走了。等我從魏店回來，哎呀！還是那個人，衣裳都叫人給剝了，跟前蹲著一個人，旁邊一個籠籠子，在那個人身上剮肉著哩，割肉著哩。

依：就是你看見那個人在那裡割人肉著呢？

舅爺：嗯，那個人就蹲在那裡割肉著哩、剮著哩。我看了一眼，就害怕得很，紅不刺刺的。我們一起好幾個人，就說："趕緊走，趕緊走。"我一個人還不敢走，幾個人一起走。這是我見下的。

依：剮的時候這個人死了沒有？

舅爺：剮肉的時候，這個人恐怕還活著哩，還沒有完全咽氣哩，也叫不出來聲

音了。我往魏店走的時候這個人還睡著哩，還好著哩，就是餓昏了，沒人管。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叫人剮著哩，這個人可能還沒有死。

依：剮人肉的人有沒有看見你們？

舅爺：看見著哩。

依：有沒有說話？

舅爺：沒有，還說啥話哩？那個人沒有管，我看著餓得瘦得很，可憐得很。望了我們一眼，就又低下頭剮肉著哩，人餓的啥都顧不上了。

我在魏店集上碰到一個生產隊的隊長，背著幾個剝下的羊皮，有三張還是四張，用個棍子挑著。這個隊長站著哩，有一個人跑過來把羊皮上的肉串串子扯哩揪哩，扯下來就吃到口裡了，哎呀！吃的一嘴的血水。那人餓的，不管生的熟的。那個羊皮上的肉難吃，不知道都多長時間了，臭掉了——餓了啥都能吃。

在魏店賣饃饃的人，被人壓在地上，人搶著吃著，等賣饃饃的翻起身來，饃饃都搶得光光的了，就一個空籃籃子沒人要。

王：隊裡的牲口餓著跌倒，人就剮開了。

舅爺：在上川裡，那地方叫個鐵桂子，一個人叫個要德，把一個油餅子搶上，一個讓人在後頭攆哩，攆到半路上，這個人跑不動了，那裡有一堆豬屎，就把油餅戳進豬屎裡，後頭這人就不攆了。這油餅就沾了屎了，那個人從屎裡面掏出來，就吃上了。

那個社會，你看看，你看看。

依：吃那個牲口是怎麼回事情？

舅爺：那個是我們隊裡，飼養員放牲口去了，一個驢就跌倒在地下，還活著哩，腿腿子還一伸一伸的，我莊裡的人，就是餓死的那個改改的男人，守錢，那時候還是病號，餓病了在食堂那裡睡著哩，聽說驢跌倒了，就拿了個刀子，驢還活著哩，就剮開了。等把驢肉剮著來，那一晚上就煮驢肉著哩，我也在那裡哩，我看驢肉還剛剛煮著哩，血水子還沒有乾，那守錢就說："熟了，熟了，能吃了。"我擋也擋不住，他就從鍋裡撿起來一疙瘩就吃開了。一咬血淌開了。旁邊的人就說："守錢，你吃慢些，還生著哩。"守錢說："熟了，熟了，爛得很，爛得很，能吃，能吃。"哈，哈哈，血水還淌著哩，怎麼能爛呢？那是人餓慌了。女人餓死了，這以後就走了還是餓死了……

王：改改死了，男人就逃到靜遠去了，他們的娃娃最後當兵去了，以後回來要把他媽的墳往上搬哩，沒找到，當時生產隊埋在哪裡了，人都不記得了，就沒有搬。餓死的人多的，就不能說了。

舅爺：那個時候，那個階段，把人餓得凶，那個政策咋弄著哩？硬是虛報浮誇弄完了，硬是下面的幹部虛報，吹牛皮，去開會，就說他隊裡一畝地打了多少，個人掙得表揚了，把社員就餓完了。為了個人的光榮把人命給賠上了。莊農是這裡抽

人，那裡抽人，生產隊里人少得務弄不過來，就把糧食糟塌了。

依：舅爺，你有沒有出門逃過荒？

舅爺：我沒有逃過荒。我光是正月初四，背了個袋袋子，出門想看看哪裡能找下些糧食。我到親戚家轉了一轉，人家給了些洋芋片子，我背上回來了。

依：你走到路上害不害怕？有沒有同路人？

舅爺：我害怕哩，一起去了幾個人，一個人不敢走。四、五個就不害怕了。走了個靖遠，在親戚家吃了幾天。我走到會寧縣的收容站上，人家把我收住了，問我："你是哪裡來胡串的？"我說："我是秦安來的。""秦安哪裡來的？"我說："王堡公社。"人家把我拉去，把我趕進三監獄裡面，成了犯人了。管了兩天後，那裡面的人說："你自己買票，坐車回秦安去。"我身上沒有多少錢，我就說："我沒有錢。"天黑了，鐵門裡的犯人敲門哩，就把門開開了，這麼粗、這麼大的木頭桶子兩個人抬著哩，我就想抬的啥？一看只有刺荊酸菜呀。湯清清的，只有半桶，每一個人端上碗，只給舀兩勺，再要再沒有了。桶裡面還多著哩，人家就抬上走了。

下面房子裡的人罵開了："哎呀！你狗日的，人還餓著哩，給人舀上嘛，湯還有那麼多，就抬走了，這人壞得很。"這一吃，我還餓得挨不住了。那些人身上的衣裳穿得年成多了，肉都在外面。有個人找了些柴火就點著，烤火取暖。就說這麼餓咋辦呢？把哪裡找來的一截子皮帶，就燒開了，燒脆了，就吃上了。把皮帶燒著吃上了，我看著就說："這可了不得了。這人整個是餓。"我在外面看著哩，我就想："今天晚上不走，身上還裝著幾塊錢。還了得？"我聽說這個監獄裡面有大煙販、殺人犯、小偷盜竊的，我就害怕，等天不亮錢就叫人家偷走了。

我看見一個房子裡面燈明光光的，我就喊："開門，開門，我走哩。"人家問："你拿錢了沒有？"我說："有哩。"人家來把門開開，我們四個人天黑就買上票上了車，到半路上，車停下來，我們就從火車上跳下來，就在黑地裡胡跑哩，走著走著，走到天亮，就走到會寧縣了。又返回去，去了一趟靖遠。走到靖遠親戚家，人家給了些洋芋片片子，就擔回來了。正月初四走的。

依：你擔了有多少洋芋片片子？

舅爺：四、五十斤，那是救命的東西呀，幾個娃娃在屋裡等著哩。

王：那時候把大人娃娃餓得不得動彈了，唉……那過下的日子就不能說了。

依：你們給娃娃們說不說過去的這些事情？

舅爺：給娃娃們說，娃娃不信。

後記：在牛耀乾舅爺家採訪完，我被留下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圍著炕桌坐下，他的三個賢惠兒媳，端上來炸油餅、熱氣騰騰的煮玉米、洋芋，還有蒸蘋果。牛耀乾舅舅一口氣吃了五、六個煮洋芋，說："我愛吃洋芋，我就愛吃洋芋。"

三、我堂哥被人吃上肉了

受訪人: 宋宏仁, 男, 69 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時間: 2012 年 9 月 5 日。
錄音長度: : 5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鎮某修理廠店鋪內。

大飢荒餓亡者:
宋 ××, 女, 30 多歲,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餓亡。 為宋宏仁的姐姐。
×××, 男, 30 多歲,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餓亡。 為宋宏仁的姐夫。
×××, 男, 未成年,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餓亡。 為宋 ×× 的兒子。
×××, 女, 未成年, 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 餓亡, 為宋 ×× 的女兒。
宋全文,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全文的妻子, 姓名、年紀不詳,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 姓名不詳, 七、八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全文的女兒, 姓名不詳,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候柱, 男, 十二、三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小路, 女, 十來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 ××, 女, 年紀不詳,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宋東川, 男, 40 多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被半路殺害而食。
寶忠媳婦, 30 多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人, 餓亡。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 這個不到 400 人的村子, 餓死了五、六十個人。

宋宏仁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 宋宏仁的堂哥宋東川、宋勤珍從幹子峽水利工地上回來, 走在半路李店王家溝, 遇到兩

個農民背著背簍，手持斧頭鐮刀。當時宋勤珍比較有力，就跑脫了。四十多歲的宋東川被按在地上殺害，剮肉而食。當時家人餓得沒有力氣去找，沒有人掩埋屍體。也沒有報案。沒有任何人調查、處理。

前記：宋宏仁因為曾經生病打針，有嚴重的耳疾，聽力很差。因此在場的王維歧、宋海玉、牛耀乾三位老人充當了“擴音器”。

依：伯，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宋：我？我 68 了。

依：麻煩你給我講一講挨過餓的事情。

宋：我咋說？我們靜寧嚴重得很。榆樹皮、蕎皮都吃著哩。一個地方、一個地方不一樣，管的好的地方強一些，管的不好的地方嚴重得很。有一個縣勁（注：餓得厲害）大，有一個鄉勁大，有一個村子勁大。

依：那時候偷吃的也多得很，是吧？

宋：那多得很，不偷吃餓死了。

依：那時候，你們那裡有沒有幹部來家搜糧食的？

宋：農業社嗎？聽著誰家的磨子響就不得行，就找來了，人就吃不到嘴裡——不然餓不死人。

依：你自己家餓死了誰？

宋：我們家六個娃娃，是沒餓死。每天都去挖草根根，黑天了去偷上些穀子，黑地半夜吃上。如果膽子大一些，半夜偷上些吃上，餓不死人。人但孽張（土語：軟弱可憐），就把人餓死了，不敢偷，吃不上。那時候政策緊，你曉得不？三年一社教，人民公社，就開會，批鬥人。毛家的政策緊得很，比個例子，你想出門，到哪裡去，你走不了，要手續，沒有手續，你走不了。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把手續辦上，人家批准了，你才能走。政策過嚴。

虛報、浮誇，60 年把人餓沒了，下面人民公社一畝地產上幾百斤糧，給上面虛報浮誇，說產幾千斤，說農民生活好著哩。毛主席，你看，人忠是忠，爬雪山過草地，受了苦，我是看電視看下的。他是希望人民一模一樣過生活哩，吃大鍋飯，一桿子稱要平衡哩。但是虛報浮誇，生產隊、大隊、人民公社、縣、到省上一層層報，說人民生活好得很。把人都餓死了，大隊裡倉庫裡的糧食還多得很。我們那個老部子裡面的糧還多著哩。

依：你咋知道糧食多著呢？

宋：我十幾歲了，十五、六歲了，我看見了倉庫裡的糧食了，就是不叫人吃，把人硬是往死裡餓哩。最後中央下來人視察來了，到了靜寧一看，了不得了，人餓沒了，把人餓沒了。中央毛主席下了一個指示：“搶救人命。”這樣來才把糧食加了，一個

人一斤，不叫在食堂喝湯了，解散了。嚴重的人叫病號，單另吃著哩，給加強營養著哩。人餓死的多了，上面才發現了。

依：你親戚家有沒有餓死的人？

宋：把我娃大姑姑（注：宋的姐姐家）一家餓沒了，沒有留下一個。

依：你娃大姑姑家在哪裡？

宋：在靜寧北山上，靜寧縣賈河鄉高窯大隊，一家子餓沒了，一個沒留下，關了門了。和我在一個大隊。

依：餓死了幾個人？

宋：四個人，娃他大姑姑、姑父、一個兒子，一個女子，一共四個人。

依：姑父當時多大歲數？

宋：娃姑父屬馬的，那時候也就是三十幾歲。

依：娃娃多大？

宋：我就曉不得了，反正還小著哩，大人沒啥吃，小娃沒啥吃，一家子就餓完了，沒人了。一個都沒有留下，關門子了。

依：還有誰餓死的？

宋：唉，多得不能說，可憐得很。毛家的政策緊，你看，他人忠，讓人吃大鍋飯，實際上是下面亂得很，下面弄完了。當時是人民公社，“大躍進”。賈河、人坡、人閘，分了三個公社，我們常步行去開會，不去就不行，整個政策緊。

依：你那時候是個幹部嗎？

宋：我是給人家當記工員，記工分著哩。男人一天十分工，女人一天六分工。

依：你自己有沒有在村子裡看見過餓死的人？

宋：咋沒有？我看下的。在我們巷子裡，算是我們家的親房（土語：叔伯兄弟），住在我家對門，開先他三姨父，名字叫宋全文，人孽張，不敢偷，就餓死了。他的後人（土語：兒子）叫個三莊，沒餓死，把兩個女孩子、老婆子、孫子餓死了。把那個娃娃餓的就不能提，腸子掉出來一堆。我看見害怕。

靜寧縣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縣。

依：啥腸子？

宋：那個女娃娃，也就是個七、八歲，把娃娃餓的，大腸都掉出來了，害怕的不能看，用手往裡面硬塞哩。娃娃只

看見眼仁動，再啥都不動彈。把兩個女娃娃就餓死了，男娃留下了。值錢的顧上，不值錢的就餓死了。把一個女娃娃餓的掉到井裡去了，人都不知道。後來我們的隊長，叫個正龍，發現娃娃沒有了，就叫上我一起去看。井下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見，就點了一把麥草扔進去，娃娃叫喚著哩，還有氣哩，沒有摔死。人下去把娃娃抱上來，還有氣哩。最後還是沒救下，沒吃的給，過了兩天就死了。

只留下一個娃娃叫個三莊，搶救人命的來了，把嚴重的挑出來，叫病號，不叫餓下的，把這個三莊就領到孤兒院，讓孤兒院裡養活了幾年，這是開先三姨父的娃娃，以後到了徽縣，給人家當上門女婿去了，他也沒本事娶媳婦子。

他兩口子死了，兩個女子死了，就丟下一個兒子，全家五個人死了四個。

依：活下的娃娃叫個啥？

宋：叫個三莊，宋三莊，屬龍的，也 60 歲了，現在在徽縣。他爸爸叫宋全文，死了的娃娃叫啥，我現在都忘記了。他家以前就住在我家對門，是我們的親房。

那個宋全文餓得不行了，走不動路了，還給人家幹活著哩，不幹不給你湯喝，還要挨鬥。人家說："鬥宋全文，人懶惰得很。不幹活，鬥懶漢去。"要拉到明灣大隊辦公室鬥懶漢去，還沒有去鬥，進了他家一看，人已經餓死了，鬥不成了。

依：宋全文多大歲數？

宋：那時候也就是 40 歲。餓死的人那多得很，十天八夜說不了，說不完。

依：你們村子死了多少人？

宋：唉——！那就多了，一個村子三百多人，死了有五、六十個人，

人家下面莊子裡餓死的人就少，我們這個莊子就多，一個大隊一個核算單位，莊稼收來了，有看場的人，和你關係好了，給你拿上些，人家私分著哩；關係不好的，就拿不上。

我村裡下莊裡的一個老漢有三個娃娃，候柱、小路，再一個不曉得叫啥，這三個餓死了，這一家子餓死了三個。

依：餓死娃娃的這家爸爸叫什麼名字？

宋：爸爸的官名嗎？叫宋振華，餓死的是三個娃娃。宋候柱，宋小路，他們都比我小，我那時候十五、六，娃娃就是個十二、三，兩個女子，另一個男娃。

依：現在他們家還有沒有娃娃？

宋；現在有一個叫庸祿，是最小的一個，都五十多了，都是我村子里人。

還有一個宋百前，在地裡刨苜蓿芽芽著哩，就不得動彈了，餓的躺在溝裡爬不起來了，村裡人看見了，找了個木頭板子，幾個人合力把他抬回來，剛好搶救人命的來了，把他搶救活了，現在還活著哩，已經七十多歲了，比我大幾歲，屬龍的。

依：給他灌的啥東西把他搶救了？

宋：番米（土語：玉米）湯湯，食堂有個管理員，叫個宋永正，這樣個人性情好，把這個宋百前照顧好了。當時是看著這個人快拉倒了，搶救人命哩，叫看病哩，別

處來的先生（土語：醫生）就住在村子裡，等先生來的時候，已經是沒辦法了。有些能看好，有些看不好，實際上是餓下的，人家就說是病了，給的人康復散，給有病的人給，別的人就沒有。有些就救活了，有些就拉到了。

後來還有洋糖，古巴洋糖，核桃這麼大，給這個人幾個，給那個人幾個，在村子裡散哩。

依：給你給了幾個？

宋：一人給了十個，有半把。叫古巴洋糖。

依：你的村子有沒有發生人吃人的事情？

宋：我村子沒有，但是隔壁村子有，我的一個堂哥就叫人剮著吃了人肉了。在甘子峽，那裡打壩（注：修水利）著哩，每個村子都抽調人去。莊娃他爸，人家要民工，給人家打壩去了，從甘子峽回來往屋裡走著哩，走到李店的王家溝裡，和他老哥，也是我的堂弟兄，在壩上當領導著哩，兩個人一起走，一個身體好些，能跑得動，一個身體不行，走不動了。就看見兩個人背著個背兜攆哩，手裡拿著斧頭和鐮刀，就是專門剮人肉的。嘴裡喊著："站下！站下！"攆他們哩，一個身體好些的跑脫了，一個叫人家攆上，按在地上殺的吃了人肉了，剮的吃了人肉了。吃人就像吃個雞娃子嘛。

依：跑掉的人叫什麼名字？

宋：叫個宋勤珍，是咱的老哥嘛。

依：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宋：我們是堂弟兄，我爸是老六，宋勤珍的爸爸是老七。

依：被剮了人肉的又是誰？

宋：還是我的堂兄弟，是我二爸爸的兒子，叫個宋東川，小名字叫東東。

依：剮人肉的人是誰？你知道不？

宋：哎呀！在甘子峽，誰曉得哩？距離我們三、四里路哩，李店甘子峽。

依：這個宋東川當時多大歲數？

宋：那時間四十幾了。

依：最後有沒有把屍首找到？

宋：打問著，打問著，才知道讓人家攆上了，給按倒了，剮上了，吃上了，背的背兜裡面是鐮刀。

依：這個跑掉的宋勤珍看見人家剮人肉了沒有？

宋：他跑得遠了，看見人家把人壓倒了，他自己不敢過來，眼看著人家把人殺了，剮了人肉了。

依：這個被剮的人有沒有叫喚？

宋：沒有，被按得沒氣了，都走不動路了，餓的沒點勁了。如果能有點勁，不得讓人按住。

依：是白天，還是晚上？

宋：大白天，不是晚上，餓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走路嘛，哎呀，人不找人。

依：最後有沒有告狀呀，報案呀什麼的？有沒有告政府？

宋：那沒有，那時候告啥政府哩？沒人管。沒處管。告啥政府哩？報啥哩？

依：最後他的屍首有沒有埋？

宋：唉——！後人沒人管，過了好長時間了，才打問到，才知道叫人剮得吃上人肉了。個人把個人都拉不住，誰管哩。

依：有沒有人看到他的屍首？

宋：誰去哩？就是把我堂哥宋勤珍一問，誰去哩？誰有力氣去哩？沒有人去看，沒有。

老婆娃娃都不說，別的人說了幾天，議論了幾天也就不再說了。人餓得都不行了，誰去哩？三、四里路誰去哩？再說了，屋裡死人和活人一起睡著哩，沒人去，各顧各。各顧各，各顧各，沒有人管，沒有人驚動。

依：就是這兩個人都是你的堂兄弟？

宋：都是，都是我們一家子，都比我大。

我那時候，背上個背簍，到山坡坡上剮榆樹皮，拿回來曬乾，磨成面，燒水湯喝。偏僻的溝溝就不敢走，不然就讓人家給剮了。我娃娃的姑姑，我的姐姐，來了就裝上些榆樹皮回去了，給她個人屋裡人吃去了。現在，我給我的娃娃說，他們都不相信。我給娃娃姑姑的娃娃說，他們光是笑，當笑話聽著哩。不相信我。

榆樹皮少，吃著吃著就沒有了。蕎皮面燒湯，好喝是好喝著哩，但是大便就是個問題，大便不下來，真個是苦焦得很。還吃啥哩？還有咱農村，春天收拾地的那個牌牌子，用驢皮繩子把柳樹條子紮成牌牌子，為了把地磨平，把那上面的驢皮條子都取下來，用水泡脹，煮著吃上了。我都吃過了。

我爸爸都餓得吃老鼠，看見老鼠，想辦法打死，都吃上了，煮著吃上了。我都是看見的。

依：誰吃老鼠？

宋：我爸爸，在柴草裡面打下的，煮上就吃了。餓得沒辦法嘛。

依：你吃過老鼠沒有？

宋：我是個不吃肉的人，我就吃草根根子、野菜。我沒有吃過老鼠。

我還要說笑哩，我三娘，把人家村長，人家吃的都是好的，把人家娃娃巴（土語：拉大便）下的屎——你不要見怪了——把人家娃娃巴下的屎，曬乾，吃上。人家娃娃大便，她就等著收拾，還搶哩，我親自看見的，我見下的。

寶德是隊長，人家屋裡有吃的，人家娃娃巴下的屎，曬乾，我三娘就吃了，我見下的，我見下的。

依：娃娃是在家巴的屎，還是外面巴的屎？

宋: 在高莊裡, 他家門口, 我們都連在一起哩, 我家住在下面, 人家住在上頭些, 距離近近的。

依: 你三娘多大歲數? 叫個啥?

宋: 名字我不曉得, 也就是四十幾, 和我三爸一樣大。 名字我就曉不得了, 他的兒子叫個堂玉, 宋堂玉, 現在在甘谷煤礦上工作。

屎是能吃。 那時候東西能不能吃, 抓住就吃, 有的人就鬧(毒)死了, 吃上就鬧死了, 不管了, 抓住啥吃啥。 我那時候吃生番米, 說好吃, 好吃, 生洋芋就吃不下去, 太難吃了。 膽子大的人, 偷的吃上, 越能跑。 有些人膽小, 人孽張人門都不敢出, 害怕人打哩。 梁上有看糧食的人, 抓住就把你口糧扣了, 往死裡打哩。 看管的人給人家隊長一說, 還批鬥你哩。 有人有辦法, 有的人自己偷了, 給隊長給上一些, 人家看見了也不管。 孽張的人, 你偷去偷不上, 被抓住來還挨打, 扣飯哩。

我去偷洋芋去了, 躲幹部、躲看管的人, 隊上的人看見了一個一個就悄悄的走了。 誰也不報誰。 幹部都偷哩, 隊長還放哨著哩, 那一次人家就沒有管。 活下的, 是膽大的, 餓死的, 都是膽子小的, 這話正確得很, 真個苦焦, 苦焦得很。

刺荊葉子還好吃, 有兩種, 一種好吃, 一種不好吃, 最好吃是苦曲。 地裡柴草多, 找下啥吃啥, 人餓了, 啥都能下肚子。

我又記起來了, 上莊裡那個寶忠的女人, 走在水渠裡, 就餓死了, 我去幹活去了, 到灣裡上去, 看見那個女人餓死在水溝裡, 都認識, 我一看是寶忠的女人, 就挖了個坑, 把那個女人埋了。

依: 這個女人叫個啥?

宋: 寶忠, 男人叫個寶忠, 女人叫啥不曉得, 就是寶忠的女人。

依: 這個女人多大歲數?

宋: 那時間還沒有 40, 餓死在溝溝裡。 有些人餓死了, 看見的人覺得難看了, 就填上兩鍬土, 蓋一下。 我從路上耕地去了, 路過的時候看見了, 人都死了。

依: 是你給埋的嗎?

宋: 我去幹活去了, 掙工分去了, 就碰上了, 咋沒有埋哩? 用鋤頭挖了個坑就給埋了, 我碰上了, 就給埋了。

依: 這個女人出來是找東西吃呢, 還是出門要飯呢?

宋: 餓得胡轉哩, 餓得在家呆不住, 出來看能找些啥吃的, 就跌過去死了。 路上死的人多得很, 屋裡人就不知道死在哪裡了。

依: 你都這個歲數了, 知道不知道什麼原因造成的飢荒?

宋: 虛報浮誇, 隱下瞞上, 小隊到大隊, 大隊到公社, 公社到縣上, 縣上到省上, 省上到中央, 都瞞著哩, 說農民一個人吃著一斤糧。 聽說中央有人下來查來了, 那些幹部就背些糧食放在一個人家, 就把領導領到這家, 看上去生活好得很。 其實是餓死人了。

看場的保管員都是別的莊里人，你這個莊裡到那個莊裡，那個莊裡到這個莊了，人家當家著哩，能管好嗎？幹部有權，咱也沒有辦法。我們隊看場的、保管員都能吃上，編話說謊，幹部掙光榮著哩，就把人弄成這個樣子了。

我給你說的都是真的，都是我親眼見下的。

後記：我像審查一樁案子一樣詢問清楚了這起人吃人事件，大白天，還有同行人，一個身體虛弱的男人就被飢餓的人壓倒剮上肉了。那個宋東川死前一定恐懼萬分，又沒有一絲抵抗的力氣。讓今天的人們不堪想象。

我拿出筆記本，宋宏仁寫下：被吃者宋東川，同行人宋勤珍。

四、公社開會 叫不要吃人肉了

受訪人：陳玉蓮，女，71 歲，陝西省耀洲縣廟灣鎮蔡河村人。

逃荒前為：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

時間：2012 年 8 月 22 日。

錄音長度：32 分鐘。

採訪地點：陝西省耀洲縣廟灣鎮蔡河村稱玉蓮家。

大饑荒餓亡者：

×××，男，2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

×××，男，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人，餓亡。他的幾個孩子也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秦安縣國旗鄉，有村民煮食人肉，被幹部發現後，召開社員大會，將人肉拿到會場，讓社員看，教育大家再不要吃人肉了。

陳玉蓮

前記：剛開始老人有點戒備，不敢隨便

說話，當知道我是她們逃荒老姐妹的孩子，她一下子熱情起來。問什麼，說什麼。

依：姨，你多大歲數？

陳：我 71。

依：你老家在哪裡？

陳：我老家在甘肅，秦安縣。你老姑是王堡鄉，我屋裡是國旗鄉，距離也就是個二十多里路，我們過去就是黑石頭。從黑石頭過去就到通渭縣了。我也是秦安縣人。

依：那咱們真的是老鄉。

陳：現在給你說這些沒有啥後果嗎？（注：老人有點擔心，疑惑地看著我）

依：沒有啥，都是過去 50 年的事情了。再說國家領導人都換了，這已經是一段歷史了。只要你講的是真話，不會有人來找你老太太，“你不可以說這些”。因為毛主席那個時代早過去了，已經三十多年了。沒有任何問題，沒有任何問題。

陳：你姐說話你能聽懂嗎？你能分析開嗎？（注：老人還是不放心，又問領我來採訪的我的老姑的孫女燕妮姑娘。）

燕：能，我婆（奶奶）都說了，把當時那個可憐的經過都說了。

依：你是個農村老婆子，還能把你怎麼樣？

陳：我給你說，我這個家裡很早沒有父親，我六月生人，到 11 月就離了父親了。我媽有我姊妹四個，把我們拉扯不到前去，舊社會嘛，拉不前去，就招了一個人（注：意思是讓男人來自己家）。繼父老子把我養活大了，我媽、我繼父老子都去世了。我們姊妹四個，有一個哥。我媽在世的時候，我都看著給我哥把媳婦訂了婚，都給娶回來了。那陣子我也就是十二、三歲。我從甘肅來陝西是 19 歲。

依：你吃過食堂沒有？

陳：在甘肅吃那個食堂，吃得一天到黑是三兩穀麵。最後連鍋都砸了，連一口水都喝不上，到食堂去，一人給上二兩麵，就是一碗清麵湯，就像下過面的麵湯。我就找些苦曲，農業社的洋芋葉子你還不敢拔，就吃刺荊、苦曲菜，就是吃的那些東西。

依：那陣子不是不允許個人家裡生火，人家到你家搜糧食沒有？

陳：搜是搜哩，你上地去，人家農業社的洋芋、穀子，人到地裡吃穀，生的糧食就偷吃。你把我擋住，你我把你擋住，就一揉趕緊一吃，生吃上些。

依：誰看你們呢？

陳：隊長呀。

依：他自己不吃飯？

陳：人家好著哩，人家當官著哩，誰敢說什麼？你去說看把你打不死了去？人家提著馬刀看不把你打不死了？種洋芋的時候，人偷吃洋芋種子，隊長來了把有的

人渾身打的烏青烏青，黑一片，青一片。再有的當官的婆娘，妹子，就不敢出去，你出去了，找野菜去，在地裡把你逮住了就剮了。在地裡見的死人都剝得光光的了，就是剩下個骨頭架架子，沒有人管，沒有人埋。

依：你都看見了？

陳：那成天這個隊裡，明天那個隊裡，人都把這些人叫“剮剮”（注：剮人肉的人），來手裡拿著刀子，拿著羊皮，來剮人肉的。有的食堂賣的包子裡面有人肉哩。那時候我 18 歲，我們那個公社開會，端出來洗衣盆這麼大的一個瓦盆，裡面放著人肉。人肉煮出來沒有肥肉，都只是些瘦肉，那油花花子看著就像咱們那個羊肉一樣。就是那樣逼出來了，把人嚇的。

依：你說那個盆盆裡是啥？

陳：人肉嘛！

依：開會幹什麼？

陳：叫人看哩。

依：開會是鬥爭人嗎？

陳：就說是不要吃人啦，讓社員看哩，讓人受教育哩。咱都餓得走不動了。唉——！這些說起來就像故事一樣。

我就逃難逃出來了，我不是人不正經的往出跑哩，是社會逼到這裡了，是年景糟到那裡了。58 年的年景糟到這裡了。

依：你們家親戚裡面有沒有餓死的人？

陳：那有哩，那有哩。我嫂子的二哥餓死了，她們村裡人多，距離我家五里路。還有我們家的妹子，我走的時候才五歲，我媽老的時候才三歲，我說我走了，把她就餓死了。但是到了後半年情況好了，就好了。我屋裡就沒有餓死人。

依：你到陝西來的時候多大歲數？

陳：我到這裡來是 19 歲。那個年景糟糕的，都要飯去了，人吃人。他婆把孫子吃了，他兒子把他媽吃了，多少有點肉，剮得有一點皮都吃了。我看著害怕，把人殺的。有的農業社好，有的農業社爛髒。把我嚇的，看人都朝出走，我也朝出走。我哥死活不叫我走。他說：妹子，你不敢走。

依：這是哪一年？

陳：61 年，我剛 19 了。就是 60 年、61 年遭年景了，我主要是害怕我嫂子逃出去，我可憐的媽就養了這麼一個兒，我都不叫嫂子，我叫姐哩，親得叫姐哩。我說：我不走，我害怕我嫂子出了門了，不回來了，把我哥一個人扔在屋裡了。我又說：“我一走，我就不管我這幾個妹子了，她們在家能活了活去，不能活了死去。”我這心忠（注：忠心）得很，就怕嫂子餓得跑了。

好我的娃哩，你想想，一個人一天給二兩穀麵，一頓燒上些糊糊，每個人都喝上些，也急忙不得死。飯量大的就不行，飯量小的還能出去拾個柴。我那個二妹

子可憐的，一頓就喝上些榆樹皮湯。那湯黏糊糊的，就和下了羊娃子的羊水一樣，你吸吸不動，用力一吸，一口就全下去了。我說讓我走，讓我嫂子留在家，我那幾個妹子餓死上幾個，就餓死了。我還有三個妹子哩，但不能把嫂子餓死了。不然就把我哥給害了。我走的時候，我都和我哥商量好，我嫂子不叫走，我三個妹子不叫走，叮嚀幾個人把我嫂子保住。

我哥又說："妹子，你不敢走，媽閉眼睛的時候給我安頓，娃，你把幾個妹子照看好，要死就死在一堆，你可不敢弄的東一個、西一個。妹子，你出去了，你但回不來了，我活到老了，我拿什麼給老人交待哩呀？我到陰間見了媽咋說呀？"我對我哥說："哥，是這樣，這年景就是娘不管兒，兒不管娘的年景，你叫我出去，我要飯去。"

結果我去要飯去了，和我一起要飯的這個老婆子，把男人餓死了。他娘家離我們 20 里路，她的婆家距離我們很近，一河兩岸，人家在山上，我們在這邊山上，他哥把她送出來，我把她叫姑婆哩。這個人把他的妹子、一家子都拷（注：餓）死了，掌櫃的（注：丈夫）大煉鋼鐵，拷死了，她把她妹子領上說找上個人，逃命去。結果走在半路上，我給碰上了，我們就搭了個伴一起走。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甘谷的火車站，爬上火車，坐到寶雞。有個人販子要把我往山西販哩。我對那個女人說：我們死活不敢分開，都要跟上哩。那人的妹子也有四十幾了，你想她的娃都單獨過了，掌櫃的拷死了，他家裡人和兄弟不要她了，給攆出來了，說你逃活命去。她先是去了她娘家，她的嫂子也不要她進門，可憐的，又被自己娘家人給攆出來，她就說：餓死了就餓死了，能逃活命就逃活命。

這個老婆子來了三年就死了，我們住在一起，同吃同住著。她老了，我就把她給埋了。

依：那陣子，她有多大？

陳：我看屬猴的，我算不來多大了。

依：她來領娃娃了沒有？

陳：沒有，都死了，都拷死了。得病的，拷死的都拷死了。男人也死了。

依：這個老婆子叫個啥？

陳：她姓李，名字叫個啥我可忘記了……叫，叫個李少青。

我們走到這裡，人販子說：走，我們去山西。我說我不去，太遠了，我都瓜（注：傻）得不知道在哪裡。我害怕。最後我就找到這個屋裡，一個老漢離了婚了，留了一個兒子，父子兩個，兒正念書哩，是個學生娃，老漢是個光棍，我就留下了。他們可憐的就在食堂吃飯著哩，我三月十六了，到他屋裡的。

咱甘肅到了 7 月，省委上來了個大救濟，給咱甘肅人穿的、戴的、鋪的、蓋的、傢具、簾簾子，啥都給照顧上了，人家甘肅就變了。我就留在這裡，人家是救了我的命，人家說年景好了，好多人不是都回去了。我說：咱回去了，可把人家這一家子人給哄了，看人家可憐的，把人家人要耽擱了。人家把咱救活了，你一走怎麼辦？

我來以前也沒有找人家，就這一家。人家都走完了，咱心善的說：咱好了，娘家、妹子都能看起些，你窮的搭不起鍋了，你回去還是個淘氣，還要讓哥為難哩。咱就安頓在這裡，哪裡的黃土不埋人？年輕的時候都行，現在老了，幹不動了，前不去了，社會形勢變了，我也做不了了。

年輕的時候只要能幹，吃的有穿的有，好的沒有，但能穿暖。

依：你到這裡是哪一年結婚的？

陳：就是 61 年，在灶火頭裡磕了個頭就算結了個婚。

依：那你給我說說咋結的婚？

陳：來還是窮得很。我給你說，我到他屋裡，老漢可憐的，老婆離了婚了，就父子倆，兒子說下的對象也給退了，人家嫌他窮，農業社嘛。老漢這麼大一個罐罐子裡面就一罐子炒麵。我們一起來的三個人就吃那個炒麵，老漢就說，我們三個人一晚上把那一罐子炒麵都給吃完了。就在食堂裡稱了些苞穀珍，一點麥麵，做的吃了一下，我們幾個就留在這裡。在食堂裡吃了十天，給人家吃超了，從食堂打飯回來，我的老公公吃上半碗飯，炕上一睡，就說：你倆吃去。摂我們就把飯吃了，十天一吃吃超了，不行了，食堂散夥了，又在食堂打了些糧食。我是三月到屋裡的，四月五月收麥哩，這一下把麥收了，分了，分下來給人家吃超了，老漢人勤快得很，就把我領上種荒地，種擴大地，我們搞了三年，糧也有吃的了，就是沒什麼穿。一個人布証一年一尺七，能做個啥？做鞋面都不夠。我把一個被套，剪開做涼鞋穿，給一家子都做涼鞋穿。我就是這麼過下的，不然，我怎麼會心善的把人家老漢（注：公公）養老歸終。老漢死的時候都七十多了。從我到屋裡二十多年，到他老，老漢沒有受過委屈，我們是全大隊的五好家庭。我是家庭好、勞動好、態度好、人艱苦，我是個五好，大隊給我評的是五好社員呀。

依：有一陣子還把婦女往甘肅遣送哩？你知道嗎？

陳：送哩，我給你說，人家要送我，這裡我的公公心善口善，從不得罪人，大隊裡的幹部也照顧他，送的時候就把我給跳過去了，不叫送，人家說："這個娃乖，這個娃好，那個女子心底好，就給姓王的一家子留下。"人家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把我沒有送。我的戶口還沒有來哩，人家把地都給我劃下來了。我就是以實為實，大家把我也沒有說過啥。我能下苦，一輩子到老能下苦。人家說，八十老，看黃好，你不看，還沒有柴燒。咱不能靠兒，人家有人家的過活，人家有兒也有女，娃還要勞心哩。

依：你到這家是誰介紹的？

陳：還是我們要飯的人給介紹的，就到這裡了，就落腳下了。人家心黑的，家裡有掌櫃的（土語：丈夫），都接回去了。有的姑娘，已經給了人了，可是又走了。咱人心善得很，看這父子倆，我一走，日子又沒法過了，連個做飯的人、縫補的人都沒有。所以鄰居給我說："娃，人家人都走完了，你還不想辦法走，你以後受罪呀？"

我說:“球,命苦的人走到哪裡都要受罪,咱壞的那個良心幹啥呢?我不走。”我就這麼活了大半輩子,現在土都埋到鼻子跟前了。你還想怎麼樣?

依:你結婚的時候這家就父子兩個?

陳:嗯,父子倆,看著人家人好。人家老漢人心底好,能吃苦,就落腳到這裡了。

依:你們附近還有從甘肅來的人嗎?

陳:有哩,我們那時候不認輩分認親人哩,有一個老婆子,我認成了姨,到陝西51年了,一直來往都沒有割斷過。

依:你回去過沒有?

陳:我回去過,回去看哥哥、嫂子。

我給你說,說到這咱就不說了,就是這麼個根源,我給咱做飯去,弄些菜,有饃哩,我給咱下些麵。你來了,姨就是燒上些水叫你喝上,姨心裡就不難過了。

後記:想起陳玉蓮老人,還是讓我難過,她的一個兒子去西安打工,被電打死。一個兒子四十了還沒有成家,在廣州打工。一個兒子蓋了新房子。

老伴害眼疾,終生勞動,腰已經直立不起來了。他們的房子破舊,到處漏雨,我們吃飯的時候,就看見房梁上的老鼠跑來跑去。只有院裡一棵梨樹果實繁多。

五、三天兩頭埋死人

受訪人:傾鋼,男,64歲,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人。
時間;2014年5月8日。
錄音長度:25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酒泉市火車站廣場。

大饑荒餓亡者:
傾××,男,40多歲,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人,餓亡。
傾××,男,40多歲,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人,餓亡。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隴西縣雲田鄉傾家門,一個老奶奶弄死了自己的孫子,煮食,姓名年紀

不詳。 過後無人調查追究。

傾鋼

前記: 我來到酒泉, 在火車站, 看到一位給來往車輛收費的老人,聽口音是外地人,就和他聊起來。

依: 師傅, 你老家是哪裡的? 酒泉嗎?

傾: 不是, 我是隴西人, 出來打工著哩。我老家在隴西縣的雲田鄉傾家門, 出了縣城第二個村子就是了。

依: 你貴姓?

傾: 我們是姓傾, 左傾右傾的那個傾, 百家姓上沒有, 就那個傾訴的傾。

依: 59 年、60 年你多大?

傾: 我也就是十來歲, 還是個小娃娃。 我是 50 年的人, 剛好挨餓。

依: 有沒有吃的?

傾: 唉——! 那個困難的, 那就說不成了。 吃啥? 把那個蕎麥皮點成灰, 用火燒過了, 就吃那個黑灰。 榆樹皮剝的吃得光光的了。 那個時候人吃野菜, 吃得身上都綠盈盈的了, 肋骨都數得出來了, 娃娃們都是大肚子。

村裡沒有男人了, 男人上洮河的上洮河, 不上洮河的到岷縣大煉鋼鐵, 走了靖遠了, 村上沒有勞力了, 沒有人種地了。 吃啥哩?

依: 偷著吃不上嗎?

傾: 那時候的人都偷著吃, 誰不偷著吃? 我們經常偷著哩, 洋芋下來偷芋頭, 見啥偷啥。 不偷就餓死了, 那時候都偷。

我們家距離火車站近, 人都在火車上偷東西。 我那時候還小, 不敢偷。

那些幹部還到家裡挖陳糧, 估計過去誰家光陰好, 誰家有糧食, 就挖去了。 我們家過去是富漢, 到解放的時候就不行了。 我們家院子大, 房子多, 在我們家辦了食堂, 大家都來吃。

依: 人浮腫的多嗎?

傾: 多, 人吃了蕎皮, 吃那些草, 把人腫得就沒有個樣子了。

我們家的大姥(大伯)、三姥(三伯)都餓死了。 他們兩個那時候也就是個四十多歲, 我的三姥還沒有娶過女人。 都是老實人, 吃不上。

依: 你的大姥、三姥餓死你看見了嗎?

傾: 那個我都看見的。 我記得他們都是四十多歲。

依: 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傾: 唉——! 我們家門口有一條路, 有人進隴西城, 翻一點點山就到了。 人走過來好好的, 走了幾華里路了, 到我們這裡要些水喝, 坐下喝著水說話著哩, 說著說著摔倒就死了。 那個時候的人, 我記得三天兩頭埋死人著哩。 我們娃娃家就跟上看埋死人看熱鬧。

依: 那誰能埋得動死人? 誰給挖坑哩?

傾: 唉——! 還挖啥坑哩。 就在地埂子邊上稍微掩沒一下就完了。 唉呀, 我們那個村子, 我們家後院一戶家, 兄弟七、八個, 一半人餓死了。 那個莊子裡餓死幾十個人是有哩, 我們那裡交通方便, 還是餓死人最少的。

依: 你在村子裡能看見死人嗎? 路邊? 炕上?

傾; 我看見過, 那就在路邊上嘛。

人吃人的, 那個有哩。 我們附近有一個老奶奶把自己的孫子吃上了。

依: 奶奶吃孫子, 那個孫子是死了吃? 還是活著吃?

傾: 活著哩呀, 奶奶給弄死了。 弄死就煮上吃上了。 孩子的父母出門要飯去了。 那是人餓得不是人了, 不然能吃奶奶能吃自己的孫子嗎? 平時這個奶奶愛孫子得很呀, 有點好吃的, 自己捨不得吃都留給孫子吃上。 那是實在沒有吃的, 那是餓瘋了。

依: 你記得那個老奶奶的名字嗎?

傾: 我那時候年紀小, 聽老人們蹲在地上成天說, 名字不記得了。

依: 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情, 政府有沒有來找?

傾: 沒有人管。 誰管哩? 那時候誰都管不住誰。 單位上也沒有糧食吃, 工人幹部都跑了。

我的父親解放以後是隴西縣的公安局長, 57 年得了個盲腸炎, 去世了。 我媽就沒有人管了, 就跑到人家陝西去了。 我媽走了陝西, 也是困難的時候。 就是 60 年那個時候。

依: 你媽那個時候多大歲數?

傾: 我媽已經去世了, 如果活著也有九十多歲了, 走的時間也就是四十多歲。

依: 你媽是自己去的? 還是有人領去的?

傾: 人家介紹下的。 就是人販子, 領個女人過去, 又不給錢, 能換上一升麵、一升包穀珍子。 陝西就有包穀珍子, 那地方跑的女人多的很, 沒有男人的跑, 有男人的也跑了。 那時候, 是逃荒哩, 不逃荒餓死人哩。 我媽先把我弟弟領上逃命去, 我在家呆著。

依: 她去了陝西哪裡?

傾: 寶雞, 寶雞縣的楊坪。 我媽走了就留下我。

依: 你媽走沒有領上你嗎?

傾: 沒有, 她走還是偷著走的。 她想領上我去, 我不讓她走。 我們弟兄兩個,

我媽就把我的弟弟領上走了。我弟弟那年才五歲，我媽說讓我自己混去。我媽走了，我就一直和我的奶奶生活。奶奶那時候也六十多了。奶奶可憐，三個兒子都死在她前面了，一個病死，兩個餓死了。

我們隴西縣的縣長都跑到陝西背糧食，你說！隴西縣的縣長剝了些麻，背到陝西換糧食，到隗鎮下車，被送到收容所。在收容所一檢查，唉呀，是隴西縣的縣委書記。

依：你後來怎麼找到你媽呢？

傾：我媽回來了，走了兩年以後回來看我，沒有領我弟弟，我不想認她。村上的老人都勸說："認去吧，終歸生養了你，自己的娘嘛。"以我的脾氣，我不認她。

依：為啥不想認？

傾：我想你走了就走了，兩年都沒有給我來個信。她不會寫信，也害怕我叫她回來，再不讓她回陝西去。

依：你兩年沒有見你媽，見面哭了沒有？

傾；沒有，沒有。我小時候淘氣得很，有名的壞，我不認我媽。莊里人都說："認下，認下。再說是養下你的，再說是你媽。這麼困難的，餓死人著哩。走了才把你弟弟養大了，才活下了。"老人們還說："你大（土語：父親）活著的時候，她咋沒有跑？你大去世了，沒有依靠了，沒有人管，她才跑陝西了。你就行了，認下。"我媽那時候也是沒有辦法了，沒辦法。一個女人拉扯不活娃娃了。

我弟弟現在就在陝西了，我們一直都來往著。

依：你弟弟改姓了嗎？

傾：改了姓了，他有兩個兒子。我們後父好得很，我們後父是個好人。

依：你們村子跑陝西的女人多嗎？

傾：唉——！多得很，沒有當幹部的，家裡的女人一半都走了。男人在家裡先把娃娃管著，等生活好了，有些女人又回來了。有些在人家陝西有了男人、娃娃，也就不回來了。

依：有沒有把你送到孤兒院？

傾：沒有，共產黨管著我，每個月給點錢，供應點糧食。我算是孤兒，一直供應到 18 歲。最後把我分到隴西縣建築公司，一個月發 21 元的工資。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是有災荒嗎？

傾：那個時候，實際上莊稼還好。就是生產隊打下些糧食，都逼著上繳了。那時候是刮公產風，吹牛皮。

後記：因為我的母親也是甘肅逃荒婦女，因此和傾剛聊天，我覺得特別親切，既是甘肅老鄉，又是陝西老鄉。

有多少少年、兒童被逃荒的母親無奈留在家裡？他們是怎麼長大的？無人知

道。

六、我們村餓死了一百多個人

受訪人: 漆金海, 男, 71 歲,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9 日。
錄音長度: 16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蘭州市火車站。

大饑荒餓亡者:
漆 ××, 男, 3 歲,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餓亡。
漆 ××, 男, 40 多歲,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餓亡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文家門社人, 一個村子餓死一百多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漳縣武當鄉文家門村, 一家餓死了娃娃, 扔到溝裡, 同村的一個老奶奶撿回來, 煮食。 因為是已經餓死的孩子, 也沒有人管。 漆金海的妻子龐轉棠為見証人。

前記: 從酒泉坐火車到蘭州, 我準備去臨夏回族自治州。 剛出了車站,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看見一個鄉下人衣著、鬍鬚半尺長的老人在點頭哈腰的乞討, 我估計他是附近農村來的老人, 就把他叫到一邊。 詢問他為什麼逃荒要飯, 同時詢問了他所經歷的大饑荒。

漆金海

依: 伯伯, 60 年, 你多大歲數?
漆: 60 年我 20, 今年我也就 74 了。
依: 我們蹲下說話吧?
漆: 我腿疼, 蹲下就站不起來了。
依: 你有沒有去修過洮河?
漆: 我去過, 我的老婆去過徽縣, 我父

親在洮河上幹了好幾年哩。修建洮河。那個階段，我們村子餓死了一百多個人哩。

依：為啥沒有吃的？

漆：59 年，村上有的人在地裡偷上一點吃，人家上面組織上這個工作組，就是地方上的政策壞得很，就來翻箱倒櫃把糧食拿去了，用鐵棍扎。沒有吃的了，我們四十多天，沒有見一點點麵，四十多天，沒有見一點點麵。我們吃的草根、胡麻衣、穀稈子，我吃過五十多種草哩。你看看。

有些草吃了還有毒，我媽的臉腫得這麼大的。吃了草還大便困難，那時候還談什麼油水，連麵都吃不上。我們四十多天不見麵呀。

我們漳縣的縣長叫包海珍，說我們這裡“好得很”，還給省委吹牛哩。最後把這個縣長判刑了。

依：你們村子有多大？

漆：我們村子原來五十來戶，幾百人哩。具體數字我說不清楚了。

餓死的老人娃娃、年輕人都有，餓得人身體不好了，搞搞就都死了。全家大大小小都餓死的有七、八戶人家哩。那個地方餓得厲害得很。

大部分人都餓死在村子裡了，那時候政策緊張，人都不敢出門。

依：人餓死了，誰來給埋呢？

漆：生產隊拉去，人家幹部吃飽著呢，我自己家的人都顧不上，我才不管他。人家拉去一埋。有的就讓狼吃掉了，我們那裡有幾十個死人被狼吃上了。人都不好好埋，埋得淺得很，就讓狼吃上了。

我們村有一個活著的孩子讓狼吃上了。剛開始吃死的，吃光了，吃不能動彈的，然後吃娃娃吃活人。

依：你們家把誰餓死了？

漆：我們家餓死了一個弟弟，我的老三弟弟，死時才三歲多。餓死了。

（注：老人家說到這裡，一下子眼睛裡冒出淚水，難過得說不出話。）

依：老人家，不要難過，不要難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娃娃叫啥名字？

漆：我記不清楚了，時間長了，已經餓死了。

依：你有沒有埋過死人？

漆：那時候，我連我自己家裡人都顧不上，我才不管他哩。我不管，人家幹部拉死人去埋。生產隊的幹部、組長，人家吃飽著呢。

我的父親 60 年出去要飯再沒有回來，到現在都沒有回來。我爸出去討飯去了可能就餓死在外面了。

依：啊唷，你父親當時多大歲數？

漆：那時候也就是四十幾歲。我父親叫個漆清潔，三點水的清，清潔的潔。我父親還是個地下黨員。

依: 你父親是哪一年走的?

漆: 62 年走的。 我父親說: "咱兩個人出門不好出, 人家逮哩。 你先給人家隊裡背糞去, 我等著你。" 他就在新四鎮等著我。 第一次去新四鎮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去的。 第二次我再去, 他沒有來, 他已經走了。 他就再沒有回家來, 我就自己到陝西討飯, 討了半年多時間。

依: 你去陝西什麼地方?

漆: 陝西以上的地方。

我也找過我的父親, 最後人家說在陝西的亞柏, 我去陝西的亞柏三次也沒有找到。 我父親再沒有回家來。

依: 你那時候能不能走動路?

漆: 剛能走動, 我白天去要飯, 就害怕晚上回不來, 就乏得走不動了。 我在溝裡找點野菜, 弄回來煮上一吃, 就這麼吃了四十多天。 是撿了一條命呀。

依: 最後有沒有來救濟?

漆: 有是有哩, 到不了咱手裡, 幹部都貪去了。

依: 你父親不在了, 你們怎麼生活呢?

漆: 我母親帶著我們四個人哩, 我有兩妹妹, 還有一個弟弟。 家裡窮, 我到三十幾歲才找了個老婆, 我的老婆子叫個龐轉棠, 比我大三歲, 不生孩子, 就領了一個她的外甥。

依: 你們那裡有沒有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情?

漆: 我的老婆的莊子裡有一家把人吃了, 把死娃娃吃上了。

依: 在什麼地方?

漆: 文家門, 就是漳縣的武當鄉文家門。 這個鄉有人把死娃娃吃了。

依: 吃自己的娃娃? 還是別人的娃娃?

漆: 吃別人家的, 娃娃死了, 她從外面拉回來, 就吃上了。 是村子裡的娃娃。

依: 他們吃了別人的娃娃, 人家不來找嗎?

漆: 餓死的娃娃, 人家扔在溝裡了, 她就拉來吃上了。 那時候, 沒有人管。

依: 你以後就是種地嗎?

漆: 我什麼都幹過, 當過保健員, 也幹過木活。 現在就討飯, 家裡情況不行。

依: 你討飯幾年了?

漆: 時間不長, 我有病, 肺上有病。 我勞動不了, 兒子也養活不了我, 媳婦也言語不好聽。 我在這裡討飯, 在火車站背後住著, 有個床位, 一個晚上五元錢。 我要點錢了, 就回去給我看病去。

你有時間了, 你就來。

後記: 作家張賢亮說: "三年困難時期的蘭州火車站, 就是一個乞丐場, 要飯

的人數都數不清，我就要不上吃的。”如今，在蘭州火車站要飯的農民還是很多，大多都是不能勞動、沒有人管的老人。

和我說完話，老人又乞討去了。

七、活著殺了吃上了

受訪人：楊老大，男，71 歲，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7 日。
錄音長度；12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蘭州市火車站廣場。

大饑荒餓亡者：
楊妹妹，女，8 歲，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楊世林，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王蓮，女，年紀不詳，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王老大，男，年紀不詳，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人，餓亡。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餓死三十多人，幾家關門絕戶。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岷縣鋪馬鄉炭橋溝村，一個婦女全家都餓死了，她餓得神經失常，將鄰居家的娃娃叫回家，殺後用臉盆煮食，家裡連鐵鍋都沒有，因為被拿去大煉了鋼鐵。晚上鄰居找娃娃，這個婦女說：“我把娃娃殺了，吃了，我犯法了。”這個婦女被公家用牲口馱到岷縣，後來餓死。

楊老大

前記：從臨夏採訪回來，途徑蘭州，夜裡就休息在蘭州。第二天早晨起來，我無心去看黃河邊上的黃河母親雕塑，也無心去遊覽蘭州馳名的五泉山。來到蘭州火車站，遇

到年紀大的、來自附近農村的乞討老人就攔住聊起來。

依：老人家，你是哪裡人？

楊：我叫楊老大，岷縣人，鋪馬鄉炭橋溝村。我是屬狗的人。71了。

依：你給我說一說你們58年那邊的情況怎麼樣？

楊：58年……58年大煉鋼鐵，修洮河，幾年沒有好好種地，人都餓死完了。我那時候還小，十幾歲，沒有去過洮河。

沒有吃的，人吃那個“水蒿”，食堂裡叫增糧法，吃不飽嘛。我餓得吃野菜、柳樹葉子。那個吃上不中毒。

依：你們家有沒有餓死人？

楊：那個家家有！那個家家有！每家都有兩、三個餓死的。

依：你家誰餓死了？

楊：我媽、我爺、我婆（土語：奶奶），有菜也吃不上。都餓死了，我有個妹妹也餓死了。

依：你妹妹那時候多大？

楊：我妹妹那時間也就是八、九歲。叫個楊妹妹。

依：你媽媽叫什麼？

楊：媽媽叫王蓮，爺爺叫楊世林。唉！唉……（注：老人家長吁短嘆的，難過的不想說下去。）那個年代不能說，不能說，唉……！

依：老人家，我知道提起來難過，但是讓我們年輕的人知道一下。你們村子裡餓死的人多嗎？

楊：那是家家有，家家有。那時候，我們村子裡有18戶，餓死了有三十多個人。那個不能說，不能說，嘿……嘿嘿……嘿（注：老人嚎哭起來，讓人於心不忍。）一說就難過得很。

依：有沒有餓得絕戶的人家？

楊：有哩，有三、四戶就沒有人了。幾天不開門，一掀開門人都死在炕上了，一排幾個，就死在炕上了。我的外爺、外婆、舅舅都餓死了。我的外爺、外婆叫什麼我不知道，他們在另外一個莊子裡，舅舅叫個王老大。姓王。

依：你的姑姑呢？伯伯呢？

楊：我沒有姑姑，我的伯伯家四個人都沒有了。我爸爸的哥哥家裡四個人，全部都餓死了。四個人都餓死了，可憐得很，可憐得很。時間長了，我也就不想了，一說起來，又記起來，我難受得很。

依：伯伯，不要難過，不要難過。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況，沒有其他意思。

你看見過餓死的人嗎？

楊：一戶一戶幾天如果不開門，如果開門，就餓死在炕上了。動彈不了了，就

餓死在炕上了。人把自己的娃娃都餓著殺的吃上了。你不相信吧?

依:不相信。(注:為了讓老人說出來,我說不相信。)

楊:這麼大的娃娃,餓得受不了,殺掉吃上了。

依:你們那裡有嗎?

楊:有哩!

依:娃娃是活著吃?還是餓死了吃?

楊:這麼大的娃娃,活著殺了吃上了。

她是家裡人都餓死完了,腦筋昏了,把鄰居的娃娃拉來,殺著吃上了。那時候不綁,公家拉著去了,最後還是死了,臉腫得這麼大。

依:吃人的是男人還是女人?

楊:女人,叫個啥名字我不記得了。

依:她吃了人家的娃娃被別人發現了嗎?

楊:不是被發現,是她自己說的。是人家天黑了找娃娃,找不到,她說:"我把娃娃殺著吃了,我犯了法了。"她手裡還拿著肉,還啃著吃著哩。

依:肉是熟的?還是生的?

楊:那時候,沒有柴火煮,連鍋都端走了,她用個臉盆煮著。鍋大煉鋼鐵收完了,家家不讓生火,都在食堂吃飯。

依:最後這個女人怎麼樣了?

楊:死了,公家拉去就死了。那時候沒有綁,用牲口馱到岷縣去了,就走了。用馬馱走了,那時候沒有汽車。

依:那個女人你見過嗎?

楊:見過,那時候也就是五十幾歲了。那不能說,不能說,我想起來就難受得很。

那時候,漳縣、甘谷、武山還是一個縣。我們是岷縣。

最後餓死的人多了,中央工作組來,一天給二兩麵,又給了一點藥。

哎唷!我的確難過。你一大早問我,我心裡難過得很。哎唷!哎唷……時間長了,我都忘記了,和你一說,我又記起來,唉呀。我的確難過……

現在吃的有哩,去年地震把房子震壞了,我沒有錢修,出來要兩個錢。

依:伯伯,對不起,對不起。去吃個飯,我到你們家,你也會給我一口飯吃嘛。

128

作者請討飯的楊老大吃了一碗麵。

後記:我攙扶著楊老大來到火車站一家牛肉麵館,給他買了一碗麵兩個雞蛋,他三口兩口地都吃了,就是掉在桌子上的一根麵條,都撿起來放進嘴裡。那個動

作，讓我看著很難過。

八、吃幹部家的娃娃

嚴鳳清，女，70 歲，甘肅省武山縣高樓鄉大坪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17 日。
錄音長度：17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蘭州市火車站。

大饑荒餓亡者：
嚴鳳清家餓死了爺爺、奶奶、大伯 、大媽，大伯家的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武山縣高樓鄉大坪村人。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武山縣高樓鄉大坪村，一個幹部的孩子不知因為什麼原因死了，人們知道幹部管食堂，他的孩子身上比較有肉。 屍體扔出去後，就有人提著籃子去剮，剮回來給一家老少吃，以求活命。 大饑荒過後，人們開始對村人討論，無人調查。

依：姨，你是哪裡人？
嚴：我是武山人，武山高樓鄉，大坪村人。 我現在不能勞動，出來要點錢。 我叫嚴鳳清，你以後來看看。
我馬上就 70 了，哪年生的我不知道。
依：你們那裡 58 年怎麼樣？
嚴：都餓死完了，沒有吃的。
依：為什麼沒有吃的？
嚴：為啥沒有吃的？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小，去食堂打飯，大人一碗，小孩半碗。 食堂後來沒有了，我們吃榆樹皮、柳樹葉子、野棉花葉子，啥葉子都吃上了。苦曲找不上，人連那個苦曲根都吃光了。 我

嚴鳳清

吃上大人撿回來的菜就惡心得不行，吃了那個蕎皮就癢得受不了。榆樹皮吃上還行，吃上那個包穀芯子就燒得很，拉不下來，我媽媽就用棍子給我掏。沒有一點營養，沒有油，難受死了。

把我餓著，什麼都不知道，睡下就尿到床上。我的爸爸媽媽一大早出門去剜野菜，天還沒有亮，把衣服放在我的枕頭下面，讓人偷去了，我都不知道，人家就偷上走了。

依：你們那裡餓死的人多嗎？

嚴：那多了，有些家一個都沒有剩下。

我奶奶、爺爺、大大、我大媽都餓死了，還有我大媽的三個娃娃也餓死了，我大媽一個男娃娃，兩個女孩娃娃都餓死了，餓死七個人。我們家十多個人就剩下我和我媽、我爸和我三個人。

依：你們那裡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嚴：有哩，人家幹部家的一個孩子，死了，還有些肉，人就偷偷弄回來吃上了。

依：吃幹部家的娃娃？

嚴：人家幹部管麵管火哩，能吃上，不知道娃娃怎麼死了，人家扔掉了，就偷偷的拿回來吃上了。

依：你們村子？

嚴：我們村子有吃死人的，吃村子死了的娃娃。那時候困難，一個家死好幾個，還有全家死的也好幾家子。沒有什麼給埋，柳樹枝子給一卷，埋得淺淺的。人就提著籃子拿著鐮刀剮肉去了。那還搶哩。

吃死人的男人有哩，女人也有哩，吃就是一家人吃哩。拉回來就全家吃，為了活命嘛。那時候，把人餓得顛三倒四的，吃了人肉，人發腫哩，腫得不成。

依：人們怎麼知道人吃了人了？

嚴：60 年過了，社會轉了，人什麼都說哩。偷殺了人家的牛、人家的雞，誰吃了人的都說哩。

家裡餓著不得活，我爸爸和我媽媽就領著我到陝西去要飯。武山有火車站，那時候坐車沒有買票，寶雞、咸陽要了兩年。

依：要飯人家給不？

嚴：給哩。陝西能吃飽肚子。

依：晚上怎麼住？

嚴：晚上我們就在溝裡睡，我爸我媽把我夾在中間，蓋個爛單子。我們甘肅人到陝西要飯的多得很嘛。我爸爸媽媽給人家割麥子，我給人家撿麥穗子，人家就給我們飯哩。

依：冬天怎麼辦？

嚴：冬天穿著棉衣，還是在外面睡著。凍也沒有辦法。我現在落下一身的病，

腿不能動彈了。

依: 人家不讓你炕上睡嗎?

嚴: 不, 你給人家做活, 人家也不讓進門睡。 人家陝西人說: "不是我們不要你們進來, 是你們甘肅人壞得很。 是讓你們進來, 不等天亮你們就把我們的被子、單子、麵都背上走了, 偷人哩, 有這樣的壞熊。" 這麼樣, 人家不讓我們進門。 你看看我落下關節炎, 上廁所蹲都蹲不下來。

依: 你怎麼從陝西回來了?

嚴: 60 年過了, 我們就回來了, 不然家就沒有了, 就再沒有家了。 我的爸爸媽媽就把我領回來了, 我們家就我一個丫頭, 他們不捨得把我留在陝西。 有些人就把丫頭留在陝西, 換些糧食回來, 我的爸爸媽媽不捨得, 我們全家就回來了。

我們現在都不好, 還吃的是窖水, 天爺好了能吃一年, 天爺不好了, 吃半年餓半年糧。

後記: 1960 年要飯, 2014 年還在要飯。

嚴鳳清沒有文化, 不識字的女人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糧食, 不知道為什麼受窮受苦。

九、兩口子把女兒煮上了

受訪人: 牛寶德, 男, 74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王堡鄉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3 日。

錄音長度: 20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村地頭。

牛寶德

人吃人事件:

甘肅省通渭縣白楊林, 一對夫妻有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在他們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把這個女孩一把打死, 然後煮食, 他們兩口子吃, 沒有給兩個兒子吃, 吃過人肉後, 這對夫妻還是死了, 脹死的? 拉肚子死的? 餓死的? 不詳。 兩個兒子活了下來。

第三章　大饑荒的國度 人吃人的時代

前記：牛寶德是我的本家舅舅，他帶領我去張灣找人採訪。回來的路上，我就問他過去的事情，他聽力不好，往往一句話我得問好幾遍。

依：舅舅，那時候這裡也吃食堂嗎？

牛：那時候吃的是食堂，是農業社，全部都是食堂。喝人家的湯，酸菜都沒有。我們這裡有個劉書記，上糧厲害，把糧一交沒有吃了。那是上面逼迫的，那是虛報浮誇，生產隊沒有糧食嘛。

依：咱們這裡餓得厲害嘛？

牛：有本事的人都逃荒出去了，沒有辦法的就等在家裡喝那點湯。有些人就餓死了。把人餓得不能動彈，下不了炕。人走在路上，跌倒就死了，這個村子餓死多少人我不記得了。

依：你知道附近有人吃人的事情嗎？

牛：知道，我出門給人打磨子，到通渭縣的白楊林，人家讓我到一家子過夜。

他家兩個兒子，一個女子，實在餓得不行了，這個男人氣得……氣得不行，把他的女孩子一巴掌打死了。他們有三個娃娃，把一個打死了，這兩口子把這個女孩子打死了，就煮著吃上了。他們自己吃，沒有給這兩個兒子吃。後來他們兩個死了，這兩個兒子活下來了。

他們是吃過人肉的，把他們的女孩子就煮上吃上了。人肉吃上是燒的，把他們兩個老的吃死了。兩個兒子沒有餓死。

村子裡的人給我說了這家子吃過人，我睡下害怕得不得了。

依：公家有沒有來調查？

牛：公家剛開始不知道，等知道這兩個老的已經死了。就把這兩個娃娃叫到食堂吃，就把這兩個娃娃拉扯活了。還有些親戚管一管。

依：這一家人叫個啥？

牛：啊唷，叫個啥我可不曉得。我是去那裡打磨子去了。

依：你見過這兩個娃娃沒有？

牛：我見了。兩個娃娃這麼高了。

依：娃娃有沒有給你說？

牛：沒有說，娃娃沒有說。娃娃那時候小，瓜（土語：傻），不曉得。

依：舅舅，你去要過饃饃嗎？（注：要飯）

牛：要過，去會寧要過，拿上些舊衣服。去換點油渣、包穀衣子，如果不是聯合上幾個人，就走不回來。人家就搶著去了，拿不回來。人家公家不讓出去，我們幾個偷著天黑出去的。我們打聽著，發現人了就藏起來。

我們這個莊裡居喜爸爸，出門要饃饃去了，再沒有回來，失蹤了。如果活著九十多歲了，還不知道在不在世上。出門吃了人家的莊稼，拉住就打。那時候的

人，打兩下就不得起來了。怕是世上沒有他了。

依：最後有救濟來嗎？

牛：最後來了搶救人命的，拿著那個康復散，就發給人吃。人就算熬過來了。人吃苦曲、刺莖、榆樹皮、杏葉子都吃，啥罪都受了。

主席的政策好得很，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經念壞了。

十、九歲那年爹餓死了

受訪人：沈存敬，男，66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鎮臨水鄉紅泉村。
時間：2014 年 5 月 6 日。
錄音長度：3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鎮臨水鄉紅泉村。

大饑荒餓亡者：
沈壽德，男，49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鎮臨水鄉紅泉村人，餓亡。

前記：早晨在姨媽家吃過早飯，我就出門，在村裡尋找採訪對象。看沈存敬和幾個老人坐在一棵放倒的樹上，就聊起來。這個村子很小，沒有幾戶人家，年輕人都進城了。留下老人守著村子。

依：叔叔，你在這裡出生的嗎？

沈：我一直在這個地方，酸甜苦辣都經過了。

依；58 年你在這裡吧？

沈：五八年，我剛 10 歲，那時候是吃食堂。

依：食堂開在哪裡？

沈：看，就是前面堆沙子那裡，就是那個位置。（沈指指前面不遠的地方。）

58 年還可以，到 59 年、60 年、61 年，這個三年，把人餓死了。食堂給這麼大兩個麸子疙瘩，還沒有走回家就吃掉了。那時候

沈存敬

吃的供應糧，一天給半斤糧，你說吃什麼？

給的包穀。人餓著吃黃花、榆樹葉子。啥沒有吃？啥沒有吃？沙棗樹葉都吃了。我們這裡附近有個城郊農場，是個部隊，養著豬，人家拉來喂豬的茄蓮葉子，裡面還有豬糞，就那個還吃不上。我們這些娃娃鑽進去偷著吃一點。那時候村上的沈存虎，在地窖上面扣了一個蓆子，把我和沈存魁，還有一個男娃子三個人關了半天，整整半天。豬吃的都不讓吃，日他媽的，就那麼冤枉。

沈存敬的母親楊月芳的遺像。

我的爹 60 年不在了，我九歲。餓死了。

依：你爹多大歲數？

沈：他才 49 歲呀。餓死了。

依：你的爹爹叫個啥？

沈：沈壽德。

依：你爹餓死你看見了嗎？你在跟前嗎？

沈：怎麼沒有？那時候我還是個娃娃，不懂事情。我的爹早晨起來不說話，光是嘴裡“吐，吐吐……”我喊了一聲：“爹！”他不應聲。我媽沒有在家，到二隊開會去了。那時候每天早晨都要開會，學習政策。那是 11 月了，太陽剛出來還不高，我光著個屁股，插斜路跑到二隊把我媽叫回來，是沈連德讓我在外面等著，他去喊我媽出來的。我沒有穿的，穿的鞋子沒有後跟。我媽回來，從櫃子裡拿出來些炒麵，放了些糖，調成糊糊，給我爹灌上了些。那時候我爹已經不能說話了。我媽喊他的時候，他只會眼睛轉著看一看。我媽看住我爹，我又跑到中區五隊把我的姐姐叫回來。我姐姐剛進門，我的爹爹就落了氣了。

我記得我去中區叫我姐姐，我連褲子都沒有，我媽去三嬸家借了一個娃娃褲子，我穿上去把我姐姐叫回來。

依：你爹去世前他自己有感覺嗎？

沈：我們住在西房子，天氣冷得很，沒有個爐子，就用紅柳燒個炕。我記得我和我媽我爹圍住火盆吃大豆，那天下午我爹還給生產隊翻地著哩，他說：“我出去解個手去。”他解手回來看著臉色不對，我問：“爹，你咋了？”我爹說：“沒有事。我心裡有些難過。有些惡心。”他就是老吃不飽，心裡難受。我媽說：“我給你沖些炒麵。”家裡沒有吃的，連麩子都沒有。最後我媽就給我爹沖了半碗炒麵，我爹喝了，我們就睡下了。

依：你爹死了你嚎（土話：哭）了嗎？

沈：咋不嚎呀？為啥不嚎？你說，沒有辦法呀？

那時候我們家的大姥臥床不起，我爹死了，我去叫他去了，他說："唉——，我都這麼個樣子，你去叫你的四姥去。"二姥、三姥、四姥都病著哩，都是病漢，村子裡找不到個人給埋。

依：你的爹爹怎麼給埋的？

沈；我爹死了，我姐夫到中區借了一副棺木，那時候也不讓念經，我們村子裡的沈存善、趙學俊、還有沈貴德這幾個人出頭就把我爹埋了，算是沒有用蓆子捲著出去，就那麼隨意的葬下了。

我姐夫借來的木頭做棺材做了七天，把木匠餓著，我的大哥從黃裡鋪買回來的駱駝蹄子、牛蹄子，熬膠，熬著熬著，被木匠吃掉了。你說，本來是拿來粘木頭的，他給吃掉了。人餓得沒有辦法呀。

依：你那時候知道不知道爹爹死掉了？

沈：知道呀！那時候沒有吃的，家裡就那麼一點炒麵，還是我的姐夫家給的，他在中區大隊當著大隊長。人家領導再說也比我們有些糧。平時，我餓得受不了，我媽把炒麵鎖在櫃子裡，那種老式鎖子娃娃家還開不開，怎麼都開不開。我媽和我姐姐會開，我就想吃也吃不上。

依：你那時候敢偷著吃嗎？

沈：我膽子小不敢偷，讓人家共產黨抓住往死裡打哩。我就是沒有餓死。

那時候去調渠上壩，隊上的食堂給一個人一個饅頭，人還沒有走到工地上路上就吃掉了。你說？沒有菜沒有油。中午不給吃的，到下午得跑上回來，三公里路哩。怎麼辦？非得回來，不回來沒有吃的。

依：那你爹不在了，那麼怎麼過呢？

沈：我媽就和我過呀。我家就我一個兒子。我還是個半大娃娃，就跟上下地，就那個苜蓿，曲曲菜，我餓忙了就爬在地上吃。連根子都吃上了。那時候，你一個人打多少地的土塊，你幹不完，你回來還不給你吃飯——你說！

我 13 歲就推車子，就推飼養室的糞。日他媽的，我什麼沒有做過？出門幹活，人家還挑揀咱哩，那麼大的石頭，你能抱起來，人家就要你，你抱不起來，人家還不要了。那個石頭四、五十斤重。就那麼難 .11 月挖排水溝，冰都凍到大腿上了。

依：有報酬？有工分嗎？

沈：工分有呀，一天給十分八分，到年底有個總結，但是生產隊沒有收入呀，還是沒有吃的呀。我到十五、六歲，人家把我當重體力的幹。那時候就那麼個環境。

依：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東西吃？

沈：那時候主要是吹了牛了，吹牛有了空洞了。

後記：說完話，我到沈存敬家，家裡家徒四壁，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和他相依為命的老母親楊月芳已經去世二十多年了，她的遺像放大擺在桌子中央。因為

貧窮，沈存敬一生沒有婚娶，現孤單一人生活。

十一、搶吃食爹失手打死了我叔叔

受訪人：盛春蘭，女，68 歲，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三墩鎮夾邊溝村人。
時間：2014 年 5 月 6 日。
錄音長度：21 分鐘。
採訪地點：甘肅省酒泉市肅州區三墩鎮夾邊溝村盛春蘭家。

大饑荒餓亡者：
盛占春，男，18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 ××，男，1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強林，男，70 多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盛永真：男，32 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因搶吃食被哥哥打死。
馬自珍，女，60 多歲，甘肅省酒泉地區金塔縣人，餓亡。

前記：“我的這個老婆家就死了五口子人，現在一說起來還哭著哩， 那就傷心的很。”夾邊溝村的老人張學存這麼說。因為這麼一句話，我沒有跟隨帶我來的車子回到雙塔村的親戚家，而決定在夾邊溝村住一夜。吃過晚飯，我和盛春蘭老人聊起來。外面能聽見夾邊溝春天的風。

依：姨姨，你給我說說你們那個時候過下的日子，在金塔的時候？

盛：我們娘家那個地方，上上下下、東東西西一大片子都是種的棉花。如果種糧食的地方，還能偷上些吃上。我們那個地方種棉花，就餓死的人最多了。我們那個隊一年死掉了 18 個。

盛春蘭

依: 你們那時候吃啥?

盛: 就天天從食堂打飯回來, 麵也推不細, 連皮粗粗的弄些湯給人吃。 反正餓死的就餓死了, 餓不死的就活過來了。 唉呀, 唉呀。

我的一個小弟弟, 是 59 年出生的, 到 60 年剛剛一歲, 餓得頭都抬不起來, 就餓死了。 我的一個哥哥, 也是在 59 年, 我哥哥還上這初中, 他很勤快, 那時候路上有牲口, 牲口拉下糞, 我哥哥上學來來回回提個糞筐, 還給家裡拾糞, 到最後也餓死了。 他和我這個老頭子一樣大, 就不在了。

依: 你的哥哥叫什麼?

盛: 叫個盛占春, 我們家姓盛, 我的哥哥 18 了, 不在了, 我的媽媽就哭著呀, 沒有辦法, 我媽媽說: "給我的娃娃做了一雙新鞋, 還沒有穿上呀。" 我媽就哭得不得活了。

我媽生了五個兒子, 59 年餓死一個, 一個一歲了, 也餓死了, 後來淹死了一個。 現在活著的就一個弟弟了。

依: 你們家還有誰餓死了?

盛: 我的爺爺、奶奶, 還有一個叔叔。 也死掉了。 我的爺爺那時 73 了, 他的身體很棒嘛, 如果不是餓, 也死不掉嘛。 我們小時候, 我的爺爺還能推架子車嘛。

依: 你的爺爺叫什麼名字?

盛: 叫個盛強林, 我的奶奶叫個馬自珍, 我奶奶死的時候六十多歲了。 也餓死了, 人一餓就容易得病, 全身都腫掉了, 腫的皮膚亮亮的, 白天就消了, 腫來腫去, 人就死了。 小的都餓死了, 不要說老的。 人一餓, 身體就錯位了, 風一刮都能刮倒。

依: 還有你的叔叔嗎? 多大歲數了?

盛: 33 ? 還是三十幾? 也是餓死了。 唉呀, 糧食關過罷, 家裡就剩下我們娘們幾個了, 唉呀。

我們家有這麼個事情, 我給你說。 那時候, 我的爹和我的叔叔打了一架, 也是為了那麼一點點糧食。 我提了一點點糧食, 是給我們一家子人吃的。 結果在路上, 走到飼養室門口, 被我的叔叔搶去了。 我是個娃娃, 他是個大人, 他一把就搶走了。

依: 搶的啥東西?

盛: 就是隊上分了些糧食渣子, 不是啥好的, 就被我叔叔半路上搶去了。 那麼我們一家子人一天的口糧就全部沒有了, 我們一家子人就餓著。 他拿回去給自己家人稠稠地吃掉了。

餓到了晚上, 我爹不知道從哪裡找來一塊驢皮, 放在鍋上烤, 燒過來燒過去, 說把那塊驢皮弄乾淨了煮上吃。 我的叔叔來了, 坐著不走。 我媽說: "你回去睡去。" 他不去, 我媽又說: "天晚了, 你回去睡去。" 他還不走, 他等著吃我們的驢皮。

我媽讓他走, 我叔叔不走, 我爹就生氣了, 把我叔叔的鬢間打了一石頭。 結果我爹把我叔叔給打死了, 可能就是石頭打到要命的地方了, 氣頭上下手重了。 我爹

算過命，以後到外面吃飯去，我爹後來去勞改整整 20 年。

依：他為什麼打？

盛：就為那一點點糧食嘛，他把我們一家人一天的口糧搶去了。我們一家子人什麼都吃不上了，那天燒的驢皮還沒有煮到鍋裡，我爹要打我叔叔的時候，我媽還擋在中間，我爹一把就把我媽推倒在炕上了，我媽一點勁都沒有。我爸爸那年 39，他當時也是在氣頭上，他覺得你是長輩，你再餓，也不能搶咱娃娃的糧食嘛。

我叔叔當時就死了，喘都沒有喘一下。我的叔叔叫個盛永真，才 32 歲，當時就死了。我爹就發愁的、害怕著沒有辦法，他成天就長出氣，短思想。最後大隊要開會，說今天要發糞土錢。我們孩子也聽不來個話，人家是要逮捕我爹，說是發個糞土錢，他們說了個白話，害怕我爹不去開會。人家一直都在監視我爹，我爹天天晚上睡不著覺，總在長長的出氣。

依：那你叔叔的屍體怎麼辦？

盛：埋掉了，我叔叔家裡也沒有人了，婆娘也跑掉了。我爹也不敢逃跑，沒有地方可跑。晚上也睡不著覺，一夜一夜熬到天亮。總是："唉——！唉——！"地長出氣短思想。我爹還沒有被抓呢，我媽先嚇得不行了，昏過去了。我爹把我媽送到公社的醫院搶救，那個醫院能多給一點糧食，給點糊糊湯。就是快餓死的人，公社搶救著呢。我爹把我媽送去，搶救搶救算是搶救過來了。

依：給你爹判了多少年？

盛：20 年。人家咋開的會，我們也不知道，我還是個孩子。當時從大隊就抓上走了，人家最高人民法院給判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個時間，給我爹綁一繩子也不得了。弄不好，就給槍斃了，因為我爹手裡有人命。但那時候我爹就是為點吃的，如果是其他政治問題，就給槍斃了。

判了 20 年，我爹整整的蹲監獄 20 年。先是在酒泉的城郊農場蹲監獄，距離金塔還不遠。我結了婚還和他去看，後來帶上幾個孩子去看我爹。那時候也沒有拿吃的，就是去看一看。我們是跑上去，跑上回來，城郊農場就是現在的北湖。

就是苦了我媽。

依：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

盛：我爹在城郊農場蹲了幾年，後來轉去了青海。那大概是 68 年了，就是"備戰備荒"的時候。我爹就害怕一走見不到我媽了，他趕緊來了一封信，說要轉去青海了，但是信來的遲了，沒有趕上去看我爹。我媽後來去了，人家說已經走掉了。他轉去青海以後，勞改隊全部都轉移到青海去了，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我爹說："我想著這一輩子也見不到你了。"我爹就是這樣走掉了。也遠得很，我們也再沒有去看，再沒有去看。最後我弟弟說想去看一看，又沒有錢去看。我爹來信說："你們不要來了，再等個兩、三年我就出來了。"他在酒泉蹲了 8 年，青海 12 年。前後勞改了 20 年。

依: 他判刑的時候判了多少年?

盛: 剛開始就是無期吧, 慢慢的改成 20 年徒刑。80 年我爹從青海回來了, 他說他在勞改隊給人家編蓆子、筐子, 在勞改隊, 還不像這個農村一把糧食都沒有, 國家有個定量吃。他回來看著身體還可以, 挺結實的。才回來 6 年, 我爹又得了個癌症, 食道癌, 吃不下飯。86 年, 我爹才回來了 6 年, 就死了。

我媽和我爹結婚總共一起呆了 26 年, 以前 20 年, 勞改回來 6 年。我爹就不在了, 我媽一直就守寡著呢。

依: 你爹從監獄裡出來, 到了晚年了, 他有沒有說過, 那時候我把弟弟弄得沒有命了, 就為個吃飯?

盛: 不說, 寒磣得很, 不說。勞改隊的生活他也從來不給我們說。就是我的張學東, 我的大兒子問他: "爺爺, 你蹲在監獄裡吃的啥?" 我爹說: "吃的還是五穀嘛。" 就是不想提了, 那個苦就沒有法子說了, 二十多年見不到我媽和我們。

我父親不是個壞人, 沒有做什麼歹事, 那是社會逼的。他以前當過生產隊長, 就是那個時候不當了, 也多吃不上個糧食, 我爹是氣頭上失手了, 我的叔叔也可憐。那時候人是餓瘋了, 那時候就是兩口子, 飯從食堂打回來, 男的不給女的, 女的不給男的。自己吃自己的。

我們家餓死了哥哥、弟弟、爺爺、奶奶, 還有我的小叔叔, 就是五個人。我咋覺得老餓得很, 64 年我結婚了, 我的這個老漢把糧食, 一袋子有 80 斤扛到公路上, 坐車到金塔, 然後背到我們家, 又是四公里。我們那裡還是沒有吃的。

後記: 盛春蘭的家距離惡名昭著的夾邊溝勞改農場, 只有一里多路, 他的丈夫張存學曾經多次看到那些右派來村裡用衣服、鋼筆、碗等物換吃的。多年後, 這些右派的屍體暴露荒漠, 他也曾被生產隊派去重埋屍骨。

十二、我男人再沒有回來

受訪人: 沈惠珍, 女, 78 歲,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鄉花寨大隊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7 日。

錄音長度: 21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鄉花寨大隊沈惠珍家。

大饑荒餓亡者:

甘肅省酒泉縣泉湖鄉花寨大隊，餓死三個人，沈惠珍等埋。

沈惠珍

前記: 酒泉，是我的祖母李秀英的老家，也是我的父親宋長順的出生地，我的這兩位親人都已經過世了。為了拜祭去世的老人，同時為了採訪當地大饑荒的情況，我專門去了一趟酒泉。沈惠珍是我祖母的外甥女，是第一次見面。但是親人，一見面就手拉手聊起來。

依: 姨媽，60 年，你在哪裡?

沈: 60 年，我在花寨，那時候，我是最可憐的人。

依; 那時候吃的啥?

沈: 哪裡有吃的呢? 食堂就給的包穀麵湯，自己再去地裡找點野菜，煮上那麼吃。穀糠、胡麻衣、榆樹皮，都吃上了。人吃的都結住了，拉不下來，又沒有油。

人餓忙了不得了，人把那個老鼠都燒上吃掉了，我們村上的一個老婆子，姓羅的，焦光玉家把那個大老鼠打死，在火裡燒熟，就那麼吃，吃得嘴油汪汪的。人家食堂的門關得緊緊的，就不讓人進去。

依: 為什麼不讓自己做?

沈: 那時候吃大食堂。

依: 那時候，你已經結婚了?

依: 我的頭一個男人，是花寨七隊的，也是姓馬的，叫個馬春華，屬雞的。餓得受不了，就跑掉了，幾年都不回來。60 年的春上，最餓的時候跑掉了，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沒有音信，再沒有回來，那一年也有 30 了。

依: 你們結婚幾年了?

沈: 結婚五年跑掉的，留下一個娃娃，三、四歲的小丫頭。我的丫頭叫個馬秀玲。

依: 他走的時候沒有給你說嗎?

沈: 他說: “我先出去，找上個好地方，能吃飽的地方，我就回來帶上你們娘們兩一起去，你和娃娃等著。”他一出門，一跟頭栽出去，再沒有見人。

依; 男人不在家了，你怎麼過呀?

沈: 我就給人家食堂的人納鞋底，做個鞋，沒黑沒明地做，白天沒有時間，晚

上半夜半夜的做。人家舀飯的時候就多給舀上些，多給個半勺子。人家對我好，我去了人家把食堂的門開開，偷偷給點紅蘿蔔，給上半個饃饃。我們娘們兩個就這麼過著。就一個人就那麼過，過了四年，到六四年，沒有辦法，我又重找了一個，又結婚了。到了六五年，我生了一個男娃子。

他（第一個丈夫）再沒有回來，他也沒有出過門，我聽說他被人領上去了蘇聯了。到了那裡，就回不來了。花寨去了好幾個，都沒有音信。

依：他們去了幾個人？

沈：我們花寨的趙志有、葛興德、王福，還有馬春華，走了四個人，一個也沒有回來。如果能回來誰不想回來，還是發生了啥事情了。那裡不讓回來，他回來也害怕，如果去了蘇聯，回來就是“投敵叛國”。

依：你再沒有找過嗎？

沈：我到哪裡找去呢？沒有地方找，那時候有沒有錢，沒有糧票，那時候跑掉的人多。這幾個女人都在家裡，都想著找個好地方就回來帶女人去了，誰想到一出去就再回不來了。

已經五月了，青稞都有黃梢子了，偷著能吃上了。他一心想走，找個好地方，帶我們一起走，一跟頭就沒有回來了……

依：你們村子餓死的人多嗎？

沈：餓死的人多。餓死的有娃娃有老人，有的全家就死掉了。餓死的不少。餓死的都是沒有本事的，有本事的人出去偷上些，摸上些能吃上。還可以過去。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

沈：隊長整著我去埋過死人，我埋過三個。哪裡有男人哩？男人都拄著拐子嘛。男人不耐餓，女人還好一點。幾個女人用老牛車把死人拉到地裡，挖上個淺淺的坑，車仰起來，掉下來是頭朝地就頭朝地，臉朝天就臉朝天。沒有人給放平，誰放哩？有些包上些樹枝就不錯了，用白楊樹枝一包，用些繩子一捆，再包啥哩？我鏟不動，撒上些土蓋上就行了。

我埋過一個丫頭，一個老婆子，隊長領上埋死人著哩。

依：你埋死人有沒有多給點吃的？

沈：啥都不給，埋了就算了。

餓死人最多就是 60 年。隊長再讓我去埋，我不去，看著可憐得很。

我們附近的一個隊，人死了不埋，就吃掉了。吃了的人說，吃起來都是油，沒有肉，味道像豬肉一樣。

依：後來有沒有救濟？

沈：也救濟了，給的是紅薯片、豆渣——榨過油的豆渣。那個豆渣吃起來難吃得很，後來給點燕麥，一個人幾斤，磨出來吃。喝了那個嗓子癢得很，有那個芒芒子，有刺。還給過大豆。

依: 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吃的?

沈: 那時候是大煉鋼鐵, 把糧都弄走了, 哪裡來的糧食?

後記: 從沈惠珍姨媽家出來, 我的一個親戚說: "她那時候沒有辦法, 男人不回來了, 人家讓她嫁給食堂做飯的, 她起先不願意, 公社裡逼著沒有辦法, 不給開男人不在的証明。 她就嫁給了這個做飯的, 還是姓馬, 叫馬占魁, 那個人好, 對她的馬秀玲也好著呢。"

我這才明白, 姨媽之所以能度過饑荒, 是因為丈夫走了, 食堂裡有一個 "對她好的人", 才能給她們母女兩多吃一口, 活下來。 還有能力幫助她的媽媽妹妹度過饑荒。

這幾個逃荒出門的丈夫, 這個馬春華在哪裡呢? 是死是活?

十三、跟在炊事員身後吃屎

受訪人: 孫國興, 男, 74 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人高窯大隊孫家灣。

時間: 2014 年 5 月 18 日。

錄音長度: 24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魏店街道秦腔戲場。

孫國興

大饑荒餓亡者: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人高窯大隊孫家灣, 餓死三十多人, 餓絕四戶。

孫 ××, 男, 40 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人高窯大隊孫家灣, 餓亡。

孫妻, 女, 39 歲, 甘肅省靜寧縣賈河鄉人高窯大隊孫家灣, 餓亡。

孫國興的外婆、舅舅、舅母、舅舅的幾個孩子, 均餓亡。

前記: 那幾天魏店鄉唱戲, 來了蘭州的

名角。附近的老戲迷都來了，自己拿著小板櫈，小孩子在人群中穿梭玩耍。我無心聽戲，在劇場最邊上找上了年紀的老漢們聊天。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孫國興就是其中一位。

依：叔，你是哪裡人？

孫：我是靜寧縣賈河鄉高窯村的，孫家灣。

依：你們那裡搜家了嗎？

孫：人家啥都搜上去了，門關子、鍋都提著去了。炕洞裡搗，看誰家冒煙就不得了了，糧食搜去幹部就拿到自己家，給自己的老婆娃娃吃去了。

人家是搜糧、拔鍋、拔門關子。是大鬧鋼鐵。

依：你們那裡饑荒厲害嗎？

孫：我給你說說，你聽一聽，苦得很。把人餓死了，在地裡趕上牛耕地，看見一個苦曲根，牛都不管了，撿起來苦曲根就吃，連泥帶土的也不管。苦得很。

人餓得沒有辦法了，飯是人家炊事員做著哩，人家能吃上。人家大便下的，人都拿去吃上了，我們村一個女人就吃著哩。人吃人屎著哩，那是我看見的。

我們村進農業社的時候一百多人，58 年、60 年一過，餓死三十多個。我們村子有四戶人，大人娃娃都餓死了，一個都沒有留下。有一個家九口子人都餓死了，他的父母，兩個大人，五個娃娃都餓死了。

有一家子，他們的爺爺奶奶餓死了，就擺放在炕上，食堂一天給一個人四兩麵的湯，為多喝一碗湯，就沒有給人說家裡餓死人了。人進去問："你爺爺咋沒有見？"他們就說："炕上睡覺著哩。病了。"他們就端回來四份湯，最後人都放臭了。

依：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孫：我是跑到人家洮河上去了。

我 19 歲，就餓著跑了，沒有出過門，沒有錢，到靜寧縣，人家收人去洮河，我就爬到人家車上，我文化程度不高，認識幾個字，我就給人家當會計，當了三年。洮河上有餓死的，也有脹死的，派人去背柴火，來回得三、四天，食堂一天給三個饅頭，三天就是 9 個，四天就 12 個。人餓著就吃吃吃，一家夥吃上十來個饅頭，就脹死了。

饑荒年間吃的苦苦菜。

依：我聽說洮河上工傷事故也很多？

孫：工傷事故多得很，多得很。

就是魏店附近也修水壩著哩，人餓著

都往壩上跑，看能不能吃上，好多小娃娃光著屁股，沒有穿的，天氣冷得很，就看能不能吃上人家的菜根。有一次下了一次大白雨，塌方了，死人就漂了一河。那很多都是河南逃荒過來的人，收留到這裡幹活，能吃上一點。淹死了不少。

我在洮河上，我老哥給我來信叫我回來，說爸媽都沒有了。我父親才40歲，母親39，都餓死了。本來我能當工人，我想老爹老媽都死了，他們把我養活這麼大不容易哩，我也得回去給墳上蓋上一把草，我就回來了。如果我的老人家遲死幾個月，我就能當上工人了。我沒有這個命。

我是靜寧人，老丈人家是秦安人。怎麼能領上人家秦安女人？那是第二年，就是我的老婆家餓得不行，出門要著吃，他們到我們那裡要著吃，我就把她給留下，我給她當男人，她給我當老婆。哈哈哈。

那時候的女人沒有人要，自己都沒有吃的，還要你做啥哩？

依：她那時候多大？

孫：她18，我22歲。現在我74，她70了，就這麼過了一輩子，我們遇到一起，她就留在靜寧了，生了五個娃娃。

那時候，人餓死了，就讓人剮上吃了人肉了。我們村裡有一個人在外面當工人著哩，從王家溝這裡回來，有人就一直跟著他，從司家川這條路一直跟著，兩個人一直跟著，想著他走不動了，要剮他的人肉哩。他一直當工人，能吃上，身體還好著哩。一直跟到鐵桂子，把他嚇死了。

依：你們的親戚家有餓死的人嗎？

孫：姑姑家、舅舅家都有餓死的人，多少都有。沒有一個完整的家。我舅舅家餓死了五口人，外婆、舅舅、舅母，那時候沒有人給埋。一個坑裡放幾個人，四個、五個。一個坑埋一個人，挖不動嘛。

最後人家公家給的康復散，給身體發腫的人吃，那時候想吃些糠都沒有。靜寧餓死了幾萬人，具體數字我不知道。

後記："跟在幹部後面吃屎"是大饑荒年間的一大奇觀，是必須記錄的。

《夾邊溝記事》一書《飽食一頓》中作者楊賢惠寫道，飢餓到極點的右派，在其他右派排泄和嘔吐的污物中尋找沒有消化的玉米和洋芋碎粒吃。在馬糞裡找麥粒吃。

《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曾記錄，通渭一個老人早晨喝茶沒有吃的，到外面轉，發現一攤屎，拿回家烤著吃。以後就專門去找屎吃。活了下來。並說："外地人的屎質量比較高，能養活人。"

我採訪過的宋宏仁老人說："我的三媽就吃過屎，人家幹部的娃娃拉下，她就捧回去吃。"

人吃屎？還是人嗎？

十四、餓死人出去找糧食是投機倒把

受訪人: 牛六合, 男、75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人。
時間: 2014 年 5 月 25 日。
錄音長度: 25 分鐘。
採訪地點: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牛六合家。

大饑荒餓亡者: 牛金斗, 男, 60 歲, 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 餓亡。

前記: 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六合舅舅, 前兩次來, 因為他身體不好, 或者我時間緊張, 沒有去看望他。 這次我又去他的家, 他正在門口撿柴火, 兒子、媳婦都打工去了, 常年也不回家。 六合舅舅年紀大了, 腰疼的不能幹活。 他一個勁兒說: "該死了, 天爺還不收嘛, 活著是受罪哩。 我這一輩子, 命不好。"

以前聽六合舅舅講過饑荒的事情, 但我沒有多打問, 這次才問得清清楚楚。因為和他是我母親的本家舅舅, 很熟悉, 由此, 他說話的時候, 我能拍一點錄像。

依: 舅舅, 那時候你吃什麼?

牛: 苜蓿長出來就吃苜蓿, 再沒有啥。一個人給半斤糧食, 你想想。

依: 你敢不敢偷著吃?

牛: 鍋人家都拔去了, 你偷啥哩? 磨子也掀翻了, 如果你冒煙, 人家就進來找麻煩了。

依: 你能找上些糧食嗎?

牛: 那一次是換下的, 那一次用布換了兩擔哩。 我叫上通渭韓家岔我的姐夫, 我們兩個人擔了兩擔, 人家一下子都沒收去了。

依: 是縣裡沒收? 還是哪裡沒收?

牛: 是汽車沒收著去的, 這個是汽車沒收著去的。 我擔的是麥子, 第二天我又去找, 人家說沒有糧食。 我看見那個大糧站裡糧食裝得滿滿的。

牛六合

人家算我是投機倒把，不給糧，也不給錢。還給我念語錄，講政策。

依：就空手回來了，沒有拿上一點？

牛：嗯。

依：沒有拿一點麵回來？

牛：那沒有嘛。

依：那來回多少里？

牛：那時候來回車費花錢不多，車費八角嘛，搭到通渭八角，搭到天水兩元四嘛。

依：你就空手回來了？

牛：嗯。我就跑回來了。

依：啊唷！啊唷！你回來就給你母親就啥都沒有？

牛：沒有嘛。我天黑回來，我喊著讓我媽開門，我說糧食人家沒收了，我媽說沒收就沒收了。我幾乎回不來了，一天一晚上沒有吃飯。

依：那吃什麼？

牛：那就想辦法，吃榆樹皮，蕎衣、麥衣，都點上（燒焦）吃上了。

依：你去修過水利沒有？

牛：我做過的活多了，先是在張川抬礦石，煉鋼鐵，後來到清水，修鐵路。我到張川幾乎餓死了，一頓一個饃饃，還有開水。送饃饃的人餓著，把每個饃饃都掏一個小窩，這個罵著那個罵著，送饃饃的把底子給偷著吃了。

我不想幹了，想跑掉，前一天吃了一個饃饃，就走到大柴子，我身上一份錢都沒有。人家有個店，歇店是兩毛，一壺開水三分。我說我沒有一分錢，那個開店的說："你沒有錢，野地裡睡去。"我遇到了一個秦安的幹部，給那個人說："老太爺，你把這個人讓住下，去張川的人苦得很。"人家就把我要下，那個幹部有一個饃饃，就掰開一半，我們一人吃了一半。又買了一壺水，兩個人喝上。

我跑到秦安的岳家堡，就餓得不能動彈了，就躺在那裡，看見地下有人吃剩下的李核，就抓上吃，吃了幾個翻起來，算是走回家了。

依：你去要過飯嗎？

牛：唉——！我是受過苦難的。在家還是沒有辦法，就出門要飯，看誰吃洋芋，人家剝洋芋皮，我就撿起來吃上。到了晚上，沒有地方去。就是在人家的牛圈裡、草房裡鑽著睡，人家還罵著不讓睡。那一年寒冬臘月，我幾乎給凍死了。我要飯到張家水頭，問村裡人有沒有地方睡，人家說不讓外面的人在村子裡住。唉呀，我擔了個擔子，裡面擔了些洋芋片，那地下冰就那麼厚，我就說怎麼辦？如果路走錯了，就走不回去了。我就找了個山溝溝就睡下，等天亮的時候我都不會喘氣了，凍著。給誰說哩？那北風吹得呼呼的。

白天還不敢走，擔些洋芋片人家沒收哩。那些吃的拿回來能給家裡人救命，

不然就餓死光了。我看見一個女人要的糊糊，那冬天都凍成一個疙瘩了，她塞進炕洞裡熱一熱，就吃開了，這是我看見的。

依：你的父親也在洮河上死掉了——是洮河嘛？

牛：沒有在洮河，在郭家鎮的金帶渠上。

依：他做什麼？做水利？

牛：嗯。他是民工，沒有給錢，就糟蹋到半路上了。

依："糟蹋"，就是餓死？

牛：嗯，餓死了。

依：他餓死你有沒有看見？

牛：沒有見，來的一個人給說，那時間還沒有電話，來的人說你大大（父親）不占勁（不行了），你回去看看。我跑去請假，人家就把我日倔（謾罵）了一頓，人家說："你個壞熊，你昨天剛來，今天就要走，你去，你去，你去就法辦你！"

依：誰說要法辦你？

牛：這是馮喜正（一個幹部）說下的話，我就黑天跑回來了。我回來看見我大就放在外面的小窯裡。

依：你的父親怎麼打發（埋葬）的？

牛：那一天，我去換去（他的父親在水利上勞動，得兒子去換才能回來），他人還占勁著哩，他說："你去，你幹上兩天，我再回來換你來。"他走了，走了就再沒有回來，沒有走到家裡。

依：人是怎麼埋的？

牛：那年還有些木頭，沒有花錢。

依：你父親多大歲數？

牛：下場（去世）的時間也就是五十幾歲，不到 60。再不會大。我大叫個牛金斗。

依：他是生病了？還是餓下的？

牛：餓下的，他走不回家，就死在半路上了。

依：在工地沒有東西吃？

牛：沒有東西嘛，我去的時候帶了些苜蓿菜，他咬了兩口還給我存著哩。我大說："等過上兩天，我掐上些人家的苜蓿菜，再來換你來。"

依：最後也沒有回到家？

牛：沒有回來。

依：你看見過死人嗎？

牛：我看見過，我到王家堡打糧去，我就看見一個人靠牆死了。

這個村裡，你爺爺是餓死的，具具爸是餓死的，狗巴媽是餓死的。

家裡餓死人著哩，去擔上一點糧食算投機倒把。那個社會，沒有辦法說。

後記：我要走了，六合舅舅拄著拐棍將我送到大門口，我說：“不要送了，你眼睛不好，不要絆倒了。”看著他淒苦的眼神，無助的模樣，我轉身走下山坡。

想起六合舅舅，我心裡很難受。

十五、記憶的碎片 歷史的細節

前記：我採訪的倖存者中，有些人講述比較簡短，有些人不太會表達，不足以單獨成篇。但是他們的講述中有一些令人觸目驚心難以忘記的細節，棄之非常可惜。而且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唯一能留下他們見証的機會，我無權剝奪。逐細心刪減、挑選，筆錄下他們講述的最細緻、最生動、最悲慘的部分。讓這些記憶的雜小碎片，補充龐大歷史的細節。

歷史需要見証，歷史更需要細節來見証。

大饑荒餓亡者：

莊莊、圓圓、小兔子，男，10 來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鹽鍋峽鎮撫河村人，餓亡。

沈 × 珍，女，7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趙秀，男，60 多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趙建壽，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餓亡。

趙登文的大姐夫，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金塔縣人，餓亡。

趙登文的二姐夫，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金塔縣人，餓亡。

嚴代富，男，40 多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餓亡。

嚴成林的大妹妹，4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餓亡。

嚴成林的小妹妹，3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人，餓亡。

王照祥，男，40 多歲，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上吊自殺。

王寶泰的妹妹，18 歲，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餓亡。

楊富倉一家幾口，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均餓亡。

苟世忠的母親，兩個兒子，均餓死，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龐 ××，女，幾個月大，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龐家溝村人，餓亡。
轉奇，男，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小狗父親，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雙祿，男，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雙祿的妻子，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雙祿的三個兒子，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餓亡，
司金庫，男，4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司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司 ××，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餓亡。
柴自高，男，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柴自高的妻子，30 多歲，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柴自高的兩個女兒，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亡。
李家老兩口，兩個兒子，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絕戶。
李家老兩口，四個孩子，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餓絕戶。
陳蕎葉，女，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餓亡。
陳兵土，男，年紀不詳，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餓死。
王仁重家餓死了公公、三媽，共七口。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
王芒芒，女，20 多歲，甘肅省通渭新景王家坪人，餓亡。
王秀秀的母親，姓名年紀不詳，甘肅省秦安縣吊灣人，凍死。

餓死的叫莊莊、圓圓、小兔子

受訪人：郭昌華，男，65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鹽鍋峽鎮撫河村人。

郭：我是 48 年的人，今年 65 歲了。

那個太苦了，最好的時候，大人一個月七斤麵，小孩兩斤麵，就是雜麵。有時候就是三斤五斤。樹根吃了，樹皮也吃了。地下長的東西都吃了。

哪裡敢偷？偷了就受罰，就抓走了。關兩年、五年，說你偷盜、搶劫。我的父親都被抓走了，他就是餓極了，掐了些麥穗，揉著吃。他那年 49 歲，抓了一年半，生病了，就放回來了。

郭昌華

我親眼看見一個女的要著吃，路邊有那個大糞，就是人屎，她把那個大糞吃了兩口，她就死了，那個女的也就是個二十來歲。

娃娃餓死的也多，我的身邊就死了幾個。我們一起玩，一起睡，都餓成皮包骨頭了。白天和我一起玩，晚上和我一起睡，就餓死了三個。我記得一個叫莊莊，一個叫圓圓，還有一個叫小兔子。都是男娃娃，和我都是同歲。小兔子死了，我去叫他媽，他媽從我家炕上抱走了。咋埋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有個食堂，我就在那裡要著吃。我在泔水缸裡撈渣子吃，有個姓葉的看不過去，就給我半個饅頭。我還去要過飯，第一次爬火車去了西寧。第二次去新疆烏魯木齊、天山、伊犁，我要點糧食拿回來給我媽吃。那時候能要上饅頭、麵粉、葡萄、瓜果，火車上也有餓死的，是煤車、貨車。

我們村裡大的小的餓死了十幾個人。

我的小妹妹蛋蛋餓死了

受訪人：沈桂珍，女，64 歲，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

沈：我們這裡餓死的人多了。

那時候沒有糧食，就把樹皮都剝掉吃了。不知道為啥沒有糧食。

吃食堂吃的那個麩子，那個湯就和開水一樣。就喝那個。苦的澀的。就是挖些野菜也沒有地方煮。

我們姊妹五個，一個餓死了——我的妹妹餓死了。那時候七歲了，小名叫個蛋蛋。我媽餓的走路前一步、後一步的，全身都腫了。我哥上學都昏過去了。我姐姐去給拿了些吃的才救活了。

我看見餓死的人外面也有，家裡也有，在院子裡爬著，哼哼幾聲就死掉了。老人、年青的、大小夥子、娃娃都有，死了挖個坑坑蓋住些就行了。

沈桂珍

大隊倉庫裡有糧食

趙殿祥

受訪人: 趙殿祥, 男, 84 歲, 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臨水鎮紅泉村人。

趙: 我一直當隊長, 互助組、初級社、小隊、大隊都幹過。

那一年, 就是 58 年 "查產鬥爭"。 把我和好多幹部關在那個一中學校裡, 讓我們承認藏下了多少糧食, 不說白話(假話)就不放人。 關的目的就是查產, 你鬥我, 我鬥你嘛。 有的幹部都自殺了, 用刮鬍子刀劃自己脖子。 鬥得厲害, 受不了。 我們雙塔的李新華說飼養室埋了多少多少斤, 就派上人去挖, 翻的底朝天, 一顆糧食都沒有。 人被整的說白話。 有個會計上吊在裡面了。 那就是讓人說白話, 讓人承認藏了多少糧食。

我那時候是幹部, 我到金塔黨校學習, 那裡吃得好, 吃的花捲、包心菜、茄蓮。 我們一吃飽, 就到縣城西壩外面開荒, 西壩人死得一片一片。 我看見十幾個死人就沒有人管, 男人死的多, 女人少。

我們家二姥餓死了, 才 60 歲, 叫個趙秀。 還有一個趙建壽也餓死了, 這是我的二姥的兒子。

那時候大隊裡有糧食, 偷偷給我給上些, 給上半口袋。 十幾斤、二十幾斤, 生產隊沒有糧, 大隊倉庫裡有糧。

沒有人來統計, 人死了就和死了雞兒、狗一樣嘛。 死了就算了。

我婆婆把這六個人灌活了

李英蘭

受訪人: 李英蘭, 女, 甘肅省酒泉市三墩鄉雙塔村人。

李: 我的老漢(注: 丈夫, 趙登文)是金塔人, 他的二姐夫 58 年一開始挨餓就餓死了, 他的姐姐和幾個娃娃都餓得睡在炕上不能動了, 我老漢的弟弟就趕了個馬車, 從酒泉到金塔有七十多里路, 早晨去, 下午就回來了。 一次拉了六個人回

來，四個丫頭，一個男娃子，還有他姐姐，拉到酒泉我們家。最大的娃娃才 16 歲，小的三、四歲，把六個人抬下來。我的婆婆就燒了些清清的麵湯，給每個人一點點地灌，三天以後，人才慢慢地能爬起來了。

他的大姐夫早就餓死了，他的大姐就跟上個人跑到內蒙古去了，後來這個二姐夫又餓死了，這個姐姐也去內蒙古了。

我的二姨媽的兒子，叫李生德，在大隊當會計，58 年糧食緊張，看酒泉餓死的人多了，就給中央寫信，反映酒泉餓死人了。人家就把他抓到高台勞改了兩年，去就快餓死了。人家來通知，我哥在食堂炒了些麵，拿了些饃饃，到高台勞改農場去看。人都不行了，就給他灌炒麵湯。我哥算是把他救活了。最後大隊給他開了個証明，就把他接回來了，算是沒有餓死在勞改隊。

我家餓死了父親、兩個妹妹

受訪人：嚴成林，男，62 歲，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大浪鄉鄭家坪村。

嚴：食堂喝的湯就像麵湯，能看見人的影子。我們吃草根，吃那個包穀芯子，那個是填炕的。

一個家餓死三個、兩個放在炕上沒有人埋，挖不動坑。

我的父親叫嚴代富，餓死了，餓死的時候剛 40。我的兩個妹子，才三、四歲，都餓死了。我家餓死了三個人。我們的家就在那個山上，你能看見。

我給你細緻說，我有一個叔叔在廣河縣一個村裡當會計，他情況好一點。我的父親就到我叔叔家去了，我的叔叔給他了兩塊錢，五斤糧票。我父親拿上就到和政縣買了五斤面，他買上，就到館子裡買了一碗飯。那時候一碗飯五毛錢，就是有錢沒有糧票也買不上。我父親吃完飯走回來，離家還有一里路，太陽快落山了，他走不動了，他就坐下來，那是臘月二十五。我們在家等著等著，等著吃飯。一個晚上我父親就沒有回來，第二天早晨有人來報信來了，人家說："你的爸爸在外面沒有了，去世了。"他帶回來的五斤面，不知道誰拿去了，也不見了。

我也沒有去看我爸爸，餓倒在炕上，走不動。莊子裡的幾個男人抬回來，就給埋了，我父親死的時候瘦得乾乾的。這是 60 年。

我們村三十來戶人，就餓死了四十多個。有些人餓死在家，有些人要飯去了，餓死在外面，還有些小娃娃也餓死了。那多得很，那多得很。

我父親掛了繩子了

受訪人：王寶泰，男，72 歲，甘肅省秦安縣董灣人。

王：毛主席不知道，下面的人是虛報浮誇，報上去的是產量大得很好得很，實際上是沒有糧食。

我們這裡種麥子、糜子，那時候，套上牲口打場，一邊打，一邊黑夜白天的往鄉上的大糧站交糧。到糧站人家不收，糧食太濕了，就擔去炒，買上大鍋，把糧食一炒，炒乾了交上。就這麼攆著攆著讓人交糧。

王寶泰

好勞力都上了洮河、大煉鋼鐵、深挖地，做莊稼的是七、八十歲的老漢，種不上莊稼。

我們家四口人餓沒有了，失散了。父親、妹妹——都是大丫頭了，都餓死了。我的父親看著沒有辦法了，就掛了繩子了，上吊了。我父親叫個王照祥。七個人餓成三個人了。

我們村楊富倉一家都餓死了，楊富倉還不到四十歲。老兩口餓死了，娃娃餓死了。我們村上餓死了三十多個人。

半路上就看見死人，走著走著就死了，我看見還繞著走，有的人還跑去剮肉哩。多少有點肉，人家剮上就吃上了。

逃荒被人吃肉的多得很

受訪人：苟世忠，男，83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苟堡村人。

苟：我們家以前有六個人，把三個餓死了。餓死了我的老母親，兩個孩子。我的母親六十幾，年紀不大，叫啥名字我還不記得。生產隊給埋了。餓死的兩個兒子，一個八歲，一個六歲。兩個娃娃死了就扔到溝裡就算了。

我餓著不得動彈，逃不出去。人不行了，人家就拉去吃上肉了。我們莊上逃荒出去讓人吃上肉的多得很，回不來了。

人剮著吃上肉了，家裡人不去找——沒有地方找。

苟世忠

侄女餓死，點火一燒

龐自吉

受訪人：龐自吉，72 歲，男，甘肅省秦安縣魏店鄉龐家溝村。

龐：吃食堂一個月給二兩，就是兩碗湯。我們這裡斷糧一個多月，人就開始餓死了。我們村子餓死了十幾個，我家裡餓死了一個小娃娃。我的嫂子沒有吃的，就沒有奶，就把個幾個月大的娃娃餓死了，是個丫頭。沒有埋，抱上出去，點點火，一燒就行了，是我們這裡的風俗習慣。我嫂子沒有去，莊子人去燒的。

我的外婆家在通渭新景，餓死了。

我們家餓死了六個人

受訪人：司炳義，男，86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川村人。

司：最後來了個大搜查，每家挖，到處挖。你無論在哪裡埋一點點麵，人家就挖著去了。鍋灶挖、菜窖裡挖、炕洞裡挖。人家有個搜查團。我們村裡有糧食，老百姓老實，不敢吃，倉庫人家都封住了。

餓死了就餓死了。這個村子餓死了一百多人，一個轉奇，一個小狗大。我們家餓死了六個人，我的老二家——就是我的兄弟兩口子，還有娃娃。那個時候就三十多，叫個雙碌，司雙碌。老二的女人叫啥我不記得了，餓死了三個男娃娃。

我們司川是重災區，餓死的多，人吃人。吃死人，餓死的大人、孩子就吃。那時候娃娃死了，就扔到溝裡去了，大人死了，人沒有力氣，挖個淺坑一埋。人家就掏出背回家裡去了，就吃上了。有的把腿卸了，還有吃娃娃的。那是餓得沒有辦法才吃，不是因為好吃才吃。人餓了確實難受。

我都不能走路了，睡在炕上，就喝些水。腦子清楚著呢，就想吃，再什麼都不想。

那時候，人不生孩子，把女人餓得不走經了。

司炳義

娃娃屁股上沒有肉

受訪人：司斗子，男，67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

司斗子

司：我餓得不上學了，我得去挖野菜，不挖就沒有生活了。

我的父親餓死了，兩個妹妹餓死了。 我記得我大（父親）是正月初四餓死的，60 年。 我父親死的時候 40 歲，我在跟前。 我父親官名叫司金庫，妹妹的名字我不記得了。

我父親死了，用蓆子一卷，我四爸來就埋了。

那時候的娃娃，屁股上沒有肉，皮皺在一起，一條一條的。

我們司家川有幾戶吃過人的，人死了，把肉剮下來，吃上了。 自己家人餓死了，放在炕上，活人死人在一起睡著哩，最後把自己家的人也吃了。

好不容易等到春天，我就到地裡挖苜蓿根，還沒有長出來，挖出來就生吃上了。 那把我的命救下了。 我的弟弟就跑到場裡麥粒吃，我的媽就罵：“天黑了，你早點回來，不然人家把你拉去吃上肉了。”我弟弟屬馬的，54 年的，才六、七歲，娃娃的腿筷子粗。

我媽往褲腰裡偷糧食

受訪人：溫炳智，男，70 歲，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司家川人。

溫炳智

溫：那一年大搜查，我記得清楚得很。 人家一來，就把我們的隊長吊在房梁上要糧食。 那是殺雞給猴看。 然後讓家家戶戶開會。 我們就把洋芋這裡埋幾個，那裡埋幾個。 我記得把我們家穀子都搜著去了。 來的都是積極分子，拿著步槍，還有馬刀。 不知道搜了多少趟，天天來。 看誰家冒煙，就把鍋提走了。 搜查團拿著三尺長的鐵棍，牆上一戳，廁所一戳。 可疑的地方都搜，挖地三尺。

我們村上三十多戶人，兩家沒有餓死人，其他家家都有餓死一個兩個。 我們家沒有餓死人，說有啥

訣竅? 我家炕洞裡藏下了些包穀, 我爬進炕裡面, 我媽塞給我, 偷偷藏了些。 炕裡面有夾層, 炕還燒著哩, 他看不出來。

還有我媽給人家農業社篩糧食, 偷偷抓兩把, 給我們幾個娃娃吃。 說出來就是醜話, 那時候農村的老年人都紮著褲腿, 篩糧食的時候抓上兩把從腰裡塞進去, 溜到褲腿下, 如果人家看見了, 就往死裡打哩。 有一次, 我媽偷了一把蕎麥, 讓李海子看見了, 用那個皮繩子, 折了四股, 一頓鞭打。 我的老人家是受了大罪了。 我媽睡了幾天不得起來, 就為一把吃的。

何托順

我們本地吃的都是死人。 那一年我去秦安要飯, 一個幹部給我喝了一碗湯, 我都餓著拄著棍子, 他問我: "你吃過人肉沒有? " 我說: "沒有。" 他們就把我收容了。 我媽在家等了兩天, 眼淚流著, 以為我讓人吃上了。

父親餓得全身淌黃水

受訪人: 何托順, 女, 69 歲, 甘肅省通渭縣雞川鎮水蓮村人。

何: 我的二爺爺餓死了, 二奶奶餓死了, 餓死了一個弟弟。

你算, 40 天沒有見糧食, 我父親餓得全身裂開淌黃水, 腫了, 脹開了。 柳樹葉子苦的, 吃不下, 嚼不爛。

餓死的人多了, 我看見的多了。 河灣裡、路上、溝裡, 到地裡挖野菜翻不起來, 就死了。 我去璧玉, 我看見死人就像糞堆一樣堆在門口, 人拉不到遠處。

最後來搶救人命, 給的黃豆紅糖水。

連一個洋芋也不敢拿

受訪人: 柴天佑, 75 歲, 男, 甘肅省通渭縣馬營鄉瓦房村人。

柴: 通渭苦得很嘛。 那時候地裡糧食不多, 給公家報得多, 人家催著攆著一天一夜都給公家了。

柴天佑

到私人嘴裡就沒有了。家裡一顆糧食都沒有，如果一冒煙，人家拉去就打死了，把人害怕著。兩個莊子一個食堂，跑這麼遠路吃上二兩。唉——！

我大、我媽兩口子，還有兩個妹子都餓死了。我父親三十幾歲，名字叫柴自高，我媽是屬雞的，也是三十幾歲。那時候我在家，我給他們埋了，就上了洮河了，去了還是吃不飽。

有兩家子關了門了，人都死光了。兩家姓李，名字我不記得了。他們的親戚還活著哩。一家是老兩口，弟兄兩個，就是四口人。另外一家兩口子，四個娃娃，六個人都餓死了。那時候人不敢出門要飯，人家把你送回來，開會鬥爭，連罵帶打。人就不敢出門，連一個洋芋也不敢拿。

我在這個路上來回走就看見餓死的人。我從洮河上回來，就一個人了，找了一個女人，安了一個家。

我餓死了五個娃娃

受訪人：王仁重，女，85 歲，甘肅省通渭縣璧玉鄉小河大隊人。

王：唉呀，不讓開煙火，人家積極分子進來，提著鐵棍子，廁所裡、酸菜缸裡都搗，不然餓不死人，那是人做下的，不是天年。偷上不敢燒火，不敢推磨子，就生吃上。

我餓死了五個娃娃，三、四歲的，五、六歲的，十多歲的。娃娃叫什麼名字？一個叫蕎葉，一個叫兵土。一個娃娃死在炕上，和我睡了一個晚上，到天亮了，村裡人來給打發了。就抱出去放在地埂子下面了。我家還餓死了娃娃的爺爺，還有三媽，餓死了七口子人。

餓死了，都餓死了。食堂倒了，啥吃的都沒有了。樹皮、野菜都吃上了。把樹上的柳樹葉子都吃上了。我幾乎活不過來了。

我們村裡沒有吃活人的，吃死人的有哩。自己家的餓死了，吃上了；旁人家的餓死了，吃上了。看誰家的娃娃死了扔掉了，就提上鐮刀剮去了。人家幹部打著不讓吃，人都偷著吃。沒有人管。吃人肉的，有杏子大（注：杏子的父親）

我的老漢說："人家都吃人肉了，就咱沒有吃人肉。"我們村吃人的有幾家子。

王仁重

我姐姐王芒芒餓死了

受訪人：王敏敏，女，70 歲，甘肅省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人。

王敏敏

王：我大大是餓死的——就是我的叔叔。他到北邊去要飯，沒有錢坐車，人家車上趕著不讓上，從車上掀下來，就死在那裡了。家裡人也沒有去，一起去要飯的人就填了一點土。

我的姐姐家在通渭哩，在新景王家坪，有人捎信來，說餓得不行了。我大哥哥去看，我姐姐已經餓死了，二十多歲，他的男人上了洮河了，家裡還有一個幾個月的娃娃，都餓死了，我姐姐叫芒芒，王芒芒。女人娃娃都死了，我姐夫回來，他以後又找了個女人。

我們村一天兩個、三個就死了，前一天看著好好的，第二天說餓死了。我們村子餓死了五十多個人哩。那個餓得嚴重得很。

這個老婆子沒吃成兒子

受訪人：王秀秀，女，64 歲，甘肅省秦安縣吊灣鄉人。

王：這個老婆子的姐姐在我們村，還是秦安，吊灣鄉。來看她姐姐。給這些老人說的時候我聽下的。我問："真有人吃人的？"她說："鄰家吃，我看見的。"

這個老婆子是通渭人，水蓮大隊人，她看見鄰居家吃人肉，是人腿上的肉，看著好得很。她要去煮她的兒子去，她把鍋燒開，把她的兒子抱到鍋前。她給餓得摔倒了，她昏過去了。等她慢慢爬起來，又腿軟著摔倒了。她就沒有吃成她的兒子。她的兒子那時候就是一歲多些。不知道是她心虛，還是餓著。她就說："我險乎把我的兒子吃上了。鄰居都吃人著哩，不吃不得活了。"

王秀秀

我家解放前是好光陰，以後把我爸爸收拾了，綁哩打哩。來家裡把蚊帳都搜去了，把爸爸拉到酒泉勞改去了，在勞改農場給人家放羊。勞改了 20 年，81 年才回來。59 年，我媽走了，我媽走到馮家溝，給凍死了。我們跑上去看了，把人拉不回來，就埋在一個土灣裡。我媽屬羊的，多大我不記得了。

我媽死了，爸爸勞改去了。就我和我妹妹在食堂吃飯。那個食堂女人好，照看我們姐妹幾個。還

是有好人。我們過下的生活，說啥哩？

十六、累累屍骨上的歡慶盛宴

關於中國 1958 年——1962 年這段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 1980 年代以前則多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西方學者也稱其為“大躍進饑荒”。2012 年由美國華盛頓勞改基金會出版的《人相食的時代》，稱“曾經是一個人相食的時代”。

大饑荒研究專家楊繼繩在接受美國之音“解密時刻”採訪時，關於共產黨高層到底知道不知道全國餓死了那麼多人時說道：“我採訪過周伯萍，1961 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個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資料和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來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在這以後，沒有人公布人口數字。”（《周恩來下令毀証》美國之音“解密時刻”楊繼繩、李肅，2013 年）

現在，我們無法猜測那份由周恩來命令趕緊消毀的資料上的死亡數字是多少，但是可以確認的是，這個數字是令他驚恐不安的，是見不得人的，是不敢留給後人看見的。

最早“揭露出”大饑荒年代人吃人的，不是中國學者楊繼繩、荷蘭史學家馮客，而是曾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她在《與君同舟 風雨無悔》一文中寫到：

“1962 年 7 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陽光熾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遊興正濃。劉少奇快步走到池畔，親熱地問候毛。見劉來了，毛就在池子裡發出質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

劉少奇一驚，似乎覺得不便談話，就在更衣棚裡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雲、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

雙方顯然都有些動感情。毛長期淤積內心的不滿，傾瀉而出，劉也要一吐為

快：‘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王光美、劉源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數年前，當我讀到這個細節，嚇了一大跳，脊背透涼。由此分析，毛澤東、劉少奇是知道下面有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發生，他們手裡有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報告、數據。如果全國只發生兩、三起“特殊案件”，久經黨內風雨的劉主席不會去惹怒太上皇。當然，王光美女士暴露出這個細節，不是為了給餓魂伸冤，而是為她那“文化大革命”中屈死的夫君表述衷腸。

在赤地千里、餓殍遍野人吃人的大饑荒年間，中國同時發生了一些大事件，今天，很有必要聯繫在一起。

（一）十大建築

1959 年，北京城大興土，僅用一年時間，完成國慶十大工程：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釣魚台國賓館、華僑大廈，成為中國建築史上的創舉。（維基百科詞條：“建國十週年”）

同年十月一日，66 歲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紅光滿面，神采奕奕，在天安門城樓上頻頻招手，當整齊得比豆腐塊還方整的隊伍經過的時候，士兵們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十週年國慶遊行是餓死人最高鋒的“預奏”，59 年年底到 60 年年初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年份，《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 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 1000 萬”。

（二）茅台躍進

1958 年 5 月成都會議時，毛澤東對時任貴州第一書記周林說：“你搞它一萬噸，要保証質量。”

1959、1960、1961 三年，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飢餓的年代，茅台酒合計產量為 2079 噸。其中，出口 139.86 噸。茅台酒的上述產量，大約相當於 700 萬聽（355ml/聽）可口可樂。這一巨大產量對於當時中國的人口、國力來說是非常奢華的，況且茅台酒遠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費，而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正掙扎在飢餓線上。

按照茅台酒糧酒生產 5：1 的比例計算（即生產一斤酒，耗費糧食五斤），2079 噸茅台酒，耗去原糧約 1.04 萬噸。2079 噸茅台酒約等於 20 萬人 3 個月的口糧。在餓殍遍野的大饑荒年代，茅台酒卻創造歷史最高記錄。（《以酒為天——中國大饑荒中的茅台酒記事》，帥好）

（三）大修行宮

1959 年各省、市為毛澤東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競相傚彷，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園”，四川的“金牛壩賓館”，湖北的“東湖賓館”，江蘇的“紫金山賓館”，山東的“西郊賓館”，杭州的“劉莊賓館”和“汪莊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等等，都是在 1960 年前後修建的。這些行宮極盡奢華，氣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之上。在國家極端苦難時期，耗費了大量財富。（《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繼繩，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634 頁）

周恩來最喜歡喝茅台酒。

（四）主席食譜

在數億農民吃野菜、吃草根、吃榆樹皮、甚至吃觀音土、吃老鼠肉、剮食死人肉、殺吃自己的兒女的同時，毛澤東過著帝王將相般的生活。

1961 年 4 月 26 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制訂了一份菜譜。從保存下來的西餐菜譜來看，這份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

毛澤東喜歡吃魚蝦，西餐中魚蝦的製作方法也豐富多彩，而且風味獨特。1961 年 4 月制訂的西餐菜譜中包括下列這些異國風味的魚蝦：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鐵扒大蝦、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

毛澤東不大喜歡牛羊肉，也許他有些嫌棄牛羊肉的膻味。他在諸多肉類中獨獨對豬肉鍾情不悔。工作人員制訂西餐菜譜時，考慮到毛澤東這一特點，特別為其安排了小乳豬，這樣便能做到肥瘦適中，面面兼顧。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有下列豬肉類：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裡脊、炸豬排、溜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至於牛羊肉類，因為毛澤東不是很喜歡，因而只是偶爾摻雜一些品種進去。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

毛澤東喜歡喝湯，幾乎每頓飯菜中都有一小碗湯。西餐中湯類品種豐富，而且各具特色風味。毛澤東 60 年代吃過的西菜湯有，奶油湯、牛尾湯、紅菜湯、雞雜湯、腰子湯、蔥頭湯、紅花雞湯、餃子湯、紅魚湯、什錦湯、雞蓉鮑魚湯、意國麵條

湯、龍鬚菜湯等等。(《毛澤東遺物事典》, 紅旗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

(五)出口糧食

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的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以軍工為核心的工業項目, 這就意味著食品大量出口。當毛(澤東)要赫魯曉夫賣昂貴的核潛艇技術設備時, 赫魯曉夫問毛怎麼付費, 毛的答覆是:"蘇聯要多少食品, 中國就可以出口多少。"(《毛澤東: 鮮為人知的故事》, 張戎、喬·哈利戴, 開放出版社 2006 年)

中國的糧食出口僅 1958 年、1959 年兩年就高達 700 萬噸, 可以為 3700 萬人每天提供 840 熱卡。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的大量出口。

劉少奇在大饑荒中的 1961 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年科, 已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出處同上)

(六)試驗原子彈

1964 年 10 月 16 日,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上空爆炸成功, 巨大的火球和蘑菇雲升上了戈壁荒漠。"據專家估計, 花的錢是 40 億美元。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買小麥, 可以給中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 300 熱卡, 可以使大饑荒中餓死的 3800 萬人一個都不會死。也就是說, 為了毛的第一顆原子彈而死的中國人, 是美國在日本扔下的兩顆原子彈合起來炸死人的一百倍。"(出處同上)

(七)拒絕外援

蘇聯政府召開政治局會議, 決定立即援助中國 50 萬噸食糖, 300 萬噸糧食。赫魯曉夫興沖沖地讓蘇聯駐中國大使向周恩來溝通, 準備就援助中國事宜與中國協商。周恩來與蘇聯駐中國大使談話後向毛澤東匯報, 被毛澤東一口回絕。

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 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 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這就是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 蘇聯乘人之危, "逼債討帳"的歷史真相。

事後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 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

原子彈爆炸。

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不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八）“三年自然災害”

過去的一年，是我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光輝照耀下持續躍進的第三年。這一年，也是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同嚴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鬥爭的一年。

1960 年，我國農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災害，全國 16 億多畝的耕地，在 1959 年有 6 億畝受災，在 1960 年又有 9 億畝即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受災。其中災情特別嚴重的有 3 至 4 億畝，這樣的災害是百年未有的……特別是由於全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緊張頑強、英勇無畏的鬥爭，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災荒的危機……（《人民日報》新年社論，1961 年 1 月 1 日）

（九）《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是我蒙童時期就會唱的一首歌，也是那些年中國每一個小孩都會唱的歌。樹上的大喇叭、家裡的半導體一開始都是唱這首歌。

《東方紅》——想必那個年代的大多數中國人都觀看過這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在大饑荒剛剛過去的 1964 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15 週年，由周恩來親自導演和策劃，北京、上海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等七十多個單位的音樂舞蹈工作者、詩人、作曲家、舞台美術工作者，以及工人、學生、少先隊業餘合唱團三千多人集體創作演出。

關於《東方紅》的創作背景，百度百科的介紹為；“1964 年，我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克服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建設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舉國上下呈現出一派太平盛世、國泰民安的繁榮景象。為了慶祝新中國建設的偉大成就，黨中央、毛主席決定這年 10 月 1 日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並邀請各兄弟黨和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來華參加。”（百度知道詞條“東方紅”）

1964 年的國慶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各國貴賓一起觀看了這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開場第一首歌便是數千人高唱那首《東方紅》——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呼兒嗨喲，領導我們向前進。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呼兒嗨喲，哪裡人民得解放……”

一輪紅日在舞台中央升起，個人崇拜登峰造極，毛澤東就成了中國人的太陽，

中國人的神。

台上台下都如癡如醉地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數年前，《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歷史學家馮客教授來哈佛大學查閱資料，我和他見面，儘量為他提供一個孩子在毛時代成長的經歷和感受。我說："小時候，我最大的理想，是幹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驚天動地的，那麼我就有機會去北京看到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照一張合影。那麼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就是懷著這樣的赤誠理想、唱著聖歌般的《東方紅》長大的孩子。當有一天我猛然醒悟，我一直是被欺騙、蒙蔽、愚弄者之一，便開始了尋找真相的征程！

今天，這本《尋找人吃人見証》，是我送給上世紀給中國人帶來無數災難的世界第一大吃人惡魔毛澤東的最佳"禮物"。

第四章

絕密檔案和官史記錄

和同齡人一樣，我學寫著："毛主席萬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長大。

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我很多年完全相信《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相信學校裡的教科書。

在很多年我的記憶裡，不時地聽到"三年自然災害"，"蘇聯逼我們還債，卡我們的脖子。"在我居住的甘肅玉門市，留下蘇聯專家撤回後的小洋樓。但是人們卻不知道僅僅一百里以外的酒泉夾邊溝農場餓死了2500多名右派，其中有些右派靠偷吃其他右派的屍肉苟活了下來。人們更不知道數百里以外的通渭縣餓死了三分之一人口，幾乎村村都有人吃人。

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場大饑荒……

直到2008年，我看到一本書，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這本像石頭墓碑一樣沈重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以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

2013年，《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年》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發行。它由海外華人學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澤浩、沈志佳等編輯，包括2000多萬字，6000多份檔案資料。

在這部數據庫裡所收錄的數千份官方檔案文件中，有四川和甘肅省的兩份當年分析人吃人的表格，記錄的非常之具體、詳細、清楚。從文件看出，當年飢餓得農民吃自己餓死的丈夫、妻子、兒女、村人的屍體，甚至暴力殺人而食，以求生存。

這些當年只有幾個高官才有資格看到的絕密文件，如今，因為這些有識之士多年的努力，終於曝光於世。從而讓更多的人得以了解，那場大饑荒中的人吃人是發生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和平年代，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大、場面之慘烈可謂人類食人史之冠！

四川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涪陵、石柱、西陽縣工作組關於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報表

（1961年1月21日）

石柱縣橋頭區人吃人的問題，最嚴重的是橋頭公社的瓦屋管區。據一隊何學珍和兩個吃人者談，在去年冬月和今年春共計吃掉馬德惠、馬德秀、陳世蘭等16個死屍（詳見表一）。冬月二十開頭開始吃人肉的是羅文修老婆婆，她把一家一個死絕的三歲女孩馬德惠從地裡挖起切成片，用海椒面拌來蒸起吃。接著是壞分子何朝必（已逮捕、死亡）把一個18歲的男孩袁家林屍體弄來吃了。陳世蘭將兒子、五歲男孩袁二頭屍體吃了，結果她死後又被別人吃了。馮厚珍也將兒子、七歲男孩袁毛屍體吃了。這個管區共計吃人肉的有18人（見附表二），因屍食有毒素吃後的人身上發黃發腫而死13人，剩下五人未死的原因是只吃了一點，其它公社也有吃人的事，如馬六營區何國芳的母親（58歲），叫劉清淑，埋後第二天就被別人將大腿和手臂割去。

表一 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被吃死者名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考
馬德惠	女	3歲	
馬德香	女	10歲	
向學潤	女	8歲	
袁家林	男	18歲	
陳世蘭	女	20歲	
孫寶成	男	3歲	兄弟關係
孫寶盧	男	1歲多	兄弟關係
陳三叔	男	30幾歲	
馬則民	男	30歲	人心被挖吃
秦興強	男	10幾歲	兄弟關係
秦毛	男	5歲	兄弟關係
袁毛	男	7歲	兄弟關係，被母親馮厚珍吃掉
袁二毛	男	5歲	兄弟關係
袁二頭	男	5歲	被母陳世蘭吃掉
無名	男	12歲	此二男孩倒斃荒草中無主
無名	男	8歲多	

被吃者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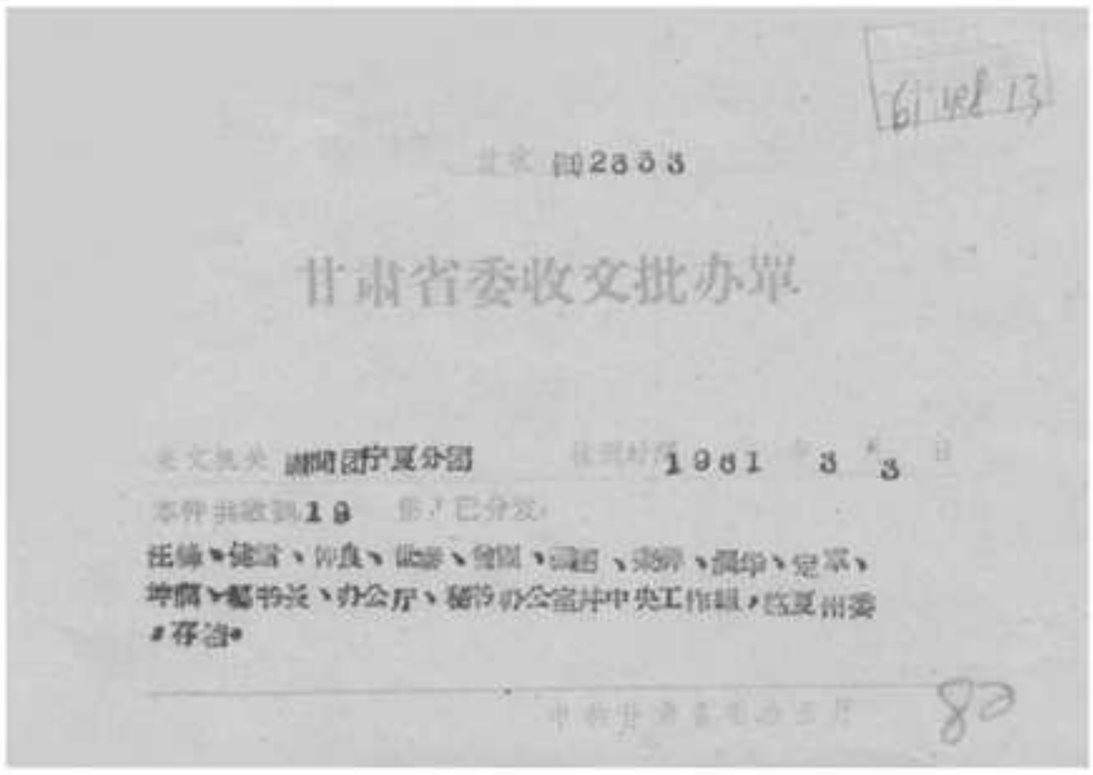
表二 四川省石柱縣橋頭區吃死屍者名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成份	本人生死	家中原有人口	家中現存人口	備註
陳家蘭	女	20 幾歲	老上	死	2	無	
馮厚珍	女	30 幾歲	老上	死	5	無	
吳加志	女	40 幾歲	老上	死	5	1	
袁家才	男	7 歲	老上	死	6	無	
袁家伍	女	12 歲	新上	死	6	1	
陳世蘭	女	20 歲	貧農	死	4	無	
羅文修	女	70 歲多	貧農	死	2	無	母女關係
孫國貞	女	40 幾歲	新上	死	2	無	
羅洪漢	男	12 歲	老上	死	6	無	
馬德祥	男	12 幾歲	貧農	死	7	無	兄妹關係
馬德香	女	10 幾歲	貧農	死	7	無	自己也被吃了
汪德貞	女	45 歲	地主	死	2	1	已逮捕，死亡
向朝必	男	30 幾歲	老上	死	6	4	
陳世美	女	32 多歲	老上	死	6	4	夫妻關係
向盛梅	女	54 歲	貧農	活	2	2	只嘗了嬰兒肉
石顯培	女	25 歲	貧農	活	2	1	只嘗了嬰兒肉
馬培蘭	女	30 幾歲	老上	活	4	3	只嘗了嬰兒肉
向世身	女	16 歲	地主	活	2	3	只嘗了嬰兒肉

關於甘肅臨夏市、和政縣和東鄉縣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中央慰問團寧夏分團）

1961 年 3 月 3 日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甘收（61）2853 1961 年 3 月 3 日

來文機關：慰問團寧夏分團
甘肅省委收文批辦單


甘收 (61)2853

甘肅省委收文批办單

來文機关 慰問团宁夏分团　　收到时间 1961 3 3 日

本件共收到 1 8 份，已分发：

任偉、徐冒、何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本件共收到 19 份，已分發：汪鋒、健君、仲良、世泰、曾固、鵬圖、秉祥、潤華、定單、坤潤、秘書長、辦公廳、秘書辦公室並中央工作組，臨夏州委，存檔

28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臨夏市

發生時間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0•元月24二起	周家公社[illegible]村	张二个					2	杀死尸体	生活困难		
0•2•23	红台公社[illegible]村	杨忠东	贫	1	杨三娘	亲婶母	1	杀死死肉	"		
0•2•三起	韩家公社[illegible]庄	尹五成	贫				4	杀死尸体	"		
0•2•	[illegible]寺沟[illegible]村	赵年乃				亲生女孩	1	"	"		
0•2•12	红台公社[illegible]大队	赵香香					1	杀死小孩	"		逮捕
0•3•	大河家[illegible]红坪	苏任劳[illegible]				同村人	1	杀死尸体	"		
0•3•	大河[illegible]大队大王人	李[illegible]					1	"	"		
0•3•	大河石[illegible]生产队	石万山					1	"	"		
0•3•	大河大[illegible]生产队	海[illegible]				自己父亲	1	"	"		
0•3•	大河[illegible]大[illegible]队	王[illegible]					1	"	"		
0•3•	大河[illegible]红坪	[illegible]					1	"	"		

— 1 —

檔案照二

28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臨夏市

發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60-11	吹麻滩公社[illegible]生产	藏守[illegible]	贫				1	已吃尸体	困难		逮捕
	队[illegible]村	宋五十七	贫		王玉成	同村人	1	杀吃	"		逮捕
60-4		李玉月花	贫		周[illegible]三	外地人	1	"	"		逮捕
					周拉拉[illegible]	"	1	"	"		
					[illegible]年[illegible]	"	1	"	"		
					安五十九	"	1	"	"		
					周[illegible]新	同村人	1	"	"		
					赵[illegible]三	"	1	"	"		
60-元-5	郭[illegible]公社[illegible]家[illegible]	周文[illegible]	贫	1	周[illegible]成	"	1	杀死	"		逮捕
60-元12	" 许家坪	周八万	贫	1	周[illegible]英	邻居女孩	1	烧死后[illegible]死	"		已病亡
60-2	大河家公社[illegible]	孙[illegible]		1		丈夫	1	吃尸体	"		

檔案照三

28

人吃人案件的統計和分析

臨夏市

發生时间	地点	作案人 姓名	成份	人数	被害人 姓名	与作案人关系	人数	方式	原因	主要情节	处理结果
60-3-2	南龙公社[illegible]村	邱三娘		1			1	吃尸体	生活困难		
60-3	红台公社小[illegible]门	朱[illegible]喜		2		丈夫、长子	2	吃尸体	"		
60-	[illegible]公社[illegible]沟	周[illegible]		1			1	吃尸体	"		
60-	尹[illegible]龙[illegible]村	[illegible]张		1			1	吃尸体	"		
60-	[illegible]公社					流浪人口	1	杀吃	"		
60-2-17	红台[illegible]大队	张年思				自己儿子	1	死后煮吃	"		

— 3 —

檔案照四

臨夏市（原件格式混亂，無法製成表格，下同）

發生時間／地點／作案人姓名／成分／人數／被害人姓名／與作案人關係／人數／方式／　原因及處理結果

60.01.24 ／馬集公社鐵家村／鐵二個／－／－／－／－／ 2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2.25 ／紅台公社腰合家村／楊忠生／貧／－／楊三順／親弟弟／ 1 ／殺死吃的／生活問題

60.02. ／韓集公社掌子溝背後莊／尹五成／貧／－／－／－／ 4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2. ／韓麻寺溝康家村／起牟乃／－／－／－／親生女孩／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13 ／紅台公社趙家大隊／趙香香／－／－／－／－／ 1 ／殺吃小孩／生活問題逮捕

60.03 ／大河家肖紅坪／范任務成／－／－／－／同村人／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大河劉集大隊大莊人／張／－／－／－／－／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大河石原生產隊／石萬山／－／－／－／－／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大河大莊生產隊／范長貧農／－／－／－／自己父親／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大河劉集大壯隊／王國江成／－／－／－／－／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大河開信坪／范著麻吉／－／－／－／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59.11. ／吹麻灘公社林家坪生產隊寨子村／康守朋／貧／－／－／－／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逮捕

59.11. ／同上／朱五十七／貧／－／王玉成／同村人／ 1 ／殺吃／生活問題逮捕

60.04. ／同上／李正月花／貧／－／馬哈三／外地人／ 1 ／殺吃／生活問題逮捕

60.04. ／同上／－／－／－／馬拉比榮／外地人／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4. ／同上／－／－／－／鎖非牙／外地人／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4. ／同上／－／－／－／安五十九／外地人／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4. ／同上／－／－／－／馬喝掛／同村人／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4. ／同上／－／－／－／趙朵三／同村人／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1.2 ／韓集公社曹家坡聖家坪／馬文德／富／ 1 ／馬田奴／同村人／ 1 ／殺吃／生活問題逮捕

60.01.18 ／韓集公社喬家坪／馬八乃／貧／ 1 ／馬朵麥／親生女孩／ 1 ／病死後煮吃／已病亡

60.03. ／大河家公社劉集／范存細哇／－／ 1 ／－／丈夫／ 1 ／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02 ／南龍公社振華隊／邱三德／－／ 1 ／－／－／ 1 ／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紅台公社小溝門／朱雙喜／－／ 2 ／－／丈夫、長子／ 2 ／吃屍體／生活問題

60. ／尹集公社高家溝馬排山／－／ 1 ／－／－／ 1 ／吃屍體／生活問題

60. ／尹集龍虎彎／尚得保／－／ 1 ／－／－／ 1 ／吃屍體／生活問題

60. ／西河公社／－／－／－／－／流竄人口／ 1 ／殺吃／生活問題

60.02.17 ／紅台南勝大隊／楊生忠／－／－／－／自己兒子／ 1 ／死後煮吃／生活問題

和政縣

發生時間／地點／作案人姓名／成份／人數／被害人／與作案人關係／方式／人數／原因及處理結果

59.12.26 ／買集公社太陽窪灘／楊占林／貧農／ 1 ／王朵虎／同隊人／病死後煮吃／ 1 ／生活問題

－／同上／楊占明／貧農／ 1 ／－／同上／－／－／同上

－／同上／楊占全／貧農／ 1 ／－／同上／－／－／同上

－／同上／上述三人／－／ 3 ／王勤主／同隊人／挖屍煮吃／ 1 ／同上

60.01.16 ／買集公社太陽窪灘／楊占林全家／貧農／ 12 ／羅朵路／同隊人／挖屍煮吃／ 1 ／同上

60.01.09 ／買集公社崖市張灑麻村／康朵麥／貧農／ 1 ／馬哈買吉／同村人／用斧砍死燒吃／ 1 ／生活問題、逮捕

60.01.17 ／買集公社／焦文忠／貧農／全家 2 ／－／－／同社一流產小孩煮吃／ 1 ／生活問題

60.01.28 ／新莊公社團結隊／水旺英／貧／ 1 ／包由素／同村人／病死煮吃大腿一條／ 1 ／生活問題

60.01.21 ／三十里鋪大坪村／馬一的系／貧農／ 2 ／馬二沙／同村人／挖屍煮吃／ 1 ／生活問題

60.01.28 ／三十里鋪大川村／馬梭祥／貧農／ 1 ／張有才女兒／同村人／挖屍煮吃／ 1 ／生活問題

60.01.28 ／三十里鋪大川村／馬俊祥、張麻個／貧農、地主／等3人／張有才／同村人／病死煮吃／ 1 ／生活問題

60.01.28 ／買集公社新營村／馬外由／貧農／ 1 ／孫紮希／夫妻關係／挖屍煮吃／ 1 ／生活問題

60.02.01 ／胭脂公社新營村／王良嚇／貧農／ 1 ／王良嚇妹／兄妹關係／死後燒吃／ 1 ／生活問題

60.01. ／–／馬哈克木／貧農／–／馬法吉麥馬陽馬的力馬卜都等／–／挖屍體吃／ 5 ／生活問題

60.02.07 ／友愛隊劉家山／馬色二不／貧農／ 1 ／–／–／挖屍體吃／ 8 ／生活問題

–／–／馬麻乃／貧農／全家 4 人／–／–／挖屍體吃／ 13 ／生活問題

60.04.01 ／–／馬朵奴／貧農／ 1 ／–／–／挖屍體吃／ 1 ／生活問題

60.01.28 ／三十里鋪大坪／馬麻個／貧農／ 1 ／–／自己孩子／病死吃的／ 1 ／生活問題

60.03.27 ／新慕草灘鄉四岩村／楊文義、閻述英／–／等 8 人／–／–／拾到小孩屍體／

1 ／生活問題

東鄉縣

發生時間／地點／作案人姓名／成份／人數／被害人與作案人關係／人數／主要情節方式／原因及處理結果。

60.05. ／大樹公社／–／–／ 1 ／–／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60.03. ／百和公社／–／–／ 1 ／–／ 1 ／挖吃屍體／生活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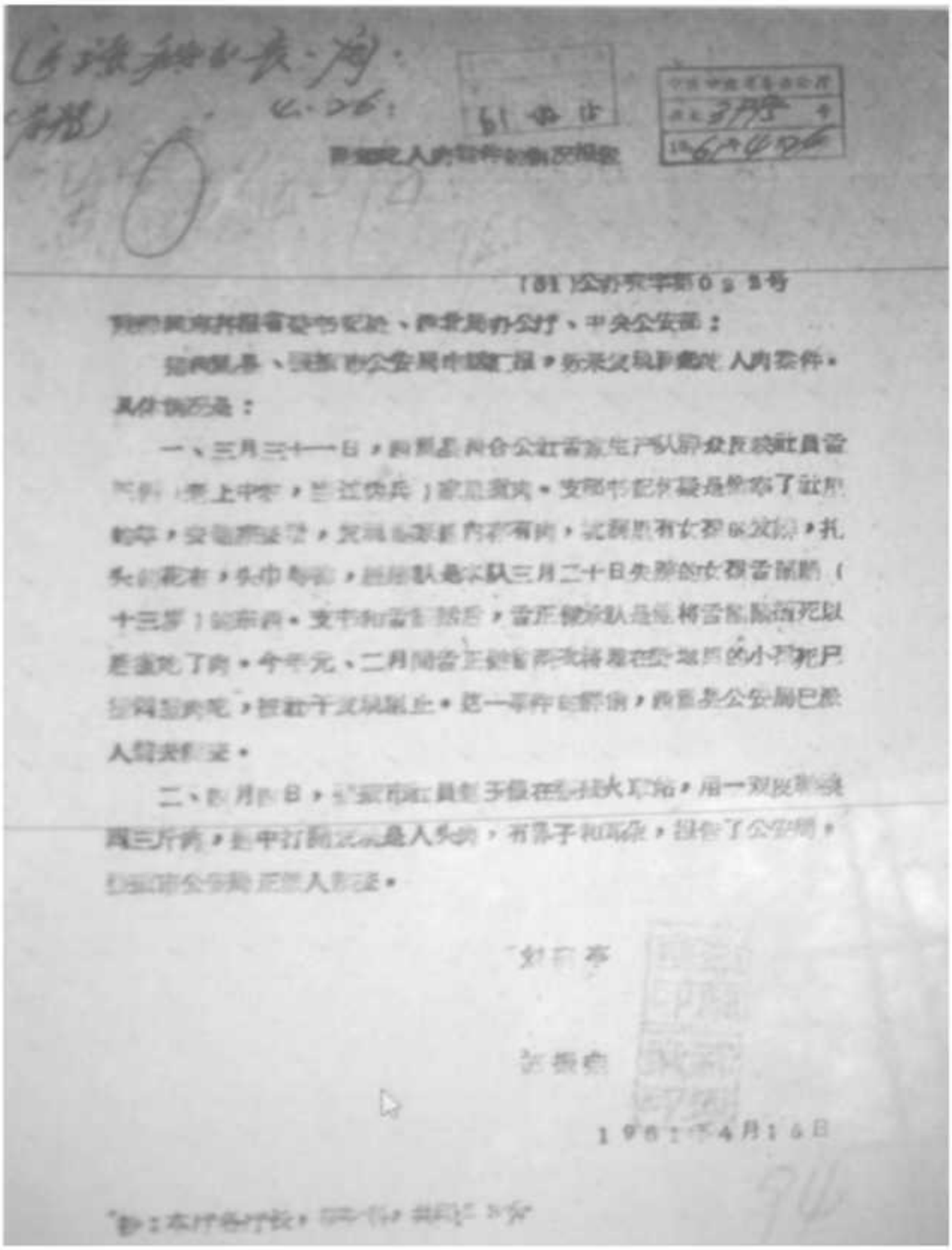
注: 以上兩份文件均摘自宋永毅《大躍進—大饑荒期間 “人相食” 現象之一瞥》

兩起吃人肉案件的情況報告

（甘肅省 1961 年 4 月 16 日）

（61）辦公室等 022 號

發祥同志、並報省委書記處、西北局辦公廳、中央公安部:



原始文件照

據西禮縣、張掖市公安局電話匯報，近來發現兩起吃人肉案件，具體情況是：

一、3 月 31 日，西禮縣西合公社孟家生產隊群眾反映社員孟正傑（老上中農，當過偽兵），家裡煮肉。支部書記懷疑是偷了社裡的羊，去他家查看，發現他家鍋內存有肉，炕洞裡有女孩的髮辮，紮頭的花布頭巾等物，經辨認是本隊 3 月 20 日失蹤的女孩孟鬧鬧（13 歲）的東西。支書和孟問話後，孟正傑承認是他將孟鬧鬧掐死以後煮了肉。今年元、2 月間孟正傑曾兩次將埋在野地裡的小孩死屍背回家煮肉吃，被幹部發現阻止。這一事件的詳情，西禮縣公安局已派人前去調查。

二、4 月 4 日，張掖市社員趙玉銀在張掖火車站用一雙皮鞋換回三斤肉，途中打開發現是人頭，有鼻子和耳朵，報告了公安局。張掖市公安局正派人調查。

劉雨亭
蘇振榮
1961 年 4 月 16 日

抄: 本廳各廳長、研究科, 共印 8 份。
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收文 3995 號
1961 年 4 月 26 日

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

新華社《內部參考》(1960 年 4 月 14 日)

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1958——1962), “人相食”現象從來沒有被公開報道過。只在新華社《內部參考》(1960 年 4 月 14 日, 中共黨內機密文件)有過一篇報道。全文如下:

甘肅等地發現“吃人肉”案件十七起

本刊訊 據甘肅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貴州等地 11 個縣市的統計, 今年以來, 發現“吃人肉”案件 17 起。其中甘肅 11 起, 寧夏、貴州各三起。在這 17 起案件中, 慘遭殺害的有 15 人(內小孩 13 人), 掘吃屍體 16 具。從作案的 22 人的身份來看, 地富反壞分子 11 人, 反動道徒二人, 中農二人, 貧農三人, 小商一人, 家庭婦女三人。

他們為什麼吃人肉? 據初步了解, 原因錯綜複雜。有的是發生在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 歷史上曾經有過“吃人肉”的野蠻惡習, 如寧夏吳忠市吳忠公社丁明禮、丁秀英夫婦, 竟將自己的七歲女兒殺了吃肉。在審訊中, 丁秀英供認, 以前在娘家就吃過人肉, 早知“人肉香”。還有的為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長生不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地富反壞分子故意趁春荒的機會, 煽動吃人肉, 製造恐慌, 借以誣衊社會主義制度。貴州赤水縣一個名叫黃金安的地主(曾判過兩次徒刑, 釋放後仍不悔改), 去冬以來連續偷盜了三具屍體, 到處散布他要吃人肉, 其實他並沒有吃。甘肅張掖市壞分子于興發企圖拉攏鄰居祁桂香共同挖屍, 並造謠說: “把人肉拿來吃了再說, 這個壞年成, 是飯堆裡餓死人, 火堆裡凍死人, 大小娃子都餓死了, 你還想活嗎? ”

對於這些慘無人道的凶犯，上述地區的政法部門均已及時予以嚴厲懲辦，並採取了措施，防範類似事件的發生。

新華社《內部參考》第 3032 期，1960 年 4 月 14 日。美國明尼蘇達州遠東研究圖書館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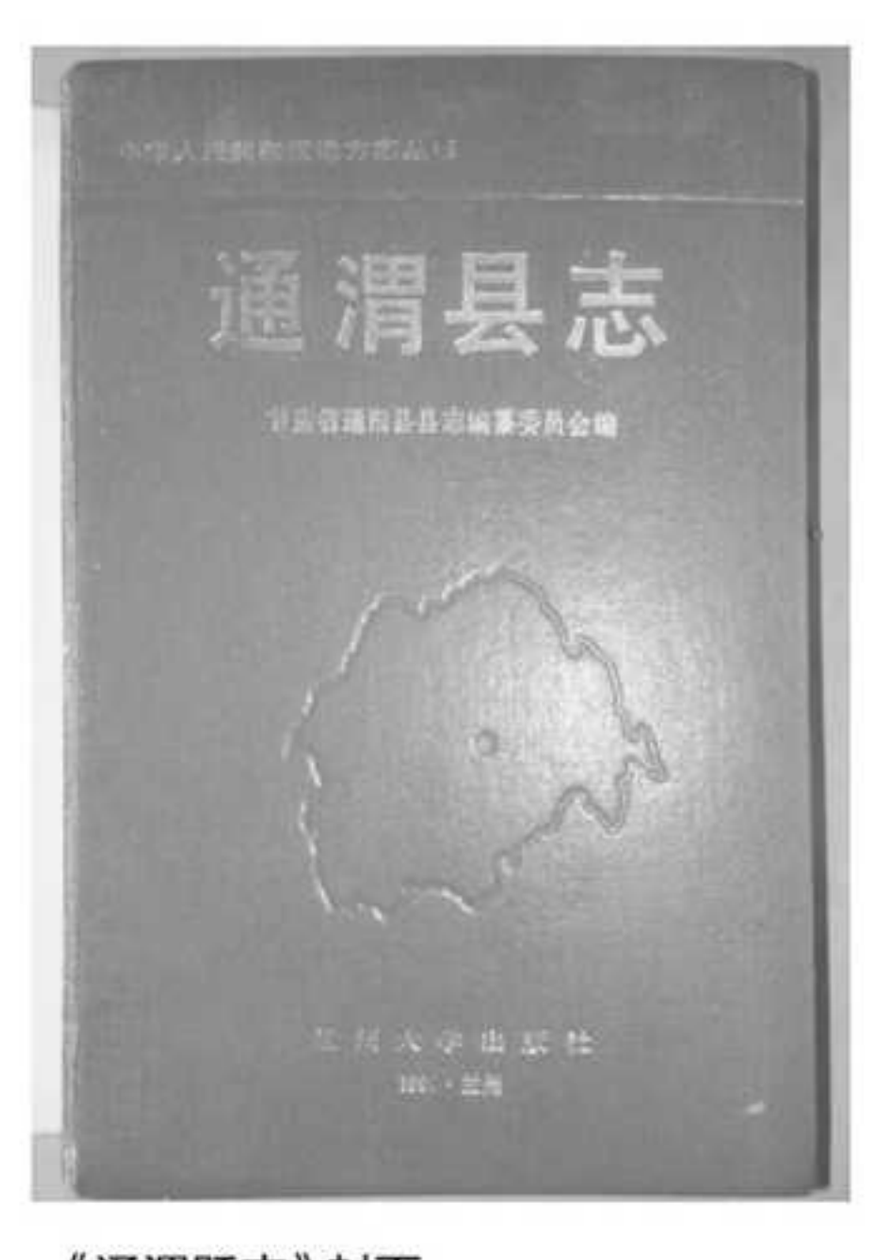
臨夏、通渭等地縣志記載人吃人

甘肅省高台縣：由於“左”傾思想泛濫，“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猖獗，全縣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加之加大徵購，壓低農村口糧標準，1959 年冬，群眾生活已十分困難。1960 年元月，宣化公社台子寺大隊發生餓死人問題。在極度危急的情況下，縣委未能及時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致使事態惡性發展，人員非正常死亡、外流劇增，甚至出現食死屍的嚴重情況。

——《高台縣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375 頁

甘肅省通渭縣：（1959 年）年底，全縣糧食實產 8385 萬斤，虛報為 1.8 億市斤。徵購糧占實產的 45.6%，人均口糧僅 70 多市斤，致使人口持續大量外流、死亡……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

——《通渭縣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25 頁



《通渭縣志》封面

甘肅省臨夏縣：1960 年，全縣人均口糧在半斤以下，號召“瓜菜代”。入春以來，更趨嚴重，因飢餓，野菜、榆樹皮刨光、剝光，能吃的全部用來延續生命，甚至發生人相食，絕戶現象。

——《臨夏縣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36、37 頁

甘肅省和政縣：1959 年，徵購量“占總產量的 58%。口糧不落實，不少人以樹皮、草根、野菜、豆衣充饑……浮腫和死亡隨即發生。”1960

年 1 月，“和政縣部分地方連續發生饑民偷食死屍現象。”4 月間“僅和政縣就死亡 920 人”。三年間該縣非正常死亡數高達人口的 21.7%。

——《和政縣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207、24、86 頁。《臨夏回族自治州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 年

女兒吃母親的心

在枯燥的死亡數字後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長期任甘肅省婦聯主任的李磊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在 1956 年—1961 年間，她任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處書記期間，由於說真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2 年以後的蘭州西北局會議以後平反，在她 81 歲的時候（1999 年），她自費印了一本回憶錄《悠悠歲月》，這是一本很有資料價值的書，事情都是她親身經歷的，完全可靠。對臨夏在大饑荒中的情況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摘錄幾段如下：

1959 年 12 月 9 日，我下放到和政縣蘇集公社，那裡的群眾沒有糧吃，餓得乾瘦，有的凍餓而死，榆樹皮都被剮光吃掉了。有一天縣上來電話，說張鵬圖副省長要到康樂來檢查，命令我們連夜組織人，把公路兩邊被剮光皮的榆樹通通砍掉，拉到隱蔽的地方去。人都餓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樹、抬樹，我們辦不到。留下榆樹正好讓張鵬圖副省長看看，可是張副省長沒有來。當時和政縣委書記是薛振田同志，為了保住烏紗帽，竟如此不顧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臨夏向葛曼匯報吃樹皮的情況，葛曼根本不相信，說那是地主、富農在搗亂，故意製造假情況，是給我們臉上抹黑。我說討飯、吃樹皮、餓死的都是貧下中農呀。他說富裕中農不敢出頭，故意讓貧下中農那樣幹的，你說的餓人是因為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還讓我去反瞞產私分，把糧食找出來。說在某公社找出來幾百萬斤糧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辦公室裡，不下去看看群眾吃什麼，不看看群眾怎麼在死亡線上掙扎。卻在臨夏大興土木，營造四大公園，紅園、綠園、藍園等，這像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嗎？但他確確實實是共產黨的臨夏州委書記。

何承華（時任甘肅省委秘書長）到河西視察，汽車陷到路上泥水裡。群眾認為是省上領導的汽車，許多人就奮不顧身的跳進冰冷的泥水裡，把汽車推出來。而由此他們就認為群眾能夠推動汽車，一定有糧吃，就讓《甘肅日報》記者、《（甘肅）農民報》總編輯黃文清寫了一篇文章叫“農村一瞥”，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他們認為農村有糧食，就不供應了。

《悠悠歲月》封面

群眾不但沒吃的，而且基層幹部，還使用各種滅絕人性的駭人聽聞的幾十種刑法，去殘害他們。民勤黨校副校長講，死一千個人，我用拖拉機耕地。監委書記組織12人的打人團。還有人還說，死一個，少一個，死了有三個好處：少吃國家糧，幹部少生氣，少操心。

據中央派到臨夏市工作組1961年3月8日的報告，臨夏市1959年、1960年兩年來共死亡41,381人，占總人口8.7%。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馬集、韓集、紅台、旦藏四個公社。有的生產隊和小隊人口死亡達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紅台小溝門生產隊共有人口1267人，死去414人，占人口32%。旦藏錦光九小隊106人，死67人，占63%。全市死絕388戶，留下孤兒一百多名。有的生產隊一天就死二十多人，人死後無人抬埋。尹集公社鐵寨生產隊兩個蘿蔔窖裡就抬出六十多具死屍。有的滅門絕戶死亡一空。……紅台公社陽窪李家莊貧農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坑上，屍體腐爛了無人埋。有的婦女死亡，小孩還爬在母親屍體上吃奶。

不少地方發生了人吃人的悲慘事件。全市10個公社，41個生產大隊，588人吃掉了337具屍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屍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人吃人，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互相殘食。有吃剛死的人，有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也吃了。錦光生產隊，馬希順因吃了病人屍體，全家11口人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旦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附其女兒馬哈素非說，“我身上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肺挖出來吃了。不僅吃死人，而且吃活人。藏公社團結生產貧農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兩個死孩子，李死後，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餓死後被肖正志吃掉了。

——摘自李磊《悠悠歲月》，122—150頁

捕食活人

我曾於 2011 年 7 月專程去甘肅省通渭縣拜訪作家張大發先生，帶回來上下兩冊的《金橋路漫——“通渭問題”訪談報告》。

張大發為《通渭縣志》副主編，在通渭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他利用編撰縣志的機會，走遍通渭，採訪上千人，記錄下大量第一手資料，寫出七十多萬字的《金橋路漫》，其中記錄了大量的人吃人事件，摘錄一段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裡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一窩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一個孫女。一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愣，她無力哭泣，哭也沒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裡爬出來，拖起孫女乾柴一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一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被奶奶碎屍後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1959 年臘月，他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裡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穫，後來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屍體，連骨頭割下來幾個人“打平伙”（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媽煮了一條人腿，端給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讓其端出去。可當他三媽剛端出客房門，就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一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的地埂下發現一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

《金橋路漫》封面

飢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在串親途中被饑民弄死，剮去了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員，丈夫在外地工作，聽說家鄉發生饑荒，寄來了十多斤糧票。這女人把麵買回來後，反鎖大門，數日不出。好些天過去了，村裡的

人還不見這家門裡有人走動，翻牆進去，幾個孩子早已餓死了，但不見這位女人，以後也不知下落。七十年代初竟東窗事發，原來這位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麵逃走，但她還沒走出村莊就被人殺後吃了。案發後，有人追查，但殺人者早死了，死無對証，不了了之。

原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生產隊張四娃用木棒子將 12 歲親生女打死煮食，後來這一家四口人無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把四歲親生女兒弄死後碎屍煮食，也屬同例。

還有一位幹部身份的人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關於他家的故事。他說，當時，我們家有六口人，父親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親拉扯著。母親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不知在什麼地方藏了點糧食，每當深更半夜，弟妹們睡熟了，母親悄悄地把我叫醒，將一把用石窩（方言，即舂）踏細的熟麵塞到我口裡，然後用被子捂住我的頭，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親為什麼只給我吃，而不給弟妹們吃呢？當時，我只有 12 歲，只覺得媽媽偏心我，至於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見母親望著皮包骨頭的弟弟妹妹臉上顯得非常痛苦，問她怎麼啦，母親搖搖頭，什麼也沒有說。不久，弟妹們都死了。過了一年，大約是 1961 年春，父親從洮河回來了，母親把我交給父親說："沒辦法，我只給你拉扯活了一個，就……就一個了呀。"話沒說完，便"哇"地一聲哭倒在地上。父親把母親抱到炕上，也跟著哭。這時，情況已經好多了，可是母親整天哭得爬不起來，任憑我和父親怎麼安慰也無濟於事，不久，母親的眼睛哭瞎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一天天，我也長大了，我終於悟出了母親當年的用意，她是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鋪鄉一個偏僻的山村裡，一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一共七八張口，怎麼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裡。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惟一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麼感慨呀！還有這樣一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

通渭雞川鎮村頭的老人，都看見過剮人肉。

乎覺察到了什麼，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態更為嚴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是冬天，屍體僵而不腐，否則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裡的老鼠，常常成群結夥出來行劫，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縣副縣長的白尚文，其母餓死了，曾任縣人大主任的閻玉祥一家餓死六口人，今寺子趙家山的一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回憶道：“當時村裡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裡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省委工作組長王秉祥來村查訪時，問：‘人都餓死了，為什麼不把它分給社員吃？’我們無言答對，心裡卻明白：誰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摘自張大發《金橋路漫》33—38 頁

華家嶺上秋播忙

《通渭報》詩抄二首 1959 年 5 月 4 日

我前去拜訪通渭書法家張全祥，他說他有一本通渭 58 年的報紙訂成的本子，是他的親戚用報紙的背面記賬的。我要來一看，“本子”已經破舊發黃，這些印刷粗糙的報紙，反映了當年“熱火朝天”、“大幹快上”的形勢。能保存到今天，就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見証。我遂抄錄、拍照。

（一）華家嶺上秋播忙

作者：魏成州

春風吹起躍進浪，
公社紅花萬里香。
擂起戰鼓號角響，
華家嶺上秋播忙。

競賽紅旗遍地揚，

張全祥無意間保留下的《通渭報》。

躍進歌聲震山崗。
車如流水馬如龍,
萬馬奔騰上戰場。

技術革命放光芒,
舊式農具全改裝。
馬拉機器隆隆響,
機耕土地平又光。

有黨領導春長在,
決心畝產千斤糧。
人立大志定勝天,
華家嶺上賽天堂。

(二)詩滿山崗百花香
作者: 王景文

拿起筆杆做詩篇,
詩篇壓倒馬黃粱。
揮舞鐵拳山倒翻,
鐵拳擊破宗丹山。

附錄

冤魂紀念碑　暴君恥辱柱

今天，人們知道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知道希特勒的猶太人死亡集中營。但是卻沒有太多的人知道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大饑荒。毛像依舊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韶山的毛澤東廣場前更是香火不斷，叩拜如神。就是曾經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縣也不甘落後，矗立起了毛的銅像，發展紅色旅遊。

一場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一場發生人相食事件上萬起的巨大災難。因為執政者刻意的隱瞞真相和封鎖信息，五十多年後，人們卻沒有一個共識和常識。像楊繼繩、貝克、馮客、丁抒、李世華等大饑荒研究學者的著作都不能在國內出版。相反，近年出現了不少毛左學者、教授寫書著文全面否定大饑荒。其中最著名的有幾位：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明在《對毛澤東幾個誤解的澄清》一文中說："餓死三千萬，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不能由於自己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國後毛澤東時期前 27 年的艱辛奮鬥與後 30 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數學家孫經先發表了《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是重大謠言！》他聲稱"大躍進"期間"營養性死亡"的人最多只有兩百五十萬人。

河南偃師退休教授楊松林出版了《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全面否定了中外十幾位大饑荒研究專家、學者的成果和觀點。他指責觀點對立的學者誇大大饑荒規模，目的是抹黑毛澤東和中共政權。

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北原的文章《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中說"這一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也就是說，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而，這是一種探索性質的錯誤。"

從相信謊言到探究真相，我走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今天，我終於明白大饑荒是一場大屠殺。如歷史學家馮客所言："我發現，你可以把一個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讓他餓死。餓死和被餓死有一個很大區別，餓死，就是沒有食物吃，就餓死了。但被餓死，就完全不一樣，是有食物吃，但是我不給你吃，餓飯扣飯，就是把糧食變成武器，糧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

把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殺人，從一個法律的觀點，從一個什麼道德的觀點，他都是殺人。"

這本書的調研和寫作，是為了給這些"絕密檔案"補充人吃人見証者的証詞。

是為了讓這場大饑荒餓死了 3600—4500 萬人，人吃人事件發生過上萬起成為人們的常識。

這是一場大饑荒！這是一場大屠殺！這是一場反人類的罪行！

大饑荒應該由國際法庭審判

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訪談

受訪人: 姚監復, 男, 80 歲,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著名公共知識分子。

時間: 2012 年 3 月 12 日、14 日

錄音長度: 77 分鐘

採訪形式: 面談、電話採訪

依: 姚監復先生, 很感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請先說一下你的個人簡歷, 好嗎?

姚: 請上網查。

（我查到姚監復博客簡歷: 姚監復, 1957 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 曾任中國農機研究院工程師,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農業生產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

依: 你有哪些關於大饑荒的研究作品、論文等?

姚:《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談: 1958 年的河南省“潘、楊、王事件” 》, 是我在 2007 年的普林斯頓大學反右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論文。《從烏托邦噩夢回歸現實土地》是我在紐約大躍進 50 年、改革開放 30 年研討會上的論文,《1958 年黨內高層反右傾鬥爭打開了大饑荒大浩劫的地獄大門》是我今年 2 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大饑荒 50 週年國際研討會的論文。 我

作者和姚監復在波士頓 2013 年。

還著有一些關於中國農村政策、對上層領導人評論的文章。

依: 大躍進的親歷人已經不多了, 請先說說你個人所經歷的大躍進, 好嗎?

姚: 1958 年, 一場 "大躍進" 運動在中國大陸轟轟烈烈的開始了。 毛主席提出 "三年基本超過英國, 十年超過美國" 的目標。 鄉下人砸鐵鍋, 城里人拆鋼窗、卸暖氣管, 用 "土高爐" 煉出了三百多萬噸廢鐵。 農民丟下農活去 "找礦" 、"煉鋼" , 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人收穫, 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

我是哈爾濱工大機械工藝系學鑄造專業的。 我也就是多嘴, 在那個大躍進、大煉鋼鐵時候, 我是學鑄工的, 我就多說了一句, 我說: "大煉鋼鐵, 煉土鋼, 我去賣的, 賣了 15 塊錢。" 然後交心的時候, 我就說了: "我們研究院一千人, 平均工資是多少錢? 兩個禮拜這麼 '炒鋼' , 工資是多少錢? 還有六個蘇聯教授也跟著這麼 '炒鋼' , 這個是多少工資? "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笑完了。 後來批我了, 沒有料到, 廬山會議批彭德懷裡面有一條, 大煉鋼鐵得不償失。 後來批我了, 就說彭德懷還只定性地說一個 "大煉鋼鐵得不償失" ; 你姚監復膽子多大, 還定量地計算出來 "大煉鋼鐵得不償失" 。

怎麼辦呢? 那現在給你一個重要任務, 到劉胡蘭公社去勞動鍛練, 你當副隊長。 我就到山西劉胡蘭公社, 而且把戶口帶過去了。 所以, 現在我的戶口本上是山西文水、劉胡蘭公社從農村遷回北京的。

依: 你去的時候剛好是農村大饑荒時期, 請說說你所見、所聞、所知道的情況。

姚: 那剛好是 1960 年, 大饑荒年代, 每個人定量只有五兩原糧, 早晨一大碗稀湯, 晚上也是一大碗稀湯, 晚飯給每個人一個核桃大的小窩頭, 是高粱殼做的, 人吃了大便不出來, 很痛苦。 人開始浮腫, 浮腫還得下地幹活, 每天早晨五點鐘, 隊長就喊: "出工了, 社員們出工了。" 我們新社員就出工了, 老社員也來了, 他們說: "你們北京來的, 肚子裡還有油水, 你們先幹活, 我們要各就各就。" 我們也不懂什麼叫 "各就" , 後來知道是蹲在那兒。 後來我們沒油水了, 向貧下中農學習, 也跟著 "各就" 。 一天出工三次, 早晨一次, 吃過飯一次, 吃完晚飯再出工一次, 勞動 12 個小時以上。

五兩糧食吃不飽, 但是很平均。 吃飯的時候, 都是吃食堂, 大人小孩都是拿個大碗, 認識的人從下面一舀, 就稠一點。 不認識的人, 上面一舀, 就都是水。 所以經常, 開飯半個小時後沒有來打湯, 不是不餓, 是誰都不願意先打清湯, 還有是不相信炊事員。 最後讓我們北京來的新社員當舀湯的, 我很榮幸的負責的擔任了這個角色。 打飯的時候, 不論是誰, 認不認識, 我都攪幾下, 每個人稠稀一樣, 我覺得我很公平, 社員也很信任我, 我覺得已經是 "共產主義" 了。

依: 按理說你當時去劉胡蘭公社勞動, 也還是國家幹部, 有定量的商品糧供應, 你的定量到哪裡去了?

姚: 我們當時的定量是每個人每月 36 斤口糧, 按理說是不挨餓的。 當時由貫家堡大隊的支部書記給我們每個月從糧庫代取, 拿回來的是全國糧票, 但不經過我

們的手，他交到食堂時只有每人 15 斤原糧。我是勞動鍛煉隊的副隊長，給我的主要任務是管生活，我就納悶了，我們其他 21 斤糧票到哪裡去了？二十多個人，四百多斤糧票到哪裡去了？

時間一長，就能發現貓膩。白天干部社員都是喝稀湯，到深更半夜看就不一樣了，幹部家的灶房在舉炊冒煙，在偷偷做飯吃。大饑荒時期，餓不死的是村幹部、會計、食堂管理員。因為他們是用了我們的糧票去買糧食吃，讓老婆孩子吃。後來我就說："不用麻煩你領了，我已經知道在大象糧管所領糧票，只有幾里路，我自己騎自行車去領。"這就把村幹部給得罪了，嘴上又不好說。等我們要回北京做鑒定的時候，給其他人都是甲等，給我評的是乙等，這一條幾乎讓我回不了北京，原因是說我"不尊重基層黨的領導"。最後我們剩餘的幾千斤糧票都被扣下了，留給村裡的社員。我和一機部來接我們返京的幹部辯論："我們自己的口糧，節約應該歸己。"但是幹部說："你們來了，就是社員，糧食就應該交給隊裡。"

但是那些糧食社員能不能吃上，能吃上多少都是未知數。在文水縣我親身體會到人民公社化帶來的飢餓和浮腫病，親眼看到老社員因疲累而衰弱多病，最後苦痛、掙扎、默默地告別人世的進程，也更深刻地感受到農民的純樸、善良、真誠、堅韌……的高尚而可憐的本性。

依：當時全國"多、快、好、省"大修水利，有許多都是"轟轟烈烈上馬，鮮血淋淋下馬"。請談談你所親自參予勞動的山西文水縣文峪河水庫的情況。

姚："大躍進"除了大煉鋼鐵就是大修水利。

文峪河水庫從 1959 年 11 月 15 日開工，1961 年 6 月 12 日攔洪，1970 年 6 月竣工。水庫大壩為土壩，壩長 740 米，壩高 55.5 米，壩底寬約 500 米，壩頂寬約 6 米。總工程量為 972 萬立方米，投工 828 萬個，投資 0.6 億元。水庫大壩右面建有出水隧道一個，直徑為 5 米，最大匯洪量 297 米 / 秒。水庫大壩左面建有溢洪道，長 580 米，寬 24 米，最大匯洪量 971 米 / 秒。壩下建有水電站一座。這個工程還在山西獲過獎。（來自百度資料）

以上的資料是百度中可以查找到的資料，但是有些資料恐怕是永遠都查不到的，那麼我來告訴你，你將來可以寫下來。當時的施工都是人海戰術，用的都是肩挑背扛，水壩下面是山西省派來的直屬幹部，他們用皮帶傳送機運土，我們是生產隊派來的，是在上面拉車。正因為他們在水庫下面，水庫發生垮壩時，剎那間山崩地裂，跑根本跑不急，他們就通通被活埋了，來不及反應，來不及痛苦，我估計當時死亡超過一百人以上。整個水庫，幾個山頭突然平靜了，死一樣的寂靜，因為大家親眼看見人活活的被埋了。哪裡來的？多大歲數？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給多少父母妻兒帶來的痛苦是我們活著的人不能想象的。我就想，那時候，成千上萬的水庫工傷死亡的人數是相當多的。

為什麼會出現塌壩？當時施工是鋪一層土，築一個長方格子，澆一層水，再填

土，由夯土拖拉機一壓，水庫的土層究竟應該含多少水，這需要非常科學，因為中間水分一多，土層之間就會滑移，導致塌方。所以“大躍進”時期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邊修改的大型水庫死人很多。在大饑荒死亡人數中占一定比例。

一些質量不合格的危險大型水庫建成後會留下無窮後患。有名的板橋水庫大壩，位於河南駐馬店地區，就是“大躍進”的產物，工程質量粗劣，又無正常維護。1975 年 8 月，在一場由颱風引發的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共計 60 多個水庫相繼發生連環垮壩潰決，引發了一次世界上最慘烈的水庫連環垮壩事件。至災害發生時，17 個泄洪閘只有五座能開啟。幾天之內，1 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 60 億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橫流。1015 萬人受災，超過 20 萬人死難，倒塌房屋 524 萬間，沖走耕畜 30 萬頭。縱貫中國南北的京廣線被沖毀 102 公里，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成為世界最大最慘烈的水庫垮壩慘劇，這件慘案一直被政府以“國家機密”為理由而禁止對外公布，直到 2005 年，由於中央文件的解密，才被大家慢慢了解。

“大躍進”時期所修建的水庫到現在對中國都有影響，有三分之一的水庫都是危險水庫，有致命的危險。所以我說，“大躍進”水利化的偉大成就後面是血、淚、白骨，而且是累累白骨，今後還會有危害。

依：你當時知道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饑荒嗎？在那種輿論控制、思想封閉的情況下，你有沒有想過是因為毛澤東的個人意志、集權統治政策所造成的國難？

姚：不知道，當時一點都不知道。

沒有懷疑過，當時非常相信共產黨的宣傳，相信《人民日報》，相信是蘇聯逼債，相信全國有罕見的天災，完全相信報紙輿論的“正確”說法。就是現在，也還是有人相信是天災，就是知識分子群體裡對餓死人，對餓死 4500 萬人的數字仍有人是持懷疑態度。這和他們幾十年來所受到的教育和宣傳有關，沒有可能知道、了解真相。

依：從“三年自然災害”到“三年困難時期”的說法，這中間的變化說明當政者的什麼態度變化？

姚：你說從“三年自然災害”“到“三年困難時期”等多種託辭，說明當政者的態度有什麼變化，我說當政者沒有變化。從去年出版的黨史就可以看出沒有改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提到那個時期，仍然沒有死亡總數，只講 1961 年減少 1000 萬人。國外有很大爭議，國內聽不到爭議，所以說當政者沒有變化，

在《黨史》第二卷中，有關“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數據表述是這樣的：“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 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 1000 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 年有 9 個縣死亡率超過 100 萬，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563 頁）從這裡能看出變化嗎？

依：國際上有學者，比如香港大學歷史學教授馮客，認為執政者剝奪人的吃飯

權——即殺人，用糧食作為殺人的武器。中國學者也有一種說法叫“餓殺”。我個人認為大饑荒即大屠殺，是不是偏激之言？你怎麼看？

姚：你說有學者說大饑荒是不是大屠殺，我說這是事實，也是罪行，是滅絕人類罪。

危害人類罪（英語：Crimes Against Humanity），舊譯為“違反人道罪”，又譯為“反人類罪”，於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將該罪名中文譯名確定為“危害人類罪”。規約中的定義為“是指那些針對人性尊嚴及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構成的事實。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發的事件，或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滅絕，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為”。“反人類罪”是指握有權力資源的人出於政治、軍事或經濟目的，以國家、種族、宗教或某種意識形態為界，對他們進行肉體上消滅或政治上虐待的暴行。

《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中，1. 謀殺行為（第 7 條第 1 款第 1 項）所謂“謀殺”，是指以故意殺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平民人口實施的攻擊行為。2. 滅絕行為（第 7 條第 1 款第 2 項）所謂“滅絕”，是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種生活狀況，如斷絕糧食和藥品來源，目的是毀滅部分的人口。3. 奴役行為（第 7 條第 1 款第 3 項）所謂“奴役”，是指對一人行使附屬於所有權的任何或一切權力。（關於“反人類罪”的定義，摘自百度）

依：有些護毛學者強調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不是故意的，他的初衷不是這樣的，雖然結果是這樣，屬於是“好心辦壞事”。你怎麼看？

姚：他可以這麼說，對斯大林、希特勒，都可以說他是為了種族，為了國家，殺人的時候都有他理直氣壯的動機。但是是看動機還是看效果？作為毛澤東的動機是為了趕超蘇聯共產主義，還是為了當國際社會的老大？這個動機到底是好還是壞？都是需要研究和批判的。

依：關於大饑荒的研究專著不能在國內出版，“實事向來不求是”，當政者害怕什麼？

姚：怕什麼？怕否定，怕否定黨是“三個代表”，有一種恐懼感，如果把這個事實肯定下來，那麼你就不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不是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是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否定了共產黨統治的正義性合法性，威脅到他的統治。

依：你個人認為大饑荒在中國大陸有多少人知道事實真相？

姚：我覺得全國有百分之五的人知道，或許更少，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事實真相，因為已經過了三代，沒有死者的墓碑。越戰，韓戰死了多少人，在美國的各地都有紀念碑、都有名字。《炎黃春秋》講了一些真相，它只有 12 萬讀者，一個 14 億人的

國家，12 萬算什麼數字，有什麼了不起。

許多人也不喜歡聽不想知道真相，那次我們在紐約開會，有一個老華僑就質問楊繼繩："我們在外國一直受氣，被人看不起，現在國家富強了，你們又跑出來說中國餓死人，人吃人，你們為什麼說這些？"我就給他解釋："我們是為了讓子孫記住歷史教訓，讓同樣的災難不要再發生。"其實，他是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覺得"家醜不可外揚"，覺得我們是在告洋狀。年輕人一聽這些也認為我們是在憶苦思甜，是祥林嫂，總在嘮嘮叨叨的訴苦。對更多的人來說，大饑荒就像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依：大饑荒的研究不應斷層。你希望我們這樣沒有經歷過大饑荒的後代做些什麼？怎麼做？

姚：你們年輕一代要做的就是儘量保存真相。

比如人吃人了，我吃了我的小孩我願意講出來嗎？很殘酷的事情就很不願意講，你如果把這個弄清楚就很了不起，包括他們誰吃誰了？你當時為什麼吃，是怎麼想的。還有易子而食，你吃我的小孩，我吃你的小孩，我覺得這種殘酷比戰爭中殺人還殘忍，餓死的過程是可怕的。

我們在罵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不承認、不懺悔的時候，我們自己對"大躍進"、對"反右"、對"文化大革命"懺悔了嗎？連事實都不承認。我估計得一百年以後，那時的歷史會有人重新書寫。你們現在的寫作就等於寫幾塊墓碑，能寫幾個就是幾個，幾千萬人，你能寫出十個、一百個就了不起，更多的人來寫，就把這個歷史事實寫出來了，就完整了，最起碼讓當權者不敢也不能否認這個罪行。滅絕人類罪，反人類罪，這在國際上，人權公約、國際法庭就認定有這個罪。我們現在講的大浩劫大災難，要從法律角度去找，是什麼罪行，讓歷史法庭缺席審判。像蘇聯人將 1932 年餓死一千萬烏克蘭人的罪魁禍首斯大林送上法庭一樣。

很高興你能做這些事情，流亡者孤獨，但可以寫作。其實在國內我也感覺是生活在思想上的荒漠之中，我們也有一種思想上的流亡感。周圍的人，面孔是熟悉的而心靈是陌生的，不願意聽你講話的，是另一種流亡生活。有你這樣熱情的朋友來關心這個事情，明天我要走了，你還打電話來談，這至少讓我感覺到我不是孤獨的。一個人在荒原上大喊大叫，周圍沒有回音，沒有回應，這個孤獨是感覺非常可怕的，甚至會影響自己願意不願意繼續走下去，走下去有什麼意義。人家鞭策我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我是一個希望，一個鼓勵，讓我覺得我不孤獨。

我們在寫在說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我們身後站著逝者，四千五百萬冤魂，還有那些受過迫害的人，我們是倖存者，代言人，所以應該勇敢地講。要儘量準確，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依：姚先生，謝謝你回答我的提問。祝你一路順風，多多保重。

糧食變成了殺人的武器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荷蘭歷史學家馮客訪談

受訪者: 馮客（Frank Dikotter）, 男, 51 歲, 歷史學家、香港大學教授
時間: 2012 年 4 月 10 日
錄音長度: 65 分鐘。
採訪形式: 電話, 中文

依: 馮客先生, 感謝你拿出時間接受我的採訪。

馮: 首先你應該知道, 我的中文不是那麼好, 這不是謙虛, 是很現實的。 談到那麼複雜的一些問題, 用簡單的中文可能過於簡單化, 我一般都拒絕用中文來回答, 因為, 我覺得表面上看起來還不錯, 但真正的回答沒有那麼簡單。 有時也會引起一些誤解。

依: 我完全同意, 因為每一個人要對自己所說的話要負責任。 你儘量用口語化的語言回答, 等我整理出來後, 再請你過目。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學術性的探討, 不是寫會議論文, 只是一個大眾化的介紹和交流, 用口語說就好了。 希望你不要有負擔。

馮: 只是, 你不要忘記這一點。

依: 好, 我不忘記。 那你先簡單的說一下你的個人簡歷嗎?

馮: 我 1961 出生在荷蘭, 在瑞士長大。 我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 我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我是家裡的老大, 是哥哥。 我在荷蘭出生的時候也不算很優越的條件, 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環境, 中產階級吧。 我是瑞士日內瓦大學畢業的, 重要的我不是一個漢學家, 我最討厭的

馮客教授

就是漢學家。我是一個喜歡研究歷史的人。

（馮客，荷蘭籍歷史學家，曾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現為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他最新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獲 2011 年度英國約翰遜圖書獎（Samuel Johnson Prize）。——網絡資料，依娃補充）

依：你在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還有哪些關於中國的著作？

馮：我 1987 年在倫敦大學開始做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近代中國種族觀念的來源》，從這個時候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在寫大饑荒之前，對 1949 年之後的歷史都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我不太相信，我覺得沒有什麼資料。我是一個歷史學家，不是搞經濟研究，不是搞政治研究，沒有可靠的資料，我就沒法研究那段歷史。我不相信所謂的“土改”、所謂的“大躍進”、所謂的“文革”，我都不太相信，如果沒有大量的檔案資料，很難研究這樣的題目。

對民國我沒有太大的發現，但是得知那個時期很開放。我發現 49 年以後，對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很多漢學家都有偏見，很大的偏見。1949 年不是說是“解放”嗎？但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需要“解放”？中國人早就解放了。因為我發現民國時期是一個很不錯的時期，一個很開放的時期，比現在的中國開放多了。有言論的自由、有結團的自由、旅遊的自由、出國的自由、宗教的自由、遷徙的自由等，非常自由。就說出國吧，沒有錢沒關係，你還是可以出國。所謂 49 年以後的解放，反而是把人死死地捆綁起來，失去了任何自由。

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民國時期。等我開始研究大饑荒的時候，我的視角可能和別人截然不同。因為，第一個，我對所謂“解放”沒有任何偏見，或者說先入之見。第二個，我非常懷疑 49 年之後的歷史——我說的所謂“歷史”，是書本上的歷史。中國也是一黨制，應該和蘇聯差不多。我閱讀了很多書，看起來 49 年以後的歷史還不錯，我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中國出版的，國外出版的，我都看了。雖然說國外出的書稍微好一點，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偏頗。他們總是說毛澤東可能有一些錯誤，但是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形容五十年代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土改可能殺掉了一些地主，但給農民分配了土地，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期。有很多類似的話，我就很懷疑。

2006 年，我來到香港大學任教，對檔案已經比較熟悉了。之前，我寫了兩本關於民國時期的書，一本是《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2002 年出版，用了很多檔案資料，來自大陸檔案館的檔案。一本是和鴉片有關係的，《麻醉文化：中國毒品史》，2004 年出版，我又用了很多檔案，都是 49 年之前的檔案。後來又寫了《開放時代：毛以前的中國》，2008 年出版。我先後出版了九本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著作。

依：你以一個外國學者的身份去查閱檔案，方便還是不方便？

馮：我去香港大學任教後，有機會去大陸的檔案館收集資料。有許多地方的

檔案館都開放了，比如甘肅、四川、廣東等地，有些地方還不允許看。我一看，覺得非常豐富，出乎預料。

我去檔案館持有一個介紹信，介紹我是一個歷史學家，要研究歷史經濟。我最早去查看檔案的目的不是研究大饑荒，目的是了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因為我看 49 年後出版的書非常強調毛發表了什麼指示，什麼講話；劉少奇說了什麼話，周恩來說了什麼話。我就覺得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最想知道的是一個社會的歷史。人民共和國人民的歷史在哪裡？好像沒有，都是領導人的歷史，領導人政策的歷史。政策和真正的歷史之間一定有一個關係。我想寫一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但我發現日常生活題目很大，難以開始，難以結束。我發現 58 年到 62 年的資料非常多，也最有意思。我就從這些檔案裡發現了大饑荒，就決定寫大饑荒。

依：在你最初著手研究的時候，你知道是全中國範圍內、死亡程度那麼慘烈，後來被你稱為“浩劫”的大饑荒嗎？

馮：我知道有一個大饑荒，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個大饑荒，但是我不知道到程度有這麼大。這個程度大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數量，我得出的數字是 4500 萬——至少是 4500 萬；還有一個方面，不是全部的人都是死於飢餓，有一些人是被打死的。當時被打死的人特別多，可能占死亡總數的 6%到 9%，每一個地方會有差異。有些農民被幹部活活地打死，你說話，我打死你；你反抗，我打死你；你不出去幹活，我打死你；我不喜歡你，就打死你；你偷吃了地裡的糧食，我打死你。這個很可怕，這個是很令人震驚的。雖然我對 49 年以後的歷史持懷疑態度，但我還是很幼稚，我還是想餓死就是餓死吧，不知道有些人是死於非常殘酷的暴力。我一開始查看檔案，就發現有許多案例，有的人被打死，有的人被活埋，被凍死吊死。我的觀點就開始改變了，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為什麼那個時期會有那麼多的暴力？

依：經過你的研究，找出大饑荒時期種種暴力行為在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根源是什麼？

馮：大饑荒英文就是 famine，就是飢餓，沒有東西吃，人就餓死了，有一種被動的因素在裡面。

但是我發現中國的大饑荒中有一種主動的因素在裡面，那就是我有飯，我不給你吃，活活地餓死人，或者活活地打死人。我就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暴力？這些暴力是從哪裡來的？我查找了很多的檔案，我發現暴力和極端的集體化有直接關係。集體化就是個人沒有任何財產，房子交給了國家，土地交給了國家，包括牲畜、樹木、勞動工具都歸國家。農民出去勞動，不是他自己要出去勞動，而是幹部指令強迫他出去勞動，你每一個行動都得從聽幹部的指揮，怎麼形容呢？把普通農民的生活和生產變成了軍事化，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全民皆兵”。大躍進就是軍事化集體化，把所有的老百姓男女老幼都變成軍隊，把所有的農民變成一個巨大的部隊，必須服從上級的調遣。全中國變成了毛的戰場。

農民付出一天十幾個小時的艱辛勞動，但是得不到任何報酬，沒有任何收入，就是給一日三餐還吃不飽。一年到頭不會給農民任何錢，給農民算計工分，但是工分算下來還是沒有什麼報酬，也可能還是不給飯吃。那我為什麼要去勞動呢？因為有人逼迫有人打才去幹，所以說集體化和暴力之間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就是說極端的集體化，就等於不把人當人、把人當成實現自己目的、目標的工具。一切，都以國家的名義進行，以國家的名義剝奪每一個農民的勞力。但是國家不包括幾億農民。

除了這個集體化之外，另外一個就是一黨制。一黨制很快就會發展成暴力性的社會，因為沒有人敢反對幹部。1949 年之前的自由都失蹤了、沒有了。沒有什麼團體、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宗教組織、沒有共產黨之外的黨，各種黨派都被破壞了，57 年知識分子都被打成“右派”了，沒有人敢開口說話了，什麼都沒有了，連家庭都幾乎沒有了。49 年解放以後，破壞了所有的道德觀，所有的價值觀。地方幹部就是土皇帝，沒有人敢反對他。當一個黨一個組織一個人，權力過大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產生暴力。

依：你提出“糧食變成了殺人的武器”，大饑荒即毛澤東對農民的大屠殺。這好像是大饑荒研究中一個新的史學觀點，請論述一下你的觀點。

馮：我發現，你可以把一個人打死，但是更方便的你可以讓他餓死。餓死和被餓死有一個很大區別，餓死，就是沒有食物吃，就餓死了。但被餓死，就完全不一樣，是有食物吃，但是我不給你吃，餓飯扣飯，就是把糧食變成武器，糧食就是武器。吃公共食堂後，糧食成了征服控制農民的武器，

你不聽幹部的話，就扣你的飯，扣了你的飯，你就會餓死。這和殺人根本沒有什麼區別。因為我看到很多報告，全部都是黨自己內部的報告，都是秘藏在黨的檔案館，所有的報告都是黨員寫的。比如四川省、甘肅省、廣東省等地的報告都非常具體的証明這個地方那個地方，一個縣的人、一個小村子大部分的人為什麼會餓死？因為被扣飯了。為什麼會扣飯？因為幹部要用扣飯懲罰他們，幹部掌握了農民的生殺大權，可以隨意使用。一部分人的死不是因為沒有糧食吃，而是因為不給吃，可能是相當大的一部分。每一個地方具體不一樣，四川有 的縣被餓死的有 60%就是因為被扣飯了：有一百人被餓死了，60 人是因為被扣飯了，不給人吃，活活餓死。有的地方沒有那麼多。情況比較複雜，但是不可以否認，有相當大數量的人被餓死了。

餓死，被餓死，這是不一樣的。一個人沒有糧食吃的餓死，和看到糧食而吃不到的被餓死是截然不同的，雖然最後結果都是喪命。把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殺人，我不知道有什麼區別。如果我是一個幹部，有飯吃，卻不給你吃飯，眼看著你餓死，這和殺人有什麼區別？而且手段非常殘忍，從一個法律的觀點，從一個什麼道德的觀點，他都是殺人，甚至比殺人還要殘酷，因為一個人被餓死的過程所承受的痛苦是難以想象的。

為什麼老年人會餓死那麼多? 就是因為他們老了, 因為幹部不需要他們了。 他們需要的只是勞力, 能給他們勞動的人。 人不是人, 人就是勞動的力量, 你沒有勞動的能力, 我就不需要你。 你可能太老, 你可能生病了, 你可能懷孕了, 你可能是個小孩子, 沒有勞動的能力, 我就不需要你, 就不給你吃飯, 扣你的飯。 如果說飢餓, 是人人都受餓, 但被餓死, 是有選擇性的。 每一個階段有選擇性, 我是一個幹部, 你是一個農民, 我要指揮你, 你就得服從。 去幹什麼工作? 這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你做活輕重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你的工分多少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能不能吃到飯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 都是人, 都有選擇。 這個幹部需要的是什麼? 他需要完全服從上級的命令, 他要竭力表現他是一個很好的很有可靠的幹部, 他要超過上級下達的各種指標, 所以對農民不擇手段。

依: 你前後準備了有多長時間? 你做了那些準備工作?

馮: 我是 2006 年開始, 2010 年在英國出版了這本書的英文版, 2011 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 先後用了四年時間。

我是整天的埋頭研究, 沒有做太多其他的工作, 我是專門去研究這個題目, 花費了一兩年收集資料, 第三年是一邊寫作一邊研究, 最後一年就是純粹的寫作。 我總共花了半年時間去檔案館, 不是一次去的, 是分多次去的, 有六個多月都是泡在各省、市、縣的檔案館裡, 我和我的助手先後訪問了二十多個檔案館, 及許多受害者, 包括四川、河南、安徽、山東、廣東等地, 記錄了他們大躍進時代的回憶。 總共用了四年時間完成了這本書。

依: 大饑荒是中國人的浩劫, 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慘一頁。 在研究寫作大饑荒的過程中你會不會感到精神上的痛苦?

馮: 有, 也沒有。

當我閱覽具體的資料, 比如村子裡的張老二被活埋了, 一些活生生的案例讓我很反感, 我就想嘔吐, 我想哭, 讓我又討厭又痛苦, 但是又想去知道真相。 但是與此同時, 我是一個歷史學家, 我也知道, 人類的歷史從來就不是風花雪月令人愉快的, 前面已經有斯大林的勞改營、希特勒的大屠殺, 毛製造的大饑荒要遠遠超過他們。 研究歷史, 這是我的職業, 我必須面對這些, 就像一個醫生, 必須去解剖一具屍體, 才能了解人體的結構。

依: 作為一個研究者, 你有沒有去鄉下採訪過大饑荒親歷者?

馮: 沒有, 我沒有訪問過一個親歷者。 我自己沒有去, 因為我覺得一個老外去鄉下不太可能有什麼收穫。 但是我有一個同伴, 四川籍的工作同伴, 叫周遜, 她就去四川訪問, 到鄉下去訪問受害的親歷者, 她做了有一百多個人的口述, 歷史的口述, 把所有的口述都寫出來了。 她的口述我用的不是很多, 一般來說, 還是檔案裡的資料比較好, 檔案是非常具體的, 而且非常的豐富, 又是最原始的資料。 周遜也幫助我收集了一些資料, 比如所有四川的檔案館資料都是她搜集的。

依: 2008 年, 楊繼繩先生出版的《墓碑》中綜合中外人口學家的計算方法, 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為 3600 萬。你的 4500 萬怎麼得出的?

馮: 這個數字的問題比較簡單。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 他本來是一個人口歷史學家。他出版了一本書叫《大饑荒 1959—1961 年的中國人口》(2005 年, 香港), 他閱讀了所有的縣志, 他使用了縣志的人口數字, 用非常具體的數字計算, 得出的數字是 3000 多萬。我看了他的書, 又查閱了檔案。他用的是公開的統計數據, 各地政府為了避重就輕掩蓋真相, 總是說小說少死亡數字, 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 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 50%左右。我用的是沒有公開的, 檔案裡面的資料。我做了一個比較, 每一個縣、每一個省, 我發現公開的和沒有公開的資料中間, 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別。我的結論是, 用公開的資料算, 是三千多萬。沒有公開的資料至少是 50%的差別, 所以 3000 萬至少還要加一半, 就是 4500 萬。

在華盛頓大饑荒研討會上, 我們見面交談。2012 年 2 月。

我的書出版後, 有些人寫文章, 說我的數字太高了。當然, 他們可以指責我, 但是他們沒有去過任何檔案館去查閱核對。還有, 我收集的資料不少, 那些非常具體的數字, 不是我寫的, 也不是歷史學家寫的, 是那時的公安機關統計留下的, 怎麼可以否定他們統計的這些數字?

有人不相信有 4500 萬人餓死? 沒有關係。你不相信 3000 萬人, 那 2000 萬不夠嗎? 1000 萬不夠嗎? 大屠殺的性質都是一樣的。我的書中只有十頁多是關於死亡數字的, 4500 萬, 也可能數字更大, 但是, 精確的數字目前還沒辦法知道。只有到中央黨案館查閱才能知道, 那裡面一定有一個當時的數字。但中央黨案館還沒有開放。目前比較接近的還是我所用的檔案資料。

當然, 我還要強調, 大饑荒不單單是饑死了幾千萬人, 而且讓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大大倒退, 文明受到嚴重的破壞。大饑荒不僅僅是中國人的大饑荒, 而是人類的大饑荒, 所以, 史學家有責任搶救資料, 搶救記憶, 告訴世人, 中國曾經發生的事情, 希望我的書能夠澄清歷史的真相。

依: 你目前在香港的教學有沒有關於大饑荒的課程?

馮: 有, 有關於大饑荒的課程, 我們用的都是直接檔案館的資料, 用方法論的方法來解讀大饑荒。這段歷史對香港的學生來說是比較陌生的, 他們來上我的課是覺得大饑荒很可怕很悲慘。

依: 你的這本書在英國出版後反應怎麼樣? 這樣的書有在西方有多少?

馮: 我的書出版後, 反應很好。一般來說, 所謂漢學家、專家, 他們寫的書很難看, 比較枯燥, 太強調什麼這個理論、那個理論。我不是一個漢學專家, 我花費了很多時間, 寫得比較活潑, 更能讓大眾看來接受。我在荷蘭和英國、和美國演講之後, 讀者就會提出很多問題, 中國曾經有那麼大的一個浩劫, 他們卻不知道, 這本書讓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另外一個反應, 這本書雖然很沈重很令人痛苦, 但我沒有去謾罵毛澤東謾罵共產黨, 好像我的立場比較平衡、比較冷靜。我基本上讓這些檔案自己說話, 讓証據自己說話, 讀者自己去評斷。

西方有關中國大饑荒研究的書籍不多, 沒有幾本。我的感覺, 西方對 49 年土改之後的歷史, 只有很模糊的關於大饑荒的知識, 大部分對 "文革" 很感興趣, 有許多人根本不知道 49 年到 66 年有什麼歷史。

依: 以這篇訪談對你的大饑荒研究做一個介紹的話, 你還有什麼補充的嗎?

馮: 我書中對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言行揭露是很重要的。比如毛澤東說: "糧食收購不超過三分之一, 農民造不了反"; "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大家吃不飽, 大家死, 不如死一半, 給一半人吃飽" (P86)。周恩來說: "寧可自己不吃或少吃, 不用或少用, 但是要履行對外已經簽的合同" (P80 頁)。鄧小平說: "過去有的地方也有徵購過了頭的, 如四川, 好幾年確實過了頭, 今年也過了頭, 但是不得已。我贊成四川的風格, 從來沒有叫苦, 大家要向他們學習, 並不是我是四川人才說四川。" (P125), 這些都是從未公開過的談話, 讓我很吃驚。我想中央檔案館裡面肯定有更多的資料, 從領導的歷史, 可以做以翔實的補充。當然這僅是一本書, 那麼大的浩劫, 需要很多的書來論証,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一本書來論証這段歷史。

我最佩服的一些大饑荒研究專家都在大陸, 比如高王林、曹樹基、喬培華、高華等, 他們早就開始研究大饑荒了, 而且都有專著出版。

依: 謝謝你受訪。

我寫大饑荒三部曲

——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演講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

下午好！非常感謝各位的到來。

非常感謝張鳳老師和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的安排，給我一個和大家見面交流的機會。

哈佛燕京圖書館，我來過很多次了，都是來聽演講。作為一個演講者，這是第一次。首先我得誠實的說，我不是一名專家、教授、歷史學家，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作家、中國大饑荒的調研者，口述歷史的寫作者，還有我是一個大饑荒餓亡者、逃荒者、倖存者的後代。因此，我有道義和責任站在這裡給大家講一講我所調查、紀錄、整理出來的口述歷史資料，見証 1958 年—1962 年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一場大饑荒的真相。

從 2010 年開始，我前後多次回去中國大陸，走訪了甘肅省、陝西省，二十多個縣，五、六十個村子，250 多名大饑荒倖存者，收集到 200 小時的錄音，拍攝有照片 2000 多張，整理出上百萬字的口述歷史文字。第一本書《尋找大饑荒倖存者》2013 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紀錄了 500 多名餓殍的姓名，和 49 起人吃人事件。和其他幾本關於大饑荒的專著不同，我主要是紀錄個人、家庭在大饑荒中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淒苦、絕境。因為沒有個人和家庭的記憶，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大饑荒的歷史不但要由學者、社會學家來寫，更要由那些最低層的、最卑微的農民來寫。因為人不是數字，不是百分比，是生命。

作者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演講。

我不是一個人來的，我帶來了《尋

找大饑荒倖存者》（其他兩本專著尚在出版和寫作之中），封面有 50 名倖存者的照片，他們陪同我站在這裡見証。所以說，我全部所講的，是他們曾經講述給我的，我只是在傳達出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聲音被歷史遺忘了五十多年了，一直在中國歷史上空缺著。

我的演講分四個部分：

一，尋找塵封五十年的家史

二，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三，尋找逃荒婦女娃娃

四，尋找人吃人見証

一，尋找塵封五十年的家史

“我是個叫花子。”“我是個叫花子。” 我小時候常常聽母親這麼念叨，我並沒有在意。

對於大饑荒，多年來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僅僅有“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說法，還有蘇聯逼迫我們還債，肉、蛋、大米、蘋果都讓蘇聯大鼻子吃掉了。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那些年餓死過人。況且，我向來是一個對政治和歷史毫無興趣的人。

2010 年，我讀到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的百萬字巨作《墓碑》，書中寫道：“1958 年—1962 年期間，中國餓死 3600 萬人……餓死 3600 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 1945 年 8 月 9 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 450 倍，這個數字相當於 1979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 150 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饑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亡人數的好幾倍。”這本書帶給我無比的震撼，我好像被炸得支離破碎。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50 年前，中國曾經餓死了這麼多的人。如果 3600 萬具屍體堆放在一起，那是怎樣的屍山死海？觸目驚心？

那三年真的有“自然災害”嗎？母親為什麼一輩子說自己是個叫花子呢？為什麼沒有糧食吃？這些人是怎麼餓死的？為什麼這麼多年沒有人說餓死過人？餓死的人僅僅是一個數字嗎？他們叫什麼名字？……有很多很多的問號湧現出來，令我寢食難安，讓我需要我去找到答案。作為一個女兒，我想知道自己母親的過去。作為一個作家，我想知道一段歷史的真象。

我一次次回到我的老家陝西省富平縣，一次次回到母親的故鄉甘肅省秦安縣，多次詢問我的母親、舅舅、老姑，村裡 90 多歲的三婆、幾個本家舅舅。最後調查清楚，在這場大饑荒中，就僅僅我們一個家庭餓死了五口人，並有三個人從甘肅逃荒到陝西。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母親的家庭背景。解放前，她出生在一個比較富裕人

家，家裡有一大院房子、上百畝田產，雇用多名長工。解放後，劃成分的時候，我外祖父牛富成被劃成富農成分。打土豪，分田地，所謂土改就是強取豪奪，沒收了田地不說，就是家裡的牲口、布疋、糧食都統統搜光搶光，一家人噤若寒蟬不敢吱聲。僅僅土改，全國槍斃了地主一百多萬人。

地、富、反、壞、右，那就是階級敵人、“五類分子”。我母親一家七口就被從自己的大莊子裡攆出來，居無定所，今天住在別人家，明天住在學校。為拷陳糧、銀圓，我的外曾祖父牛福成、外祖父牛志恒就成了被戴高帽子、開會批鬥的對象，被捆綁、吊在木頭柱子上，吊得我的曾外祖父口吐白沫，昏死過去。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躍進”年代，糧食的徵購是很厲害的，農民一邊收，上面來人一邊拉。口號是：“寧可流血，不欠公糧。”“交不上糧，提頭來見。”農民們用鍋烤，用炕烤連夜交上公糧。因為幹部虛報浮誇，每個村子都沒有給農民留下口糧、種子、飼料。留給農民吃的，是麥衣、穀衣、野菜、樹皮等等。農民說：只有石頭和椽子咽不下去，別的都能吃。

我的外曾祖父牛富成已經是年近 70 歲的人了，餓得實在沒有辦法，到處找吃的，找到一個別人扔掉不知多長時間的驢頭回來。看見的村裡人就說：“這個驢頭不能吃，時間長了。”我外曾祖父就說：“能吃，能吃，裡面有腦髓哩。”他還曾問村裡的人家討野菜吃，人家給他一疙瘩，他三口兩口就吞下去，又要，人家就不給了——人家要自己吃。他餓得半夜實在睡不著覺，到地裡偷了一棵白菜，還沒有吃上，被隊長根狗看見就是一頓拳打腳踢。最後，老人家連氣帶餓，一命嗚呼。省吃儉用一輩子，到頭來成了餓死鬼。

我的外祖父牛志恒有一天餓得昏倒在村子裡，同村的牛耀乾看見，給他灌了一點湯，他又爬起來了。他個子大，又吃不上飯，人就病得很厲害，不能下炕。他死的那個晚上，我的母親記得非常清楚，她說：“那時候，人家不讓我們在家住，我們幾個人擠在一個小窯洞裡，平時，你爺爺總是把自己蓋得嚴嚴實實的。那天早晨，他的肩膀怎麼露在外面？我就奇怪了，用手一搖，人都硬硬的了。人半夜就死了。那天，還下了薄薄一層雪。”那時候是沒有吃的，還沒有燒的。外祖父在同村人牛志斌的幫助下草草掩埋，沒有木棺。那時候，沒有人來給你挖墳，人都餓得沒有力氣。

我的外祖父餓死的時候年僅 42 歲。我問母親和舅舅：“爺爺死了，你哭了嗎？”他們說：“把人餓傻了，不知道哭，把人餓得沒有力氣哭。”常常，七天、八天食堂打不回來一碗麵湯，餓得母親、舅舅走不動路，就拿一點冰柱子蹲在門口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

我母親的妹妹名字叫牛佛黛，她像其他飢餓的孩子一樣，天天到地裡挖野菜、苜蓿。死前的兩天，她還是到地裡挖野菜，挖一根，吃一根，顧不上拿回家煮。看見她的老姑說，孩子屁股裡一直都在流綠水，因為她很久都沒有吃上麵食了，腸胃

裡留不住綠菜。臨終前，孩子產生幻覺，看著碗裡的苜蓿菜，她說："這菜怎麼是紅的？"苜蓿菜是綠色的，孩子卻說是紅色的。最後，牛佛黛躺在炕上說口渴，我的母親和外婆就去外面泉上抬水，牛佛黛爬著要到缸邊喝口水，爬著爬著，栽倒在炕邊。我餓得動彈不了的舅舅就坐在炕邊看著，等外婆和母親回來，我佛黛姨就咽氣了。這個孩子只有 14 歲。

我問母親："她是怎麼埋的？"

我的母親說："是我和我四爸抬出去的。"

請大家想象一下，一個 15 歲的姐姐抬著 14 歲妹妹的屍體出去埋是什麼樣的場景？

我的舅舅牛富貴和小舅舅牛祥娃天天到打麥場上撿麥粒吃，就是把麥草掀起來，撿一粒放進嘴裡，撿一粒放進嘴裡，可是就是麥草也早被村裡的孩子翻遍了。祥娃舅舅病在炕上，我外婆到處借糧食，總算借來一點雜麵，祥娃著急著去抓，我外婆就擋住了，一來害怕孩子吃多了脹死，二來讓他一個人一頓吃掉了，這一家子怎麼過活？等我外婆把湯燒好，祥娃已經咽不下去了，連一口湯也咽不下去了。牛祥娃死的時候只有八歲，他沒有墳，就扔在山溝裡。

我母親最小的妹妹，尚沒有起名字，因為我的外婆沒有奶水，孩子不足一歲上，也被餓死。也是扔出去就算了。外曾祖父、外祖父、小姨牛佛黛、小舅牛祥娃、小姨。我們一個家庭餓死了五口人，可謂巢傾卵覆家破人亡。

我外婆是小腳，一個寡婦，帶領著兩個餓得時時待斃的孩子，怎麼活下去？在 1961 年夏天，在走投無路之下，由人販子張廣祿的帶領，外婆、母親、舅舅走上了逃荒之路。他們身上沒有一分錢，一點乾糧，他們不認識字，辨不來東南西北，他們的命運全部在人販子手裡。我的小腳外婆，平時走路都困難，就那麼一步一步地翻山越嶺，從老家走到幾十里路外的南河川火車站。是什麼力量讓外婆能掙扎著走出來，我想，她唯一的精神的支撐就是要帶著這一對兒女走出去，活下來。因為如果不走，他們唯一的路——就是餓死。

和老者交流。

逃荒到陝西，外婆改嫁給一個男人，他們三個人算是活了下來。我外婆一輩子貧血、頭昏、身體很單薄。我的母親因為長期的飢餓，

身體發育遲緩，到 20 歲了才來月經。我的舅舅餓得不長個子，一個男人才到我的肩頭。——我希望有專家研究研究大饑荒後遺症。

去年，我問母親："你恨人販子嗎？"

母親說："不恨，恨人家幹什麼，咱是為逃活命哩。"母親以前從不對我說這些事情，她覺得很丟人。

最初，我覺得大饑荒是他們的大饑荒，和我沒有關係。有那麼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父親是陝西的農民，我的母親是甘肅逃荒來的姑娘，我是典型的甘、陝逃荒婚姻的孩子，我是他們的後代。我就是這場大饑荒的一個証明。這與生俱來的身份証，是我永遠無法消退的烙印。

我要說明的是，我母親一家的遭遇並不特殊，並不傳奇。五位親人只是餓亡的 3600 萬人中的幾位，我家族的苦難只是中國農民慘烈經歷中平常的一部分。我只是千千萬萬大饑荒倖存者後代中的一個。

二，尋找大饑荒倖存者

有糧不敢自己用，夜晚舉炊犯疑嫌。
推磨唯恐磨子響，煮食又怕灶冒煙。
超英趕美百姓苦，挖來野菜無鍋煮。
停屍冷炕裝病漢，只為多打食堂飯。

2011 年，我第一次來到通渭，在城關鎮一戶農家看到一首打油詩，順手抄下這幾句。

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暴露後，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肅省委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1965 年通渭縣的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寫到："全縣人口死亡 60210 人，死絕了 2168 戶，1221 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這個數字是縮小了的。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出現數千多起人吃人案件。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薜荔人遺失，萬戶蕭瑟鬼唱歌。"

這幾年，我曾經四次到通渭縣採訪，走訪過城關鎮、雞川鎮、隴陽鎮、碧玉鄉、馬營鄉幾個地方。在村子裡、田地裡、路邊，隨便和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搭話詢問，他們都會滔滔不絕的對我講述過去挨餓的經歷。他們中有九旬耄耋老人，也有 60 出頭的倖存者。當時，通渭縣是甘肅省的紅旗縣，縣長席道隆參加過中共八大會議。聽老人們說當年大搜查的時候，那些幹部、積極分子排著隊，打著紅旗倒各

村各戶，用鐵棍子到處扎，地下、牆上、糞堆裡、麥衣裡、酸菜缸、做飯的灶火裡都扎都搜，就是一包炒麵、一個洋芋也被拿走。大兵團到各家各戶搜糧，翻箱倒櫃、挖地三尺，砸炕撅灶，如果一個炕洞裡發現糧食，就挖全村人的炕，農民稱之為“土匪團”。他們把沒有糧食的男女老少拉到大隊的勞改隊勞改，辱罵拷打，其中一種刑罰就是“炒豆子”，眾人把一個人掀過來，推過去，直到摔死。好多人不是被打死在勞改隊，就是餓死在勞改隊。那時，公社、大隊都有自己的勞改隊，可以任意對社員打、吊、潑、跪、扣飯等等刑罰懲處。

到了 1959 年的冬天，整日勞動的農民家無顆糧。大食堂給的一點湯水清得能照見月亮、星星，和自己的臉。因為沒有糧食，大食堂也紛紛關閉，農民回到家裡連燒湯的鍋都沒有，都被拿去砸碎大煉了鋼鐵。許多村子一到晚上，隊長就帶人給家家戶戶上鎖、貼封條，白天幹活再放出來，農民成了會說話的牲口。不允許已經餓得奄奄一息的村人掐穀扭穗偷吃活命；更不允許農民出門逃荒，如果被抓住逮住，就是一頓暴打。五九年底至六零年春，整個通渭四、五十天沒有一點糧食，草根、樹皮都被飢餓的人們挖光了。人們連枕頭裡的喬麥皮都燒成灰燒湯喝，包穀芯磨出來面燒湯喝，剝下榆樹皮吃，能吃不能吃的東西都往肚子裡填。各鄉各村開始大批的餓死人，有些村子餓死一半人，有的家餓得關門絕戶，那時候是不允許說餓死人，只能說病死的。如果誰說餓死人，就是反革命。埋死人叫“打掃衛生”。我第一次去通渭見到一位老人，他說：“我當時是隊長，天天用馬車拉死人埋。我不拉誰拉？人都餓得沒有力氣了。”有些家庭，活人和死人睡在一個炕上，因為活著的人餓得下不了炕，沒有力氣埋死人。

我兩次採訪苟堡鄉 74 歲的苟應福老人。第一次是一個雨天，他們兩口子坐在破被爛褥的土炕上和我聊。老人說：“我們一家子餓死完了，就活下我一個。”我細問餓死的人是誰？名字？多大年紀時，老人一一回憶起來。我就詳細紀錄，他們是：

苟振德，男，48 歲，苟應福三爸爸。

王菊蓮，女，40 多歲，苟振德之妻。

苟根來，男，14 歲，苟振德的長子。

苟 ××，男，12 歲，苟振德的二子。

苟 ××，女，年紀不詳，苟振德大女兒。

苟 ××，女，年紀不詳，苟振德二女兒。

苟 ××，女，二、三歲，苟振德三女兒。（這一家七口人關門絕戶，沒有活下一個人）

苟振武，男，50 歲，苟應福二爸爸。

劉娥，女，50 歲，苟振武的老婆。

苟 ××，男，七、八歲，苟振武之子。

苟 ××，男，五、六歲，苟振武之子。（這一家餓死四口人，關門絕戶。）
苟振興，男，55 歲，苟應福父親。
牛中娥，女，55 歲，苟應福母親。
苟應斗，男，34 歲，苟應福的大哥。
苟 ××，女，四、五歲，苟應斗大女兒。
苟 ××，女，二、三歲，苟應鬥小女兒。
掐指一算，苟應富老人一家就餓死了 16 個親人，他的妻子牛彩雲家也餓死了三位親人，令人髮指。如果一家 16 具屍屍體擺放在一起，會是怎麼樣的畫面？他自己沒有被餓死，是因為他當時被抽調去了“共產主義的宏偉工程，英雄人民的偉大創舉”的洮河工程上當民工，逃過一劫。但是也餓得頭髮脫光了。我整理出《全家死光》這篇口述，收集在我的書裡。

我就問：“有沒有人來調查過你們家餓死多少人？”

苟應福說：“沒有。”

我又問：“沒有人來記錄過？”

苟應副老人說：“沒有，從來沒有人管，死了就死了。就過去了嘛。”令我非常難過的是當他們夫妻回憶往事的時候，沒有任何憤怒、悲傷、指責、疑問，唯一有的就是無奈、嘆氣，還有麻木。讓我非常心疼。苟應福老人於 2014 年 2 月去世，但是他的見証留在這個世界上。

苟堡村 74 歲的苟祥子說：“我的弟弟、妹子都是餓死的。娃娃一死，我抱出去就扔了。我看見村邊水溝裡都是死娃娃，扔滿了。那時間，一家子餓死一半人是正常的。”回憶起這些悲慘往事的時候，苟祥子難過得滿眼含淚，令我很自責。苟祥子的妻子楊巧香那時才十四、五歲，餓死了父母親，就被苟祥子領來成親，為了吃飯，為了活下去。

同村 89 歲的老奶奶王彩林餓死兩個女兒，還有公公，因為交不出糧食，她被關在勞改隊，挨打受罵。她靠偷吃豬食活了下來。50 年過去了，老人吃完飯，還是習慣把碗舔得乾乾淨淨。這個饑荒年間留下的動作讓我看著觸目驚心，心痛不已。真是“吃飯舔碗，通渭特產”。她的丈夫苟興華曾經在洮河工程上當中醫，他回憶：“在洮河上餓死的人不計其數，人從會川那裡走過，味道臭得不能聞。”老人把自己的大兒子苟世安帶到身邊，一個雜糧饃饃父子分兩半吃，算是留下了兒子的性命。說起大饑荒的原因，老人說：“那是人造成的。”

原通渭縣團幹部周成傑告訴我：“好多人就跑到縣委門口，以為能要點糧食吃，但是縣委也沒有糧食。每天早晨都有幾人餓死、凍死在縣委門口，拉出去埋了，第二天又是幾個。那時候，通渭的各村都有人吃人的，人餓瘋了嘛。”

一個原有 28 萬人的縣，餓死了將近 10 萬人，人們吃樹皮、草根、野菜、有些人中毒死亡，有些人自殺，飢餓的人們吃老鼠，有些人被打死，幾乎村村都有人吃

人的事件發生，也有殺自己孩子吃，殺路人吃的案件發生。秦安縣一名身體比較肥胖的老師楊衛正到通渭縣牛坡被人殺食。

通渭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最初也稱為“通渭事件”，最後認為事件太嚴重了，修改為“通渭問題”。如今，通渭縣是中國書畫之鄉，但是老年人們說：“我們通渭在全國都有名氣，就是因為那時間餓死的人多。”

三，尋找逃荒婦女娃娃

以前人家問我哪裡人，我說是陝西人。今天問我，我會說是陝西人，也是甘肅人。

今天，有“陝甘一家親”、“陝西人救了甘肅人”這些民間說法。1958 年到 1962 年幾年之內，從甘肅省的甘谷、武山、清水、秦安、隴西等地縣有八萬到十萬的婦女逃荒要飯到陝西的寶雞、武功、興平等地，和當地的男人同居。她們當中，有些是丈夫在家餓死了，沒有辦法生活，帶著年幼的孩子出門找活路。有些是已經嫁人，但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保男不保女，讓兒子吃，餓死媳婦去。”女人被餓得跑出來。也有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子，父母沒有辦法，對她們說：“娃娃，快跑，看能不能逃出來一條活命。在家就餓死了。”於是，很多婦女在人販子的帶領下、或者成群結隊地扒火車、扒煤車、扒油罐車來到當時條件相對好一點的陝西省，她們唯一的出路，嫁給當地男人生存下來。

“咱出門是為娃娃的。”這些逃荒婦女大多領著兩、三個娃娃，有些全部領上，有些留一個在老家，他們大多數是小腳，沒有出過門，就有人販子帶領下，來到陝西，跟上一個男人。就像陝西本地人說的，如果是條件好的家庭，一般不願意找甘肅來的婦女，找甘肅婦女的大多是年紀大的、有殘疾的、相貌醜陋的，尤其是家裡窮得找不起媳婦的。一般不用花費什麼錢，“白撿”一個媳婦。但是這些陝西男人對待逃荒的婦女、所帶來的娃娃大部分都很好，讓他們有一個能避雨的家。

現年 77 歲，落戶在戶縣的王秀英老人說：“我那時候已經嫁人了，但是娘家不給吃的，把一個兒子餓死了。我要走，我的另外一個娃娃拉住我的衣襟也要跟，我編了個謊‘放開手，媽媽給你要饃去。’就抱上一個剛生下 40 天的娃娃，扔下二歲的娃娃往陝西跑。路上過了三次河，有一次河水大得很，我把娃娃頂在頭上，河水把我沖了一丈多遠，幸虧被一個大石頭擋住了，不然就沒有命了。”但是，在當時嚴控的政策下，這些因為饑餓不得不逃荒乞討的婦女被定為“盲流”，被在火車上趕下來，被強制收容、遣返，有些人就餓死、凍死在收容站裡。王秀英看見有些人前一天還好好的，第二天就有兩個、三個人死了，被抬出去。王秀英被收容了五次，跑了五次。她是沒有辦法，回去還是餓死。被收容後的王秀英，被派去幹活，不然連一碗熱湯也喝不上。可是等她回來，放在草地上的女兒已經餓死了。她祈求

看門老漢給扔掉，老漢不願意，說是一條人命。沒辦法，王秀英自己把女兒抱出去扔到麥地裡。

來到陝西戶縣，媒人一連給王秀英介紹了三個瞎子，王秀英氣得大罵："你們陝西男人都是瞎子嗎？"最後她嫁給一個比自己年長二十多歲的男人，住在廟裡，連一床被子都沒有，算是在陝西生活下來，生育了四個兒女。

逃荒婦女中有相當比例的年輕女子，十七、八歲，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讓父母、兄弟姐妹多吃一口，就自己出門逃荒。那時間，因為甘肅來陝西逃荒的女人多，她們一下火車，火車站就有一排來領媳婦的小夥子、老漢。看上那個就和那個搭話。如果合適，就領上回家了。19 歲的李春花說，她下了火車，小夥子陳志創領他吃了一頓飯，花了五毛錢，她就跟上回家了，這樣兩個人就過活了一輩子。我問她，你當時願意嗎？李春花說："我願意嘛，那是三九天寒天，要凍死我呀。"這就是逃荒婚姻，女人走投無路，一個饃饃，換一個媳婦。

令人心痛的是，在這些逃荒群體中，還有一些是未成年的兒童、少年，不是跟隨母親逃荒，而是為了活命，獨自逃荒，年紀在 8 歲——16 歲之間。張千虎、張纏虎，逃荒的時候一個 12 歲，一個 10 歲，先是他們的父親將 14 歲的姐姐張玉蘭帶到陝西，換了幾斤包穀回來，說人家陝西能吃飽後，他們兄弟兩個人步行了幾十里，爬上火車，半路上被抓獲、收容了好幾次後，乞討、小偷小摸來到陝西，白天要飯，晚上睡在麥草堆裡。兄弟兩個挨家挨戶的問："你們誰願意收留我？我給你們當個兒子，只要能給我吃飽。"小纏虎就被一戶人家收留下，現在在周至縣的東大堅村。千虎因為年紀大，沒有人要，才 12 歲的他就想自殺，他先是爬鐵軌，可是當火車轟隆隆開過來的時候，他卻本能地滾過去了，沒有軋死。他又上山，想讓狼吃了，可是躺了幾天，狼還不吃，又沒有死成。後來，餓得奄奄一息的他躺在寶雞火車站，有一個婦女給他吃了三個包穀麵餅子，將他收留，他為這家的兩位老人養老送終，二十多年後才再一次回到老家甘肅秦安縣。現在張千虎叫呂志強，張纏虎叫郭張孝。

因為甘肅逃荒來陝西的婦女人數太多，造成兩省糾紛。1962 年，甘肅和陝西雙方在陝西西安開會，制定出《陝甘兩省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座談紀要》，把一些留陝婦女遣送回原籍甘肅，有兩萬多婦女被送回老家。返回的婦女和留在陝西的婦女，很多人都有孩子留在甘肅或者陝西，母子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夫妻分離，母子分離，又是一次血肉模糊的傷害。

陝甘一家親是用血、淚、生命凝集在一起的，許多老人再也沒有能力、機會回到自己的老家甘肅看一看，就客死它鄉。更多的逃荒婦女害怕被村裡人、兒女嘲笑、歧視，對自己的逃荒經歷閉口不談。但是，當我坐下來，面對面、手拉手談的時候，她們什麼都說，一邊說一邊哭，因為這個傷口從來就沒有愈合。

我採訪過七十多位甘、陝逃荒者，已經整理出《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包括幾

十副珍貴的老照片，會很快出版，是目前唯一一部這個題材的專著（2014 年已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四，尋找人吃人見証

人吃人，人相食。人在極端飢餓的情況下，吃食同類的身體以維持自己的生命。

“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 年初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大饑荒過後這麼對毛澤東說，令龍顏大怒，後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都到了國家主席承認、驚慌、不安的程度，可見大饑荒中的人相食到了何種地步？近年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人吃人的絕密文件也曝光出來，什麼地方、誰吃誰、怎麼吃的、記錄得非常詳細，在谷歌上就能找到。

今年五月，我專程去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調研，那裡大多數為回民，信仰伊斯蘭教。民風樸實，待人熱情。我來到和政縣卜家莊吊灣村，78 歲的馬法土買對我說：“在三十里鋪，我的娘家，一個阿娘吃了個人家五個人。我親眼看見的。先是兩個兒子餓死了，她吃上了，她的老漢，就是男人，餓死了，她也剁著吃上了。後來她餓得沒有辦法，就攆自己的小丫頭，小丫頭也跑不動，她自己也跑不動，最後還是把丫頭剁死了。那家裡地上、牆上、炕上都是血。她把丫頭就吃上了。我們去地裡背糞，看見地上都是骨頭，丫頭的頭髮掛在牆上，我們就給埋了……”我問馬法土買這個阿娘活下來沒有，她說：“她後來到食堂去打飯，食堂的人罵‘你滾遠些，把你吃過人肉的碗拿遠些。髒死了。’她哭她求，人家還是不給，這個阿娘最後還是餓死了。”這個阿娘吃了自己家五口人，最後還是餓死了。

和政縣新營鄉河沿村 67 歲的馬希武，當過隊裡的會計，比較有文化，當年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他說：“我們這個自然村本來有 400 多人，餓死了 200 多，一半還多。吃人的事情有，誰吃的，叫個啥我都知道。那是人餓得沒有辦法，白天埋了死人，晚上偷偷挖回來，煮上就吃了。吃人的一個叫馬應海，還把剁碎的死人肉放在缸裡，他再也沒有地方可藏。因為懷裡揣了一個娃娃胳膊掉下來，被村裡的人好好打了一頓。還有一個吃了人肉的叫馬胡塞尼。”我很委婉地問：“你們回族人有沒有吃人的傳統？比如藥補？迷信？”馬希武說：“沒有，沒有，就是因為餓，他不吃他就要死。”

但是由於當時嚴控的政治環境，人吃人被說成是“特殊案件”、“破壞屍體”、“階級報復”等。更多的人相食事件並沒有報案、記錄。我所調查、記錄的大部分是吃餓死的人，也有殺了活人吃肉的案件。他們吃人的唯一原因：饑餓難耐，人肉成了他們能多活幾天唯一能找到的“食物”。

在通渭縣任何一個村子，如果你遇到一個老人，他都會見証這個村子發生過

人吃人的事情。今年在通渭縣城，我和一位名字叫雷英花的老人聊起來，她今年73歲了，老家在通渭縣北城鄉，家裡餓死了幾個人。她對我說："我的妹妹餓死了，我背出去扔掉了。我的妹妹才七、八歲。吃人的人，我們村裡就有兩家，有一個男娃娃天天就在山溝裡找死娃娃，找到了就背回去，給他一家子人吃。有一天，我看見他背了個死娃娃上山，我就攆著去打。用石頭打，那個娃娃扔下死娃娃就跑了。"我問她為什麼打。這個婦女說："因為他背過我的妹妹，我的妹妹讓他一家子吃上了，我看見的，所以我恨他，我就打著不讓他背其他娃娃。那一家子人就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那個婦女說，饑荒過後，她再也不想回家了。

一個年幼的孩子背著另外一個孩子的屍體，就像背著柴火野菜一樣，他承擔著給一家人尋找食物的重責。我不知道，這個孩子還活著沒有，更不知道，他的一生是怎麼度過的，心理上遭受著什麼樣的折磨。

在通渭縣雞川鄉苟堡，80歲老人謝振翼說大饑荒中他家餓死了兩個兒子，他看見六個死人在他家莊子邊上。我問人吃人的事情，老人說："我看見過人肉。"我大吃一驚，詢問他細節，他說："那個時候，人都餓瘋了，把溝裡的死人拉回來，剁成塊塊子煮上吃。被上面來的公社幹部溫受致發現了，就生氣的倒到溝裡去了。誰知道，到了晚上，同村飢餓的飼養員牛宗代到溝裡又把肉撿回來，飽食一頓後撐死。這位沒有撐死的叫牛宗祥，因為吃了人肉，渾身發燒，就把自己泡在水缸裡降溫，後來吃了幾副中藥後才好了。"這位謝家老人說："我跟上這個公社幹部去，我

演講會後合影。

看見人肉和豬肉一樣，皮上的毛孔都看得見，看見害怕得很。還有些人，割來人肉煮熟了賣，掙兩個錢，給家裡人買糧食，混口。”

在秦安縣王堡鄉羅店大隊店下灣村，我遇到農婦王碎狗，她今年 68 歲。大饑荒的時候只有十二三歲，她家餓死了八口人，小女孩也是餓得成天在地裡挖草根吃。她說：“把人餓得什麼都不曉得了，我還啃過人骨頭呢，我在地裡挖野菜，挖出來一條人腿就啃，上面都沒有肉了，只有乾皮，也沒有紅顏色了。”她的妹妹就喊叫：“你把高高大（即高高的父親）都吃上了。”這個被吃的是他們同村的一個老人。但是，令我驚訝的是說自己吃過人肉的時候，她沒有任何隱晦、不安、歉疚，或者說控訴、憤慨。就是當笑話一樣講出來的。我無意指責她，但是，人肉是不是吃了就吃了，就過去了？又是誰逼迫一個小女孩吃死人肉呢？

人吃人現象在甘肅省的重災縣通渭、秦安、臨夏並不是個別現象。我的採訪中，很多老人都親眼目睹有人在大路上、田間剮割死人肉，拿回家充饑解餓。有兩位老人更回憶，因為當時吃死人肉太多，幹部們把死人肉端到會場上，教育社員們不要再吃死人肉了。82 歲的通渭縣農民冉月花說：“有人把人肉醃了幾缸，準備度荒，都成黑色的了。”上店村 86 歲的老人劉基德說：“我這個村裡，一個女人吃自己的娃娃，吃一口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咬一口又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這個村子，一個母親找來三個人腦髓，煮熟了給自己的孩子吃，讓孩子活下來。

三、四年，我所採訪的 250 多人中，有上百人見証了人吃人現象，這是怎樣的比例？

和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人相食”不同，這是在沒有戰亂和天災的和平年代發生的大規模的人吃人現象。飢餓使人性淪喪，飢餓使人變成野獸。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幸地生活在那個年代，或許就是一個吃人的人，或許就是一個被人吃掉的人。此時，我能聽見那些被人吃掉的人在同類食道裡、腸胃裡呻吟著、嗚嗚的著。在問：是誰吃了我？為什麼吃我？

我正在寫一本關於人吃人的書，就是想告訴世人，這是一個人相食的時代。

結語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說，中國知識分子應當反省一個問題，大饑荒、大躍進中死亡的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文化的農民，比起“反右”、“文革”，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把大饑荒看得那麼重要，沒有留下這麼多死亡人數的相應文字。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直至今天，人們知道希特勒的猶太人死亡集中營，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中國有 3600 萬農民被活活餓死？這些苦難，他們在五十多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膛，從沒有人去打問去傾聽去紀錄。

今天，我站在哈佛燕京的講台上演講，我知道，我的外曾祖父、外祖父、佛黛姨、祥娃舅、小姨聽見了我的見証！

我知道，那些死不瞑目的饑魂餓鬼聽見了我的見証。那些一輩壓在社會最低層、沒有話語權的倖存者聽見了我的見証！

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我和這些受苦受難的人血肉相連，我沒有權利沈默。我是這場大饑荒受難者、倖存者的後代，我要永無停止地寫下去、講下去。

沒有真相，何言真理？最真實的記錄苦難，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道德和勇氣。大饑荒三部曲不是一本本書，是餓亡者的累累屍骨，是倖存者的血海淚河，是活人餓鬼的控訴和悲鳴。是餓亡者的文字墓園，願他們能夠安息。

再次感謝大家。

2014.9.4

答讀者問：大饑荒是一場大屠殺

金鐘按：作家依娃女士前年開始實地調查她家鄉陝西、甘肅 1958—1962 大饑荒的實況，採訪二百餘災荒的倖存者，本刊曾予報導，現已集結成書出版《尋找大饑荒倖存者》。本文概括她調查的成果、經歷及看法。是一份極有價值的証詞。她呼籲更多的學者、研究者去中國各地調查收集那場被中共當局封鎖掩飾至今的人為浩劫的真相，以告慰數千萬死者在天之靈。

問：在寫作這個題材之前，你知道這場大饑荒嗎？

依娃：不知道，就知道“三年自然災害”，聽說過那幾年吃糧緊張。但是我記得我母親這一輩子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是個叫化子。”以前，我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我還記得我幾歲的時候，舅舅說過：“以前餓的時候，把苞穀芯都吃上了。”我當時不相信他說的話，沒有在意。但是當我接觸到大饑荒這段歷史的時候，我才猛然醒悟：政治和每一個小老百姓息息相關，集權統治者不但統治你的思想、行動，還統治你的腸胃和性命。

問：是什麼原因引起你對大饑荒這段歷史的興趣？

依娃：首先，是我對母親逃荒來到陝西的家史的追尋。2011 年 6 月，我和母親、舅舅、還有老姑四個人回到了母親的故鄉——甘肅省秦安縣，才知道發生了大饑荒。我兩次在老家進行了採訪。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拜讀了楊繼繩先生的《墓碑》，讓我對這場饑荒的起因、惡果、死亡人數等等都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這本書對我起著啟蒙和指導的作用。

問：你個人的家庭在大饑荒中餓死了什麼人？

依娃：我調查清楚，現在確定的有五人。我的曾外祖父牛福成，死時 68 歲。我的外祖父牛志恆，死時 42 歲。我的一個小姨牛佛黛，死時十四、五歲。一個小舅，叫牛祥娃，八歲。還有一個小姨，一歲左右，沒有名字。因為外婆餓得沒有奶水，孩子就餓死了。

另外，還有我外婆的妹妹，劉環琴，當時三十多歲，帶著一兒一女從秦安縣的魏店出門逃荒，再沒有蹤影，不知道死在哪裡。

問：你三次尋訪都去了哪些地方？有什麼感受？

依娃：可以說，以前看的是書本上的饑荒，文字裡的饑荒。那麼實地去跑、去問、去聽，是體驗更真實的、更貼近的、更生動的活著的饑荒，活著的歷史、活著的墓碑。這些親歷人活著，但是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記憶、他們的苦難已經蒙塵

了五十多年了。

我在陝西的富平縣、戶縣、興平縣採訪了一些當年的逃荒婦女，還有這些婦女帶領來的後代。然後又到甘肅的秦安縣、通渭縣、靜寧縣等地方。先後採訪了有近 200 人，有些是夫妻、姊妹、或者母子一起受訪的。印象最深刻的是通渭縣雞川鎮一個叫苟應福的老人，等他從洮河工地上回來，他家的伯伯、叔叔、堂哥堂妹，一個家庭餓死了 16 個人。這是我整個採訪中餓死人最多的家庭，如果加上他妻子那邊餓死的人就有 20 個。但是他們說的時候，沒有恨，沒有怨，沒有怒，甚至沒有悲傷沒有眼淚，那麼的無奈無助。

問：你最常問親歷者些什麼問題？

依娃："他是怎麼被埋葬的？""有家裡人去埋他嗎？"是我常問的一些問題。中國是一個注重死的國家，特別是農村，祭葬有很多講究和儀式。在那個天天死人餓殍遍野的年月，有棺材的人很少，有些用炕桌當棺材，算是最高級的。用蓆子捲一下，也算不錯。還有的人死了以後，被人剝去了衣服，有的女人餓死在路上，被人剝得赤條條的。有些屍體埋得太淺，生了蛆，有的被野狗刨出來吃，有的乾脆沒有人理，被烏鴉啄掉了眼睛……這些問題好像千篇一律，但我總是不厭其煩地打問。因為我的宗旨是：每一個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個死亡都應該尊重和記錄。我會整理出來一個餓亡者名單，可惜年代太久了，有些人已經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特別是小孩子的名字。

問：那些親歷人，願意對你說他們的經歷嗎？

依娃：之前，我非常擔心，他們不說，或說不清楚。但是結果恰恰相反，大部分人，即使沒有文化，不識字，他們都很喜歡說過去的苦難經歷。因為都是親戚朋友介紹的，他們說起來也沒有什麼拘束，表達得也很好。常常是一邊說，一邊哭。讓我也跟著流淚。他們有些人說，這些話給兒女們都從來沒有說過。

中間也有幾個人，他們有點害怕、有點擔心，問："我敢不敢說？"還問："我說了這些是不是對社會不好？"還有一個老人說："就是餓死了人，我也不說，不能說共產黨不好。"還有些子女不願意讓父母說，有些妻子不讓丈夫說，還有些人接受採訪後又很後悔。因為共產黨多年的政治運動，人們依然有恐懼和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

問：請談談大饑荒中的人吃人現象？

依娃：大饑荒中人吃人是全國許多省、地區都發生過的事情，但是可以說現有能記載下來的是微乎其微的。在甘肅省的通渭縣、秦安縣人吃人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我採訪中的許多人親眼目睹了人吃人。吃死了的人，還有殺活人吃。

在甘肅省的秦安縣王家村有這樣一個例子。那家有一個老漢，老漢五十多歲，孫子也就四、五歲的樣子。兒子、媳婦逃活命去了，一老一少走不動的留在家裡。娃娃餓得成天哭，要吃的，爺爺也給不上。聽娃哭老人也心煩，也沒辦法。

一天一天吃不上，老漢餓慌了，躺在炕上不得動彈了，就打這孫娃子的主意。爺爺心硬起來，抱了些柴，燒了些水。甘肅有些地方鍋頭就在炕邊上。爺就問娃娃："娃，水煎（開）了沒有？給爺看看。"娃餓得皮包骨頭的，看了看就給他爺說："爺，煎了，我看著煎了。"爺爺又說："沒煎，你哄爺哩，你再給咱看清楚。"娃娃往鍋邊邊子爬近了些，給他爺說："煎了，真的煎了，我不哄你。"他爺又說："沒有，你湊近些，再看看。"娃娃一湊近，爺爺把娃娃一把就掀進開水鍋裡去了。煮熟了，這個老漢就把孫子給吃掉了。

我採訪中靜寧縣的宋宏仁老人就証明了他的堂哥宋東川被人在半路上按住殺掉，吃了肉。沒有報案，沒有記錄，家裡人連收屍都沒有去，因為根本沒有力氣走那麼多路。有些人不忍心吃自己家的親人，和別人家交換吃。還聽說有人當介紹人，介紹人相互吃人，從中拿好處費。吃孩子的也很多。還有偷偷賣人肉的。更為恐怖的是，有兩位婦女証明了，當時公社、縣委已經知道了人吃人現象的存在，他們把煮熟的人肉拿到大會會場，讓社員看，教育人們不要再吃人肉。其中有把人肉腌製在缸裡，準備度荒的。作為一個調研者，我必須面對、必須去問一些細節，比如，"剮肉的時候，那個人叫喚了嗎？""他的內臟還在不在？""他的手腳還在不在？""怎麼吃的？煮著吃，還是燒著吃？"……我調查出來的人吃人事件有四十九起。

問：你對大饑荒的原因，有何新的探討？

依娃：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不是一個人一本書能夠闡述清楚透徹的。但是有一條，就是官方幾十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要完全推翻，因為那個時期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天災。不能再冤枉老天爺。其次，後來黨史又說的什麼："三年困難時期"，也要推翻。這種輕描淡寫含糊其辭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從 58 年到 62 年，中國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饑荒，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這完全在於當時的統治者的政策錯誤，這一點必須是明確的。餓死就是餓死，請不要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

在糧食問題上，毛澤東對省委書記下令說："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他還說農民："白天吃蘿蔔纓，晚上吃大米。""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大躍進，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死人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有了毛皇帝的指示，到了下面就成了："完不成任務，提頭來見"；"一個會場，十個戰場"；"寧欠血債，不欠糧債"；"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先下手為強"。

從毛到中央，中央到各省、省上到區縣、區縣到公社、公社又到各隊、各隊到每一個村民，這就形成一個巨大的三角形，非常沈重的、可怕的、不可控制的三角形。這個三角形從最頂尖上毛的個人意志、欲望一層一層壓下來，到了省上頭頭的爭功邀寵，到了區縣的爭先進獲提拔，到了社隊幹部為了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翻

箱倒櫃、挖地三尺，連女人的包袱，甚至褲襠都搜的程度——這個巨大的三角的重量，可以說如排山倒海般的壓在了數億的農民身上，就把他們壓榨、剝削、掠奪的沒有了吃飯的權利，讓他們活活的餓死。我們小時候學過的課文裡說：萬惡的舊社會，受苦人吃糠咽菜，當牛做馬。可是到了大饑荒的時候，用農民的話是“吃柴咬草”；“我們把牲口不吃的都吃上了”；“人都餓死了，人家還交餘糧哩”……前幾天我問一個逃荒的婦女，路上吃什麼，她很憤怒的說：“我吃屎，吃什麼？”

簡單的一句話說：毛澤東、共產黨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剝奪了數億農民最基本的人權——吃飯。這種瘋狂、殘暴、喪失人性是比希特勒、斯大林、日本侵略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恐怖、最悲慘的一頁。

問：你個人怎麼看待這場大饑荒？

依娃：大饑荒中四、五千萬人死去，他們中間除了餓死的以外，還有工傷死亡、被逼糧打死、吃野菜中毒死、上吊跳井自殺、逃荒中累死等等。這是一場大屠殺，不見槍、不見刀、不見部隊、不見殺人犯的大屠殺。甚至比大屠殺還要殘酷。因為饑餓而死，是一個痛苦、漫長、非人的過程。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屠殺。沒有敵人，沒有戰場，沒有硝煙，是用糧食作為殺人的武器，剝奪了種糧食的人吃糧食的權利。屠殺他們的不是侵略的敵人，不是掠奪的異族。而是我們的“紅太陽”“大救星”、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我們的親人被屠殺了，我們還被灌輸、教育喊著“萬歲！萬萬歲”，高唱“東方紅”。何其荒誕、何其殘忍、何其卑鄙！

問：你希望在大饑荒研究方面人們還能做些什麼？

依娃：大饑荒過去已經 50 年了，知道的人還是非常之少，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不承認。有些人還在唱：“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黨啊，親愛的媽媽”……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等等，對不起這些死去的數千萬餓魂，對不起經歷過那場災難的人，對不起中國數億受苦受難的農民。因為他們的災難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災難——人類應該是骨肉、是同胞、是手足。

這場大饑荒，是在人類歷史上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卻死人數量最大的一次災難，令人無比悲痛和憤怒，是不可饒恕的危害人類之罪，滔天之罪！

我的希望和祈願很多：

希望能在天安門廣場修立一座大饑荒紀念碑。

希望北京、各省、各地、各縣有大饑荒紀念館。特別是重災省、縣。

希望中國有一個大饑荒紀念日。

希望有人設計出一個紀念大饑荒的標誌。

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迫在眉睫地趕緊去調查、去研究、去寫書，並能夠在中國公開出版。讓我們的後代永記歷史，以史為鑒。

當然，最希望的是有一天看到製造這場大屠殺、大饑荒的主角——共產黨承

認他們的罪惡，跪倒在地，向中國農民謝罪、懺悔，讓所有在大饑荒中餓亡人、經受過饑餓的人得到道義上、情感上的安慰和經濟上的賠償。

（《開放》雜誌 2013 年 12 月）

為當代中國修築一面“哭牆”

余杰

旅美作家依娃是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母親是在家裡餓死了好幾口人後，由外婆帶領著和弟弟一起被人販子領著到陝西，嫁人得以生存。當時，有超過十萬甘肅婦女逃荒到陝西，陝甘兩省專門出台關於處理甘肅外流婦女與陝西群眾“非法同居”問題的文件。由於長輩對過去的經歷閉口不言，依娃到了近年才知道大饑荒的點點滴滴，才逐漸了解母親的慘痛家史。

2011 年，依娃陪伴母親、舅舅、老姑回到他們逃離 50 年的家鄉，一路耳熏目染，震動如電擊。此後，她回到甘肅，走訪了秦安縣、通渭縣、天水地區，以及陝西的一些地方，採訪了兩百多名大饑荒倖存者，最年長者 95 歲，最年輕者 58 歲。她決心讓這些最底層的、大都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自己說話、自己見証，留下他們的聲音，留下口述的歷史。依娃說：“我就是一個錄音機、一個記錄者，他們說什麼，我記錄什麼。有一個朋友看了，說看不下去，太煩，沒有故事。我恰恰不想寫故事，跌蕩起伏不是我要的。”她又說：“真實，真實，真實，這是我對自己寫作的唯一要求。做採訪後，我基本按照受訪者的談話筆錄下來，不做添加，不做修飾，不做補充。”這種記錄者的謙卑和敬畏之心，是以虛偽而矯情為主流的當代漢語寫作中極為罕見的品質。

正是這種謙卑與堅韌，催生了可以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該書以五十多名受訪者的訪談記錄為主體，並記載了五百多死難者的名字，及 49 起人吃人事件。依娃用這本 600 頁的書實現了她的願望：“讓親歷者自己說話，更能讓讀者看到大饑荒時期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村莊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淒苦、絕望。”

每一個大饑荒的死難者都應當被牢牢記住

我在中國的大學裡所作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是 2005 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環節，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我當即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這時，有一名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說：“你說三千

萬人餓死，有什麼証據？南京大屠殺死難 30 萬人，後來發現了好多萬人坑；你說餓死三千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

如果是今天，我會如此回答那名被中共的愚民教育洗腦的大學生：你讀一讀依娃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吧，儘管那只是滄海一粟，但你就邁出了走向真相的第一步。與楊繼繩全景式的巨著《墓碑》相比，《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以甘肅省為中心展開，當時甘肅的人口為一千多萬，餓死的人多達 130 萬，占 10%，是全國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 6%，六億人死了 3600 萬，依娃的一個小小的家庭，七口人中就死亡了四人，死亡率高達 60%，超額十倍完成。依娃的舅舅說：“我們家死的這幾個人，都是我親眼看見的。這些事情，我以前根本不敢對人說，說了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共產黨。所以也沒敢給你們說。”這個老實本分的農民的眼神裡，依然充滿幾份恐懼和不安。毛時代的政治恐懼滲透進每個中國老百姓的血液裡面。

從諸多受訪者的講述中可以發現，在大饑荒最嚴峻的日子裡，鄉村陷入了無政府狀態，當局聽任糧食被搜刮一空的農民自生自滅。在依娃採訪的倖存者中，有很多人見証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通渭縣雞川鎮苟寶村村民、84 歲的李蘭說，她親眼看見隊長把人殺了，被殺者臨死前還在叫喚，人們搶著將人肉生吃了，“人肉看著紅得很呢”。靜寧縣賈河鄉宋堡社西坡上村村民、69 歲的宋宏仁說，他的堂哥宋東川在修水壩回家的路上，被人殺死後吃掉了，另一個同行者跑得快才得以死裡逃生，那時候，“吃人就像吃個雞娃子嘛”。

聖經中說：“婦人可吃自己所生育手裡所搖弄的嬰孩嗎？”大饑荒中的許多駭人聽聞的吃人事件，經過當局的調查之後，大都不了了之。因為吃人者大都是在餓瘋了之後才鋌而走險的，並不是美國電影《沈默的羔羊》中霍普金斯扮演的那種吃人魔頭。如果說有，那麼，最大的吃人魔頭，不正是盤踞在中南海的毛澤東嗎？依娃認為：“大饑荒就是大屠殺，一場不見兵刃的大屠殺，是不可饒恕之罪行，是不可忘記之人禍。甚至比大屠殺還要令人憤慨和悲傷，因為餓死的過程是非人的、屈辱的，沒有戰場、沒有刀槍，甚至老百姓不知道誰是屠夫。”大饑荒死難人數超過兩次世界大戰所有國家的死亡人數。若南京大屠殺中國軍民死亡二十萬人，那麼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差不多是其二百倍。也就是說，姑且不論毛澤東的其他罪行，僅僅大饑荒就相當於製造了兩百次南京大屠殺。

在大饑荒的研究中，對於中央一級的決策、省地一級的執行，已經比較多了，但寫農民的苦難太少。直到今天，那些倖存者依然生活在底層，誰聽見了他們的聲音？依娃去訪談的時候，他們還害怕得不敢說話，說：“說了對社會不好。”依娃說，不能總是數字，總是百分比，一個人也不是一餓就死了，那個過程是需要記錄的。他們是誰？不是貓狗，他們是有名字的人。中國需要一面長長的“哭牆”，這面“哭牆”應當環繞天安門廣場，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死難者的名字，人們在它面

前流淚如河、晝夜不息。

中國有了一群鍥而不捨的威塞爾們

春秋戰國時候，齊國權臣崔杼殺害齊莊王，不願留下亂臣賊子的罪名，找來史官太史伯，讓他將齊莊王寫成是病死的。太史伯說："按照事實寫歷史，是當太史的本分，哪能顛倒是非、歪曲事實！我只能照實記錄。"於是寫下"崔杼弑莊公"。崔杼將太史伯處死。那時，史官是世襲的職業，太史伯死後，弟弟太史仲來當史官，也照實記錄崔杼殺害莊王的真相。崔杼又把他殺掉。太史伯的另一個弟弟太史叔，接替史官的工作，亦照實記錄，又遭到殺害。然後，他們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接替史官的職務，抱著必死的信念記錄崔杼弑君的情況。崔杼這才明白，說實話的人是殺不完的，只好作罷。一個人若沒有捨生取義的信念，不配寫歷史。

在中共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更殘酷的暴政之下，史家秉筆直書的傳統斷裂了半個世紀。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都被關進像夾邊溝農場那樣的勞改營，死無葬身之地。直到晚近這些年，中國才有了一群薪火相傳、百折不撓的寫作者。寫《墓碑》的楊繼繩、寫《麥苗青，菜花黃》的東夫、寫《夾邊溝紀事》的楊顯惠，以及作為後來者的依娃，都是中國的埃利·威塞爾，他們信奉"我不沈默，所以我活著"的真理，在浩劫之後的廢墟中，記錄那段真實的歷史。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有言：奧斯維辛"不僅是一個政治事實，而且是一個文化事實"，是"非理性的蔑視與仇恨的頂點"。大饑荒亦是如此。

記錄大饑荒的歷史，並不是一件輕省的工作。捍衛納粹集中營記憶的大屠殺倖存者、詩人保羅·策蘭縱身跳進塞納河，書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家張純如不堪憂鬱症的折磨自殺身亡，依娃當然知道這些血肉模糊的前車之鑒，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出發了。她沒有得到任何機構、出版社和基金會的資助，用自己在美國辛苦工作積攢下來的錢作為旅費，冒著巨大的風險，開始了這段漫長的採訪旅程。她說："我知道寫這種題材是痛苦的煎熬的，也聽說過有些人做了做，半途放棄了，因為害怕得憂鬱症。"在採訪和寫作的過程中，她常常夜不能寐，眼睛裡時時充滿淚水，那些人的面容、那些人的聲音、那些人的故事，縈繞著她、包圍著她、撕扯著她，甚至像一片無邊的沼澤地一樣，要將她吞噬。

黑暗如同一柄沒有形狀的尖刀，任何與它周旋的人，都有可能被它所傷害。而那些傷痕累累、身心疲憊的戰士，更有可能被憤怒和怨恨所滲透、所征服，在不知不覺間淪為黑暗的奴僕。那麼，如何才能避免這一可怕的宿命呢？幸運的是，在為死難者和倖存者開口發聲的過程中，依娃被上帝所光照，成了一名基督徒。她有了安慰，有了盼望，有了恩慈，有了勇氣，她相信，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野狗躺臥之處，必有青草、蘆葦和蒲草。有一天，瞎子的眼必睜

開，聾子的耳必開通；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如此，依娃得以像先知那樣無所畏懼地斥責君王的罪惡，打這場有必勝把握的戰爭。

把毛澤東的幽靈封存在地獄的最底層

在習近平掌權之後，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從未出現的、種種明目張膽地否定大饑荒的言論，獲得官方的默許、支持和鼓勵，一一粉墨登場。否定大饑荒的存在，就是捍衛毛的名譽和權威；否定大饑荒的存在，就是迎合習近平要當“毛二世”的野心。

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刊文，稱中國“三年大饑荒”時代餓死數千萬人不是事實，只有兩百五十萬人死於“營養性死亡”。“營養性死亡”是我所見過的當代漢語中最厚顏無恥的術語。楊松林出版《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於“餓死三千萬”》這一“專著”，認定大饑荒的死亡人數只有歷史學家們公認的三千萬的十分之一，他要反駁那些“欲滅國者先滅史”的“主張在中國搞歐美模式的人”。更有當過中共元老王震秘書的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發表呼應習近平講話的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這個 1949 年出生的、經歷過毛時代全過程的河南人，竟當著經歷過三年大饑荒的、至今仍健在的四億國人胡說“不能在毛澤東時代自己曾經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就把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時期前 27 年的艱辛奮鬥與後 30 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上有習近平率領全體政治局常委拜謁毛屍，下有孫經先、楊松林、李慎明、劉小楓、孔慶東、司馬南、胡錫進等跳梁小醜粉墨登場。

就在數千萬農民紛紛餓死的時候，中共的權貴們仍然紙醉金迷、酒林肉池。1960 年 4 月 8 日，全國政協委員宋雲彬在的日記中記載了他在出席政協會議時所品嘗的口福：“大會討論，張修竹、榮毅仁等發言。中午有熊掌，乃哈爾濱市委所贈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據黃洛峰言，烹煮熊掌須歷六七小時云。”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難者》一文中寫道：“我們的存活是以幾千萬人餓死為代價的，換句話說，幾千萬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們死去的。”而“其中許多死者已是沒有後人的絕戶”！此非天災，而是人禍。劉曉波說，毛澤東是罪惡滔天的“混世魔王”。依娃的這本《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就是驗証劉曉波的這一結論的鐵的論據。

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邪惡超過了希特勒、斯大林、墨索裡尼、東條英機等人類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獨裁者和暴君。但是，不同於在全球範圍內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毛在中國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頂禮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個中性的、甚至帶有幾許浪漫色彩的文化符號：在波普藝術中，毛的頭像被使用的頻率僅次於格瓦拉；在許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館堂而皇

之地開張；在美國尼克松圖書館，毛的銅像與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並列。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怪異的情況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澤東導演的大饑荒等慘劇的真相仍被遮蔽和深埋。因此，對大饑荒的呈現和研究，是恢復中國當代歷史的真相、讓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去毛化”的必要步驟。若不“去毛化”，中國則永遠無法走向民主憲政。所以，依娃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一書，不僅是補上了中國當代歷史之殘缺一頁，更是一道燭照中國未來的亮光。

（自由亞洲電台“禁書解讀”欄目 2014 年 1 月 8 日）

誰要是不信，可以去再採訪他們

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獨特價值

胡平

2013 年 11 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了旅美作家依娃女士的一部採訪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作者本名宋琳，出生於陝西省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現居住在美國麻州，依娃是她的筆名。

在有關大饑荒的諸多著述中，依娃女士這本《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具有獨特的價值。

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一場討論西方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座談會上，當講到極權主義如何編造和灌輸謊言，以致於到後來，有人講出真相，年輕的人們倒不肯相信了；劉蘇里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老師在課堂上就遇到這種情況。講到上個世紀 30 年代蘇聯的大清洗，學生就說他是編的，沒辦法他就找俄文，學生說俄文也能編，他把當年的照片搬出來，學生說照片可以 PS，學生就在課堂上和他吵架，最後他沒辦法把影像資料拿出來，學生講那個可以剪輯。當時老師都崩潰掉了。

這恰好是阿倫特講過的一個問題。阿倫特說："洗腦的最確實的長期的結果乃是某種特定的犬儒主義——絕對拒絕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無論這種真相是怎樣完滿地得到了証明。"因為"事實真相，總是與其他人聯繫在一起的：它關注的是與眾人有關的事件和情境；它的確立離不開見証與証據，它的存在就是被人們談論的存在，即使它只是發生在私人的範圍之內。"這就是說，任何一件事實真相，如果沒有見証者出來談論，再加上相關的物証被風化、被掩蓋以致被銷毀，那麼，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就湮沒無聞了。

毛澤東統治中國 27 年，犯下了種種滔天罪行，其中最嚴重者，莫過於史無前例的三年人為大饑荒，餓死了三千多萬人。然而，偏偏是這件最大的罪行，被遮蔽得最嚴最深。

考其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毛澤東犯下的其他罪行，如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在當時都是被視為豐功偉績，大肆宣傳的，這就從反面留下了大量的人証物証。大饑荒這件事則不然。畢竟，即使按照當年共產黨的標準，餓死人也屬於“陰暗面”，是見不得人的，因此一直被精心掩蓋，被毀屍滅跡。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鬥爭地主資本家、槍斃反革命、給老幹部老教授戴高帽掛黑牌的照片，可是我們看不到一張大饑荒年代餓死人的照片。

第二，正如美國學者林培瑞教授指出的那樣，大饑荒的受害者是最沒有話語權的農民，即便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錯案和傷痕文學的八十年代，我們聽到了大量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知識青年的揭露控訴，但是幾乎聽不到大饑荒倖存者農民的半點聲音。

近些年來，海外出版了好幾本中國學者有關大饑荒的研究與記述，如丁抒的《人禍》，楊繼繩的《墓碑》，東夫的《麥苗青 菜花黃》，等等；西方學者貝克和馮客也發表了相關專著。應該說，這些學者的著作已經給大饑荒做出了極具權威性的描述和蓋棺定論。但可氣的是，仍然有一些人對之大加攻擊，要麼說你引用的資料不可靠，要麼說你的推算方法有問題。按說這類攻擊是很容易被駁倒的，但由於很多讀者不求甚解，因此對大饑荒這件事總有點半信半疑。說到底，這就是因為在大饑荒這件事上，缺少人証，缺少倖存者的証詞。依娃女士這本書之所以特別珍貴，就在於它是大饑荒親歷者的口述實錄，從而為那段歷史留下了最珍貴的第一手証據。

從 2010 年開始，作者多次回中國大陸，走訪了甘肅省、陝西省，二十多個縣，五、六十個村子，250 多名大饑荒倖存者，收集到 200 小時的錄音，拍攝有照片 2000 多張，整理出上百萬字的口述歷史文字。這本書紀錄了 500 多名餓殍的姓名，和 49 起人吃人事件。作者基本上是按照受訪者的談話筆錄下來，未作添加、修飾或補充。於是，那些大饑荒的倖存者，那些最低層、最卑微的農民，通過作家手中的筆，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有了依娃這本書，我們就有了關於大饑荒的最有力的証據。誰要是不相信有過大饑荒，或者是對大饑荒一事半信半疑，那麼，就請你們再去採訪採訪依娃採訪過的那些農民吧。他們都有名有姓有地址，身為普通老百姓，找到他們，採訪他們應該沒有任何政治上或技術上的障礙；他們都是窮鄉僻壤的沒文化的農民，算不上任何政治黨派，既沒有撒謊的動機，也沒有撒謊的訓練和技巧，把他們現在的說法和依娃書裡的記敘相對照，你很容易判定其真實性。

固然，依娃這本書記錄的事實有限，但是，窺一斑而知全豹。既然發生在書中那些人物身上的災禍，並不僅僅是個別壞人的恣意妄為，而是來自上面政府的決策，來自高度極權的中央，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在高度一元化、全國一盤棋的中國，餓死人的事情一定是十分廣泛、十分普遍的。

依娃自稱“調研個體戶”，她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也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任何資助；單槍匹馬完成了這部百萬字的巨著。令人可敬可嘆。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傚彷依娃，採訪我們身邊的人和事。 幾十年來，中國人受的苦難太多了，而這些苦難又大多不被官方歷史所記載，甚至常常被官方刻意埋沒和掩蓋，因此我們就更有必要象依娃那樣，拿起筆來，從事獨立的民間歷史寫作。

（自由亞洲電台“胡平特約評論”2015 年 1 月 5 日）

尋找大饑荒的真相

陳瑞琳

依娃從電腦上傳來她的新書《尋找大飢荒倖存者》，我不是大驚喜，卻是大心痛。將近三年，依娃以她的一支纖筆，撬動著歷史的巨石。她用淚水澆灌著一個個死去的遊魂，她想喚醒他們，做成一個巨碑，為 20 世紀的中國補一線天。

這些年，我讀過依娃三本書：《過日子的感覺》、《鍋盔·煎餅·石子饃》、《我的鄉村》。因為喜歡她的文字，2011 年的秋天特別去波士頓的近郊看望她。依娃來自陝西，是我的鄉黨，感覺她就是我們關中平原上長出的一粒神奇而飽滿的麥子，飽經了世間風雨，如今在異國他鄉的松濤雨雪之中，完成著自己獨有的生命價值。

在依娃的書房裡，真就一眼看見她的電腦桌上插著一把整齊的麥穗，那些麥穗個個生動飽滿，似有呼吸，異樣地熟悉，依娃說是她在家鄉的地裡一個個摘選的，裝在盒子裡，小心帶到美國來。在她的桌上，我還看見一疊疊厚厚的小條紙，上面寫滿了字，依娃說那是她的很多手稿，是她從餐館裡帶回來的打菜單用的廢紙，背面正好用來寫作。

惜別依娃的時候，心裡很難過，因為她說要完成“大飢荒口述史”，讓我驀然想起了張純如。我對歷史一向“虛無”，認為個人就是浮萍，沒有碾作泥就算是好命。所以對她說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快樂犧牲給歷史，你一個弱女子，要完成這樣一個有關中國人的使命，一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依娃說：“我是飢餓者的後代，大飢荒年代幾位親人餓死，母親乞討到陝西才幸存下來。我要為歷史作証，這就是我活在這世上的使命！”

就在 2011 年的夏天，依娃回到中國，攜著母親踏上了她的“尋根”之路。她永遠都不能忘卻母親這一輩子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是個叫花子！”她要知道母親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母親這一生經歷了什麼？母親從哪裡逃荒來的？她的家鄉在哪裡？她為什麼逃荒？她和外婆一路上是怎麼走出來的？她們身無分文，怎麼帶著一對兒女逃荒幾百里來到陝西？作為一個女兒，作為一個後代，她要尋找歷史的真相。

在三年的採訪中，依娃的宗旨是：每一個生命是不可替代的，每一個死亡都應該尊重和記錄。她說想要為家鄉人整理出一個餓亡者名單，可惜年代太久，有些人已經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尤其是小孩子的名字。大飢荒中，僅依娃的親人就有五位被餓死，曾外祖父牛福成，死時 68 歲，外祖父牛志恆，死時 42 歲，一個小姨牛佛黛，死時十四、五歲，一個小舅，叫牛祥娃，八歲，還有一個小姨，一歲左右，沒有名字。另外，

還有她外婆的妹妹，劉環琴，當時三十多歲，帶著一兒一女從秦安縣的魏店出門逃荒，女兒叫俊俊，十一、二歲，兒子四、五歲，叫俊之，再也沒有蹤影，都不知道死在哪裡，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她的外婆家因土改時被劃為富農，政府沒收了所有的田產財產，使他們一無所有，就是想變賣點衣服傢具都不可能。依娃的舅舅回憶，一家人常常是好幾天沒有任何東西吃……。

依娃寫道："我的母親61年來到陝西，當時只有17歲。六四年，她20歲時和我的父親結婚。因為飢餓，母親到結婚的時候身上還沒有來月經。這個細節讓我想到：我是一個從娘胎裡就挨餓的孩子，我來自於一個飢餓的母體。我漸漸意識到，我是大飢荒者的後代，我是他們的孩子，我和他們是血肉相連不可分割。我必須把他們的聲音留下來，把他們的經歷寫出來，把他們苦難告訴世人。"

《尋找大飢荒倖存者》的開篇是"大飢荒餓亡者紀念碑"，記錄了近五百名餓殍的姓名、家庭住址和餓死時年齡。書中講述了49起人吃人的案例，事主都是親歷者和見証者。因為依娃和採訪對象有著大飢荒的共同家史，常常是採訪對象哭，她也跟著哭，這種心心相印的信任使得採訪對象毫無保留地向她傾訴著自己家族的痛史，從中看到大飢荒時期個人、家庭、村莊所經歷的飢餓、掙扎、淒苦和絕望。依娃說她要告訴這個世界：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飢荒，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萬到五千萬的人口，而不是什麼"非正常死亡"！

汽車、三輪車、摩托車，更多時候是步行，作者先後採訪了甘肅省的秦安縣、通渭縣、天水地區，以及陝西省的耀州縣、戶縣等地，共計近二百位倖存者，年紀最大的95歲，最小的58歲，讓這些不懂政治、甚至不識字的農民留下口述，搶救這些屬於全民族的記憶。沒有人可以想像依娃是承受了怎樣巨大的壓力和艱難，但是她知道，自己是為了人類的良心，為了歷史的良心，為了文學人的良心！一個民族如果不能面對自己的歷史，這個民族就沒有未來。

欣慰的是《尋找大飢荒倖存者》近日已經在香港、台灣率先出版，並立刻進入了眾多讀者的視野。慶幸她終於走出了悲傷自閉的折磨，依娃說是那些鄉親的苦難，給了她無比的力量，讓她能夠堅持寫下來。每當寫作的時候，她就在心裡說："我要和你們一起受苦。"

二十世紀的中國，有太多歷史的"黑洞"，那些深不見底的生命遊魂值得多少仁人志士去寫。比如民國的詭譎演繹，建國後的奇怪戰爭，三百多萬的"右派"，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大飢餓，十年的"文革"等等。所以依娃說喚起民族記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真實準確地挖掘和記錄當年發生過的大飢荒事實，讓後來人知道這些事實，以史為鑑。當然，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夠讓這部血淚之作盡快在中國大陸公開出版。

（《世界日報》副刊，2013年12月28日）

尋找大饑荒倖存者的慘痛調查

索菲

上個世紀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中國爆發空前規模的大饑荒，官方諱莫如深，不公布統計數字，究竟餓死多少人，一直眾說紛紜，有官員和學者甚至根本否認大饑荒。但是一位旅居美國的華人女作家依娃多次回到甘肅、陝西，實地探訪，寫出了 54 萬字的《尋訪大饑荒倖存者》。

今天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高伐林來給大家介紹這位作家和她的這本書。

法廣：高伐林先生，這位女作家依娃是什麼樣的人呢？

高伐林：依娃是筆名，真名叫宋琳，她是農民的女兒，母親就是一位要飯的“叫花子”，原來生活在甘肅秦安縣，在那場大饑荒中實在無法活命，逃荒來到陝西富平，嫁了人。依娃在大饑荒過去之後的 1965 年，出生在陝西富平。

法廣：陝西富平——那也就是習仲勛和習近平他們的家鄉了？

高伐林：是的。富平也是中國非常貧困的地區，但在那個大饑荒年代，農民總算還有口飯吃。依娃長大後，1993 年隨丈夫來到美國定居。

法廣：她是怎麼開始調查寫作的呢？

高伐林：她在很長時間裡，完全不了解自己母親的悲慘身世，也完全不了解她出生之前的那場大饑荒的慘烈程度。依娃告訴我，當她第一次讀到中國學者楊繼繩的百萬字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的書訊，根本不相信中國餓死了 3600 多萬人，甚至很反感。但她還是買了一本，花了很長時間讀完它——因為書中有很多數字、很多圖表，並不是那麼容易讀的。依娃讀完後又讀了一遍，聯想起自己小時候看到聽到的一些事，逐漸相信大饑荒確有其事，發生了興趣。於是，她利用回國探親的機會，一點一滴地那裡套母親的話，套出了血淚往事：原來，她自己的外祖父、兩個姨和一個舅舅——也就是母親的父親和三個弟妹，都是在 1959 年到 1961 年期間餓死的。外祖父餓死的時候，才 42 歲。

2011 年, 她 “逼著” 母親和舅舅一起, 從陝西富平, 回了一趟甘肅老家。 這是依娃第一次回老家。 在那裡, 她見到許多過去從未謀面的親戚——他們都是大饑荒的倖存者, 幾乎家家都餓死了人。 深受震動的依娃, 就開始一篇接一篇地寫她了解到的這些人的慘痛經歷。 每次回國, 她都要花大量時間在調查取証上。

法廣: 這種調查, 難度特別大: 課題敏感, 很難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 調查對象文化水平肯定不高, 表達能力有限; 大饑荒畢竟過去了 50 年, 即使是當年十來歲的孩子, 現在也年過花甲。

高伐林: 是啊, 許多調查對象甚至還很有顧慮, 怕講這些往事 “給社會抹黑”。 所以她的調查範圍, 主要是甘肅、陝西, 從自己家親戚開始, 語言相通, 容易取得對方信任。

法廣: 她完全是個人行動, 沒有人協助她嗎?

高伐林: 依娃告訴我, 她是 “調研個體戶”, 沒有資金、沒有團隊、沒有助手, 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給予資助。 她所有的回國機票、車費、食宿費、答謝介紹人、資助窮苦老人……都是由她和自己家庭掏出錢來, 整理、寫作期間的生活費用, 也都是靠丈夫默默的支持。 很不容易啊! 我非常欽佩這樣的人。

法廣: 她為什麼要堅持做這件事呢?

高伐林: 她是為了尋訪歷史的真相。 您知道, 我們今天得知 “反右” 中幾十萬 “右派” 的悲慘遭遇, 得知 “文革” 中數百萬受迫害者的悲慘遭遇, 因為他們多數是有文化的人, 他們能夠講出來、寫出來, 讓世人了解。 但是中國數千萬餓死的和數億幸存的農民, 他們沒有文化, 這些往事, 他們在 50 年間只能封死在胸膛, 沒有人傾聽; 漏出來一句半句, 也沒有人理會、沒有人相信, 更有可能反倒給他們自己惹來禍殃……所以很長時間不為人知。 依娃決心改變這種局面, 她要替那些沒有話語權的底層農民說話, 要替那些大饑荒的餓殍亡魂發聲。

法廣: 做這樣的調查寫作, 成天接觸慘絕人寰的史實, 她得要非常堅韌才行。

高伐林: 據我所知, 她就是在整理錄音的時候, 都常常聽得嚎啕大哭。 她告訴我, 令她最為震撼的是一位叫作苟應福的老人全家的遭遇, 這個大家庭竟餓死了 16 個人! 他沒餓死, 因為他出門幹活, 弄到了點吃的。 而他的妻子家也餓死了三個人, 一共就是 19 條人命。

依娃也聽到許多讓她極度憤怒的事。 公社、大隊都三令五申, 禁止飢餓到極點的災民出門逃荒, 到處設關卡、攔阻站、收容所, 勞改隊。 她寫過這樣的事例: 通渭縣雞川鎮到了夜晚, 幹部就挨家挨戶用封條封門或者鎖上。 第二天生產隊長再來打開。 完全將農民當成農奴、當成牲口!

就這樣, 她歷時三年, 訪問了二百多位倖存者, 在這本書中, 她記錄了五百多位餓死者, 記錄了 49 起人相食的事例。 她痛切地說, 希望這本書能成為他們的墓園, 希望他們能夠安息。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明鏡書刊” 節目 2014 年 8 月 24 日）

逃荒婦女兒童血淚 見証毛澤東時代

法廣

我們常說“弱勢群體”這個詞。在中國，農村的婦女和兒童無疑是弱勢群體，而在中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農村婦女兒童的境遇就更加悲慘。“明鏡書刊”節目曾介紹過美國華裔女作家依娃的54萬字《尋找大饑荒倖存者》。這位作者隨後繼續調查，又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尋找逃荒婦女娃娃》。今天的“明鏡書刊”節目，我們就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主筆高伐林來給大家介紹依娃的這本新書。

法廣：高伐林先生，你曾介紹過美國華裔女作家依娃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她這本新著，將焦距集中在逃荒的婦女和兒童身上了？

高伐林：是的，依娃本人的母親就要飯逃荒，原來生活在甘肅秦安縣，被人販子帶著來到陝西富平嫁了人——那裡也是習仲勛和習近平的家鄉。

依娃1993年隨丈夫來到美國定居。她一直不了解母親的悲慘身世，也不了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饑荒慘烈的程度。直到她過了“不惑之年”，才在回國探親時從母親那裡了解了血淚往事，得知她自己的外祖父、兩個姨和一個舅舅，都是在那時餓死的。她的外祖母、母親和當時還年幼的舅舅，因為逃荒才活下來。

依娃隨後得知，像她家人這樣的相當普遍：很大一批婦女和兒童，在大饑荒中從甘肅漂泊到陝西。

法廣：為什麼從甘肅逃荒到陝西？當時甘肅比陝西災情更嚴重？

高伐林：災情不是主要因素。依娃在書中寫道：主要原因是以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為首的領導人，在糧食問題上大搞浮誇。1958年糧食產量最初上報220億斤，後來落實到185億斤，實際不到80億斤。1959年又提出糧食總產量要達到270億斤，結果實際產量比1958年的80億斤還少，然而，徵購任務都完成得“很好”，甘肅省在中央得到了“由缺糧省到餘糧省”的好名聲。但是，徵購任務一完成，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沒有了，農村的饑荒馬上就開始了。而陝西省，各級官員也有

浮誇虛報，卻沒有甘肅那樣瘋狂。

法廣：婦女逃荒嚴重到什麼程度？

高伐林：據不完全統計，從 1958 ~ 1963 年，陝西省就有五萬多甘肅籍婦女流入。甘肅天水專區十幾個縣，五年間外流婦女 3 萬 6 千多人，到 1963 年 10 月底未返鄉的婦女有 8432 人，其中流入陝西 8321 人，占流入外省人數的 98%。根據漳縣雙個公社的摸底，到 1962 年 9 月底為止，有 493 個婦女在外地，其中流到陝西的有 410 人。

法廣：當時交通不發達，農村婦女文化有限，是怎麼流落到千里之外的陝西的呢？

高伐林：其中近一半是人販子帶領販賣的。人販子帶出來，給找好男家，直接送到，從中獲得一些錢財或糧食；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家人帶領來的。當父親的把女兒給到一個陝西人家，換些包穀豆子拿回甘肅，救家裡其他人的命。也有婦女自己先被人販子領來落腳，熟悉情況後，就回娘家帶出侄女、外甥女，介紹給陝西這邊的親戚、村民。還有一些，家在鐵路沿線的農村女子餓得自己扒油罐車、煤車來到陝西，兩眼一抹黑，是溝是崖也往下跳。有些人一下火車，在火車站就被來找媳婦的當地男人帶回家；有些年輕女子下了車，走村串戶要飯，被有兒子的人家收留下當媳婦。

法廣：這些婦女逃荒到陝西，有什麼具體的原由嗎？

高伐林：依娃說：甘肅婦女逃荒有幾種情況：第一種，丈夫病餓而死，她們孤寡無助，不逃沒有活路；其次，丈夫雖健在，但家中無糧，娘家也自顧不暇，於是夫妻“大難臨頭各自飛”；還有相當一批數量的未婚女子，家裡在饑荒中首先要保男丁，只能任女孩自生自滅。

最慘的是那些逃荒兒童。多數跟隨逃荒的母親而來，母親跟了陝西男人，他們也就成了陝西“娃”，由後父養活。也有父母被餓死的孤兒，扒火車來到陝西邊流浪邊乞討，最後找到人家願收留當兒子、當童養媳，改名換姓活下來。

法廣：當時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市場交易？

高伐林：是非常悲慘的市場交易。依娃得知，一個甘肅逃荒婦女到陝西安頓下來的價格，一般是 50 元到 100 元，或者幾十斤包穀。往往有這種情況：這些婦女的父親兄長甚至丈夫，帶領她出來，挨家挨戶問有誰願收留她。他們不敢多要：陝西人的口糧也不富餘，是你求人，你開價高了，人家就不要這個媳婦了。依娃書中寫了最典型的例子：一個饃一個媳婦，誰給吃的就跟誰。當時只有 19 歲的李春花說：“下了火車，就有在火車站等女子的人，他領我到食堂，給買了個饃，就花了一塊錢，吃了，我就跟回來了。”甚至還有一分錢都沒有花，白撿了個媳婦的。

法廣：這些婦女兒童如何看待當年的這番痛苦經歷？

高伐林：依娃的尋訪對象，年紀最大的是 86 歲，逃荒時三十四、五歲。現在

60 出頭的，當時還是小孩，只能記得逃荒到陝西落腳的大致過程，但是對人販子怎麼交易，就不知道了。

依娃說，在做調研之前總認為：不管怎麼說，逃荒總比餓死強——起碼重新有了家庭、有了後代。但當她與她們促膝交談，揭開她們內心血肉模糊的傷疤，看她們多少次哭得說不下去，依娃才知道，自己錯了，逃荒之後艱難的“活著”充滿了痛苦：眼看著家人餓死，自己身無分文、沒有行李、不識一字，流落到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的陝西，求人收留。這種痛苦和屈辱本身就不堪回首。多少年來，他們還要忍受和甘肅家人、甚至自己幼兒離別的痛苦；其中部分婦女婚姻很不幸福，遭受家庭暴力；有的甘、陝兩邊都有丈夫和孩子，心靈兩下撕扯更難忍受。後來當局說她們是“非法婚姻”動員遣返，於是又是新一輪骨肉分離。

法廣：這樣的調研，難度極大。為什麼依娃要單槍匹馬地堅持下來呢？

高伐林：依娃告訴我，她是逃荒者的後代，她感到對這些人有一份道義上的責任。這些逃荒的婦女兒童，大半輩子只能將這些血淚往事封死在心裡，沒人傾聽，沒人理會。依娃決心替這些沒有話語權的婦女兒童發出聲音來，給毛澤東時代做出見証。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明鏡書刊”節目 2015 年 2 月 22 日）

後記

尋找真相, 記錄真相

我是一個陝西農民的女兒，從小家境貧寒。六歲的時候，才第一次從村裡老師那裡得到半截鉛筆，才開始學習寫字。

還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我就夢想成為一個作家，將來寫出好看的小說。

出國後，我曾經寫作散文多年，上過《世界日報》《讀者》等，出版了幾本散文集。我常常為自己筆端的細膩、抒情、美好而感動，想一輩子就這樣寫作了。

我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向來對政治、歷史沒有興趣，覺得那是專家、學者、教授們的事情。卻有一本書徹底改變了我的思想和寫作，那就是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細閱了兩遍這本書後，深受震撼，悲痛難言。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想：我也要寫這麼兩本。寫不了這麼好，但可以寫這麼厚。

人們常說：天命不可違也。寫大饑荒，就成了我不做不得活的天命。五年來，我一次次飛回中國，走訪了甘肅和陝西兩省的二十幾個縣，250 多名倖存者，記錄的餓亡者名單有 830 多位，人吃人事件、現象 121 人次。整理名單是個非常費時、費力的工作，但是我想我記下那些餓死的人的名字，他們的餓魂就會知道，就會得到少許慰藉。記得三年前，在華盛頓見到姚監復先生，他鼓勵我："我非常支持你做這個工作，你去找，人吃人，找到幾個，就記錄幾個，問問究竟為什麼吃人？我們都是倖存者，我們身後有數千萬餓死的人。"當時，我不敢多表態，心裡更多是壓力和忐忑，暗想："到哪裡去找人吃人的見証呀？人家誰願意說呀？太難了。"

到山區鄉村調研不是件輕鬆的事情，常常得以方便麵乾饅頭果腹，有時半夜裡老鼠就在炕頭跑來跑去。但只要去做，收穫也常常比預想的大很多。農村的老人個個都是親歷者、見証人，他們大多數都願意說以前的經歷。我深知，他們的見証重於我的生命。在和政縣卜家莊，一位三十多歲的小夥子，熱情地要用摩托車帶我去他的岳父村裡採訪，他說："你給個油錢就行了。"看得出經濟條件不好的他，想掙一點點零用，但我還是委婉地拒絕了。因為我害怕摩托車跑山路不那麼安全，而雇傭了貴不少的小麵包車。我心裡想的是：一定要把這些錄音帶回來，它太重要了……到現在，我還感到歉意，希望他能寬諒。其實，採訪期間，因為去的地方偏遠，我也多次不得不乘坐親戚朋友的摩托車、有時攔截私家車。謝天謝地，都沒出什麼事兒。

跋山涉水，是為了尋找真相。

決定寫大饑荒口述歷

史之前，我並沒有預想要寫三部曲。在調研的過程中，發現甘、陝逃荒婦女兒童的研究是一個空白，我剛好在甘、陝生活過，有語言、人緣上的方便，就去做了。寫完還是欲罷不能，覺得人吃人是必須詳細記錄的，就開始了這個主題的調研。

文學和歷史完全是兩碼子事兒，歷史往往比文學家的想象荒誕、殘酷、曲折若干倍。口述歷史的寫作既不能虛構，更不能想象，甚至不能動用感情。有時發現使用了形容詞，都儘快刪掉，換成具體的事實或者準確的數字。有些地方，稍微添加潤色一下，會更好看，但我絕對不這樣做。幾年下來，我本來就不那麼豐富的“當作家的本錢”——想象力，已經萎縮和枯死。唯一能走的路，就是原原本本、老老實實的記錄，把口述者最原始的話語傳遞給讀者，最真實的還原當年的場景。

人類歷史上餓死人數最多的一場饑荒，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還沒有被人廣泛知曉。甚至孫經先、楊松林這樣的教授、學者，還在極力否定這場饑荒的發生。今年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演講的時候，說到當年搜糧食，有一位年老的台灣聽眾問：“是紅衛兵嗎？”我給予解答。有時，國內的“80 後”、“90 後”來信買書問問題，我都儘快耐心回信。有年輕一代對大饑荒這樣的歷史真相有興趣了解，讓人很覺安慰。

“別講這個了，我對這個毫無興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和我有什麼關係？”有時，當我試圖對一些朋友們說說大饑荒，被不客氣地打斷。我甚至猶豫著不敢把自己的書寄送給自己的親戚，害怕影響他們中產階級安逸的心情。這些使我不由地想起我所在的波士頓城市中心矗立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的銘文：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我沒有能力修建一座大饑荒紀念館、大饑荒紀念碑，可是我有紙和筆。幾年間，我採訪、整理、寫出了《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還有這本《尋找人吃人見証》。三部曲，百萬字，我的名字和這些受苦受難的人在一起了，我就不會為是一個大饑荒後代而感到羞愧。

不久前我問我 18 歲的兒子：“你說真相、愛情、生命，你怎麼排列？什麼對你最重要？”兒子想想說：“生命第一，沒有生命就什麼都沒有了。真相第二，愛情第三。”在我心裡的排列是這樣：“真相第一，生命第二，愛情第三。沒有真相，生命就沒有意義。”多年前看《尋找林昭的靈魂》，胡傑面對鏡頭說：“有些事情，是比生命重要的。”楊繼繩先生書寫《墓碑》時，“有去坐幾年牢的準備。”他們給我榜樣的力量。

尋找真相，記錄真相。是我寫作的動力，也是我寫作的目的。在 2014 年年底，

在家家戶戶聖誕節的彩燈中，我終於完成了《尋找人吃人見証》的書稿，準備交給編輯的時候，我的眼淚不停地流淌、流淌……為五十多年前那場大饑荒中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為那些被人吃進口中、咽進腸胃、魂靈至今難以安寧的人。

我想，他們能聽見我的悲泣，看見我的淚水。

生命苦短，旅途有終。我想，這三部曲，是凝固的記憶，會留下來。

特別感謝所有受訪過的老年人，永遠記得在你們家炕上喝過茶、吃過饃！（當我補充上這一句話，我的眼淚忍不住的流。覺得沒有為依然貧苦的他們做點什麼，更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去看望他們……？）

特別感謝張大發先生、楊繼繩先生、姚監復先生、金鐘先生、陳瑞琳女士等，感謝你們的啟發、鼓勵、幫助！

感謝胡傑兄在這本書即將出版的時刻，同意將他的《要有光》大饑荒版畫收入進來，讓這些沈重深刻的畫做慰藉餓魂，紀念亡靈。他說："有些事情是比生命重要的。"一直是我前行的精神動力。

人們啊！如果你忘記了大饑荒，大饑荒會再一次降臨！

如果你忘記了人吃人，人吃人會再一次發生！

感謝余杰、白帆作序，為本書增色。

感謝出版人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幾年來的鼎力支持，讓這些大饑荒親歷者的見証永遠留存在歷史上！

書中若有種種疏漏，敬請學者、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2014 年 12 月 22 日聖誕前

2015 年 3 月 3 日再修改

這是依娃面對面地聽到的倖存者們的親口講述。你可以對那些全是枯燥的數字的材料背過臉去，但你不能對那些來自最底層的、最平凡的目擊者或當事人充滿血淚的講述閉目塞聽。在史學價值上，依娃的書更逼近歷史的真實，而成為一座“驚天地、泣鬼神”的“紙上的紀念碑”。

——著名作家、評論家 余杰

這家餓得不行，男人把自己的女孩弄死煮上全家吃。女孩的媽媽咬一口就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咬一口又說：“吃我的娃娃，我心上疼得很。”

——人吃人見証者 劉集德（女，85 歲）

我吃過人肉。村裡的高高父親餓死了，埋了，我挖野菜挖出來一條腿，餓著就啃上了，乾皮皮，沒有肉。

——人吃人親歷者 王碎狗（女，68 歲）

依娃是在同他們進行感情和心靈的交流。每次說話的時候，依娃總是握著老人勞動了一輩子粗糙的手，不時地為他們擦去眼角忍不住淌出的淚水。她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她將耳朵放在他們的胸脯上，傾聽他們在心窩子裡隱藏了五十多年的聲音。“大饑荒三部曲”是一個倔強女子用腳步、心血和眼淚寫就的，貢獻了饑荒年代的歷史真相。

——調查記者、學者、紀錄片導演 白帆

ISBN978-1-63032-813-9
9 781630 328139
定價：HK149 NT499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